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一編

倫理小說
卷中

孝女耐兒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琴 南 先 生 譯

全部價
十六元

小說叢書十五種

種 書 名 及 分 冊 出 售 價 目 分 列 於 下

歌洛奇案開場	神樞鬼藏錄	藕孔避兵錄	貝克偵探談	黑太子南征錄	十字軍英雄記	金風鐵雨錄	塊肉餘生述	橡湖仙影	天因懺悔錄	脂粉議真譚	新天方夜譚	蘆花餘孽	蛇女士傳	冰雪因緣	賊史	電影樓臺	大食故宮餘載	髻刺客傳	玉樓花劫	恨綺愁羅記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
三	二	二	六	九	九	一	二	一	五	四	五	二	三	二	一	三	四	六	六	二	二
角五分	角五分	角五分	角五分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海外軒渠錄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愛國童子傳	旅行述異	滑稽外史	拊掌錄	鬼山狼俠傳	埃及金塔剖尸記	蠻荒誌異	吟邊燕語	霧中人	斐洲煙水愁城錄	魯濱孫飄流記	魯濱孫飄流記	離恨天	不如歸	劍底鴛鴦	西利亞主別傳	紅礁畫獎錄	迦商小傳	迦商小傳
三	二	七	二	三	一	七	一	六	三	一	八	五	七	三	五	七	六	五	八	一
角五分	角五分	角五分	角	角	元	元	元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孝女耐兒傳卷中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原著

閩縣林
仁和魏

紓同譯

第二十三章

司威佛拉既飲於村店。則扶醉而歸。但覺前路有沮。遂歸迴身而行。駐立望景。更遵他道。忽又見格於牆壁。則搖首不審。所為凡此沮格之事。似皆出諸意外。有人言此等情狀。蓋醉人恆狀也。而本人心。中則謂清如止水。自念不應以弗勒得之隱謀。告之侏儒。中心既悔。怪狀復呈。尤有人言。此又醉中之悔過也。此時司威佛拉直僵臥路側。縱聲而哭。謂身為孤雛。父母見背。故伶仃至此。脫非是者。亦不為是陰謀。嗟夫。吾既少孤。拋此於濁世。竟令此侏儒時來擲揄。予安能無悲。因麾示路人曰。諸君念我孤兒也。左次有人言曰。爾既無父。吾為若父可乎。司威佛拉移動其軀。就人時已曛黑。但見二目作光。更視之。則此二目與口鼻至近。更下



卷中

尙有一軀幹附麗於頭頸之下。然則人耳。其人非他。卽圭而伯也。司威佛拉醉中顛跌而行。以爲圭而伯已行。顧圭而伯實隱躡其後。司威佛拉忽曰。先生良佳。能狎侮孤兒。圭而伯曰。汝何患少。孤吾爲爾第二親父足矣。司威佛拉曰。汝勿妄言。我心滋了。汝趣行。勿滯。圭而伯曰。汝乃大奇時。司威佛拉倚於電桿之上。以手磨圭而伯曰。汝行。汝爲騙人之人。汝後此亦爲孤兒。方審孤兒見欺於人之苦。況復曰。先生汝行乎。而圭而伯仍立弗動。司威佛拉前撲。意將毆之。旣前則又忘之。或宗旨變也。乃接手。自誓爲良友。且堅誓爲弟兄。但恨面目異耳。遂復重申以弗勒得所劃之策。且曰。此心尙戀戀蘇飛瓦格而司。吾之所以哭者。蓋傷於情。非關中酒。於是長短二人。以手憑肩同行。司威佛拉俯就。圭而伯仰攀也。圭而伯曰。汝事屬我。我之圖事。銳厲如黃鼠狼之盜物。意在必得。物無免者。明日汝以朋友弗勒得至吾家。惟此人不必信我。我固無他。彼竟奔避。此我不解者。然爾二人皆佳運。行且得財。特爲期稍遠耳。司威佛拉曰。惟其遠也。吾故不能久待。圭而伯曰。凡人遠眼觀物。則細小如塵。及其

至時。則龐然大也。司威佛拉曰。確乎。圭而伯曰。我觀物至明。明日務以弗勒得至。誠告彼。吾爲彼心腹之交。俾勿前卻。且吾生胡不能爲彼之友。司威佛拉曰。汝固足爲其友。雖然。亦何必欲交是人。果爾。汝爲哲人。則當重我。特汝非哲耳。圭而伯曰。何爲見薄。司威佛拉曰。但觀爾狀。足驗非人。果使汝能爲鬼者。亦必大厲先生。聽之。須知天下名爲善鬼。厥狀必不如汝。圭而伯聞言大恨。顧乃不能不加以牢絡。佯曰。老兄中懷坦坦。喜貢直言。吾欽服無已。語已。遂別。司威佛拉既抵家。立睡。圭而伯且行且樂。不圖今日。竟得此虜祕事。後此以狡謀播弄之。大足快心。明日。司威佛拉餘醒。尙滯。遂怏怏至弗勒得。弗勒得寓逆旅之最上層。遂一一舉昨日事告之。弗勒得聞言。自念圭而伯胡爲以義自任。其中必有狡謀。乃立斥司威佛拉之短。司威佛拉曰。吾非護前之人。特爾未覩圭而伯之狡。此人奸欺百出。吾見其人。亦知其詐。顧彼偏于疑駭之交。如以鈎餌釣吾心腹之言。令和盤盡出。其人飲酒吸菸。至癡銳。似挾神力。果與晤對。何事尙能隱祕弗宣者。彼大類蠨螋。投之火中不死也。弗勒得聞言。自念

彼即能菸善酒。胡爲必告以誠語。此理乃不可解。則以手扶頭。深思其理。謂圭而伯何圖。必探取司威佛拉祕密之事。復念圭而伯狡獪非人。凡兩次遇司威佛拉訪吾外大父。而疑竇即從是而生。因以酒醉司威佛拉。揚取其陰事。然即知之。胡乃助吾行事。少須。乃大悟。圭而伯嘗從老人爲祕事。是必於交易中。大有違言。而祖孫二人。則不告而去。圭而伯無可偵索。殆與我輩爲同病之人。因而聯我爲復仇地。正未可知。心計既定。遂引圭而伯爲同調。又念此人良有詐力。得彼爲助。亦可以偵取二人消息。遂決計往訪其人。事則取資。至分產。固不與。其人事也。計定。遂以所定策語司威佛拉曰。汝宿醒未醒。且留吾許。少聽其神志。殆黃昏後。同賁圭而伯家。既至。則圭而伯歡悅。而加禮。外象已臻極地。且對其妻及妻母。亦至足恭。神光銳盼。其妻驗其與弗勒得款接如何者。實則密昔司之見弗勒得。初無成心。然見其夫神光注射。莫審其意所在。手足轉覺失措。圭而伯以爲覷其端倪。自幸已得柄。握媚嫉之意。適生而外狀。則夷然若無事。時時以酒諄勸二客。語弗勒得曰。爾我二年不相把晤矣。弗

勒得曰。幾三年矣。圭而伯曰。光陰風剽。令人生其感慨。又語其妻曰。密昔司圭而伯。汝云如何者。密昔司亦循聲言曰。似近三年。圭而伯曰。此三年中。汝心不幾戚戚耶。復語弗勒得曰。吾記爾附馬利亞安尼船。流配於外。直近如昨日。而吾少時。亦常爲無行之舉。顧亦不見爲妄。遂一一述其少年之行事。妻母大怒曰。如此等語。特不宜若妻語之。圭而伯先以銳目視幾尼温。幾尼温慚不可仰。圭而伯卽斟杯酒爲幾尼温飲壽。圭而伯復謂弗勒得曰。君行後。吾卽早卜其賜環。後此果附馬利亞安尼船甯家。吾爲爾歡喜欲狂。弗勒得踧踖不自安。亦但有佯笑。自念圭而伯今日。乃以此等語待客。心中憾不能釋。圭而伯亦知非弗勒得所悅。然猶續言曰。吾常言老人之癖。多偏愛男女之情。一也。胡能偏女而外男。弗勒得聞言。愈踧踖不自甯貼。圭而伯如不之覺。但作泛論。以與座客無涉。復曰。若外大父。恆語汝。不肖不審好惡。招禍而浪費。吾則力告老人。此小過也。若大父言汝爲匪徒。吾曰。然惟匪徒多矣。胡止若孫一人。而老人終不吾信。弗勒得亦微愠。報言曰。似君善良爲我迴護。而老人竟不

汝從殊怪事。圭而伯曰。卽我亦甯不異。似君大父。可云強項。以分言之。彼固吾友。願吾言初不之從。然小耐兒乃美麗無匹。其人爲爾骨肉。而彼竟攜之。而遁。實則不許爾爲耐兒懷兄矣。弗勒得大怒曰。今其人視爲已死。勿再舉其事。圭而伯曰。可足下須知我胡爲。屢及是事者。蓋欲足下心中時時念我爲良友。關懷故常。及此足下青年少更事。未知辨友與仇。汝今其知之矣。前此常以我爲足下之敵。不稍寬假。故不涉吾地。兩家交誼。幾致中斷。實則吾心至熱。每念足下家事。今且來與吾接手。更訂故交。語時起立。伸其短臂。接弗勒得。弗勒得少疑。然亦不能卻。亦引手報之。圭而伯故挽其手甚堅。以左手自掩其唇。以目視司威弗拉。如有所示。弗勒得已覺。知此侏儒已玩司威弗拉於股掌之上。然亦心佩侏儒之能。雖名之爲僉壬。則亦思姑用之。以成己事。此時圭而伯之題目亦改。防司威弗拉儻蕩無檢。出言爲岳氏及密昔司所聞。乃曰。今夕無事。且鬪葉子戲。分曹而立。密昔司則同弗勒得。圭而伯則合司威佛拉。岳氏故喜葉子。圭而伯故外之。令其司酒。妻母既懾。圭而伯計舍博而飲。亦佳。

則偷酌其酒。用自娛適。圭而伯知旨。因分其一。股目光注。幾尼温。圭而伯生平博戲。恆加以詐術。遂亦注睛局中。時其妻則在弗勒得之次。凡一舉一動。圭而伯神亦爲筭。匪但於局中留意。而局外亦時時防範。時竊以足蹴其妻。果其妻弗驚而號者。想弗勒得亦時必以足蹴之。故誤認吾足爲弗勒得之足。其心已可見矣。幾尼温見圭而伯注睛局中。則用巨匙實酒。徐徐竊入其杯。顧往往近杯時。而圭而伯必大呼喜得局中佳趣。揚手示樂。立觸其匙。酒遂傾沃。幾尼温襟袖則又轉面以慰。幾尼温防其患。作絮絮作温語。慰勞之。及酒醉局罷。圭而伯麾其妻入寢。密昔司不敢抗。幾尼温亦憤然同行。司威佛拉醉眠於榻上。圭而伯遂引弗勒得至秘處。坐談曰。吾有由衷之言。不能語司威佛拉也。足下試決許否。我助是人娶耐兒。弗勒得曰。茲事之成。足下亦有所利否。圭而伯僞笑曰。然。自念吾意汝焉知之。因曰。吾生平好事。又記小隙。用此爲圖報地。亦未可定。特吾之能力。足以定足下之成敗。似手執天平。視碼之輕重。爲傾側。吾助誰者。誰勝也。弗勒得曰。足下胡不以碼實吾盤中。圭而伯伸手張

其五指曰。可從今以後。吾碼卽實爾盤中矣。弗勒得曰。究吾大父及妹氏安往。圭而伯曰。今尙未知。偵之亦良易。果一得者。吾先往面老人。而司威佛拉可以隨吾同行。徐徐加以部署。耐兒應可得矣。須知爾大父之金。卽耐兒尙不了。弗勒得曰。匪特耐兒。卽我亦不之知。圭而伯曰。若祖陰事。吾悉知之。尙復欺隱。何論其餘。於是二人復密語久之。遂歸席間。弗勒得卽引司威佛拉曰。趣醒隨吾行矣。司威佛拉立起出戶。弗勒得遂語圭而伯曰。所言策。當如約。遂別。圭而伯躡足窗下外窺。竊聽二人之言。弗勒得果盛稱密昔。司圭而伯之美。尤言似此。麗人胡爲偶此怪物。圭而伯聞之。張吻如渴。狗似笑。非笑。靜俟其行。遂捫索歸寢。此三人同謀。咸爲自利起見。初未嘗爲耐兒計其終身。讀吾書者。具知之矣。司威佛拉者。無腦力思想之人。自謂不世出之資。耐兒儷我。固爲艷福。且我決不忍以鞭扑加耐兒。此在男子中良不多覩也。

第二十四章

耐兒挾其外大父。旣脫自湯美之手。悉力而馳。至於聲嘶氣咽始已。擇林木陰翳中。

少坐。回顧已離塵氣。然鼓聲及人聲。喧。慄。尙隱。隱。挾林風。而至。當行。次。經。高。阜。而。旗。幟。颭。於。風。中。亦。歷。歷。見。之。幸。無。人。追。躡。其。後。故。綠。陰。憩。息。尙。覺。沈。寂。有。味。而。老。人。已。驚。悸。亡。魂。矣。耐兒極力婉導。始稍甯貼。老人腦筋中。幾謂樹間渠裏。均有見覩之人。言曰。彼欲得我錮之黑屋。加以鐵繩。恣彼敲扑。且不讓耐兒。與我同居。但於鐵闌以外。相嚮而語。老人如是幻想。遂傳染及於耐兒。計無告至此。更分析其祖孫者。則所苦爲尤酷。長道悠悠。隨處均有邏騎。非伏匿不出。幾不可圖存。於是膽力全餒。不知所云。夫以耐兒年歲如是之稚。而所遇均兪壬。身侍老人。則又愚晦如墨。勢在不能不懼。天下以身負重擔之人。雖至荏弱。以有所逼。而壯其膽。忽對其大父。詳審見委頓。欲死若己。身更不爲之支拄者。老人如何可生思。極智生氣亦爲壯。言曰。大父勿憂。初無追躡之人。老人曰。果彼人得我者。汝甯不憂。試思爾我分析之慘。又甯忍計及。嗟夫。諸人均畔。卽耐兒亦生貳心矣。耐兒曰。大父勿疑我。卽萬人皆畔。老人吾決不畔。吾決大父亦決知我不萌畔心。老人四面愕顧曰。汝旣云不畔。胡以臻此極地。

汝尙曰安全。語時流目左右盼曰。安知吾正談論之時。不即爲人所得。耐兒曰。吾言安全者。決知無人躡我。今試後觀。來路前望。長途安有吾仇。偵伺落落。但我二人。海天闊。何趣不可。嗟夫。吾祖果高堂有難。吾安能如是。雍容老人堅執耐兒之手曰。汝言良是。忽沈吟曰。是何聲也。耐兒曰。此鳥帶聲而拖正足。爲吾嚮導。大父弗憶未出之先。吾曾言此去穿林揭水。所向空闊。大父曾憶之耶。今茲陽光高燭。隨地均有生機。吾輩自由人。胡爲戚戚如是。試觀前道綠陰如織。時鳥弄吭。吾祖行矣。語罷。老人亦起。穿林越而行。耐兒前行。故爲跳躍狀。而蒼苔之上。見小影突。突而前。且時時迴首視老人。招之前趨。有時指林末。鳥聲稱其柔婉。隨時隨地。意皆啓發。老人少須。老人亦漸忘其憂。無復狼顧。此時已入萬綠陰中。似其中有上帝仁愛之旃幪。護此二人。不令憂鬱。綠陰旣盡。官道已見。忽入碧巷之中。夾道皆葱龍佳木。道口有小碑。言去此三英里。卽有村莊。二人遂遵道行。將趨此村莊圖食。顧此三英里地。乃久久不能到。已登高阜。而村莊卽在其前。屋瓦鱗鱗。隱於羣樹葉底。爲地甚狹。有孺子卽

草。磧。上。打。毬。立。觀。者。尙。纍。纍。然。耐兒見村人皆出。不審向誰家假宿。中有一老翁。臨門獨坐。門額則署學堂。初非逆旅。遂趨趨不敢過問。此人顏色枯槁。衣服樸素。垂首於蜂房之下。坐而吸菸。老人趣耐兒曰。汝往問道。耐兒曰。此老有道貌。吾不敢冒昧以進。今且待眼光及我時。我往請。庶不唐突。顧此先生乃永永不舉其首。然其顏色似頗慈祥。惟此時不審何憂。則鬱鬱不自聊賴。似舉村中。獨此先生初無生氣。祖孫二人疲極。果先生非爲此憂鬱之容。則耐兒亦將徑前假宿。此時先生吸菸已遂至籬門望球場。久復又歸座。太息搖首。如被重禍。天色垂晚。耐兒不得已遂前。且引其大父徑款籬扉。先生聞聲。卽引首而望。旣而見爲不相識之人。復垂首不顧。耐兒前而爲禮曰。兒爲窮旅人。日暮途窮。請假宿於此。雖所挾無多。而必有以償一飯之資。先生聞聲起立。視此二人。舍其菸斗。耐兒曰。學堂果無可下榻。幸示我以可假息之地。先生始曰。若二人行長道。疲矣。耐兒曰。如先生言。先生以手撫耐兒之髮。言曰。汝年太稚。胡爲作長行。復視老人曰。此若稚孫乎。老人曰。匪特稚孫。且爲老朽依倚之

人。先生曰。客試入吾室。因引二人入門。斗室中講堂客座並庖福。咸統此斗室矣。言曰。君二人卽此稍避霜露。明日遂行。特簡陋不足以容遠客。語已。卽張白幕於案上。陳其刀叉。出冷肉麪包。佐以啤酒。款二客。耐兒四顧。見屋中有學生所御。几榻相聯之器二。几上刀痕縱橫。墨污淋漓。中有小案。則似先生所常御者。書櫥上有卷角之教科書數卷。其旁尙雜陳學生所犯之禁物。爲先生檢得者。與書同皮。牆上有釘。釘上懸二戒尺。櫥之空格有紙冠一。此戒飭學生以示辱。蓋用舊報紙糊製而成。而室中最上品之陳設。則用小幅書格言。此外有算學成法。書爲小字。亦貼之牆隅。用爲程式。先生見耐兒翹觀格言及算草。則謂之曰。汝解書法否。此書法如何者。耐兒曰。佳。此殆先生墨寶。先生以手出眼鏡言曰。此詎吾所能。吾前此尙可幾及。今老而手顫。無能爲此矣。凡牆上所書。均一稚年童子與爾相埒。其人乃聰慧無匹。先生語時。見紙上有半星墨迹。則出小刃刮而去之。復流連其下。如讀名畫。然已憂形於色。耐兒觀狀。乃不審。先生太息曰。此童子較諸同學。慧乃倍蓰。匪特學勝。卽尋常嬉戲。亦

異常童。彼之愛我。乃至切摯。老夫愛爾。常情也。惟此童子。胡爲戀我。語時。自拭眼鏡。耐兒進曰。先生試告我。此學生如何者。先生曰。無傷。惟今晚草場中。諸兒爲戲。吾甚盼其出。以常日論。此兒恆爲領袖。以理卜之。彼明日必愈矣。耐兒曰。然則病矣。先生曰。以我思之。必不至劇。惟彼家人言。昨日輒發狂。嚙前日亦然。我思決非要候。耐兒無言。先生復怏怏至門外四瞭。然人聲已寂。羣兒戲者皆歸。少須。先生歸座曰。此學生僅能須人而行者。必且造我。以此童子每日入時。必候我於門外。噫。吾思其人新愈。又暮必不能出。草根着露。多潮溼氣。彼弗出亦佳。先生閉門然燭。少坐。卽起取冠。言曰。吾且往視此童。女郎可少待。爲我啓關。耐兒鞠躬如約。先生竟出。耐兒靜俟。至半點鐘。而老人已赴別室睡。耐兒在百靜中。但聞鐘機徐動。他無聲響。先生旣歸。近火爐坐。久久無言。少須。微言曰。幸女郎爲我禱上帝。道此兒勿死。復自引不然之。菸斗力吸之。言曰。噫。吾之良學生。汝觀四壁。非其人手迹耶。顧乃一病竟。縣綴至是也。

第二十五章

耐兒是夕移宿於司禮堂者室中。遲明卽至先生講座。先生已侵曉外出。耐兒卽爲先生汎掃門宇。位置家具甫竟。先生已歸。勞苦耐兒後。言曰。此間本有老女傭承應。余以學生病。令往看護。耐兒曰。學生愈乎。先生搖首言曰。未也。家人言較前爲烈。耐兒曰。此惡消息。吾亦惡聞之。聞之滋慄。先生見耐兒洞達人情。則用以自慰。然先生盼學生切。出語遂多忌諱。謂耐兒曰。彼家盼愈切。猶之攢程之人。愈行乃愈覺遠。吾思此病必非劇。耐兒曰。吾爲先生治餐。少須。老人出自別室。三人乃同食。食時先生謂老人曰。吾觀足下頗疲。宜息。勿卽上道。果非急劇前趣。胡不更留經宿。先生言次。見老人目注耐兒。卽謂耐兒曰。爾能留此慰我。一日者亦莫大之賜。果必兼程而行。吾亦無敢攀留。祝君行道有福。且吾開學之時尙有待。果行者。吾尙可以走送里許。老人曰。耐兒去留幸爲吾決。耐兒見先生慈祥。甚欲力助先生。竟日因極口許諾。迨爲先生部署家具。出針黹臨窗而治。窗外蔦蘿及銀花之藤。細梢探入屋內。近之輒得微馨。老人以晨氣逾冷。坐而曝日。仰觀雲片飛翔。先生取書卷坐待學生。耐兒

曰。兒坐此。得毋繫累先生館政。先生曰。但坐毋傷。耐兒遂如先生所言而坐。問先生曰。門徒之數有幾。先生搖首曰。但能滿據此二几榻。耐兒目視庋上禁物。故問曰。及門。慧鈍如何。先生沈吟曰。頗不惡。惟較此人相距爲多。語時。指壁上算草。此時已有一童闖然入室。面目黔黑。與先生鞠躬。其狀至怪。出一卷四角均卷。直置之膝上。納兩手於衣囊中。細數小卵石。方其摩弄小石時。而臉上則故爲思索。書中疑義。狀此時學生已續續至。可十二人。學齡起四歲。至於十四。其最小之兒。登榻時。二足去地。乃至遠。其大者。則蠢蠢如豚豕。其高較先生已逾二寸。然第一座則空。而無人。此爲榮顯之座。鈍根乃不敢冒進。而踞此。結者既視空座。復觀壁書。則耳語其同儕。似云。都講病。先生滋不歡者。時大衆嗷嗷作聲。讀書聲中。竟雜入私語。而皆作讀書之聲。出之先生。都不之覺。羣聲雜擾中。先生則鬱鬱如病。沈瘵欲強支其精力。鼓勵衆徒。願乃不能見此頑鈍之童。乃益思病者。詰者知先生神志不屬。則放膽縱其所爲。前此作拇戰尙蔽之。以書。今見先生沈憂。則公然戰於座上。其聲頗巨。且出蘋果。嚙之。

復以指搯取弱小之同學一無所怖至背誦之徒本仰屋思索今則斜睨書上字句
一一誦讀無訛先生亦若無覩尤有隔座作怪狀相抵拒甚則并兩手於眼口間令
口張而眼露用以震怖童子得意之狀咸臻極點先生偶爾張目則羣童立化其醜
狀盡注目於書中然先生蒙憂復垂其首而囂聲乃益縱爭引首外顧草地謂此炎
天法宜偃臥樹陰潛身水次樂乃無極胡爲鞭偃苦讀於此須天下暴虐之士良無
如先生矣耐兒坐於窗下靜觀一一無不洞矚然頗防其蠢動時時思引避其鋒迨
讀書功課已畢當臨池學書書案僅有其一學生則輪流赴案摹寫此時略靜以先
生親臨督率學生無敢縱恣先生有時語諸生以病者欲來顧尙苦狂囈少愈當立
至此等語發童子略感動可二分鐘百戲皆輟已而至十二點鐘先生宣言曰今日
尙宜予假半日號令一出學生大呼贊誦耐兒至不聞先生言但見口吻上下而已
已而先生揚手令勿喧羣輩始靜先生曰吾許給假惟弗許叫喚卽使大聲呼噪當
出吾門以外且爾與病人義爲同學必不因朋友之疾而臚歡諸生皆曰決遵先生

訓迪。而領袖之頑童。謂同學曰。吾初未嘗疾呼。但作微語。汝所見者。先生曰。汝能如是者。吾心亦慰。汝當知人生無疾。卽爲奇福。行矣。諸生面先生告辭。躡步自出。旣出。日麗。鳥鳴。樹陰。青綠如招。童子往登陟。其上新薙之草。積疊如邱。若待童子取擲。爲戲。流水涓涓。細草纖纖。亦咸若設。機以待童子。童子斗見。卽大聲呼噪。而前先生謂耐兒曰。童子所爲。皆本天機。不足責也。雖彼皆違吾令。然機之所宣。當恣其發洩。吾觀之心。亦滋適。惟天下事。莫能兩適。此黨歡欣。則彼黨必怫戾。蓋童子一放學。則家家主婦。盡弗樂。先生之所爲。明理者。但斥先生不知紅黑字之辨。非佳節。胡放學。爲其明於政治之學。則論先生所爲。無足以對宗教。亦不可以對皇帝。此非萬壽聖節。胡爲無因。予假形迹。直類叛逆。其多數之人。咸曰。吾以賞俸子弟。讀書胡廢。輟。至是。先生之罪案。其定於此矣。時有一媪。直叩先生之肩。辯論曲直。先生仁柔。不置對。媪默然自歸。尋其女友。痛斥先生之罪。欲從脩金中。靳其半日之值。言村中間人。何人不足爲先生者。且爲先生者。亦不能縱恣。至是。尙有吾輩爲之監護。彼後此。

敢爾。吾將訟之於理。諸如此類。先生終以不答了之。垂暮。別有一媪。至先生家。言曰。病兒待先生語別。先生趣行。此時方欲與耐兒閒行於外。聞耗立奔。語耐兒曰。女郎欲前觀者。且隨吾後。先生既至。卽微叩其扁門。啟。先生入內。見一老媪。仰於榻上。悲哭。羣人聚而勸釋。先生曰。媪奚悲。詎兒病危耶。媪曰。行趣矣。凡事均爾。召之。今非吾孫。思爾者。吾必不令爾面吾孫。此病非自讀書來耶。嗟夫。我將奈何。先生曰。媪勿罪。我媪惟心悲。故言之。無擇。媪怒曰。我意固如是。非讐言。彼讀書勤勉。卽畏爾。而非是。則長日逍遙。胡生暴疾。先生亦危。悚冀同坐爲之。緩頰。而同坐之人。咸云。凡讀書人。決無善果。此節。咎在先生。毋須辯也。先生無術自辯。卽往面學生。病者僵臥。旋螺之髮。尙被其額。眼光明澈。然皆神光。非復生人目力。先生設榻於牀前。微呼其名。病者立醒。引小手摩先生老頰。復力舉其右手。抱先生之顙。呼曰。親師。先生曰。老夫但願常爲爾友。病者忽引目見耐兒。卽曰。女郎爲誰。吾甚欲與之親。額防以重。恙傳染其人。今但願與之握手。爲禮。耐兒聞聲而哭。亦前執其僵手。爲禮。徐徐置之榻上。病

者復昏沈如睡。先生見病者昏憫，思欲以語鼓勵之。卽曰：海螺。汝曾憶及花園景物否？垂暮時，尤有佳趣。吾憶園中名花一一待汝將褪紅矣。汝當強起流覽。立時窺園。汝如何者？病者微笑復舉手以摩先生之肩口動，乃不成聲。此時萬聲都寂，但聞草場中羣兒鬪笑。南風送入窗間，病者曰：此何聲也？忽張目外視，先生曰：此即爾同學行樂。暢遂之聲。病者忽徐向枕，次出素巾，意欲舉而摩之力，荏復止。先生曰：吾代若磨之如何？病者曰：請先生出巾向窗外一磨，或直懸之窗上，令外間見之。或吾同學見巾而念我，卽爲視我於病榻。語次引目見平日之毬網與所讀之書及石板。陳陳在目，則太息不止。復曰：適來女郎安往？胡以不見耐兒？卽至其前，引執其手。此二人引手數分鐘，猶弗釋。少須病者迴首面內而睡。先生坐榻次，執病者手，漸漸覺冷，則力搓令熱。顧乃不能。先生亦知此學生去死近，卒不忍釋去。

第二十六章

耐兒隨先生歸館舍，悲不自勝。然乃不敢語其大父，以童子亦人之幼孫，其上但有。

殘年之祖媪。恐以此悲其大父之心。故匿而不言。乃獨至其下榻之所。悉其胸中悲梗。嗚咽不可止。顧此悲梗之事。爲耐兒所覘。旣感天心。又頗知足。所云知足。蓋自謂年少飄零。幸尙無病。其感謝天心者。則謂己身不死。良足侍吾大父。暮年而年少。如吾者。行搆癆瘵。咄嗟已爲窀穸中物。卽前此所觀墳台小塚。纍纍均稚。殤葬骨之所。滋可悲也。是日夢中卽見此病兒。初非槁死之狀。但見羽仙無數。爲之擁護。迨晨曦內射。耐兒夢覺。始醒。遂起與先生爲別。而學堂亦已授課。今日同學。知都講乍逝。頑狀略戢。先生見祖孫二人且別。遂送之出戶。耐兒遂以賣花所得之錢。出而授先生。自羞其菲。二頰均絳。先生不受。且與之親額爲禮。竟歸講座。二人行可十餘步。先生復臨門招手。老人卽迴面先生。先生曰。足下此行。吾祝福星載道。隨足下祖孫所往。余乍殤。高足已成畸零之人。足下後此更過吾村。當叩關候我。耐兒曰。似吾師恩。意小女烏能忘懷。先生搖首微笑曰。似此等詞令。不審言者之數。究終忘之。乃僅得一小友。今復稚殤。今行矣。上帝佑汝。老人及耐兒復絮絮作別語。初尙徐徐行。時時迴。

望門宇已而路轉不可復見。且已出村。至於林煙均不之見。始縱步行。此二人但知旅行。亦不計道里所出。顧長道無窮。行逾兩村莊。均不入住。少須。經逆旅。始少市麪包牛油食之。至於垂暮。初無止宿之區。前望漫漫。莫知所屆。欲止不可。但有前趨。顧脚力已乏。不能如前奮迅矣。日光垂歛。暮色上樹。忽至一處小路。斗轉經一廣場。其旁有小籬。籬外停輜車一輛。不類常載。大似一小屋。寘之四輪之上。窗奩淨白。百葉之窗。廓紅而中綠。御車則兩駿馬方嚙草。門外車中人初非極迫守種之。以幕爲家者。車後門開有小梯。下趨車中。端坐一基督教中命婦。貌極豐肥。頭裹白巾。飾以花朵。方啜茗於車中。中置大鼓。鼓上加以白氍。如小圓几。佐以麪包火脰。方耐兒祖孫見此車中人時。正此婦引茗仰啜。嚼茶味初不覺人之至。其車下迨噓氣。寘甌而目光亦隨此杯而下。適見一老人一幼女過其車旁。幼女眼光直注車廂。婦方卽繫上掃麪包之屑。納諸口中。卽沈吟對耐兒曰。是也。然當日銀盃誰得之耶。耐兒愕然曰。適言銀盃何物耶。婦曰。汝不憶養馬之時。勝者得銀盃乎。耐兒曰。吾乃未審。婦曰。

吾曾於賽馬場中見汝。汝奈何忘之。耐兒悚然。疑此婦人爲侏儒同黨。然更聞婦語。心始釋然。婦曰。以汝清品。奈何與弄木偶人者同行。令人嘔噁。耐兒曰。兒非甘心逐羣而趨。以道里莫辨。彼二人者。乃導我同出。夫人曾識是人耶。婦慍曰。彼何人斯。謂我識之。穉女無覺。口不擇言。不爾。吾將嗔汝矣。汝試觀吾狀。是彼人友耶。且更觀吾車。果爲識得。弄木偶人之伴耶。耐兒鞠躬曰。小女愚妄。幸夫人念我。婦色霽。然尙介。耐兒曰。兒於第一日。已決去其人。今將至第二鎮。少釋倦羽。時見婦顏色漸愉。卽進問曰。夫人試示我。去鎮尙有爾許之程。婦意將告耐兒。以八英里。顧未語之前。卽曰。吾駕此雙馬之車。赴彼。非爲圖利。特賞心耳。耐兒聞道塗尙八英里。日暮途遠。四顧無復棲託。不期淚下。老人則太息無言。扶杖欲行。此時車中人方料理茶具。見耐兒噉泣。則自車中下。顧耐兒曰。謝夫人詔我。因扶其祖父同行。可五十武以外。車中復招手令歸。旣至車下。婦引手令登。曰。孺子飢乎。耐兒曰。飢尙能支。路遠莫達。且罷此足。憂耳。女曰。吾且不問飢罷。但少飲茗。進麪包。亦佳事。因謂老人曰。先生之意云。

何老人摘冠向車行禮後。亦進車中。車小鼓巨。進食爲艱。因復下。命婦出小槃陳其所御之物。一一授二人。言曰。汝恣飲啖。勿留餘屑。二人既飢。遂飽食之。方其食時。命婦負手下車散步。如以繩尺自量其步武。時時復自顧其車。自矜意得。少須。坐於梯次。呼曰。喬治安往。聲已。一人衣御者之服。初翳林影而坐。聞聲披樹枝外。瞰兩手握刀。刃前陳。巨槃列食物。佐以啤酒。答曰。密昔司何令。婦人曰。爾所瞰冷肉。何處覓得之。喬治曰。車中咫尺地。安得遺者。婦人曰。酒復奚來。喬治若不悟其意。答曰。酒味良佳。語已。狂飲自點其首。稱佳。復刀叉交下。切肉而食。婦人曰。汝飽食未。喬治曰。垂飽矣。乃悉槃中餘肉。納之口中。竟欠伸臥於地上。大呼曰。暢遂極矣。少須。直出林外。婦人曰。汝方飲食。得毋爲我所逼迫。不盡其歡。喬治汝量度之。吾車重否。殆弗重耶。喬治曰。凡婦人所言。萬人一致。設婦人驅車。則鞭馬必不停腕。雖神駿亦惡其緩。果車重馬罷。告之。婦人亦終不信。必以爲可以加以厚載者。且此間何爲者。婦人曰。試思更載此二人者。吾馬能勝任否。喬治曰。益以二人。胡言弗重。婦人曰。重固也。而馬。

力亦未必弗勝。試觀此二人。又奚重者。喬治注視二人。久之曰。合此二人。較諸克林威爾。所輕亦無多。耐兒自念。御者殊淹博。而古人軀幹。乃能辨其分兩。方沈吟間。婦人卽語二人曰。趣登吾車。耐兒愕謝婦人。立時爲婦人部署茶具。掃拭車中。而馬亦並駕。二人同升。婦人卽閉其窗。喬治納小梯。級於車下。車已電發。車門有環。爲輪所震。時時而動。

第二十七章

行次。耐兒縱目相車中陳設。區爲兩廂。其左爲婦人所坐。加以氈氍。近壁有榻。可以坐臥。大似船艙中客榻。惟此胖碩之夫人。胡以能容深所不解。其右爲烹炙之所有。罌通以煙。肉尙有小櫛。陳度杯。擧其次。疊篋。箭尙有巨筩。之水居於罌側。凡廚中器物。則陳陳懸之壁間。至婦人坐處。壁上則懸小鼓。及鋼綫之響器。作三角形。車行時。婦人倚窗四矚。耐兒及老人則近罌坐。二人始但微語。尋頤縱聲。指麾田野風物。已而老人酣睡。婦人遂招手引耐兒至其榻。問曰。孺子似此旅行。汝意云何者。耐兒曰。

佳哉。婦人曰。爾精力佳。故心中滋樂。吾則委頓。殊甚。時以補劑提撥之。惟所用物。此婦人初未之言。婦人曰。汝輩有精力。頗得天之眷。須知罷茶人之苦趣。汝乃未知。但觀爾胃力。殊壯。能母謂之有福耶。耐兒私念此婦人啜茗食肉。其量至巨。胡言委頓。顧不敢陳辯。但有首肯。顧此婦人。但有審視。初不發語。後乃起立。自車陬出。帆布寬可一碼。寘之地下。以足展之。其長如車。上作大書。指耐兒曰。汝試讀之。耐兒見其上書曰。加列蠟人戲。誦已。婦人曰。汝更誦之。耐兒復曰。加列蠟人戲。婦人曰。加列。卽我。我卽密昔斯。加列更出一卷。展視曰。本會有蠟人百。高如生人。更出一卷曰。世界第一蠟人大戲。尙有小卷無數。如今日准演。及加列蠟人戲。無第二家。貴人紳士觀吾戲。當極歡。卽皇家亦咸賞賚云云。旣令耐兒觀之。復出告白之類。大意均以俚句爲詩。中有一篇。蓋仿驢子調爲詩。其餘或效文體。有一至奇之題目。則曰。中國皇帝與巨蠔會語。尤有次忒白雷大主教與叛教人辯駁。諸如此類。其結局咸曰。必至加列處觀蠟人戲。其下尙爲注脚曰。凡奴僕孺子。咸取半價。旣示耐兒。卽復卷置。復坐。

而注視耐兒。自鳴得意曰。汝但觀吾之展布。尙欲追逐弄木偶人者。後耶。耐兒曰。吾初未見蠟人。較之木偶人。其足動人。嗚噓如何者。加列慍曰。胡謂動人。嗚噓。吾之蠟人。初未足招人。嗚噓。耐兒瞿然引過。自咎失言。加列曰。吾物有靜致。尙有一字。吾忘之矣。旣而曰。雅也。須知吾物旣靜。且雅。初不類下流社會人。弄木偶。擊鼓。鉦。鳴。鳴。作鬼。嘯。吾。蠟。人。長。日。坐。立。至。嚴。靜。直。同。生。人。果。使。能。言。能。動。其。又。何。別。於。生。人。然。吾。不。敢。謂。蠟。人。之。肖。生。人。而。世。固。有。生。人。類。蠟。人。者。耐兒聞婦人言。請曰。蠟人安在。加列大駭曰。孺子太愚。爾許蠟人。安能載之車中。吾久已以笨車載赴城中。汝今同往。必可一見。耐兒曰。吾或不入城。加列曰。汝不適彼。又安適。耐兒曰。吾殊不自決所屆。加列曰。旅行乃無紀極。然則爾二人何事者。當日在馬場。見爾似偶爾適彼。吾已奇駭。耐兒曰。如夫人言。果非夙意。適彼。吾二人均夔人。隨流飄流。初無恆業。加列凝思久之。曰。聞爾言。尤駭。汝自別爲何等。人得母。丐。耶。耐兒曰。夫人。恕。我。舍。此。名。外。尙。何。名。婦人曰。吾安知汝。乃淪入是道者。婦人自是無言。但有凝思。耐兒疑其中。悔則赧不。

可狀婦人曰。汝能書否。耐兒曰。能加列曰。此乃大佳。顧我不能耐兒。不知其褒貶所在。但漫應之。私念此等人。乃不識字。何也。徐曰。夫人長才安事此。堯小之技。婦人不答。耐兒俟久不得當。遂歸。老人臥處坐。少須。婦人開窗呼喬治。作喁喁數十語。似有所辯論。久之。閉窗。招耐兒。近榻曰。汝起若大父。吾尙有語詔彼。既而老人亦前。婦人曰。足下能否爲若女孫。得噉飯地。果允者。吾卽任此。老人曰。吾不能舍去。吾孫孫若去我。我何自聊。婦人哂曰。似若大年。宜能自治。耐兒曰。吾大父良不能舍兒。請夫人勿與言。離析事。以傷其心。夫人善念。我固感激。若分析。大父別居。則夫人縱合天下之金。俾吾老少分攜。不復相見。吾亦無慕。加列聞言不悅。見此老人。堅握耐兒。不卽釋。心中滋愠。復至窗外。與喬治語。其語較前尤多。已而定矣。婦人語老人曰。汝果同女孫食我。則當以塵拂去蠟人灰塵。任其輕省之役。至爾女孫。吾將令彼陳說蠟人故事。以示觀者。且爾孫女風姿至佳。苟爲吾役。此庶不令觀者失歡。須知天下之任是役者。風貌烏能弗佳。此事原吾自任。惟邇來恆倦而思息。復抗聲曰。此役安可幸。

得須知是爲加列蠟人戲中人物。役既輕便。客復貴伐。而陳列之所。復在廣厦之中。或會所及大逆旅賣拍所。吾加列之蠟人戲。詎等無籍之人。張幕野次者。上溼則霪。以油幌下潮。則加以木屑。而我啟事中所言。則一一踐實。似此設施。舉國所稀。每人入觀。但出六辨士而已。舍此不閱。後卽難觀。加列所言。蓋招徠行客之言。不期乃向耐兒言之。竟無所著。已而亦悟其謬。乃曰。若之勞金。吾亦不敢預定。觀爾才具。何若再取進止。若膳宿二事。吾力任之。食時旣腆且豐。語已。耐兒祖孫則聚而密議。方其議時。婦人復負手行立。須知車行顛簸。但此微行數武。亦良難事。非長於車者。亦立蹶。耐兒議已。迴面加列。方欲有言。加列曰。汝議定乎。耐兒曰。敬告夫人。吾已商定。願爲夫人執役。加列曰。汝輩良有識力。後必弗悔。今議定。且進晚餐。此時車尙轆轤。飯罷。車入城時。已夜午。街上人寂。車停於廣場中。少息。此時尙未抵陳列所。車旁別有一車。車上本有加列巨幟。然乃倩僱之大公車。車來本載蠟人。今空矣。加列令老人宿於空車之上。耐兒則代加列治榻。治已。亦歸空車中。侍老人覺夜色冲融。因徘徊。

於空氣中月光四照纖細皆見惟城門洞中沈黑耳耐兒至城下四瞭無人毛髮爲竦城垣凹處本置石象今石象已毀而凹處尙存耐兒流覽故城因思石象存時不審見越人於貨者凡幾矣幻想生時忽見城門黑影中斗出一人視之圭而伯也幸路狹垣高倒長影於地耐兒閃入影中見圭而伯徐行過其側手中執行杖有時倚杖外觀而耐兒正在黑影之中疑其見已因思呼援佳耶或潛逃佳已而黑洞中復出一人爲十餘歲之童子負行篋而進圭而伯呼曰鈍奴趣前卽月光中觀圭而伯如覩厲鬼童子抗辯曰吾負重能追爾猝及可云迅矣圭而伯曰此言迅耶直獸行且鱗鱗行耳傾耳聽鐘樓曰十二句鐘有半矣旣聞鐘聲復問童子曰汝知赴倫敦之車何時經此童子曰一句鐘也圭而伯猶時時回詈童子不已耐兒初不敢出已見圭而伯去遠乃奔卽其大父意圭而伯過此或老人爲之震驚故卽而慰之顧老人之睡甚貼則自歸其臥處就彼加列自念今日之事必不當使老人聞之生其震懼至圭而伯之來或且爲我然聞其罵詈童子欲趁倫敦之車意必遄歸不足慮也

顧斗見圭而伯而腦筋爲之震動。強睡莫可似空氣中面面均。圭而伯時見加列。夫人用縮身之法。竟貼臥於小榻之上。軒聲甚烈。白巾寘於鼓上。車中懸垂滅之燈。耐兒則陳臥具於地。喬治似有所俟。既見耐兒入。卽去其小梯級。耐兒時聞車下有。人轉側。乾稻之藁亦時時而動。知有宿衛之人心爲帖然。然夢中所見則赫然。又見圭而伯或醒或夢。似蠟人中人人均化爲圭而伯。更夢則見圭而伯又爲蠟人戲之。主人翁己身已入樊網如此。或斷或續。竟至達曉。天色乍明。始罷極而睡。

第二十八章

耐兒於辨色時始睡。故至沈酣。迨醒見加列已冠。方治飯。耐兒自陳歉衷。加列初亦弗怒。且曰。爾卽睡至亭午。吾亦弗擾。須知孺子嗜睡。殊益身命。果爾罷茶者。恣爾濃睡。睡足始能振刷其精神。且人生能甘寢耶。復曰。吾嚮無好睡。如是辛楚。不審胡以能生耐兒私念。昨夜歸時。加列方大恣鼾聲。然則加列之言無睡。殆自夢其醒耶。然口中亦作慰藉曰。吾聞之滋戚。不圖夫人乃困憊至此。少須三人聚而同飯。既罷耐

兒助之滌器。且爲度置。此時加列盛服。被以五色之領巾。語耐兒曰。箱篋中物。吾將以小車至此。載赴會所。汝卽小車來。吾則須步往。若不如是。則觀者無以見慰。須知身爲公家人。往往喪其自由。汝今視吾服飾如何者。耐兒曰。佳。加列見衣服少。博不附肉者。則加之以鍼。令衣附其體。然身後不可自見。則以鏡反照其衣褶。顧體胖。不得見。遂亦置鏡。昂然下車而去。少須。小車亦至。耐兒遂挾其箱篋同行。車過廣衢時。耐兒以目外張。心中尙時時顧慮。圭而伯鎮城固廣博。車過四方場時。中有市廳。其上有大鐘樓。市上列肆。或磚或木。新舊高低不一。然多舊製。窗小而門卑。道路尙淨。潔但寂寞耳。但見逆旅門外。有數間人。或臥或立。旣過養老院。則垂白數人。方假寐。門次路人來去。似皆無恆業者。此鎮中。百凡皆惰。獨鐘樓之機械時動耳。卽以鐘械論。而鍼力亦沈重。不能自舉。殆亦爲城人情氣所中。門外之狗亦倦。而臥。蒼蠅無數。歸自鮮果肆。中醉飽。倦飛積於灰黑窗間。向陽而曝。已而車至會所。耐兒下車。而羣兒攢聚車外。指點私論。蓋告白中所陳。似耐兒者。亦爲戲中之品物。迨見老人出。

則羣指曰。此蠟人固能動者也。箱篋既入。啓之。則門綵茵褥之類。既入。見加列喬治。外尙有一人。衣綠衣如俳優。出箱篋中物。陳設屋中。耐兒及老人亦至。勞碌助之行。事加列體胖不能運動。但囊巨釘四嚮。分授如簡察之員。且極口獎勵諸人。頌其功。伐。此時忽有長身之人。鷹鼻而黑髮。衣軍衣。似前此曾加金飾。今則壞破垂盡。望門而笑。加列背門而立。乃不之見。此人搖手示意。屋中人俾勿告加列。遂潛至加列之後。以手拊加列背。加列迴首呼曰。密司忒司勒姆。君何爲。至是司勒姆曰。誰亦能料鄙人至此者。喬治孺子汝佳乎。喬治於無意有意中答之。仍執其所事。司勒姆忽謂加列曰。吾之至此。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然有新意思。得新題目。欲清其腦力。別收詩味。語時四顧曰。爾陳設甚精雅。大得詩中風趣。加列曰。今茲尙未就緒。事竣或得壯觀。司勒姆曰。足矣。吾意將收此中景物。發爲吟詠。既有佳題。吾安能遏其吟興。密昔司汝聽之。幸可以獎掖鄙人者。當不吝吾力。加列曰。先生價值高。卽得此亦不爲吾益。司勒姆曰。安得無益。此事吾至明審。特密昔司未之知耳。幸勿語此。加列曰。誠告

先生滋無益也。司勒姆大笑曰：此語較前爲靈活無執拘相矣。汝不信者，試問市香水者：市冠者、市彩、稟者，吾恆代之作詩，均大售。密昔司試往叩彼，吾詩之力偉乎？彼三家者，竟事吾如神道。密昔司亦曾知惠斯敏司德禮拜寺否？加列曰：是奚不知司勒姆曰：是中有詩、龕、供奉、詞仙，其中才華均不及我，因側落其冠以手隨而承之。出一詩稿曰：吾於是中尙藏詩著，蓋口占而成者，與爾戲場中雅稱。此詩原不爲爾而作，然但改其題而詩意正，與君稱密昔司胡不竟市。此詩加列曰：昂否？司勒姆方以鉛筆剔其牙齒，答曰：爲價非昂。五先零耳，較之散文爲賤。加列曰：三先零以外，不汝許也。司勒姆曰：益以六辨士者如何？今且售汝三先零六辨士，可爾加列不能峻卻。則果出資予之。司勒姆卽出日記書其上，曰：吾今日提往改其題，少須卽至。此時二人貿易既了，陳設亦垂竟。百凡皆已整整，加列立去蠟人之障。蠟人去地可二尺，有木架易承之，環列屋中。蠟人胸際四五寸外，有紅繩爲闌。蠟人中有獨立者，有攢聚者，其人皆史中盛名之人物，衣服或古或今，或裘或葛，其狀或端或側，眼光至巨人。

人。皆。作。胡。羊。鼻。如。呼。吸。狀。二。臆。二。脛。肉。皆。突。起。至。豐。滿。情。狀。皆。類。驚。覩。異。物。者。睛。光。如。有。所。屬。實。則。專。屬。處。皆。空。氣。無。物。也。少。須。加。列。麾。去。餘。人。但。留。耐。兒。自。以。巨。榻。中。坐。執。柳。木。之。杖。授。耐。兒。俾。告。觀。者。曰。自。第。一。人。起。加。列。曰。此。爲。伊。里。莎。伯。時。內。家。彼。方。刺。繡。鍼。棘。其。指。立。逝。爾。不。觀。左。手。上。尙。有。血。腥。乎。而。右。手。尙。執。一。鍼。耐。兒。轉。述。其。言。乃。無。一。謬。遂。及。第。二。人。則。爲。丈。夫。加。列。授。耐。兒。以。市。語。曰。諸。公。此。像。爲。拍。克。雷。麥。而。登。連。娶。十。四。妻。然。殘。忍。無。匹。十。四。妻。皆。死。其。術。彼。死。妻。之。術。每。乘。其。妻。睡。時。以。指。搔。其。脚。掌。掌。不。勝。搔。而。死。後。此。躬。就。纒。首。時。有。人。臨。問。媿。悔。與。否。其。人。曰。吾。亦。甚。悔。悔。吾。妻。以。爽。暢。死。也。諸。君。聽。之。果。身。爲。女。子。者。擇。配。安。可。不。慎。試。觀。此。像。屈。四。指。作。搔。形。卽。其。證。也。言。後。耐。兒。亦。審。記。之。無。訛。加。列。一。一。指。像。中。肥。瘦。高。下。之。形。示。以。其。歷。史。其。中。有。老。婦。人。壽。一。百。三。十。二。歲。以。跳。舞。死。有。一。婦。人。用。醃。胡。桃。毒。斃。十。四。家。人。口。以。上。事。均。類。此。歷。歷。證。以。史。書。耐。兒。未。逾。二。句。鐘。屋。中。古。人。列。傳。均。能。上。口。加。列。大。悅。遂。引。耐。兒。出。視。門。次。帳。席。及。綠。幔。夾。爲。甬。道。幔。上。卽。昨。日。帆布。之。招。貼。對。門。

有高榻爲加列坐處。司票及錢。其旁列數蠟人爲幌。一爲英王喬治第三。一爲蘇格
蘭王后馬利亞。一爲不知名之象。似左道旁門之人。其次英相辟德。手中尙執文書。
議收窗櫺之稅。至於門外。亦有蠟人作一女冠。執珠誦經咒狀。更一小車中載巨盜。
凝目視一女象。部署既竟。則排印司勒姆之詩四出。分餉觀者。司勒姆之詩。但分塵。
肆之人至前。所珍藏之驢子。調則留貽高等紳伐之家。鎮中本有女學堂。此中貿易。
則加列自赴招徠。告白中則言蠟人深有益於教育。能長智慧也。

第二十九章

加列者。貿易中人也。有利足圖。匪不洞矚。凡於詩詞招攬外。其視耐兒。亦生財之具。
吾書言門外有小車。中載巨盜。注目女郎。今則盛飾此車。令耐兒與蠟人俱。花滿其
頭。載之過市。其外益以鉦鼓。引動市人。隨人分以告白。此車每晨必出。立時耐兒美
名。傳遍鎮中。人之臨觀。爲耐兒來不專。爲蠟人來也。後此加列知狀。乃闕耐兒勿出。
令觀者臨賁。以鈎取其賁。尤不令耐兒長日近蠟人。半日後始出。於是買票亦日多。

觀者之中有數名人。即女學堂教習及高才生。校長曰密斯夢佛拉瑟。生有奇癖。必欲加列將蠟人易服爲古詩人之類。方許臨觀於易辟德之冠服。加以睡帽服之。長帔指爲詩人科伯馬利亞象。則去其女衣。加以黑髮指爲詩人擺倫蠟象。既改乙校。長始攜其學生八人臨觀。不予一資。以示矜寵耐兒者。雖長日勞碌。然見主人情重。則亦相安無憾。而觀者憐耐兒之慧。亦時予以錢。加列亦無較耐兒居此亦頗不乏資。但防爲圭而伯所述。而得每夜宿於蠟人之旁。醒時四顧蠟人似均幻爲圭而伯。猶狀有時夢中驚起。以火四燭。知無圭而伯。始復就枕。有時獨起。開窗外觀星斗。因憶及家居臨窗時。有克忒立於樓下。仰語舊事。棖觸因而太息。至於淚下。又思大父在此客中。不知尙憶及舊事否。今日僑寓已異。前此家居。老人昏瞶。曾否樂不思反。方行乞長途。但圖食宿。無暇計及遙遠。今旣自宅其身。幸不苦餒。不能不爲長久之圖。果使大父老病頽唐。旦晚就木。一身稚弱。又將何依。卽此柔脆之身。果先朝露而溢。則殘年大父。却從底處求生。觀此老人。邇來頗形自足。任以小事。亦足供主人奔。

走特無思。致天然如童子之隨人。而嬖方老人樂時。自耐兒眼中觀之。思及後來之局。則趣避。哭於黑陬。顧耐兒雖長慮卻顧。幸收場之事未形。此時尙可強自寬解。不知拂意之事已預伏於此中。俄頃且至。一日午後。爲戲場給假之時。祖孫二人遂徜徉於外。以嚴閉既久而天復炎熇。遂信足野行。不期其遠。城外有小道。林光山色。向人欲滴。二人野行久。將循故道而歸。既而迷道。日晡尙不得城。乃歸趣舊道。暫息路隅。而暮色四合。雲氣如積。獨西嚮。殘陽尙透微明。風已徐起。雷電交作。大雨如軸。而雲片驅馳如馬。雨亦猝下不已。天遂洞黑如深夜。二人力奔。擬就人家。避雨衣。服既溼。耳雷而目電。視聽皆昏。徑過一門。至不能見。忽覺有人招之。使入曰。似此大聲疾呼。胡乃不聞。盛雨之中。狂奔安適。二人遂入。至於後堂。耐兒謝曰。雨聲太猛。竟未聞尊客見召。人曰。此亦應有之勢。今且就鑪而燠。乾此溼衣。果欲食者。亦足供客。客果弗欲。吾亦無強。此爲酒肆。號曰勇士店。頗馳名於郡中。耐兒曰。肆乃稱勇士耶。人曰。女士必非土著。果郡人者。必知吾名。肆名勇士主人。則及姆格魯扶司。及姆格魯扶

司者力人也。無人足與之角力。語次以手自拊其腹。示猛概。忽聞複室中有人言曰。趣取燈前。勿作大言以欺人。何人不識汝爲朽木所成者。此時老人忽謂耐兒曰。汝知隔壁之人正鬪牌乎。室中人復曰。趣以火至室中。幾不能辨物矣。復聞其謂座中人曰。伊撒。汝負七先零六辨士。趣還我。此時老人精神煥發。語耐兒曰。汝聞之乎。此時復有一人作峭利之聲曰。似此翻盆之雨。乃不多見。當日路加大勝之夕。雨亦如是。吾當日曾言路加遇鬼。故獲大勝。然似此陰天。正鬼物見靈之日。其第一發言者。答曰。汝勿謂路加累勝。然數年之前。吾覩其否。連彼一拈葉子。金錢竟瀉囊而去。戰無不敗。老人聞言。又微語耐兒曰。汝聞隔幔之言乎。耐兒見其大父神色全改。常度慄懼不已。更見老人二頰盡赤。目光外射。嚼齒而言。呼吸之氣如奔豚。手握耐兒而顛。而耐兒之手亦爲震動。老人仰天言曰。吾早料其至是。天下固有先敗而後勝者。物理然也。耐兒汝囊中有錢乎。吾昨日固已見之。今當出而予我。耐兒大懼曰。大父聽我代藏。以備不虞。卽雨無傷。冒凍而歸。亦無不可。趣行趣行。老人大怒曰。授我耐

兒失聲而哭。老人復曰：勿哭。果吾言太烈者，亦非有意苦汝。意皆爲爾。吾前此悉皆爲爾。竟至於敗。卹今將得當以報。趣以錢授我。耐兒曰：萬懇大父，勿爾爲。大父計爲耐兒計，藏之爲是，否則甯擲此錢不可付之博局行矣。大父老人曰：必授我。我意已決。復佯笑撫慰，必欲得錢。且曰：此去必捷，足以慰爾。耐兒不得已，遂出小錢囊，老人攫而取之，卽赴幔中入局。此時耐兒無術足抗，但有隨老人近局。此時主人方燃燭閉窗，而先此對語之人正迎面坐。几上尙有數銀錢，幔上卽以粉筆書勝負之數。其呼燈之人，則肥腩如豕，已近中年，黑髭濃厚，二顴高聳，口寬脣厚，頸短，白冠垢積，已滿身。傍倚杖至，互對坐者爲伊撒，則瘦損之人，二肩瘦聳，面目儉狡。伊撒語老人曰：先生識我乎？胡爲浪入幔中窺人祕密？老人曰：老夫入幔，初未開罪。二君伊撒曰：吾二人處此幔中，君無因挾幔而入，胡言無罪？老人曰：卽云開罪，亦出無心。二目直注葉子，自言曰：我初意伊撒曰：此間無庸君著意，以若大年何念之深。胖人語伊撒曰：汝姑待其言之畢，再肆詰駁。主人初不敢言，及見胖人斥伊撒，卽附和其言曰：伊

撒胡不聽。此老發吻。伊撒曰。既如是者。聽彼言之。胖人曰。安知此先生非自謀入局者。老人大悅曰。我意固爾。胖人曰。吾一卜而決。吾二人者。本嬉戲耳。或且此翁果以資與我。決勝負亦正難言。老人卽舉錢囊。搖動作聲。寘之局上。立時取牌。如財虜之攫金。伊撒曰。先生之意。乃與吾博。吾昧於酬接。萬死萬死。因取其錢囊曰。此先生博進耶。因擲可尺許。以手承之。狀至儉劣。復曰。錢固少也。然足以博至半句鐘。亦佳事。胖人曰。三人非偶。宜足四人。呼主人曰。及姆司。汝亦入局。主人者。從容無忤。慨然入座。耐兒引老人之衣。至於隅陬。苦求勿爾。且曰。卽不得錢。目下亦足自樂。老人曰。所樂在後。汝特未知。幸勿苦我。天下行樂之源。卽在骰子與葉子戲中。尋味吾今且小勝。後乃大勝。此間無可贏者。然發輒於此。後之所得。乃不可思議。吾意亦不多求。但冀償其所負者足矣。嗟夫。孺子吾悉爲爾。劃策耳。耐兒呼曰。上帝佑我。不知交何否。運竟入於此。老人力掩其口曰。佳運爲爾一言。且立逝。須知運會安可。斥一斥。輒避我閱。歷久知運會之源。流善能趨避凶吉。此時胖人言曰。密司忒果弗博者。請以牌。

還我。老人諾曰。卽至。乃力拊耐兒。令坐曰。汝且勿憂。我悉爲汝。卽一辨士。亦爲爾藏也。惟此語不宜示彼。若知我得天所佑。彼且敗。勢將不與吾博。吾且奈何。汝試觀彼之蠢蠢。我之昭昭。在勢萬無弗勝。伊撒此時忽僞起曰。先生畏敗。或不入博。吾休矣。顧此區區之錢囊。乃膽小如鼷鼠。胡爲能勝天下。惟膽壯勝耳。凡人能自戒慎。吾胡爲強之。老人曰。我已夙備。特諸君延宕。老夫何怯者。天下縱博之興。孰則淋漓如老夫者。語次移榻就局。耐兒以身近局。意殊不在勝。但見老人昏憊。至是知勝負皆非祥也。更見大父小勝而喜。小敗而怒。形狀如癡。握牌於手。攤錢於案。兩目流盼。狀至忙碌百醜。所呈耐兒見之。但增悲憤。又念大父如是匆匆。事皆爲我。百計圖勝。甚於博徒。而又無自私之見。則真天下之怪事矣。彼三人固以博爲生。然態度蕭然。殊不若老人之齷齪。有時傾耳聞雷。引目視電。或相對颯然。意致均高於老人。時雨聲續續。可三句鐘。弗止。逾此之外。電緩雷微。而局中尙縱博。耐兒則心焦如焚矣。

第三十章

博竟勝者。僅有伊撒。胖人馬忒及肆主人亦微負。坦然無所顧惜。伊撒納錢衣底。初無喜色。然耐兒所佩之錢囊空矣。他人已皆起。老人尙拈戀葉子。逐位而分。耐兒引裾言曰。夜午矣。老人如未之聞。但曰。凡人無重賞事。滋可恨。更一時許者。吾據勝狀矣。因出牌示耐兒曰。吾所得牌聯絡如是。彼三人者。焉能勝。遂翻三家之牌示耐兒。耐兒曰。趣投之。勿爲是戀。老人曰。汝乃促吾勿戀。吾舍此尙有生財發迹之機耶。耐兒無語。但有搖頭。老人復摩耐兒之首曰。孺子。茲事安可忘。吾輩當存先敗後勝之心。方有起色。且非深沈忍耐。亦不見功。汝今行耶。吾隨爾行。主人曰。二客行耶。夜已逾午。胖人曰。兩脚尙如繩。何由上路。主人曰。勇士之肆。食宿皆弗昂。且夜半客胡爲行。耐兒亦大憂曰。爲時固暮。若早行者。亦不至是。今行必二句鐘始至家。問主人曰。今夕宿此。爲值幾何。主人曰。二榻嚴淨。須一先零六辨士。晚飯及啤酒。更一先零。合計二先零六辨士耳。耐兒計衣縫中尙一金鎊。爲時復晚。加列必沈睡。中夜擾之。亦非禮。不如宿此。遲明卽赴其家。於計亦得。告爾沮雨寄宿人家。亦不開罪於彼。

遂決計止此肆中。遂引老人言曰。吾尚有餘錢。尚足止宿。老人曰。吾胡再不言。果以此錢授我者。但幾分鐘中。吾事濟矣。耐兒如不之聞。卽告主人以假宿意。主人曰。可。吾爲客計者亦當如是。今當爲客治晚餐。吸煙既竟。置煙斗於罌簷。出挈麪包牛油啤酒。且自陳其美。延二客縱食。二人各懷私憂。咸不多食。胖人及伊撒則狂飲如鯨。以煙佐之。耐兒以遲明卽行。因預以貲授肆主。又防爲老人所知。則私出其金錢於衣底。乘主人外出。躡步隨之。卽於酒槽中授以金鎊。曰。請主人核其膳宿之費。以餘錢授我。主人取金鎊良駭。卽而微擲之。辨其聲響。旣視耐兒。復視金鎊。似欲問金所自來者。顧金乃非僞。卽來不得。當自非吾事。遂以餘錢授耐兒。耐兒取錢。方欲歸座。瞥然見人影向外而趨。耐兒自念授金時。左顧無人。胡乃有影。詎有窺探之人耶。遂入座。見彼二人仍如常態。胖人及伊撒均仰臥於榻。大父身坐其間。傾耳聽彼論事。耐兒愈疑初無他人。因問老人曰。適有人自屋中外出乎。老人曰。無之。耐兒自念得毋心虛。攝影而動。顧又不然。又自念平日一無所思。則幻影必不無因而造。矧所見。

奇。確。非。幻。可。知。正。躊。躇。間。女。傭。已。以。燈。促。睡。老。人。同。時。與。主。人。別。而。歸。寢。老。人。宿。於。樓。下。耐。兒。既。侍。其。大。父。就。枕。始。隨。女。傭。登。樓。女。傭。見。耐。兒。仁。惠。遂。坐。與。耐。兒。語。述。其。主。人。暴。虐。之。狀。事。夥。而。酬。微。爲。力。至。憊。更。半。月。者。必。不。行。傭。於。此。果。有。善。地。幸。姑。娘。爲。我。薦。之。惟。吾。既。行。傭。於。此。後。此。將。無。人。見。僱。以。此。肆。名。奇。劣。人。人。不。欲。續。其。後。傭。且。縱。博。至。於。永。日。永。夜。無。有。休。息。之。期。而。常。來。之。人。尤。非。善。類。語。既。遂。下。女。傭。既。去。耐。兒。復。思。及。黑。影。則。毛。髮。爲。豎。既。聞。女。傭。言。則。又。疑。肆。爲。盜。藪。但。觀。座。客。之。狀。不。類。恆。人。安。知。無。狙。擊。殺。人。之。事。已。又。強。自。寬。解。此。念。既。釋。而。私。累。之。憂。復。熾。計。自。大。父。棄。產。以。後。初。無。縱。博。之。心。今。日。忽。復。騰。湧。後。此。收。局。或。有。天。知。復。又。念。及。加。列。不。見。吾。歸。或。能。嗔。怒。明。日。見。彼。怒。而。逐。我。又。將。如。何。因。頓。足。曰。吾。胡。爲。至。是。避。雨。即。冒。雨。行。者。亦。胡。至。於。死。迨。既。罷。而。息。惡。夢。雜。沓。而。至。或。自。高。下。跌。或。厲。鬼。追。躡。昏。沈。中。似。睡。非。睡。似。復。見。黑。影。蕩。漾。於。屋。中。耐。兒。於。未。睡。時。已。先。開。百。葉。窗。以。期。明。晨。辨。色。而。起。今。卽。借。此。微。光。遂。見。黑。影。以。手。摸。索。竟。及。牀。外。耐。兒。欲。呼。莫。能。發。吻。但。張。目。疾。視。

此影既至枕邊鼻息皆聞耐兒縮首入被不敢更視來者竊耐兒之衣至於窗下摸索取其先零既得先零復置衣原處獸行而出耐兒復聞彼獸行之足聲似至門外起立躡足而行然樓板已戛戛作微響耐兒思起而逃亦披衣近門見此黑影已下立於梯次耐兒欲竟至大父榻前此影復停樓下如何可行又不敢歸寢乃倚闌而立此影尙止弗動兩聲如怒瀑而下飛蟲爭入甬道撲面觸人或以翅觸牆作響少須見黑影已漸移而遠計身至大父榻前則可以少釋吾恐因亦步趨而下復見此黑影即停於大父門外耐兒思若徑奔大父室中力闔其扉則此影或不隨吾而行已見此黑影亦推扉入室耐兒復大震以爲將不利其大父此時果見黑影入室矣室中隱約似有微燈耐兒潛踪附耳門隙聽室中何狀此來專爲救護老人初亦不計盜之足以殺己與其老人見害則己身亦備殉其所親孝念既堅膽力亦壯遂探首門中一見乃大愕牀上無人牀外有小氈老人獨坐室中初無他人滿面貪鄙之容卽燈下反覆數先零不已

第三十一章

耐兒見狀初但慄懼。至是萬念崩奔。不知何思。但覺股慄不止。且行且跌。初念之懼盜。乃不如此時。媿憤之切。較之眞盜之來。爲尤憤。以親愛之大父。竟就暗中摸索。入己室中盜錢。且得意。就燈而數。人間可憂可憤可危可悲之事。無逾此矣。旣歸復恐防其大父貪心未已。更欲探吾囊者。又作此獸行之形。吾將安敵其恐。顧亦不能不歸牀寢。旣臥覺又有步履之聲。更聽則渺知虛象也。天下虛象之震人。較諸眞相。爲尤烈。眞相一過。卽已而虛象蕩漾於前。乃無了期。此時耐兒抱不能宣之隱。戰兢不已。其心非恐老人知老人之蒙恥。忍辱皆悉心爲己。然其最可怖畏者。則樓下之博徒。及暗中之鼠竊。其人殆與大父幻爲兩身。成妖物矣。此妖物卽爲大父之身。又與長日同其食飲。且所幻之身。一爲大父眞相。一爲大父變相。言變則仍然長者之鬚眉。言不變則忽成宵人之行狀。類而不類。此際大費疑猜。然前此頽喪如就死亡。耐兒爲之隱憂。今夜精神煥然而耐兒之隱憂。乃更巨。耐兒獨坐凝思。覺老人乃生出。

無窮變相。因而大震。計不如竟面。老人認取真相。可以力驅其幻象。歸於無迹。遂着衣縱步下樓。見兩扉尙闢。殘燭獨輝。耐兒執燭。僞爲乞火之狀。以釋老人疑駭。迨見老人怡然高臥。遂入詳視。老人顏色一化。其貪鄙之形。歸於靜穆。此際真相。既非博徒。復非黑影。迨湧現一忠純之老伴。親愛之大父。耐兒萬念釋然。但有幽憂。謂此等人品。胡爲行事。乃與生平相反。憂極淚瑩。微與親額。祝曰。上帝賜福吾君。幸不爲人所見。非是將入沈幽之獄。祖孫分手矣。嗟夫。吾君人海漫漫。但有女孫一人。佐汝在理。上帝宜並佑我二人也。遂復燃燭登樓。而又弗睡。坐俟天明。迨東方微白。耐兒已坐而入夢。女傭入促客。耐兒檢衣果不見先零。下樓時。老人已着衣以待。遂同上道。耐兒見其大父恆與避面。似防耐兒詰問。耐兒自念不如徑告不爾。將更生老人之疑竇。於是行可里許。已而顛聲言曰。大父知肆中人皆善良者耶。老人亦顛聲答曰。汝何爲詰我。彼入局時。尙不欺人。耐兒曰。吾昨夜於樓中失去先零十餘。以吾思。淺者何值。殆肆人戲我耳。果戲我者。其人大有風趣。令人欲笑。老人曰。汝妄言矣。盜

錢安言爲戲。旣云偷矣。必深匿不出。耐兒聞言。則隱恥其大父。遂曰。旣非戲。我則吾錢。決爲人盜。實非妄語。老人問曰。盡括爾囊去耶。汝尙有餘積否。耐兒曰。罄矣。老人曰。後此當力求得。資聚而藏之。今茲小失。姑且勿較。且勿更語他人。或尙有術。足以復吾之故。有汝。今且勿究。吾得錢之法。果吾法行者。較所失者。當倍汝。逢人而語。或轉得咎。宜祕爾口。語至此。拊耐兒之背曰。傷哉。吾兒。誰則忍心。竟盜爾錢。語出誠懇。初非僞飾。此時耐兒忽伏首大哭。知大父之心。極力愛已。至於爲盜。亦非所惜。於是悲不可止。老人尙曰。錢旣失矣。不必告人。亦毋須喋喋語我。語之無益。徒亂人意。且此。錢數。得之至易。汝哭何爲。後此若得巨貲。區區者甯復足道。耐兒面老人曰。吾哭不屬此錢。即使所失之一辨士。化爲一千鎊。吾亦弗悲。幸大父勿更言。縱博事此。吾願也。老人自慰。以爲耐兒弗知。耐兒則誠告老人曰。吾尙有言進諫。大父不審。老人能察雅否。老人曰。言之。汝言乃如雅樂。入吾之耳。耐兒曰。吾言蓋勸大父。後此勿再妄期博局之獲。若圖財者。則須以力博之不貴。行險。老人他視曰。圖財宗旨。祖

孫同也。然心中則謂將假爾福命。當得天之佑。可因博而發迹。耐兒曰。自我輩拋家。後較諸家居時爲樂。已多大父。曾否憶及躬有家資。乃晝夜汲汲於博局。狀類囚拘。今日袖月擔風。幸無此念。較諸身爲博徒。所得不已多耶。老人聞言。自思耐兒之語。固善。然吾志安可猝移。耐兒復曰。自邇惘惘出門。然食息皆無罣礙。此心良覺。太平有時。疲困則入夢。愈甜。大父試思甜境。胡來其中。必有關鍵。老人搖手曰。爾勿多言。吾方有所思。趣步前行。或伸或俯。有時耐兒亦竊見老人垂淚。更行則漸易和平。快。快隨耐兒行。若無所主。既至蠟人會所。加列尙未起。問諸侍者。加列夜來延候。至十。一。句鐘始睡。知二人沮雨。故亦聽之。耐兒聞之。卽就蠟人陳列之所。去其夙塵。又進。易其溼衣。此時加列始起。晨餐既竟。加列曰。今日女學堂中。但有八人臨謁。吾聞其。廚者言。可二十六人。胡至者寥寥也。今當以法致之。吾今授爾以戲目。汝試往致其人。加列視茲事如遣欽使。乃躬自爲耐兒整冠。示之以道里所出。耐兒移時。已至學。堂。墉高宇偉。門中卽大園圃。門外有銅板。大書女學堂。門上有玲瓏小格。可以內觀。

以校長極嚴厲。男子均弗許入。凡收稅及賣乳之人。均就此格傳遞。耐兒方近門時。而門已大啟。有女學生作魚貫出。人皆駢行。左捧書。右執雨具。壓隊者。卽爲校長孟佛拉塞。執紬製之傘。左右則兩教習。女學生見耐兒。則喁喁作私語。耐兒羞而視地。旣過。校長近矣。耐兒進而爲禮。上其戲目。校長得戲目。卽發令止衆勿前。語耐兒曰。汝爲蠟人戲中小兒耶。耐兒曰。然。時學生包裹而前。衆目羣射耐兒。耐兒頰不可仰。校長曰。汝知爾身有罪否。習此生涯。卽爾之罪。校長之爲人。如春天之陰晴無定。當日曾觀此戲。然今日生徒滿側。不能不爲嚴正之言。耐兒聞言。左右不知所可。俯首莫答。校長尙曰。汝執此業。卽失閨人之分際。上天予人智慧。惟懨懨如睡。故以教育警省之。今汝復以是愚衆甯非違天。兩教習則對耐兒點首曰。校長所言。深中爾私。然此兩教習爭媚校長。求寵彼此互妬已久。此時兩面爭作詔容。向校長忽爾互相覲面。則又易爲怒容。惡其奪寵。校長曰。汝乃弗知身爲暴棄之人。胡以必至蠟人戲中。宣力須知爾旣有力。胡不出助國家。或究其心思。製造機器。一禮拜中。得三兩辨。

士或數先零不甯自活耶天下惟用力多者所得乃愈耳此時一教習亦建言曰汝憶得小瓦帖乎語未竟校長忽斥曰誰亂吾言不言之教習卽指之曰某也校長厲色斥言者曰汝勿聲行妬之教習乃大悅校長既斥教習復面耐兒曰凡上等閨秀讀書治藝外始略嬉戲且吾所藝者紉也繡也似汝流品因以傘指耐兒曰若汝者孿人兒也吾有詩爲證曰作工作工又作工稚年安可曠女紅愛惜日月休拋撇每日必用一點工此詩一脫口兩教習皆譁贊學生亦隨聲而和教習學生平日但知校長留心於政治不知乃工詩至此正於此時有人見耐兒方哭則又羣聚而屬目耐兒方以素巾拭淚而巾竟脫手而落方欲下檢竟有十五六歲之女郎似不見答於羣者獨立稍遠立取而授耐兒方欲退立校長則力禽其人閉目言曰必密斯愛德娃人人亦咸曰愛德娃愛德娃亦自承曰然校長頓其雨傘於地怒目視愛德娃曰汝下流之性質未除見其同類立相水乳吾常以教育陶汰爾身竟不能取效於分寸鄙哉愛德娃也愛德娃音吐至噉噉言曰學生非有心違教特有所感觸而爲

校長曰。汝乃對我言。感觸耶。汝之感觸。殆以下流感。下流耳。校長每發一言。兩教習均點首稱善。校長曰。似爾鄙賤良足害羣。今茲羣人較汝皆清高。吾不能以汝穢行爲吾門之累。汝固不知廉恥。乃下交蠟人院中之人。獨不思吾塾中尙有貴家之閨秀耶。汝果不自愛。則立削爾籍。讀吾書者須知此。愛德娃者少而喪其二親。附學於此。蓋貧無立錫者也。膳宿之費。既出公家。然轉以所學授人。亦不予酬。舉堂之中。均不視此爲人。卽女傭亦以工易錢。來去自由。愛德娃亦以學授人者。其自由乃遜於女傭倍蓰。教習者以資得其學問。今轉以授人。亦必得資。同學中以愛德娃無家。乃爭不齒其人。凡歲時佳節。校長必招致學生。賜以糕餌。愛德娃則絕不與。賜予假之日。他人歸家。校長均以人送致。愛德娃獨無。故校長尤鄙其人。讀吾書者須知校長之恨此女。初非無故。孟佛拉塞之足以傲人者中。有一男爵之女。尤爲生男爵。真實之女兒。此人值逢天醉。顛倒其生人之法律。既醜且笨。而愛德娃孤貧。無告之人。轉聰慧而美麗。此事校長豈能容忍。且既不出資。但許旁聽而學。問乃如潮。長直駕男

爵女公子之上。於是校長教習乃極其能力以教女公子。而女公子之修膳復倍於諸生而數稔以來一無所效。校長大恨以爲吾極力陶冶之人學乃日退爾旁聽之生竟日進無疆。此何理耶。於是極力擢抑之校長曰。密斯愛德娃且歸。今日非得我命令勿許外出。愛德娃聞命遂入校長復擒而言曰。汝行耶。胡不與我爲禮。且我固在非死胡爲見蟻。愛德娃復迴身與校長鞠躬耐兒見愛德娃目中實含無窮鬱怒。方愛德娃行禮時校長怫然弗答。愛德娃遂入校長復告耐兒曰。汝歸告主人更敢以告白來者我必告之。官中令爾以白衣下獄。但汝能放膽更來者卽汝之勇衆行矣。此時人人捧張蓋而行。校長引男爵女公子至前細摩其髮示愛而兩女教習亦承顏望色而笑。校長斥曰。汝輩落退兩教習既退則互相含恨妬寵不相語言。

第三十一章

加列聞校長將令其白衣下獄則大怒不可遏。自思吾戲爲皇家所寓目乃令我白衣下獄耶。顧雖恨校長乃無可仇復。但抗言曰。吾今幾弗信上帝矣。顧亦無敢實踐。

其言遂出酒陳之大鼓之上。招人轟飲。以校長之言。語衆洩其忿。語已。大酌加列。或哭。或笑。狀至無常。因復進酌。酌已。復哭。復笑。嗣乃笑多而哭少。初但憤恨校長。今則以調諷之語譏校長。語人曰。彼之令我下獄。着白衣。但興到語此。孰則不能言此。吾今亦曰。將下彼獄。白彼衣。以暢吾觀。且彼言何與我事。付之長笑足矣。鬱怒既平。復以甘言撫耐兒曰。後此憶及校長之言。但作狂嘯。以自遣。此時斜陽未匿。加列之怒已消。而耐兒身蒙重辱。如何能忍。此夜老人果出。耐兒已料及之。至於夜午始歸。耐兒既悲且懼。逐寸數彼鐘杪。以待老人之歸。老人既歸。盜囊已空。狀至頹喪。然嗜賭之心益濃。迨歸寢時。老人忽曰。耐兒。我必欲錢。汝但借吾錢。吾將倍息還汝。今日汝所藏儲。務以予我。此非吾用。特爲爾用。吾所行均爲爾耳。此時耐兒無術。遂予之。不予。患其行竊。則爲事更無可收拾。且不予以錢。勢必行竊。徑予以資。實滋之毒。於是逐日予錢。耐兒爲之隱憂。既歸而憂乃加甚。耐兒顏色亦因而銳減。凡舊時憂患。一一來復。長日既極。搗灸夜中。尤形忐忑。仍時時憶及愛德娃。不已。身與愛德娃。不

過匆匆一面。情感直同夙契。自念吾果有良友如是者。或可訴其心緒。顧若在他人。尙可稍親笑語。今此女則窘若拘囚。何由晤語。私心自念。女果貴人。則校長必不肯。繩至是。吾與把晤。爲期尙近。旣而思之。女果貴人。則意氣之高厲。甯復蠻人可近。去此一二日。暑假之期屆。學生皆歸。聞校長將至倫敦消暑。惟一至倫敦。遂移易無數。中年男子之心。而竟無人語及愛德娃事實。果是人家歸耶。抑仍居學舍。咸不之識。一日黃昏。耐兒獨出散步。過一逆旅之前。適公車止於門外。忽見愛德娃卽車下。迎一少女。其年鬢較耐兒爲少。此少女者。愛德娃同懷之女弟。亦寄養於人家。愛德娃竭其私積之資。寓書其戚。請其妹來此相見。耐兒見二人相見悲哭。心爲之裂。此二人旣相見。遂去人羣。至於幽僻之地。復相抱而哭。旁觀者見愛德娃寒素。且其妹至少。獨坐公車頂上而來。足見其家之貧罄矣。已而悲止。二人扶攜而行。旣過耐兒之前。聞少女謂愛德娃曰。姊乍言處此間樂。果云樂耶。愛德娃曰。以見狀言之。殊樂。少女曰。姊常常樂如今日耶。復曰。聞吾言後。胡爲竟迴其面。耐兒不期躡足隨之。見

此二人入一貧人家。似已賃一臥所。以居其妹。謂之曰。吾每日侵晨。必來視爾。妹曰。夜中胡以弗臨同寢。得毋堂中不令夜出。語至此。天已垂暮。耐兒遂歸。是夜耐兒縱哭達曉。心中自念。彼兄弟固可同行。然弗久亦終別離。後此知二人必相聚首。則遙遙隨步其人。竊聞其談心之樂。彼立亦立。彼行亦行。雖遠躡其蹤。已似結爲伴侶。大抵二人於午後必徘徊河次。故耐兒亦必至是間。彼此同爲無告之人。雖未經此。二女許爲同心。然觀其怡怡之狀。已足自釋其客中幽恨。一日耐兒歸寓。見加列方令人署告白。言此蠟人更留一日。卽將遷徙。耐兒驚曰。然則明日遷矣。加列曰。否。此幻術也。復出一告白曰。吾本欲行。以多人留挽。今當更續一禮拜之歡。今學堂已散。學城中貴人亦臨蒞垂徧。茲當以術愚此下等之社會。明日日中。加列距門而坐。旁列蠟象。大門洞開。以徠觀者。然鎮人亦頗好事。顧愛惜此六辨士。則怏怏不卽入。乃聚於門外。但觀旁立之象。且聞琴聲。並讀所榜之單。蓋此等人均爲加列招攬門外之貿易。而門中則少窺足。竟至擁塞其門。有同戰事之封港。且彼此互換其班。長日。

弗散。顧觀者如是之夥。而加列之內帑。一無所增。此時加列復以智術誘觀者。門外女冠之象。本藏機槩。加列令啟其鑰。於是蠟人搖首作態。以媚觀者。復令御者屢易其衣作。觀客屢出屢入。盛稱蠟人之妙。延致門外之人入視。加列獨坐櫃上。亦以銀錢作聲。誦言曰。觀此六辨士。諸君勿自貽誤。下禮拜行矣。諸君聽之。此爲加列蠟人戲。爲數百餘年天下第一家。餘戲皆爲非真。諸君勿誤勿誤。

第三十二章

吾書至此。宜追叙律師白拉司矣。蓋當此時。會吾筆適有餘閒。可以展拓剩地。叙此律家讀吾書者趣前。近余將挽君之手。踰過此間。入倫敦觀彼齷齪人醜狀也。迨既至倫敦。卽見有一間沈黑之屋。入門轉小甬道。入此甬道左肘已摩窗門。玻璃積垢轉爲客袖所摩。斗生光亮。窗中懸綠幔。爲年久陽光所蝕。今則下垂如人作惰狀矣。且幔之中懸本欲以界內外。顧已條裂。遂莫盡其畛。隔內外之職分。一望已窺見室中。尤了了可數。實則室中亦無可寓目者。中支風痹之破案。上疊積年之舊牘。以

年久爲屋主人摩挲遂成折角顏色亦漸作黃敗之形案之左近有高櫈數具案上陳破帽之盒中置印泥墨瀋箋素之類鱸邊有帶僅餘柄握不及五寸以外地上氈毼已紛如亂絲惟下釘處尙有殘破數方爲釘所鉗乃百年不曾挾起屋中諸陳設外但有長霉之壞牆及屋角之蛛網而已門有銅牌書白拉司狀師寓銅鑲之上有堅紙繫之上書樓室一區足賃箇人而狀師室中尙有動物二此二物爲吾書中關係之人乃不能不爲讀吾書者詳審告之一爲密斯忒白拉司前此曾叙其人諸君想已把晤其一爲白拉司之鈔胥書記及司度支之大員並顧問之官此外尤有懷讓趨怪之事咸與密謀定策其人則密斯白拉司也其人爲女中之精於法律者天下如此等人類殊非易覩故吾書不能不渲染其列傳以鑿觀者之目密斯之全名曰沙雷白拉司芳齡在三十五六以外玉容則多骨而少肉然至有柄握生平不爲外誘所動雖天生風貌足以力拒浪子之調談然亦足動恆人之畏慄其貌髯其懷兄果使密斯暫時舍其璇閨之嬌範與其懷兄易衣而出則堂堂猛概天然一白

拉司訟師也。其尤類者，密斯人中有絳紅之見象，果易以冠服，遠望之則蓬然一部。美髯矣，實則非髯，不過移上下之睫毛，置之唇際，密斯眼底固無須此，不適用之物。密斯無密斯顏色生，卽灰白，惟鼻端微鬢稍異於顴頰，發聲至威猛，乍聞以後，乃永。不之忘，平日衣綠衣，大類窗間帷幔，然緊傳其軀，密斯謂穠纖不如雅淡，故恆不御領巾，但於髻上加一棕色之網，大類蝙蝠翅上之膜，其加網時不拘一格，此特密斯之外象。若中之所蘊，則大有幹略，以自少爲法律專家，宜其長成以名法自任。蓋密斯之法律，不於公道上推尋，但從竅竇中覓其利藪，事事皆弗託空言，徵諸實踐。凡印板文字，下筆膽補一無遺漏，卽鈔寫文字，亦整整可觀，其最奇者，沙雷負爾許幹才，迨及四十之年，仍爲處子，不審沙雷心堅如鐵，拒絕情人，耶抑求婚之人，防彼律家未敢求繫，耶綜言之，沙雷蓋孤芳自賞，不必以身許人，長日但與其兄對案而坐，同治公牘，一日上午，沙雷方據案，署狀下筆，捷疾似此，被訟之人，屬其深仇，將以鋼尖之筆，猛刺其胸，而密斯忒白拉司方修鵝翅之筆，作箋索資於人，兄弟各有所。

事咸靜默。無言已而。沙雷曰。三昧爾書。竟乎。讀吾書者。須知白拉司本名三百森。一經其妹呼爲三昧。似經閨秀。一稱則音吐倍形。嬌娜白拉司曰。未也。果爾能助我者。吾奚不早畢其事。沙雷曰。汝不言。將倩書記耶。何爲取助於我。白拉司擲筆於几曰。我之決策。行此詎吾夙心。爾擲豎言此何爲者。且恆以是言困我。讀吾書。又當知白拉司。胡以擲豎小人斥此閨秀。蓋沙雷所行事。悉男子之所爲。白拉司久久誤以女弟爲書記也。因以罵詈男子之言斥其妹。沙雷者亦久忘其身爲女子。故見斥亦不之異。猶之常人呼女士爲安琪兒者。白拉司尙曰。汝宵來嘍嘍於此事。今日尙溫其餘。怒此何理耶。此事豈我之過。沙雷微笑曰。果使阿兄於往來之家。人人咸力薦一書記者。試問此間將何地以容。且何以自聊。其生白拉司曰。朋友安能概視試問他人之待我。能盡如圭而伯耶。我今且問爾。凡關垂我家者。何人能如圭而伯。沙雷曰。汝所問者。家產類。圭而伯耶。或風貌。儕於圭而伯。白拉司出其簿目示沙雷曰。汝試觀此中無處非圭而伯矣。圭而伯果曰。吾必以書記屬爾。果勿受者。則交誼立絕。

汝又如何者。沙雷微哂不答。仍俯首而書。白拉司少須復言曰。我知若心矣。汝防書記入此。則染指爲難。此情吾詎弗悉。沙雷曰。幸勿縱肆以撩吾怒。實告汝。此等生事非我。汝亦莫立吾苟。曰。必毋須此書記者。則書記決不能留汝。今可勿嗷嗷矣。白拉司僞爲弗聞。仍自適。已事久乃曰。汝勿暴怒。且少包涵。沙雷曰。吾性如是。孰則能撓。白拉司噤不敢辨。少須沙雷之威亦霽。方兄弟治事時。窗幔忽黑。似有人入。白拉司卽引目外盼。圭而伯已騰身窗間。披其軒而內覷。呼曰。此中有人否。白拉司有餘閒。否。白拉司僞爲歡悅之狀。就軒迎笑曰。公精神乃大佳。圭而伯引其妹曰。此爲吾沙雷乎。彼爲法律中之右臂。爲比微司中童貞之女。白拉司卽曰。公興趣復大佳。圭而伯曰。趣啟爾。爾吾已挾得爾書記來矣。似此等人爲人間不易得之良佐。汝若遲啟其關。則爾鄰毗之律家將挈奪而去。白拉司僞爲迫切之狀。下榻啟關。延圭而伯入。圭而伯所攜之書記。則李卻司威佛拉也。圭而伯入門。卽注目於密司白拉司。卽曰。彼在是耶。此女在理應爲吾偶。但觀此美貌之沙雷。有女人之美。而無女人之荏弱。

嗟夫沙雷。嗟夫沙雷。圭而伯語次。密司白拉司。但報以簡語曰。狂。慝。人。作。何。語。圭而伯曰。汝心之堅剛。乃同爾姓。白拉司西語綱也爾胡爲不更易一姓。鏘此精銅。勿作堅冷之態。亦佳事。密司白拉司笑曰。汝當止口。若大年髻。乃當此少年之前。出話弗檢。至是圭而伯曰。此少年吾知交也。前此家產既碩。後此希望尤巨。惟年少而無檢。遂爾飄泊。竟至寄食爾家。忽逆嗅曰。是何奇馨。所謂奇馨者。不審圭而伯何指。若云沙雷吐氣。若蘭。尙可言也。若以室中生此芳馥。則舍霉溼外。別無餘臭矣。以鄰毗論。均曝舊衣。卽其臭聞之。但有鼠腥而已。司威佛拉聞圭而伯言。亦引鼻而嗅。忽大噓不止。圭而伯曰。吾友司威佛拉者。能種燕麥人也。謂無業蕩人也彼意謂苟得半麪包充腸者。較之無麪包實愈。故託迹爾家。密司忒白拉司聽之。此密司忒司威佛拉。今爲爾家之人矣。白拉司曰。佳哉。密司忒司威佛拉。能得我公爲友。是其生平之際遇。復語司威佛拉曰。汝得公爲友。豈云非幸。司威佛拉亦漫應之。然此時眼光則全注密司白拉司身上。見密司簪筆於耳。搓手徐行情狀。直同男子。圭而伯忽問白拉司曰。今日爲禮

拜一。卽此可以爲爾任事。白拉司曰。聽公教令。圭而伯曰。彼執役是間。密司沙雷尙宜導之以律。後此沙雷卽爲司威佛拉之師友。並其伙伴。白拉司卽貢媚其側曰。公乃善於說詞。似天下語言。一聽公驅遣而出。此才豈復可數。圭而伯曰。後此司威佛拉之侍沙雷。同度時光。有同鐘秒之迅。蓋安樂忘疲矣。沙雷果能啟發司威佛拉之智慧。則兩兩有益。吾無所憾。白拉司曰。聞公雅音。令人忘倦。自慶有福。方能聆公音。吐圭而伯忽四顧曰。司威佛拉蒞此。何者爲彼坐處。白拉司曰。行當至器械肆中。購一舊櫪。以吾初意。不料其用人。故不爲備。顧舊櫪必購。惟上。午吾他出時。客則暫踞。吾位。圭而伯曰。白拉司。汝得閒否。白拉司曰。侍公談論安言。無暇實告公。天下聞密司忒圭而伯雄談。惟有福者當之。恆人安可與此。於是圭而伯遂與沙雷言別。且與司威佛拉點首而出。司威佛拉在靜中觀沙雷。如遇新奇之動物。爲生平所未寓目者。植立不復能動。而沙雷方伏案書。索責之箋。初不引目視。司威佛拉書至價目時。則着力加一辨。士司威佛拉觀其衣服之膩垢。髻飾之離奇。自問胡爲與怪物爲。

偶。幾。疑。身。入。噩。夢。境。中。壓。魔。不。能。自。醒。至。於。半。句。鐘。之。久。始。太。息。去。其。外。套。疊。之。且。疊。且。視。沙。雷。外。套。既。去。裏。衣。則。雙。鈕。直。下。此。衣。本。服。役。水。師。時。所。着。今。以。無。資。之。故。則。託。此。爲。常。服。此。時。遂。至。白。拉。司。坐。處。與。沙。雷。迎。面。張。目。注。視。既。而。注。墨。於。筆。復。時。時。射。其。眼。光。於。沙。雷。久。久。方。斂。束。勿。視。縱。筆。而。書。可。五。六。字。方。更。蘸。墨。即。復。更。視。沙。雷。厥。狀。如。癡。上。視。其。髻。下。視。其。衣。胸。中。呃。逆。欲。噦。然。每。次。蘸。筆。必。每。次。生。疑。以。爲。生。人。無。此。兇。獮。必。且。遇。管。案。上。有。壓。尺。一。方。思。欲。舉。而。擲。之。顧。又。不。敢。則。又。自。轉。其。壓。尺。思。欲。於。無。意。中。取。之。方。欲。擲。時。而。沙。雷。似。有。所。得。意。作。怪。狀。挺。起。伸。頸。揚。頭。乃。醜。變。不。可。狀。司。威。佛。拉。大。怖。卽。以。壓。尺。自。摩。其。鼻。爲。搔。癢。狀。復。徐。置。其。尺。俯。而。作。書。

第三十四章

沙。雷。作。書。可。兩。句。鐘。始。畢。以。筆。尖。餘。墨。自。拭。衣。上。遂。卽。囊。中。出。鐵。煙。壺。傾。鼻。煙。納。之。胡。羊。鼻。孔。中。煙。癮。既。過。卽。取。所。書。者。以。紅。繩。縛。之。脅。之。膊。下。徇。徬。而。出。司。威。佛。拉。大。喜。思。下。座。跳。舞。伸。其。筋。力。方。得。意。時。沙。雷。頭。顛。忽。自。窗。外。伸。入。言。曰。我。且。少。出。司。威。

佛拉曰諾然心中則私祝汝勿趣歸也沙雷復曰果有人來求署狀者汝但曰律師
已行司威佛拉曰諾沙雷曰我須斯卽歸司威佛拉未答迨沙雷旣行則顰蹙曰此
消息頗惡吾祝爾道中遇變或爲車所碾亦佳語後遂倚榻而思旣不自得復起行
行而復坐自言曰我今日爲白拉司書記且爲沙雷書記矣吾思沙雷蓋爲女童復
搖首曰吾旣爲女童書記後此更將何作噫吾知之矣後此當降格爲囚人衣上編
號然後已脚上則帶加戒之寶星也鐺如是者尙爲上流人吾詎能及此嗟夫吾旣淪
胥及此或囚或死聽君所命讀吾書者須知司威佛拉之語語稱君者命也大抵人
到無聊而司命之眞宰必時時棲身承塵之上便於窮人之詰駭少須司威佛拉復
自咎曰佛勒得者吾良友也胡爲慫慂我屈就此席然則佛勒得者奸欺之第一人
吾姑母昨以書來言遺囑已改不復予我此則奸欺之第二人此外無資無可賒貸
人物而居停主人復驅迫遷居此三物則欺我之第三第四第五也諸君聽之以一
身支羣邪吾尙足自由耶凡人爲命運所撻而仆非司命眞宰相扶攜者胡能自立

今吾司命者命吾蒞此吾尙能耐復仰面謂承塵曰爾我相約至是吾尙能忍第汝不當厭惡於是掃蕩憂煩起而爲樂乃四顧斗室見帽合中積貯遂一一發視又盡發積案觀之以白拉司案上小刃卽刻己之姓名於案上凡此似書記先生蒞任時一切應行之儀注最後乃啟軒窗正面市上有童子肩啤酒而過司威佛拉飲旣卽予以資冀留爲下此之賒貸於是陸續有三數小兒至門傳主人語來訊事宜司威佛拉竟從容發落而去似深悉此中情弊者事已復登榻以鉛筆爲沙雷作小象且畫且喻唇作響其狀至適方其畫時門外似有車至旋聞叩關之聲司威佛拉自念屋固無人然啟閉非書記職也故亦弗起司威佛拉初意屋中舍己一身外無人也然固有人在疾出啟關但聞有人猛蹴梯級登樓司威佛拉復念是中更有一龍耶正凝思時卽聞以指叩扉聲司威佛拉曰勿拘拘於禮節趣進此門果人咸以禮自域者吾囚拘於此矣忽見有短小之人當門言曰請君登樓引賃樓者相吾樓司威佛拉引領出案外見一小女衣破衣履拖履衣博如裹其身司威佛拉曰汝何人

者。小女曰。請君趣登。引客相吾樓。小女語時。頗簡當。似在搖牀中。已習爲傭。故出口成章。如是。司威佛拉曰。我弗司是事實樓者。且俟主人歸時。再煩下。枉女傭曰。此非兒戲事。一禮拜中。得十八先零。詎可中廢。幸先生登樓。且供彼饗飧。凡擦鞢澣衣。值尙在外。冬間。鱸炭日十八辨。士司威佛拉曰。汝盡知。胡不一告客。以狀。女傭曰。密司沙雷。以我小。或不便客。客咸鞅鞅去。故必須君耳。司威佛拉曰。汝第一日。固避客。更一日。客必見。汝果以汝爲小。不任事者。奈何。小女傭曰。今日幸不見我。然已得半月之值。且客之寓此。家具旣部署。卽不特意。一女傭亦無遽遷之理。司威佛拉起立曰。茲事乃大奇。汝居此。執何役。能行庖耶。小女傭曰。易治者。咸能治之。更供趨走。凡屋中執役。均我一人。司威佛拉曰。我在此。或別有任使。不專書記也。此時絮絮問不已。小女傭曰。請君趣行。時樓上革鞢蹴踏聲甚。咆勃。司威佛拉左右均珥一筆。餘一枝。則脚之口中。趣登面客。見客非咆勃者。蓋客擡一巨籠。客引之。御者承之。梯狹。箱巨。故隆隆作聲。非客怒也。此時梯爲籠塞。司威佛拉步隨其後。言曰。客乃太暴。幾壞

吾屋。客弗答。巨麓既升。客踞麓坐。以巾拭其額汗。客既以力運麓。且衣冬衣。汗暴出。司威佛拉既入。去其所啣之筆。曰。先生得毋質吾樓。吾樓殊佳。開窗可以望見。久乃不能續。其下徐曰。可以望見市上。又曰。趣行數步。即可至。既又不能續。其下徐曰。可以至巷端。此間有郵者。甚和藹。可任。凡應手之需。匪不如志。客曰。屋值如何。司威佛拉曰。一禮拜一鎊也。客曰。可。司威佛拉曰。澣衣擦靴。不在此數。冬間之火。語未竟。客曰。悉如爾言。吾不之較。司威佛拉曰。客果當意。宜預付二禮拜之值。客曰。我意將居此。二年二禮拜。何爲者。今先付十鎊。司威佛拉踈踏曰。吾非屋之居。停主人。且不姓。白拉司。客曰。我亦非姓。白拉司。誰則稱爾爲白拉司者。司威佛拉曰。居停姓白拉司耳。客曰。業律而姓。此名稱其實矣。御者且下。謂司威佛拉曰。足下亦自適已事。勿久溷此。司威佛拉私念。客胡躡暴至此。因注目視客。如視沙雷。方司威佛拉視時。客若無見。先去其衣。並其革靴。置於麓上。閉窗下帷。偃然已臥。司威佛拉尙立。未去。客牽帷言曰。足下趣行。我倦欲眠。非有宣喚。勿聽餘人入。此鈔票且歸汝。語已。鑰其戶。

縮首入帷。軒聲作矣。司威佛拉執鈔而下。自語曰。此屋乃妖異。無倫女童。以雌代雄。三尺之廚娘。則出自地底。生客弗面。主人竟爾晝寢。吾今居此。殆運命使然。胡涉吾事也。

第三十五章

白拉司既歸。聞司威佛拉言。則大悅。而尤注意者。則十鎊之鈔票。反覆披讀。果國家銀行所發者。於是顏色益藹然。可親。微語司威佛拉曰。足下於第一日。卽成此奇功。後來甯復足量。今但問足下所嗜何酒。白拉司者。生平所佩之格言。則曰。凡稱人之善。皆惠而不費者也。平日接物。均得此祕。故時時溫習。故藝未嘗去口。匪特口技。卽周身骨節。咸能貢詔。惟眉宇神情。不類耳。以白拉司之面目力量。能拒人於千里之外。惡能附以油滑之面具。令人生其悅。豫此蓋蒼蒼者。示人以海上天然之燈塔。勿貪於是處。停舟將觸而碎。其舟者。方白拉司盛稱書記時。沙雷意頗弗悅。以平日卽法律推求。以圖人便益爲宗旨。此時頗怪司威佛拉賤賃其產。沙雷意客慷慨宜昂。

其屋值至三數倍以外。法宜覷客之緩急。定屋值之多寡。顧司威佛拉之爲人。初不以白拉司之譽己爲榮。亦不以沙雷不稱意爲辱。蓋一生均付之命。故渾渾噩噩。靡所可否。明日司威佛拉至而治事。時白拉司笑悅相接曰。吾妹沙雷爲君已購得一榻。沙雷者善於鑿物。汝試觀此榻。不猶新造耶。司威佛拉曰。以榻之情性度之。或剛強不屈。然外狀似癱也。白拉司曰。此固不鑿於目。尙足宜人之譽。此榻在醫院對門。暴之日中。可兩閱月爲炎威所蝕。故形衰憊之狀。然坐之則甚宜人。司威佛拉踞時。忽曰。此榻中一股獨長於他股。何也。白拉司曰。此吾所以稱沙雷也。榻股少長。詎非多得木頭一寸耶。沙雷忽怒曰。汝輩。嗚呼。何爲者。聒吾耳。將不能治事。奈何。白拉司曰。汝性乃獷厲。無倫有時。汝但談談不復治事。有時但治事。即不許人談談。令人胡從摸捉。沙雷曰。今日適欲臨池。故不令若擾擾。即指司威佛拉曰。招彼何爲。胡不令之少治事。詎坐食耶。白拉司思欲重報之。顧知不敵。則亦容忍。而口中則自言曰。野蠻宜死。初非明斥沙雷。於是衆皆治事。司威佛拉倦而假寐。閉目作書數行。乃不辨。

作何書也。已而沙雷置筆。出白鐵煙壺。張鼻猛吸。厥聲甚巨。司威佛拉。憐中忽聞。沙雷斥言曰。茲事均司威佛拉壞之。司威佛拉不聞其已上之言。但聞是語。卽起曰。我何罪者。沙雷曰。昨日來客。至是尙未醒屋中。初無聲響。何也。司威佛拉曰。彼既予我十鎊。當儘此十鎊之值。聽彼沈酣。沙雷曰。吾防其不起。白拉司曰。此事亦滋重要。密司忒李卻汝試思。來客果自盡於樓心。及他暴病不測。事法當如何。茲事當須爾爲左證。此十鎊之金。蓋預賃二年之屋值。其餘未之付也。以吾思之。足下當署入日記中。俟異日臨質時。出此爲驗。司威佛拉果覓得巨幅之紙。卽邊幅上書此事。白拉司曰。吾事務從慎密。中圖之。世風不古。動致乖舛。令人思及老成。且此客曾告爾。既而曰。今且少須待爾書成時。更語以此。司威佛拉書竟。付白拉司。白拉司讀時。甚稱賞。遂曰。客曾對爾何言。司威佛拉曰。未也。白拉司凝神正氣。言曰。客果無他語耶。司威佛拉曰。都無半字。貽我。白拉司曰。汝更澄心思之。以我律法家宜問。此在勢宜引逗爾。以機緒。顧乃背吾律例。故不敢言。但問爾。此客以昨日來所挾。蓋一巨籠之產。

彼所對爾言者。是否。即在記中。沙雷知旨。卽曰。汝言太顛。預彼新來客。安能洞悉。玄妙。司威佛拉視其兄妹。久乃言曰。客固無語。白拉司笑曰。汝胡昏憤。至此客曾語及此。巨籠乎。茲語汝當領悟。沙雷曰。必如此發問。方清醒。白拉司復曰。譬如一語客曾否。復易其辭曰。此非我詔。汝特吾提撕爾之記性。譬如客曾否。對爾言在倫敦中。爲孤客賃宅時。初無中保。此事在例。爲居停者。宜得中保。旣無中保。則保證卽在此。巨籠脫有不測。則罄籠付居停。爲籌其棺殮事。無惜語至此。貌益加親。語益加密。卽曰。此時爾可對官。自承爲主人。擔任是事。司威佛拉沈吟曰。客無是言。吾亦無是言也。白拉司曰。吾觀子於律師一道。悉門外漢。言無益於實學。沙雷曰。似此憤憤。雖千年執業。亦無竿頭之進。於是兄妹寂寂。各有所念。咸出鼻煙。壅塞之鼻孔。中靜坐。弗樂直。至於三句鐘。司威佛拉宜歸家。而飯。至於五點。始至酒氣及櫛櫞之臭。撲入。白拉司卽曰。此時客尙未起。吾以多方。竟莫致之醒。汝今何術者。司威佛拉曰。以我之計。必待先生濃睡。酣後再趣起之。白拉司曰。彼睡已二十六句鐘矣。吾叩扉及移。

置物事以驚擾。且令小女傭故跌以駭其寐。客咸若無聞。司威佛拉曰：吾意以梯緣窗入視。或可得狀。白拉司曰：以梯則必臨衢。入視爲鄰毗所見者。動致驚怪。司威佛拉曰：以我思之。必自煙鹵入。白拉司曰：爲法良佳。孰則任此。此事當無人任。司威佛拉初意本欲沙雷行之。顧不敢明指。沙雷白拉司曰：以我思之。三人同登。先行和平之法。至於不驗。則更出其激烈者。司威佛拉亦以爲然。左把長股之榻。右執壓尺。用爲兵械。沙雷先以鈴就門搖之。久乃無聲。白拉司自鑰竇內覷。卽曰：吾見其鞞矣。他物無覷。但見睡幔。顧司威佛拉曰：李卻。汝觀其人多力否。司威佛拉曰：偉丈夫也。白拉司曰：吾苟擾清夢。果起而攢我者。胡以抵禦其人。汝今勿沮來路。以備吾遜。吾力不能勝彼。實則吾爲居停主人。斷無以客攢主者。吾亦無懼。乃卽鑰竇中力呼其醒。方白拉司呼時。而沙雷仍搖鈴弗止。司威佛拉置榻門次。揉升其上。思室中人果突怒而出者。則當戶者當受撲禍。或不卽及我。旣登。遂以壓尺力叩其扉。自謂身據形勝。可以制敵。而壓尺之聲。乃直遏白拉司之呼聲。及沙雷之鈴聲。而過小女傭則伏。

於梯級之下。苟聞鬪狠者。卽力奔避。時壓尺之聲。如巨霆。小女傭掩耳以避。其震忽聞寢門大闢。小女傭卽逃。煤屯之下。沙雷直奔。下樓避於臥房。白拉司則奔出巷外。迨遠迴顧。不見追者。始僞爲整暇。以脣噫氣。納手於衣囊。徐步而歸。司威佛拉堅倚壁間。不敢下。見此客突出。向梯下肆詈。二手執巨鞞。意見人者。卽以鞞擲之。顧乃無見。則復肆詈。忽爾仰面。見司威佛拉倚牆而立。戰慄無人色。則大怒。仰指曰。汝耶。司威佛拉曰。我非正兇。手中則弄其壓尺。意若相偈者。則已。夙備其兵械。足以應敵。客曰。汝何爲擾我清夢。司威佛拉曰。汝爲上等社會人。詎有一睡。至於二十六句鐘。弗醒者。居停主人固良善之人。客睡如僵。試問爲居停者。安能勿懼。既懼。又安能勿擾客。以睡貽人重憂。此眚胡能自釋。客曰。不貽爾憂。固也。試問擾人睡夢者。其眚何如。司威佛拉曰。我意固佳。客若更作此睡法者。恐公家之人。將入爾於窰窰。吾及居停主人。初以客爲死也。此時始徐徐下。櫬言曰。實告君。君以孤客。奈何作二人之寢息。在法當倍付我。以屋值。客大怒曰。確乎。司威佛拉初亦震懼。既而自思。吾有命在何。

畏強禦。卽答曰。然。凡一榻之供。僅許一人。作竟夕之寐。今旣并二人之睡力。則值亦當倍。客聞言。不怒而笑。司威佛拉。混沌未鑿人也。客笑。則亦大笑。時客自狂睡中。斗醒。睡巾已斜。露其半禿之顛。益以嬉笑。其狀乃如俳優。司威佛拉。素與浪子相處。卽作和悅之聲曰。客睡甘乎。後此願勿如是。客忽招手曰。汝巨膽之盜。且隨我入室。司威佛拉。見客作鬻容。則亦放膽隨之入室。然尙堅執其械。以備非常。旣進門。客卽立鑰其扉。司威佛拉。自念我幸挾械而前。卽亦無懼。顧客意乃無他。但曰。汝能飲乎。司威佛拉曰。吾渴。適解果便於取攜者。更進數觴。亦非忤語。後客開巨籠。出大銅鑪。磨拭光潔。鑿人。爇火於中。四圍皆設坎。可以煮酒及他物。置火酒其中。以火爇之。少須發視。雞子咖啡及酒。一時皆熟。出酒曰。此爲名酒。汝以水調之。司威佛拉飲酒時。傍睨此鑪。以爲凡百皆宜。然則此巨籠中。直攜得家具來矣。少須。客曰。居停爲狀師乎。司威佛拉飲酒曰。然。客曰。女子爲居停何人。司威佛拉曰。龍也。客閱歷久。蓋見慣此。願預人。乃一不之異。卽曰。妻乎。抑女兄弟也。司威佛拉曰。妹耳。客曰。兄弟尙有分爨。

之時。吾實告汝。吾之居此。意在自適其適。不與居停事。卽出入亦由我。必勿令人來強與我事。亦不能竊偵吾隱。天下竊偵之人。惟女傭爲最。此間僅得一傭乎。司威佛拉曰。但有小女傭執爨。別無他人。客曰。女傭年小。於吾尤適。司威佛拉立覆其杯。客曰。爲我告居停。須體會吾所好尙。果時來見擾者。吾必移家。卽欲根究吾來處。亦與之絕。凡事須預言其可否。勿致臨時張皇。行再相見。遂啟關送客。司威佛拉旣出。復曰。吾尙有言煩瀆。請問客之姓名。客曰。何姓名之問。司威佛拉曰。譬如有人奉訪。並家書至者。吾何由知其爲君。客曰。我乃無姓。司威佛拉曰。果有奉訪者。客果無名。吾何由答之。客曰。必無人見枉。司威佛拉曰。旣無姓名。脫後來有不虞之禍。我家亦不能爲客任拯援之事。客怒曰。我嚮不取助於人。語時聲色皆厲。司威佛拉聳然遽下。而樓扉卽礮然闐。白拉司及沙雷。方於二人駁詰。竊聽於門次。爭窺鑰竇。不敢發聲。但以指互搯。而室中之語。乃一無所聞。迨司威佛拉將出。二人奔越而下。窮詰司威佛拉以客之所言。司威佛拉旣述客語。且僞造多詞。謂此巨籠中舉天下可用可食。

之物一一悉納其內。以我卜之中甚詭祕。凡有所求應心而得。所用罏尤爲妖異。行炙六鎊重之牛肉。但二分半鐘已熟。徹中邊其得沸瀋。但一合睫間已泡。泡然烈氣騰上矣。以我思之。此客殆術士亦精於丹經者。似此等人居君家。則人人將造訪其人。君之聲譽亦將暴長。惟飲酒事則不敢質言。以來時已醉。更敝飲酒事。白拉司將議其誑矣。

第三十六章

客在居停家。凡數禮拜之久。長日閉門。初不與白拉司兄妹相見。凡主客通問。均恃一司威佛拉。而客尤落落。凡有所欲。均先予資。且靜坐樓中。一無聲響。白拉司大悅。以重客之故。亦推重司威佛拉。謂他人均無能近。惟此書記。能面此奇詭之客。然司威佛拉之面客。客亦偃蹇不甚爲禮。晤面但作簡語。而司威佛拉之面白拉司。則謬述客言。謂司威佛拉。汝信人也。樓居百事咸需汝。吾至重爾之爲人。且爲吾友。百事皆仰助於汝矣。白拉司兄妹。以不能見客。但託司威佛拉傳言。則不能不加傾信。當

客之但與司威佛拉言。白拉司已推重如山。而尤有一事。能使司威佛拉。可以見禮於白拉司。此時沙雷已漸漸親暱白拉司。讀吾書者。汝慎勿謂老夫敍錄至此。將以沙雷與白拉司有情愛之事。汝大誤矣。雖沙雷風致如仙。足令人愛然。沙雷生平初無情根萌芽於其胸際。此三十六歲之童娃。當其幼時。已力學法律之衣裾。弗釋後。此能亭亭自立。均法律爲之扶提。此女郎當名爲生長法律中。冷如冰雪之美人。剛能步時。卽學游徼之所爲。凡與之同戲者。一不得意。卽作官中捉人之狀。禽而寘之別所。謂爲沙雷之刑獄。少小所玩弄之木偶。人則構小屋以置之。又時時籍其家產。登之簿籍。如是作戲。沙雷之父。生時至以爲適。以父亦律家。故深喜其女之所爲。翁有外號曰老狐魅。以衆服其聰明。尊以是稱。翁臨死時。自云生平遺憾。實憾其愛女不能與法律之科爲博士。此足憾也。遂命其子白拉司曰。若女弟後此足爲爾助。迨老人物化後。沙雷果贊助其兄。爲不嫁亢宗之女。傑沙雷生長律中。則他事亦無能責。以周歷。蓋非法律中奧妙。沙雷均弗置念。天下閩秀。旣游心於名法之學。則閩人。

所操之業何從責備其劣沙雷之學問蓋屬於丈夫轟烈之所爲及五刑之義例然則法律者沙雷之保姆耳常人言童子曲股扇耳張鼻之病均責在保姆果如是者沙雷之心術陰毒左計理當專罪法律之不善爲保傅不能罪沙雷也司威佛拉既稔沙雷則時時爲眩人之戲雜唱村歌以媚沙雷且以一手上下承擲三橘或用長股之榻企其一股坐之類上久久不墜凡百奏技均爲沙雷所未屬目前此司威佛拉特獨居用此消遣一日適爲沙雷所見則大異謂但勿隱吾在此鑒爾爾縱爲之司威大悅後此乃公然奏技於法律之家於是二人之交誼遂密司威佛拉亦卽以白拉司之處沙雷者處之視爲同業之書記時時得酒竊飲沙雷沙雷亦慨然就飲凡司威佛拉不欲書者推以授沙雷沙雷亦如其所請帖耳書之旣訖則猛拊其背言曰良友厚我哉沙雷亦大悅不以爲侮此時司威佛拉百凡皆愜其不愜者特謂此小女傭胡以長處地窖乃不時覩其風範旣不入戶亦不出門身上所著衣終年不澣且無他裳以易而沙雷亦不語及其人一日司威佛拉與沙雷同坐司威佛拉

則注目沙雷。相其怪狀。自念我若叩此女童。問彼女傭蹤跡。則必不吾告。卽問之。將生疑而絕交。而又自疑曰。吾呼彼爲童。彼果童耶。抑爲鮫人。然以狀卜之。大類鱗族。惟聞鮫人喜鏡。彼乃不然。又云。鮫人善治髮。彼則長日蓬蓬。然則決非鮫人。其仍童乎。忽沙雷書已。自拭其餘墨於衣底。昂然遂行。司威佛拉作嫚語曰。老兒安往。童曰。往就餐耳。司威佛拉自念彼固就餐。此小女傭者又何如。沙雷曰。三昧。今日不歸。汝且少待。吾卽出矣。司威佛拉諾。然傾耳內聽。自念果能探索女傭消息。及沙雷之何以處女傭。吾雖出賞爲賞。亦復無吝。吾母生時。必且好奇。故吾之奇癖。亦正肖母。方凝思間。欲外出少飲。旣出。卽見沙雷之髻網。瞥然已赴地窖。司威佛拉曰。彼下視女傭矣。不乘此竊窺。後且無問。因俯視地窖。見沙雷旣入。乃躡潛隨其後。地窖洞黑。然有小扉。乃自門隙內窺。見沙雷將一槃羊肉。窖旣卑且罌。牆上皆水淋。作溜紋。有儲泔之筩。已漏水沁沁。出飢貓骨。立以口舐。此漏泔罌口本巨。主人患其費煤。則塗而小之。凡百之物。皆加鎖。廚中百無所見。餘物雜陳。雖一飛蠅。亦不能飽。似此窮祕。

之狀。即使一變色。龍至此亦不能螫。卽張吻以吞。而空氣亦穢。不可咽。法惟待死而已。此小女傭立侍沙雷之側。低首鞠躬。狀至怖慄。沙雷曰。汝在此耶。女傭曰。然。沙雷曰。汝遠立勿近吾肉。近且竊取。小女傭遂退立屋隅。沙雷取匙發扃。出冷薯一小碟。寘於案上。令女傭曰。汝享之。又以刃切肉。可兩英寸方。其切時。揚刃作勢。然下時。則又甚微。以銅叉舉其肉。曰。汝見此否。此時匪特見肉。卽使化肉爲秋毫。亦且見之。因答曰。見之。沙雷曰。汝食之。幸勿外出。語人。謂予家不授爾以肉食。女傭一口已立吞其肉。沙雷曰。汝尙嗜此乎。女傭作悲聲曰。足矣。此語蓋法律家應問之詞。亦受令者職所應答之具文也。沙雷遂歸結其證詞。作色語女傭曰。吾授爾肉。爾自云飽。吾更問爾欲乎。爾曰。弗欲。爾識之。更無能怨我。不授爾肉。語已納肉於櫥。嚴扃而鑰之。遂至女傭之旁。鑿其食。此冷薯司威佛拉旁視見沙雷顏色似很很。然不欲其盡。此者其意欲窺取其失。挑爨以擊。培之顧乃無罅。因負手徘徊不能蹈隙。爲女傭罪。旣而不能更忍。疾近拳之。女傭啜泣。然亦不能縱聲而號。沙雷意得卽出鐵壺。取鼻煙塞。

之鼻。竅將出。司威佛拉。卽狂奔出。距故座。

第三十七章

樓居之客。乃抱奇癖。每日必借物而洩。然頗悅木偶人戲。但聞戲木偶人者吹角之聲。無憚遠近。卽睡中亦必奔赴其地。令之至門唱演。因而村衆雜沓。益以羣兒。遂塞滿衢道。客則距樓窗下。瞰而金鼓及呼噪之聲。喧徹四鄰。在恆人演劇。劇罷人散。爲事已訖。而此客旣罷演。則必招邀劇中人。登樓作深談。且以酒飲之。如是雖智極人。天威莫能辨。至於樓居何語著書者。未及與聞。則亦姑置而已。而樓下之情狀。則不能不筆之吾書。以劇者登樓。鼓鉦尙遺樓下。童子以小拳播其鼓。且學木偶人作鳴。鳴聲而好奇之童子。則爭以鼻就玻璃內窺。人人之鼻峯。遂皆扁秃。鑰竇中亦時時露光。則童子眼睛也。果劇中人探首樓窗。則樓下之人卽大聲囂呼。必待劇者下樓。負其戲具。鉦鼓而去。衆始遄歸。故每遇木偶戲。奏技時。而街上人家。遂無甯謐之享。白拉司尤飲恨。至於次骨。而客又揮霍。不敢抗言。峻拒。但以刻覈之術。處置觀者。有

時沃其盥水於外。飛濺人衣。或散小瓦擊觀者頭。顛或微囑御者。驅車過門。時故驚其轡。令馬駭。輿以蕩集觀之人。有人言白拉司既爲律師。胡以不下狀。訟此囂囂之輩。然讀吾書者。當知名醫患。作必不自署。其方牧師勸人行善。已則舍善。弗爲律師。亦每爲己利。亦不忍遽用其辣手。一日下午。白拉司獨坐自言。可二日不聞木偶人戲矣。吾思樓居之客。或厭惡此戲。不欲觀矣。吾惟此客之不適。沙雷曰。客即喜劇。與兄何損。白拉司曰。觀此朽物。往往令人躁怒。沙雷亦怒曰。與爾果何損者。白拉司曰。長日人影塞窗。呼聲徹天。不能構思。而了吾事。吾恨至於切齒。汝弗知乎。卽皇帝之官道。亦爲觀者壅塞。呼聲之巨。吾不知噪者之喉。舌果何物。所鑄冶而成者。司威佛拉曰。噪者之喉。舌。白拉司鑄成耳。也編白拉司竟忘司威佛拉之嘲。諛亦行。言曰。吾思正爾尙言。與我無損耶。正抗辨時。而門外木偶人之戲。已嗚嗚作聲。而至白拉司仰天歎曰。至矣。至矣。而樓上之客。已啓窗下。覩白拉司曰。殃咎臨矣。今使有四馬之廣車。吾亦甘以十八辨士賄之。令衝突觀者。此時復聞嗚嗚之聲。而客已狂奔而下。

尋聲而逐。至於露頂冠。白拉司曰。我但能出而避之。遂挾其筆墨及公文。匆匆自出。且以冠掩其目。至不欲面此儻荒。司威佛拉者。固信命而隨緣者也。彼意謂勿論木偶人戲。可以寓目。即使臨窗間眺較之。閉窗堅坐。或治事者。爲佳。於是又語沙雷。盛道木偶戲之美。且勸沙雷臨觀。乃同至窗下。望外而觀。時見男女雜沓。各距形勝。以待奏技。玻璃雖久。不磨治外。視初不了了。司威佛拉卽奪沙雷髻上之網。擦其玻璃。令表裏通明。擦已付之沙雷。沙雷如故。加之髮上。擦窗甫竟。而客已挾同劇者而前。追逐餘人無數。劇人卽縮首入幔。而幔外之人。則周視觀者。取其牛角吹之。自頤以下。咸張如胖。夫特額骨如恆狀。無復變異。木偶旣出。衆皆寓目。戲罷而萬衆譁論劇文。聲乃震天。在例樓主人必延劇者小飲。時特有侏儒者應召。而樓主人則曰。若二人者咸登。於是侏儒呼幔中人曰。湯美。主人延候汝矣。而幔中人曰。汝告主人。我乃不能詞令。見招何爲者。侏儒曰。彼主人方發酒。盞一登。或可得酒。湯美曰。汝胡不夙言。今胡不行。乃令主人久待。究之。汝輩知禮與否。語已。湯美

此卽前此所敘之人不待侏儒

已疾趨而登。侏儒後隨。湯美既入。客曰。汝奏技良工。汝所嗜何酒。請爾着侏儒鑰吾扉。湯美卽斥侏儒曰。汝勝閉關之役。尙待吾輩教。勅侏儒曰。似爾狂悖。幸是間無牛。栖不爾。牛乳將因爾而醉。客指二榻示意令坐。二人相視頗踈踏。始如主人所指者。歸座。堅執其冠。似防人見。掠主人傾酒二鐘。分授二人。言曰。我觀爾輩。咸有風塵之色。意常奔走於外。侏儒瑟縮對曰。然。湯美則垂首歎息。聳肩示其任重之狀。尙謂小戲。臺常在背中也。主人曰。所嚮何地。是必多赴墟場及會所耳。侏儒曰。然。吾輩足跡幾遍英倫西部矣。客曰。余於君輩業中人。凡東南及北部。把晤已稔。特君西部之人。未之見耳。侏儒曰。吾輩於夏中輒西趨。春夏之交。則遊倫敦之東隅。嗟夫先生。西方值雨。直屬泥行。至不能得一辨士。苦哉吾業也。客曰。君輩如是之勞。更宜以杯酒勞君。遂復傾酒於觴。以進。湯美聞主人欲爲斟酒。則自引其杯。在侏儒之前。抑令侏儒之杯不聽進。言曰。吾行道辛楚。較侏儒爲劇。顧乃弗怨。而吾伴則時時作幽鬱不聊狀。吾偶弗適。則吾伴卽立斥我。侏儒曰。湯美者亦善人。惟長年不肯張目。且嗜睡。因

謂湯美曰。爾前此在賽馬場中事。猶憶之耶。湯美大怒曰。爾今仍嘔擦。吾怒耶。吾自有已事。安能恣吾目光洞矚。至細小之物。至於二十餘所。汝言吾力不能及。彼老叟及女娃。然爾亦同行何爲。直縱之去。汝苟以此事責我者。汝當自責。方二人紛辯。間客無言互視。此二人迨侏儒斥湯美嗜睡時。客頗動容。及聞叟娃事。客至於不能自忍。卽曰。二君者正爲我所欲見之人。久欲尋君。僅乃得之。汝言叟及僮娃。今安在者。侏儒沈吟以目視湯美。不卽答。客曰。汝第言之。當有美酬。汝言當日觀賽馬時。舍爾而去。汝能否告我。以後來之事蹟爲我覓得是人否。侏儒向湯美曰。吾不告爾乎。是二人者。後此必有人尋跡其人。確矣。湯美曰。吾亦曾言此僮娃者爲吾生平所不經見之麗人。吾亦曾言愛之重之。今茲耳際尙髣髴留此僮娃言。湯美者吾良友也。語時淚痕幾滿其頰。又言湯美眞吾友。吾友非侏儒也。侏儒亦善待我。然湯美之好我。良於心未良於口。語時以手近鼻且累搖其首。作悲梗狀。客頓足曰。吾幸逢爾二人。願乃一言不能揭其底蘊。早審其如此。不如不得。朕兆於心尙有所冀。今旣得影。

響而仍無憑準。則此心不其灰耶。侏儒曰：先生勿趣趣。吾有友人曰及雷。復曰：湯美汝憶及雷乎。湯美愀然曰：汝勿敘及及雷。吾方思此可愛之僮娃。尙何及雷之憶。女恆對余言。湯美實爲吾友。義心而仁術。時時貢其誠款。令我破顏。且言吾初非恨懟侏儒。但以熱腸言之。仁愛良不如湯美。一日呼我爲湯美爸爸。吾幾樂而鎔化其軀。幹侏儒見湯美作如是語。則不與之言。謂客曰：及雷者。飼狗爲戲。曾語我謂此二人今已與爲蠟人戲者。爲伍。吾以萍水之誼。聞亦旋忘。今聞主人欲得是人。吾尙足効力。客曰：及雷者在是乎。請足下脫口語我。勿遲遲。侏儒曰：計程今日必未到。明日定可得。彼與我同寓者也。客曰：明日與之同賁。明日每人予一金鎊。果此二人後來得諸爾二人之手者。償爾當數十倍於今日。爾不特爲我之故。當心卽自爲謀。亦勿怠勿怠。且以爾寓示我。爾趣行尋及雷也。侏儒遂書其寓名與客。欣悅下樓。門外之人亦散。客焦悚異常。徘徊於樓上。可二句鐘之久。

第三十八章

吾書今當迴敘克忒矣。前云克忒出否入泰。特未爲渲染。但寥寥數筆而已。須知克忒者。吾書中重要人也。法宜細疏。其人爲讀者觀之。當前十五章敘克忒時。吾書別敘他事。而克忒在吾閒筆中。已與主人主婦。女傭車馬。親稔無倫。其視主人之家。直同己家。雖然。讀者勿謂克忒視主人之家。猶家竟忘其老母。穉弟矣。不知天下快意時。用筆反汗已無及。但能作補義耳。果讀者以爲克忒之事。主人食美而居安。竟忘此斗室中老母。悲酸穉弟。匍匐無人顧恤。則讀者爲蟻克忒矣。實則天下人戀母。憐弟之心。孰如克忒熱者。克忒每治事。竟則與女傭巴爾巴拉談其穉弟。雅各及乳抱之弟。竟大類慈父之憐其少子。及稱道其母。幾謂天下之賢母。並無一人能及其母者。更述其斗室中之和藹歡樂。又天下安貧之家。又爲人間第一者。吾着筆至此。頗喫緊。然亦不能不稍施閒筆。爲諸君一泛論。須知天下眞有家庭之樂。無過窮人。若富貴人之戀家。多半爲鱸治之金錢。由是中長其情愛。若窮人之戀家。則實由上帝加以璽書。與有生俱來者。至於貴伐豪宗。初亦喜悅其連苑之高樓第。愛其先疇。卽

用爲驕人之物。矜彼豪具。若窮人之居室。多半賃諸居停。前者不知誰氏。而亦不能自保。其明日之不轉徙。願戀家之心。乃並其根株。而皆戀之。蓋窮人家庭中。崇奉之神。明均骨肉。鑄成其中。不雜以金銀之氣。旣寡先疇。但餘摯愛之所。寓不關衣敝食粗也。讀書聽之。戀家卽愛國之權輿。試問天步艱難時。執養尊處優。及食窮居賤者。相較中。與之業。願皆得諸故家子弟者耶。此等議論。過高。克忒胸中。安得有此。克忒但知己家貧也。主人之家。與之相懸者。不止倍蓰。然克忒無論身居何地。但覺板扉圭竇。爲吾老母穉弟之所。憑依是吾家。此非吾家特主人家耳。每遇小主人。賞貸數錢。則必恭謹。疊牋作方勝形。以錢寄諸其母。有時主人遣之外。出苟去家。微近必折而朝。母此時。母子四人。樂不可仰。而懷抱之兒。見克忒歸。則張手亂招。發聲啞啞。而叫鄰毗。亦咸來奉賀。且稱其能。克忒亦張王其主人所有。用示鄰媪。媪愕然。幾謂天下之無盡藏。悉在此主人家矣。克忒之居主人家。上下匪不悅懌。其尤與克忒親者。則此跡弛之劣馬。此馬之劣。爲畜中神品。殆入克忒之手。則備極調良。偶易一人。則

蹄躑較前爲倍。然雖經克忒撫馴。猶時縱其劣性。主母則懾懼。不可狀。克忒言此馬無他。但好與人戲。初非劣也。彼不能言。示此與主母親暱。密昔司加蘭得聞克忒言。則恍然大悟。謂道中欲故翻其車。直見愛之深。故成此狀。不足責也。克忒不特善於調馬。且工樹藝。小主人每出。必挾與俱。不能一日去側。律師威塞登先生亦惠顧克忒。見面亦略與點首。書記卻克司登亦言。吾時加禮於克忒。一日侵晨。克忒以車送小主人至律師家。御其空車。且歸。書記忽奔出呼曰。孺子止。主人傳喚孺子矣。克忒曰。吾小主人遺物宣索耶。書記曰。勿言。入且得旨。復曰。止。此馬果屬我。當立斬之。克忒曰。君勿罵詈。彼性至暴。不任詈也。復曰。勿引其耳。彼至弗欲。書記不悅曰。汝進。克忒曰。君爲我少視此車。遂入謁。先刷其履上之泥。始輕叩律師之扉。律師啟關曰。克忒。汝進。屋中有胖人言曰。卽此僮耶。律師曰。然。彼與密司忒加蘭得初次相見。卽在吾家。此童子儘足依賴。無言不信。遂對胖人曰。吾爲君介紹。見此孺子之主人愛伯爾。卽吾及門弟子也。胖人遂與愛伯爾接手曰。君之廝走某。愛伯爾亦曰。先生

之廝走某。聞先生欲以德音詔示吾之廝僕。胖人曰：然。君或許我冒昧。愛伯爾曰：此奚不可。律師遂及愛伯爾且外出。胖人曰：吾事非祕。所欲聞者。此人曾在一骨董家爲役是耶。是人爲鄙人關係之人。甚欲聞其蹤跡所在。且鄙人去家久。星移物換。遂致儀節生疏。果有悖禮之處。幸諸公恕我弗敏。律師及愛伯爾曰：客言逾重。胖人曰：吾在骨董家故宅詢訪。咸言此僮曾供役彼家。故造問其母。母言必造此見訪。或得迹兆。故今日冒昧奉干。律師曰：貴客過臨。爲蓬華光。奚言冒昧。胖人曰：先生所言。乃多儀節。吾初以爲先生衷懷坦坦。故以直率奉白。今爾我相感以誠。洞洞屬屬。無爲也。律師無言。徵欬曰：君言至真率。胖人曰：鄙人行事。亦大類此。以鄙人遊食於外久。至故鄉儀節。一一忘之。意態間竟成爲莽男子。果是問真率者稀。則望其以真率行事者。乃益稀矣。先生果罪我。言語突兀者。則鄙人將於事上爲先生効以圖補救。律師聞言大慚。克忒則自思。是人與律師言且爾。其待我當何如。顧此人之視克忒。乃頓齎其威。言曰：孺子。余尋迹爾之舊主。初非仇讐。吾意蓋欲恢其舊業。復顧律師及

愛伯爾曰。骨董家之如是收場。吾乃弗料。以爲可以團聚。不圖事勢遷變。至是室墟人遠。令人增無盡感傷。偵問均窮。愈卽愈昧。鄙人初不敢以此事宣暴諸人者。恐愈致驚鴻之遠逸。今諸君能助我覓得此人。鄙人萬萬不吝厚酬。嗟夫。果得其人。僕當釋其重負。律師者亦善人。聞客言。亦曰。果得得當以報。亦吾心之所甘。其人復進克忒。至於膝前。逐一詢問。克忒遂歷言主人夜中輒出。凌晨始反。耐兒獨當門戶。後此主而伯盡取其產。老少二人不言而出。此屋且出賃。門外有小告白。言欲得是屋。可語律師白拉司。胖人曰。吾今方居白拉司家。威塞登愕然曰。先生居白拉司家耶。胖人曰。然。吾之遷居彼家。卽爲告白而往。且欲卽彼中偵取二人消息。適先生作愕貽狀。殆謂其人非良耶。威塞登失笑。答曰。是人操行。言者頗有同異。胖人曰。勿疑。但堅信爲非良可爾。雖然。吾尙有祕密語語先生。威塞登遂入複室商略。可一刻鐘之久。復及客座。謂克忒曰。吾勿滯汝晷刻。賜以半鎊金錢令行。且曰。適所言者。舍爾主人主母外。勿更語一人。克忒沈吟曰。吾母至欲聞。胖人曰。若母何聞。克忒曰。吾母至欲

聞密斯耐兒迹。兆。胖人曰。若母亦欲與聞耶。果若母不告人者。汝亦可稟白若母。若他人者。幸勿與言。汝性誠懇。當守其信。克忒曰。如貴人教。更視金鎊。復曰。謝貴人賜。遂出。此胖人者。猶防克忒語人。且隨之出。堅囑者再。二人聚語時。而司威佛拉適經門外。則大奇。以爲克忒者。胡以與此富客耳。語時。卻克司忒方爲克忒伺車。司威佛拉與此書記。同出一俱樂部。恆相晤語。今日爲白拉司遣之外出。適觀卻克司忒凝立門外。遂致寒暄。又見樓居之客。與克忒作堅囑狀。狀至祕密。因問書記曰。此胖人何名。書記曰。此人今日突來訪我主人。舍此一事。外自亞當以來。吾初不接。是人司威佛拉曰。是人必有姓名。汝當知之。書記者。與司威佛拉。本爲蕩人之友。謝曰。吾若知是人華伐者。則我殊有福矣。以彼之故。吾已凝立至半句鐘矣。其心至恨。吾若有暇者。直將窮其所往而措之。語時。胖人已入。克忒遂及二人之次。司威佛拉亦叩克忒以來客之名。克忒云弗審。但是人君子人也。行事則一不之知。書記極恨其人。聞克忒稱美。則怒不可遏。言曰。似爾蠢蠢。宜剖爾腦球。去爾鼻準。司威佛拉問克忒曰。

汝今安適。克忒告以主人住處。司威佛拉曰：我亦適彼。幸附爾車。克忒初不之許。顧司威佛拉已登其車。遂鞭馬行。二人以馬迅。不能作款語。蓋以司威佛拉時時驚其馬。馬愈騰驤。至於車廠。克忒力收其繯。司威佛拉始能少靜。與克忒語曰：汝罷乎。吾輩胡不同飲啤酒。克忒初尙夷猶。已乃許之。遂同賁一小肆。旣斟。司威佛拉曰：此酒卽爲不知名之客飲壽。此人我固識之。人亦非劣。第怪誕耳。今且勿問其名。但飲此酒。克忒亦飲滿。司威佛拉曰：客卽居吾家。實則律師之公所。我則律師之副。此客城府深。不易得其衷要事。惟與我甚習。克忒曰：吾行矣。方欲起。司威佛拉曰：汝勿行。吾將爲爾老母飲壽杯。克忒曰：謝君仁惠。念及老母。司威佛拉曰：若母爲世善人。胖人固多金。我後此將請其濡潤爾家。彼識爾老母乎。克忒搖頭。少視司威佛拉。不待其更言。已出肆而去。司威佛拉自言曰：白拉司家。事事威駭聽聞。今日之事。且不告彼。吾平日胸無宿物。今茲亦當自署私帳。不與人公矣。奇哉奇哉。沈思旣久。似籌艱難之策。則又進以啤酒。時有一童仰面座隅。觀司威佛拉浩飲。司威佛拉傾其餘瀝於

地授空杯此童令付之司帳且戒之曰爾穉年不宜近酒凡可以醉人而迷者汝當斥之勿近吾干爾以事本宜酬爾以半辨士今貢其直言於爾較諸辨士爲汝益者多矣因納二手於衣囊中醉遊放蕩而行且行且凝思不已

第三十九章

克忒是晚復以車伺小主人久伺乃不出在勢可以乘間朝母然明日之樂乃飽滿欲盜不能以今日偶歸預侵其樂界故直優養此樂意令其躍躍欲滿以待明日發洩讀吾書者知明日爲何日明日者爲三月期滿之日義當得六大金鎊四分之一爲三十先零之巨款且有半日之假聽其混沌爲樂此日中尙令雅各與蠓相見並挾以觀劇云胡不樂者且遂意之事并此一日中恣其爲歡此尤上天之默佑克有此日蓋主人主婦於製造衣帽之費初不從工費中劃還仍一一予以整數此着尤出克忒之意外矧昨又得胖客猝賜之半金鎊金從天外飛來在克忒意中已據爲以身發財之券此二事苟不精於會計者已不能核計精詳幸克忒乃能一一綜覈

無漏。是日巴爾巴拉亦同時領取工費。同得半日之假期。巴爾巴拉之母亦訂是日設茗延克忒之母歡聚。以敦睦誼。克忒於遲明卽啟窗仰視。天氣辨晴。雨在理。巴爾巴拉亦宜爾爾。顧於宵來以摺疊衣裙檢點物事。備明日整治時樣之粧歸。而見母並以謁克忒之母。是夕雖至勞碌亦均早起。二人就晨餐時均格格不下咽。午餐尤憊。少須巴爾巴拉之母來領其女入門。卽呼曰。天氣良佳。語聲甫發。樓上已掣鈴。似俵散工費。克忒此時肺葉大震。心志迷亂。自謂俄頃間三十先零。卽落吾手耶。主翁授錢克忒時。卽曰。克忒。此汝應得之力錢也。汝以力博取。取不逾分。主婦授錢巴爾巴拉時。亦曰。巴爾巴拉。汝行事大適吾意。二人均簽字。至於手顫。主婦復斟酒賜巴爾巴拉之母。受酒如膺重錫。飲時咀嚼較盡。吸一瓶者爲尤。緩載笑載言。不能自止。已而同附公車而歸。踞於車頂。下視路上趨走之臧。獲心頗憐之。三人先至克忒家。克忒之母知今日有尊客臨。貺茗碗潔治。陳陳臨門。以俟。雅各及乳下之兒亦易初澣之衣。厥狀如新。相見僅五分鐘。克忒母謂巴爾巴拉之母曰。媿真吾友爲吾生。

平所願見之人巴爾巴拉之母亦曰媪行事爲人吾已傾倒今日幸得把晤何福如之克忒母盛贊巴爾巴拉之佳而巴爾巴拉母亦盛道克忒之賢巴爾巴拉見雅各兄弟則大贊其聰慧而二子之見巴爾巴拉亦踴躍逾於常時巴爾巴拉母言曰吾二人均早孀在義尤宜相愛重爲朋友克忒母答曰然哉顧吾二人相見之晚尤爲幸中之不幸巴爾巴拉母曰非也吾二人託兒女之愛隱相粘聯情話乃愈親稔克忒曰此亦紀實之言以果推因不期各敘其亡夫之情愛二人互相考據生老死葬之事歷歷互較乃不期而同蓋巴爾巴拉之父較克忒之父剛長四歲並十閱月於是大異以爲同且一人生於禮拜二日一人生於禮拜三日此尤奇駭之事乃敘及性情風貌則又皆同而便旋之事亦無異克忒防其母感傷往事遂成悲涕沮滯其半日家人之樂則用他語以沮格之於是二媪遂忘前感則又大樂克忒遂對客媪稱舊主人家事盛稱耐兒之賢淑且美麗動人耐兒之事克忒已累語巴爾巴拉矣惟談及美麗而巴爾巴拉則淡漠不相附和卽今日座間陳言而巴爾巴拉亦他顧

不爲動。克忒語耐兒時。其母無意中。忽舉目視巴爾巴拉。拉言曰。密斯耐兒固佳。然尙孺穉。我尙見閨秀之容。有間勝於彼者。巴爾巴拉。卽曰。吾甚以媪言爲然。惟密司忒克忒所言似太張。王於閱歷。殊未廣。然克忒中心頗以爲異。謂巴爾巴拉。胡以抑我。則惘惘不能自解。巴爾巴拉。母亦曰。少女風貌。安足長恃。儘有少時佳。迨長則更易。遂洋洋引據。昔時所見。一一撫取。憑信以實其言。計此時劇場已開場。賣票。克忒家人不能不部署衣帽之屬。尙挈蘋果橘子兩巨裹。裹小而果巨。則時時跌出。裹外時百事皆訖。大隊遂行。其行甚迅。克忒母抱其乳兒。兒精神溢出。張目四盼。克忒左手攜雅各。右手扶巴爾巴拉。前行。二母後隨。巴爾巴拉。母則笑謂克忒母曰。觀狀。不夫類家人耶。巴爾巴拉。二頰皆頰。卽迴顧其母曰。母乃何言。幸勿發。吻克忒曰。此言非誤。何與。君者巴爾巴拉。二頰乃愈頰。已而至阿司忒。列劇場矣。顧至時。扉乃未啟。雅各爲羣人所擠。至不能發聲而呼。而巴爾巴拉。母所持雨傘。爲人羣洶湧。竟磨撤。至半英里外。經後人高舉招還。僅乃得之。克忒竟與人鬩。以來人擠其母。克忒怒極。

力與鬪耳。已而門啟。購票歸座。人人皆堅執其票。防失。且作得意語曰。即使預定。亦不過此。忽仰面見金翠四照。爲電光所射。益生光彩。又時時聞馬糞意。今日必觀馬戲矣。戲幕下垂。未啟。羣人又互相懸揣。是中必有異觀。時鼓琴者先出。調絃理聲。無意中縱觀。座客二媪。則又自思此人蕭閒。如是。想其胸中已了了於戲中曲折矣。已而鼓鳴。鉦動。人人志翹舉。巴爾巴拉母謂克忒母曰。此間不後包廂者。胡爲廂價乃暴長如是。忽曰。開場矣。方一馬衝場。雅各卽告其母曰。此馬生馬也。迨煙燄一起。巴爾巴拉眼爲之迷。迨美人訴恨。巴爾巴拉卽嚶然而泣。若暴君登場。巴爾巴拉則又從而顫及見跳舞。作歌酣嬉。淋漓時。則不期吃吃而笑。間見馬作人立。人作詼諧人笑。而談者弗笑。至於美人卓立馬背。馬作勢翻騰。而美人不墜。則奇駭得自意外。雅各打其小掌。至於手心皆腫。克忒每於曲終時。卽大呼曰。繼之繼之。巴爾巴拉母至得意時。則以雨傘銳處就地而啄。大衆歡悅。而巴爾巴拉終介介於克忒語。耐兒事劇罷。人散。尙微問克忒曰。適馬上美人較諸密司耐兒何。似能追逐。或步武之否。

克忒曰耐兒之美。凌駕而再倍之。巴爾巴拉曰。克忒。吾觀馬上美人。已云極美。克忒曰。是亦非惡。然加以粉黛及盛飾。自爾云佳。若以真相詳之。汝尙勝彼也。巴爾巴拉佯怒曰。爾乃讒言。言次。卽引目視地。克忒曰。吾乃誠語。汝何爲怒。此時巴爾巴拉頰已如蘋果。不知爲地。後此克忒至賣蠔之肆。自恃有錢。岸然引衆直入肆門。入夾幕中。紅布爲幌。白布爲翼。五味之瓶。琳琅案上。有濃髻侍者。竟呼克忒爲先生。問須何品。克忒卽慨然發語。取巨蠔三十六。少須濃髻者。陳至美之牛油。至新之麪包。至巨之蠔。布列席上。克忒曰。取啤酒。濃髻者植立。應諾立往。取具。克忒之母卽微語巴爾巴拉之母曰。是人大有禮衷。於是大衆進蠔。巴爾巴拉但食二具。卽止。衆力勸進。復食其二。二媪咀嚼至甘。且食且笑。樂乃無藝。而雅各者。似生知之。彥與蠔至。稔取椒屑及醋。加之蠔上。食已。取蠔壳。疊爲寶塔。乳下之兒。初不嗜睡。取橘將全納之口中。坐於母膝。仰面注此煤燈。取蠔壳。頻頻抵其口。輔衆見皆悅。其天趣。盎然大餐既畢。衆皆歡樂。食蠔已。復取酒爲主人主婦飲。壽其樂。乃無倫比。願天下無不散之筵。

席惟其有散更聚。則愈形其樂。衆此時咸起而歸。巴爾巴拉母女。即寄宿於其戚畹家。克忒母子。送二人至門而別。克忒且約巴爾巴拉。遲明即赴主家。心中尙劃策爲第二次之會。如理財家立預算表也。克忒背負雅各。以手扶母。與稚弟親吻。後緩緩而歸。

第四十章

明日。克忒曉起。以與巴爾巴拉有約。遂至其戚畹家。邀取同行。顧起時。母弟尙未醒。取其所得工錢及半金鎊。用鉛筆書於鱸簷曰。此錢爲兒力作所得。用以供母甘旨者。出時反掩其關。自念昨夕之樂。樂乃無幾。歡娛之境。一何其短。遂俛自行。既至則巴爾巴拉病首疾。媪亦不適。自言曰。昨日之丑脚。吾初以年穉。今思之。殆中年人矣。克忒亦念宵來演劇之人。即前日之故態。逐日以往。亦但此人思之。正爾無味。不知克忒所言。特悟後之言。固寡意味。然今日往觀之人。興致正如昨日之克忒。天下逢場作戲。彼此互易。又安能以現在作過去。觀頓令意味蕭然也。此時三人徐行。女

亦頓忘其病。而互相酬答。但媪與克忒。而女則嘿然無言。蓋自夜來聞克忒盛稱耐兒。終怏怏不能自釋。至時克忒刷馬。巴爾巴拉治膳既竟。而主人主婦始起。二老咸稱克忒守信無爽。愛伯爾既膳。遂以車至律師家。克忒既送小主人。則歸同主翁赴園。種藝治園之役。爲克忒擅長之技。且奮勉爲之。每逢天氣晴明。舉家都涉園。次主婦攜筐擁几。治針線。主翁荷鋤。或用巨剪。去其枯葉。馬在圈中。亦張眼視彼主僕。所爲今日。方治葡萄之蔓。克忒架梯於架上。主翁則自下遞與。以繩釘之。屬主婦及馬。皆張目監此役。主翁忽謂克忒曰。聞爾昨日得交一長年之友矣。克忒不解。即曰。主人怨我。我乃未辨言中之意。主翁曰。爾小主人告我。言爾昨日在律師家。新交一顯者。然乎。克忒曰。然。其人良佳。且禮待奴子。主翁曰。此人吾亦滋悅。後此當更加貺於爾。克忒方下釘於柱。即曰。彼固厚我。然亦無敢妄希其澤。老翁曰。若友甚欲招爾助。彼即曰。汝須檢點。勿跌勿跌。以此時忽爾迴身。駭顧曰。彼欲得奴子耶。特戲狎之詞。主翁曰。非復戲狎。彼蓋向爾小主人言之。克忒曰。此殊大異。主翁曰。此事關係於爾。

爾當詳審決策。彼之需爾。酬庸必巨。至於主僕恩意。吾則不能爲決。克忒剛欲語時。主翁曰。止。吾尙有言。爾前此在舊主時。人人道爾忠款。果使爾之新交。能覓取爾之舊主及其女公子。則爾不期重逢故人。又多得錢耶。茲事汝當重思。勿孟浪引決。克忒心頗動。然立變其計曰。昨晨所遇生客。彼復何力能強致我。又安能以我爲愚。主翁曰。果爾不應其調。則彼將以爾爲騾。克忒曰。聽之。吾亦無恤。且吾主翁主母恩意。淪浹拯我於困難之中。今得少圖報。稱胡乃以金多動我。果使密斯耐兒幸歸者。則事勢又當別論。邇時當請我主翁主婦於此間公事得閒。則間往自効。惟密斯耐兒果歸。則已巨富。何由念及舊人。今吾亦深知女公子貴富。無需於我。但欲一望見顏色。爲樂語至此。復治其事。少須復顧老人曰。卽此馬者。我行後誰復能調。並此園及小主人。時時安能舍我。又向主婦曰。主婦聽之。小主人焉能舍我。卽此園中花草。詎有人能同我長日灌溉長養之耶。果使舍此而去。吾母及吾雅各聞之。亦將駭然。果如克忒所言。幾乎將作長篇文字。巴爾巴拉忽前。言律師家有人以書上主翁。因

出其書。老人展誦。卽曰。爾趣郵者前。巴爾巴拉既出。主翁卽語克忒曰。前事勿再言。爾不舍我。我詎舍爾者。主母亦曰。然。吾意亦正如是。主人將書於手曰。設此寓書之人。欲借爾至一二句鐘。或一二日者。吾將見之。在理汝亦當允。因語來人曰。汝無恙耶。因與爲禮。此時見卻克司忒不整其冠。亂髮出於冠簷。徐徐而至。與主翁問訊後。復問訊主婦。因取其針黹之合言曰。此合之製良工。復引目瞭其園亭曰。花石均佳。加蘭得曰。足下此來。得毋招邀吾克忒耶。書記曰。然。吾尙以車來。吾車下灰色之驢。駿物也。請主翁爲我品定。加蘭得曰。吾不精於相馬。毋庸出觀。惟足下得毋思小飲。吾並有已備之饌。足以佐酒。足下胡不少須。書記鞠躬致謝。而酒肉亦立出。食時。書記竭盡媚詞。以博主人之悅。遂雜舉村市瑣語。嚶嚶不已。自王宮中事。下逮於劇場。語時。獨酌獨言。旁無酬對之人。既飽。遂曰。吾馬力亦少蘇。能上道。今當辭主人矣。加蘭得夫婦初亦弗留。少須。克忒與書記同行。克忒與御者同坐。書記則獨踞箱中。翹二足於窗上。既至律師家。克忒入謁。見小主人亦在。律師言汝少須之。見汝之人。須

與且至。克忒無事。遂取報章讀之。讀既而睡。睡醒始見胖人倉皇而至。與律師作微語。少須。呼愛伯爾入室。最後始傳喚克忒。甫入。胖人卽呼曰。克忒。爾舊主人。吾已覓得蹤跡矣。克忒大駭曰。焉有其事。確耶。吾主人果安在。無恙乎。是否卽在是間。胖人搖首言曰。去此殊遠。惟今晚當往迎之。將與爾偕。克忒大悅曰。貴人乃與奴子同出耶。胖人迴顧律師曰。弄狗之人告我。非六十英里耶。律師曰。在六七之間。胖人曰。今日乘晚以車行。曉當至矣。所難者。此人不能識我。卽此纖弱之雛。女見我。雄特狀態。將以爲不利於其大父。今若以克忒行者。則能爲我先容。知我之來。初無惡念。律師曰。必挾克忒。克忒旁聽。卽進曰。奴子放恣。幸貴人赦我。貴人果以善意處吾舊主。則奴子侍行。亦大有益於事。密司耐兒恆善奴子。惟老主人不審何事。乃屏我勿見。密司耐兒曾囑我勿見老人。果見老人。深恐格格。吾意固願行。然貴人勿以吾行爲上著。胖人喟然曰。此又構難題矣。天下頽運之人。乃如我耶。今茲獨無他人爲彼所契識者。彼老人屏居久。固無相識之人。然終竟有識者。奈何。匿不助我。律師問克忒曰。

尙有何人爲老人所識。克忒尋思久之曰。無也。旣而曰。吾母者。老主人固識之。胖人曰。彼識若母耶。克忒曰。吾母恆至主家。主人之善吾母。猶之善我。吾母尙長日引領望密司耐兒之臨。貺胖人。突然取冠言曰。此婦人安在我欲其人。彼偏僻我而立。語時。大類將馳攬克忒之母。納之車中。力鞭其馬。飛騁而去。果如胖人言者。事乃大類於劫質時。律師及愛伯爾則力止之曰。勿爾。律師先問克忒。若母能否離家。克忒沈吟不敢決。胖人則咆哮力趨。似強致其諾。克忒曰。吾歸哀告吾母。更二點鐘者。報命矣。語已。遂奔。

第四十一章

克忒沿道曲折行。不期經耐兒故宅。赫然而止。時爲秋日。黃昏景物。蕭寥對此空屋。尤形寂寞。玻璃垂破。虛幌猶懸。左右鄰均有聲。獨此屋蕭然如荒墟。似隔絕人境。克忒不悅。遂行。足趾尤迅。將近家時。自念其母曾否外出。果未見吾母。則此胖客更當咆勃。時見屋中沈黑。尙未上燈。叩扉復漫不應。克忒頓足曰。又至禮拜堂矣。噫。此

禮拜堂。吾絕恨之。甚欲語至止。忽更其說。甚欲處之遠方。語後復叩其扉。鄰媪言曰。孰在此間尋密昔斯耐白而司。克忒曰。我也。吾母又赴禮拜堂矣。語禮拜堂時。其聲頗厲。鄰媪曰。然。克忒曰。請媪告我禮拜堂安在。吾今以重要事請吾母。瞬息不能緩。卽吾母登臺講道。而吾亦將引而下。語之。第此禮拜堂頗無人知。以是間人殊少。赴聽已聞母之女伴。曾隨向此堂。出語克忒。以嚮。克忒遂大奔。如母伴所言。竟至其地。至門。少息始入。此禮拜堂人恆稱之曰。小禮拜堂。小廳。小榻。果如稱者。所指聞道者。亦寥寥。大概睡於座間者多。羣睡之中。其母亦與其數。以昨宵樂極忘睡。至是覺倦耳。而牧師恆言至堂聽講。而假寐者。厥罪至巨。於是聽者之心。至醒豁。而二目倦慵。輿醒心。抵拒厥狀。在矇矓之間。孔子亦已沈酣雅各。則時睡時醒。狀至無聊。克忒既入。卽踞其母左側空榻坐。自思身在此間。何由能令睡母醒。而見我計。如是非罷講後。決不能行。則吾雖至此。猶未至耳。時鐘聲大動。牧師尙未祈禱。作頌詞。則睡母必無由遽醒。牧師尙絮絮講道。初未發聲。贊頌牧師似有道中的髓之言。未及宣布。果

使牧師但宣其半。則此二句鐘中萬萬無出堂之期。克忒方躊躇間。忽見前數座中有人。則圭而伯也。因而大駭。此巨憇何由而至。遂更拭目視之。圭而伯以二手接膝。仰面作笑容。視承塵上。其狀似不屬於克忒之母。實則圭而伯實聚精匯神。視此半老之孀。克忒心中固恐。計今日遇此凶人。必非佳兆。計惟先醒其母。趣行爲佳。迨見雅各醒。則僞爲噫聲。雅各迴首已見克忒。克忒示以手勢。令醒其母。牧師此時宣講甚酣。引身出講臺外。開導座人左手據案。右手指麾。二目則注視雅各。似示雅各以敢微動者。則牧師卽直撲其身。雅各見狀。慄然震恐欲哭。克忒自念計非此時呼醒其母。則事將大謬。遂躡足至其母側。引其裾。母醒。克忒曰。勿聲。吾有要言告母。母斗醒。問曰。此何地。克忒曰。此小禮拜堂。母始憶及言曰。吾昨夜殊樂。自疑作孽。故至此。自讖。克忒曰。我知之。今且行。勿爲人見。母抱穉弟及雅各將行。牧師卽大聲呼曰。魔鬼爾。且植立。母曰。克忒。大師令爾駐足。牧師曰。魔鬼。汝幸勿引此婦人塞耳。閉目弗聽。上帝福音復指其母曰。此人爲上帝闌內之羊。汝知之乎。聖經曰。魔鬼夜引羣羊。

如狼之擇羔而噬。克忒者生平初未嘗以惡語報人。今見牧師厲斥。則直應之曰。吾母非羊。吾亦非狼。母爲吾母。吾爲母子。又指雅各曰。彼爲吾懷弟。牧師曰。非也。此吾弟耳。克忒抗聲曰。否。汝何事鬼我。且我何罪而淪於鬼籍。我非蒙重事者。亦不至此。吾初意但欲微請吾母。無敢驚衆。今汝先咆哮。何爲罪我。今汝欲斥人以鬼聽。汝罵詈我。則欲請吾母自歸。無關爾事也。語後。克忒先出。母及二弟隨行。克忒行時。繞堂皆醒。獨圭而伯弗動。如無其事。母既出門。卽以巾拭淚曰。克忒。汝乃開罪牧師。吾後此何顏更集於此。克忒曰。母若弗來。我則滋樂。昨日尋常之樂。於陰鷲何損。乃欲此妄人懺悔。且吾母樂時。初不覺過。去後乃思及此。詎非無謂。母曰。孺子勿聲。汝惟不審因果。故口不擇言。須知爾之所言。均負罪之言也。克忒曰。兒終不謂生人行樂。乃開罪於天。幸母後此勿更聽妄人之言。母聞言大哭。克忒曰。母若止哭者。我卽弗言。今母抱此釋弟。以雅各授我。且行且告母。想吾母聞之。行且喜悅。乃伏於地上曰。雅各來以手攀吾肩。抱吾頸。吾負爾行。且告雅各曰。後此牧師仍呼爾爲羊者。爾當報

言曰。先生言然。惟先生多食羊肉。勿筦生羊可也。語中至恨牧師。然亦用之解嘲。母頗不悅。尋克忒多述笑語以媚其母。母爲解頤。尋克忒告母以律師家胖人之託。一周徹無遺。母聞言。乃萬念起落不定。自念身居四馬車中。其狀至貴。然二小子又安屬者。且有數衣。澣而未曬。克忒曰。母勿思此瑣瑣者。惟密司耐兒歸矣。母不此之圖。何圖者。旣至家。克忒曰。去約但十分鐘。筐在此。母所需者。實其中行矣。行矣。克忒乃助母。擗。搗。撫。取。無。用。之。物。悉。納。筐。中。而。切。用。者。竟。不。之。及。復。至。鄰。毗。延。母。女。伴。爲。筦。二。兒。雅。各。聞。母。且。行。則。大。哭。克。忒。告。以。母。行。必。購。玩。物。賜。爾。則。又。大。噓。母。臨。行。時。則。疊。親。二。兒。之。吻。無。已。克。忒。旁。侍。乃。不。敢。速。其。母。上。道。若。是。者。事。滋。瑣。瑣。綜。言。之。逾。二。點。鐘。可。數。分。以。外。母。子。至。律。師。家。矣。旣。至。見。有。高。車。駕。四。馬。立。於。門。外。克。忒。見。之。大。驚。曰。車。乃。駕。四。馬。耶。此。何。福。足。任。者。母。觀。之。母。行。卽。御。此。車。迨。旣。入。卽。告。胖。人。曰。先生。吾。母。行。事。旣。飭。小。人。侍。母。同。來。此。吾。母。也。胖。人。大。悅。曰。馬。丹。勿。憂。道。上。咸。有。人。承。伺。復。語。律。師。曰。吾。適。備。衣。物。與。彼。祖。孫。又。安。在。者。律。師。曰。在。此。克。忒。負。之。登。車。胖。

人即引克忒之母同登。即坐於其側。車門既閉。鞭聲一鳴。馬行車騁矣。克忒母自車窗中。磨半溼之巾。大聲呼克忒。告以雅各及乳下之兒。顧車行迅。乃一無所聞。克忒侍於路側。淚滿其睫。其哭非別母也。蓋思及耐兒。且歸喜極。而悲心中自念。吾舊主出時。以夜中行。初無送餞者。今歸。以四馬之車。不其樂乎。似此豪富之人。爲之保護。後此胡有憂貧之時。惟前此教吾臨池習字。時事或健忘矣。克忒立於燈桿之旁。雙淚迸落。直望其車。不之聞。見始入律師之門。

第四十二章

吾書。今且罷論。克忒將尋覓前數章所敘事。取其垂斷之絲。續而下之矣。前書不言耐兒。隨彼學堂中姊妹二人。隱隱恃以伴乎。一日竊隨此二人出。時已黃昏。晚鐘鏗然而動。耐兒尙戀戀無歸。四顧無侶。似此高天厚地。均其同志之人。彼姊妹者已早歸。已則獨步於曠野。仰見繁星。照影河水中。亦耿耿羅此星。躔耐兒引目水中。久久未已。時樹蔭其上。四無人聲。耐兒神思飛越。若御風而遊。覺過去未來。咸付之行雲。

流水且邇來老人恆他出。至於白日亦獨出不歸。耐兒固知老人之出何爲。以行時必索耐兒數錢而去。問之。則作粉飾之辭。且與耐兒避面。耐兒興思及此。股憂更甚於當日。正於此時禮拜堂之鐘。錚錚已至九下。耐兒遂起。徐徐自歸。既渡小木橋。過橋。履小草場。忽見有燈光閃閃。審之似極迫守人小蓬中漏出。火次似尙有人坐臥其側。耐兒窮極。卽亦無畏。惟奮足稍迅而已。既近。則見有一人踞於火次。意態至稔。自念詎爲老人。因而復行。然此火次數人已發聲。其聲又甚稔。更視則所疑之人已起立。二手同倚一行杖。果其大父也。欲引吭呼之。更觀尙有餘人。不審集此何爲。乃大恐。自思吾大父胡爲與極迫守人同處。遂躡足伏籬後。去火可數尺。語言一一咸聞。顧此極迫守人。既無子女。復鮮婦人。但見有一人叉手於胸。倚樹聽此三人作語。此三人一爲大父。二人則雨中所遇之伊撒及胖夫。逐而面老人曰。汝行耶。行亦聽汝。伊撒曰。汝勿苦是人。伊撒此時蹲於火次。狀類癩蟻。言曰。彼未嘗開罪於爾。老人左右顧二人曰。爾實劫我之財。尙擲揄我。似此直欲偪我成爲狂易。老人之

爲是言。乃大類白髮之童駭。而旁坐之二人。奸猥兇狡。老人既落其手。尙有何幸。耐兒已心痛。不可耐。逐而言曰。此何語也。本伏於地。此時則加肘於地。以自承其身。呼曰。汝乃謂我置爾於貧罄耶。爾果勝我者。甯非窮我。天下如汝輩者。嗷嗷至可恨。爾偶輸錢。卽似罄財。以行義者。果贏錢者。亦視所負之人。加以憐恤乎。至云。劫爾之財。則尤非理。爾曾否爲上流人。而出言恣肆。至是語已復臥。累伸其足。此在明眼觀之。逐而逞強。伊撒僞善。以陷此老人。此老人則昏沈如醉。初不之覺。然此二憾。則時時相示以色。有時仰面視此倚樹之極迫守人。此人亦微哂。露其編貝之齒。老人無聊。仍立一時許。語逐而曰。爾剛言以術愚人。乃聞我質言。胡爲遽慍。逐而曰。我言圖人。非圖家人也。爾須知我輩咸守禮。勿爲是偷荒之談。伊撒忽語逐而曰。爾勿若是人。彼卽開罪於君。亦將積而成悔。今汝第竟爾言。逐而曰。吾惟天良過於柔順。直成爲受撫之小羔。且費無盡苦心。以善言告人。人乃弗信。卽使其人從諫。於我究有奚益。無如天之生我。賦我以至善之心。雖強抑之。乃不可得。歷來以善予人。咸以惡報。而

我爲善之心。乃不爲動。伊撒曰。吾不言此。老人悔耶。汝趣言其所言。彼當力從。若請。逐而曰。彼果從吾言耶。老人亦坐而言曰。語我語我。實則此事。吾亦不能不行。汝且極力言之。逐而曰。我言之。汝更勿起立告行。我言汝必欲恢復其所失。則幹力亦正。可及。汝今欲賭。卽患錢微。甫冀勝着。囊金已罄。多金羅列。爾前者。乃不措手。卽使告貸。於彼得勝。卽歸。亦胡不可。伊撒曰。彼弄蠟人戲之。婦人不嘗藏金於合置之臥內。耶夜中防火。發恆不閉。其扉果欲得之。正爾易易。此事自關天意。非復人力。可至。且我自少時。嚴守宗教。至於長成。不欲作妄語也。逐而卽曰。伊撒。此婦人旣爲售藝之人。則寓中來去者。正復不少。果於夜中盜彼之金。則探者將謂紛綸中匿。彼宵人焉能鑒別。爲家人所襲者。果此老得金到手。我斷不能畏人恢復。拒不與博。吾勿論如何。恣我所有。均與之博。無憚。伊撒曰。汝資本本足耶。逐而曰。吾焉弗足。因呼極迫守人曰。爾於草間。取吾藏金之合。其人竟入草間。瑟瑟動搖。久始出一合。逐而自囊出匙。啟合。因把金錢盈握。自其指縫中滲漏而下。其聲鏘然。曰。此非金錢聲耶。復加之。

以鎖。曰。仍。實。故。處。因。曰。伊。撒。汝。後。此。當。勿。謂。我。爲。無。資。矣。伊。撒。鞠。躬。道。意。曰。我。意。殊。不。如。是。以。汝。爲。著。名。誠。篤。之。富。人。蓋。我。爲。是。言。非。疑。汝。也。正。欲。觀。爾。所。蓄。以。飽。我。貧。人。之。眼。福。生。其。滋。味。是。語。固。二。人。作。知。己。之。談。而。意。旨。所。在。則。專。注。老。人。此。時。老。人。坐。而。觀。火。而。一。聞。金。聲。已。油。然。內。動。逐。而。語。後。復。臥。曰。吾。忠。告。之。言。已。盡。實。爲。良。友。而。傾。其。懷。不。爾。安。能。恣。人。捩。擋。重。資。俾。吾。蓄。轉。爲。所。罄。此。甯。得。不。謂。之。至。契。卽。吾。亦。深。知。爲。人。至。此。行。事。近。愚。顧。天。性。如。是。伊。撒。汝。勿。嗤。我。愚。忠。伊。撒。曰。吾。惟。不。能。步。爾。後。塵。努。力。於。義。心。滋。快。快。惟。汝。言。罄。囊。與。博。冀。其。恢。復。固。爾。設。彼。更。負。者。將。如。何。逐。而。曰。汝。乃。過。慮。卽。使。負。也。然。究。萬。無。此。事。且。卽。負。矣。亦。出。諸。他。人。於。彼。胡。涉。伊。撒。拊。掌。言。曰。此。着。吾。乃。未。詳。據。此。則。但。有。勝。着。之。樂。無。敗。屺。之。憂。真。奇。想。也。嗟。夫。吾。思。及。得。博。進。時。拾。取。金。錢。一。一。收。之。篋。笥。其。樂。云。何。天。下。善。局。都。在。終。局。宜。及。時。圖。功。且。從。累。負。之。後。獲。勝。其。樂。更。深。稔。有。味。必。且。自。言。以。爲。果。中。止。者。又。安。有。今。日。老。人。汝。意。或。不。中。耳。老。人。曰。吾。意。尙。欲。恢。復。遂。起。而。徐。行。忽。迴。顧。曰。吾。必。得。其。金。勿。令。遺。漏。

伊撒忽騰踴而起。拊老人之背曰。勇哉。不圖爾偌大之年。竟有少年熱血。可貴也。復大笑曰。逐而悔矣。顧乃無及。老人忽指逐而曰。我果有錢。汝當不能避我。汝識之後。此合中之金。當一一陳之。博局以決勝否。勿得藏匿。伊撒曰。我爲左證。決其勿匿。逐而忽作悔詞曰。丈夫出話。但有遵守而已。然吾意甚決。今夕如何。汝能得心應手否。老人曰。吾意當先得錢。以明日夜中至。逐而曰。今夕胡不能至。老人曰。此事偶一冒昧。卽恐敗露。且事宜祕密。逐而曰。可。今且先飲一觴。極迫守人卽出。三巨觥滿。斟白蘭地酒。老人於未飲之先。則嘍嘍作私語。耐兒在籬外。聞密呼耐兒二字。似禱其成功者。耐兒此時仰天悲哽。而私言曰。嗟夫。上帝宜憐吾大父。身陷此險。吾將何術以報。老人俾免於刑。後此三人語頗低微。大抵商權祕術。使人勿疑者。此時見老人與二人引手自出。二人見此老。偃僂出籬。則目送之。老人亦時回首。二人爭摩手作鼓勵語。以寵其行。至老人行遠。則相視而笑。逐而以手向火言曰。茲事成矣。此老竟宜用激激而始奮。吾輩慙慙之。至三禮拜初。不吾許爾。今試思此行可得幾許者。伊撒

曰。勿論多寡。與爾均之。遂而許。可曰。此事既遂。立與之。絕不爾。行將疑我。凡行此事。祕訣。乃一快字。無他術矣。伊撒及極。迫守人聞之。咸稱可。後此又以老人愚騷。用爲談助。已而語足。轉而入江湖浪語。耐兒乃不之辨。此時自念亦當行矣。遂隱約逃身而出。至於大道。始趁月歸寓。既至。自視衣服。均受刺於荆棘。亦間傷及膚革。顧腦中之痛。乃百倍於身。自念後此作計。但有逃之一字。意能趣。大父同行。卽死於道。周亦較是間爲適。又思大父言。事在明日。尙可恣我一夕之謀。已而又思。若正於此時行竊者。又將如何。思時。疑駭百出。耳中似聞加列與老人抵拒之聲。更睡乃不交。眼遂竊起。引首窺加列之室。不見老人。而加列主婦亦方沈睡。復歸榻。更睡。顧終不入寐。乃大懼。復起髮已大亂。直奔老人臥處。立趣其醒。老人驚曰。胡爲者。耐兒曰。吾得噩夢。乃奇駭。此夢前此曾一經之。夢中見一白髮老人。狀如大父。盜一睡人之錢。老人聞言。筋骨皆顫。合十與耐兒爲禮。狀似求救。耐兒曰。大父勿求我。當求天赦。此罪。吾夢乃如確見。今不能更寢。卽此間亦弗能久居。吾卽行。亦不獨留大父於此。老人

益震耐兒曰不能更延一分鐘矣趣起趣起老人曰今日行耶耐兒曰然必今夕明日晚矣明日之噩夢將更來舍逃之一字別無良法老人立起汗漬其額鞠躬待耐兒號令耐兒引老人行既過主婦之寢室毛髮森然卽迴面其大父老人面慘白如死人遂引老人入己臥處收取衣物納之筐中右手提筐左手引老人老人亦負囊攜杖與耐兒同行夜中曲折過市至於野次復步小麓初不迴顧已而月上射於禮拜堂藤蘿之上耐兒始迴首望城中則寂寞無一聲不禁伏身老人之懷力抱其頸縱聲而哭

第四十三章

耐兒之哭殆爲至情所感始爲是狀已而壯志復騰起自言吾力稍懈者則老人之事又將立敗蓋大父雖名爲老而決策實同童蹶吾非強力制斷亦萬無拔出此老人之日更觀大父垂首喪氣其視耐兒如刑官恆惴慄不已耐兒益覺責無旁貸保護老人卽織織之身此局當終支之勿怠且加列待己有恩弗別而行非義也卽女

士二人。長日淒戀。決之遽去。亦爲寡情。而較之目前境界。又當舍彼而趣此矣。萬險交集。一身則不能不支。厲精神以冀免禍。時月光已隱。星光耿然。當頭晨曦已動。山後日輪已湧出。曙光射於霧中。形狀百變。老人罷極。卽距河壩而寐。耐兒尙引其手弗釋。然老人睡至沈酣。耐兒初不忍舍。迨己身亦倦。勢將釋手。而魂夢忽驚。則又堅握。覺而無事。睫乃復交。二人遂同臥於河壩之上。耐兒夢中爲亂聲所警。張眼見一僮人立諸其側。尙有二同伴距船望岸上人。此船不槳不帆。乃以二馬引纜。舟旣小停。馬亦止於岸上。所引之繩。繩腹已下垂於水際。此僮人似舵工。言曰。汝二人胡爲者。露臥於此。耐兒曰。我夜行倦。少寐耳。初無他事。舵工曰。若二旅人乃大奇。胡乃夜行達曉。若二人一老一幼。初非久行長道之人。今又安往。耐兒不能道其所往。則引手西指示意。舵工曰。若非某城耶。耐兒不審城名。漫應之。舵工曰。爾至自何許。耐兒乃舉村先生所居地答之。耐兒謂村名冷僻。漫無人知。或不致其絮問。舵工曰。所問非他。吾以爲爾遇強盜耳。遂曰。更圖相見。耐兒見此人上馬引船自行。耐兒釋然行。

未數武。馬上人復止。招手呼耐兒。耐兒奔集馬前曰。先生得母呼我。舵工曰。爾欲附吾船行。亦佳事。以吾舟正欲抵爾所言處。耐兒自念曰。行次遇此固佳。果不與之俱行。安知伊撒不追逐及此。果爲所動。則吾力不足以更迴之矣。即使所言處。本非吾所欲適。然一身蓬梗。出又何擇。乃點首許之。時舟已停岸。祖孫二人登舟沿流而上。陽光射水河邊。有時見叢樹。有時亦得大平原。上流水人家。阡陌縱橫。樹陰中往。見小村落。及禮拜寺之塔尖。舟行移時。迴顧而塔尖仍在。則舟行緩也。水程所經地皆卑溼。無高屋舍。所遇村農。及小舟過橋。橋闌行人俯視。來舟外一無所覩。日行亦不逢山。直近黃昏時。舟始抵岸。舟人語耐兒曰。今夕滋不能至。至當以明日。爾果不挾餼糧。則可於此購取。顧耐兒囊中僅留數辨士。此數辨士者。耐兒至慎重。以前道茫茫無屬。故亦不敢將此重資輕擲。因購得一麪包。並小方之乳腐。回舟與老人同咽。舟近岸可半句鐘。舟人登陸買醉。既歸乃解纜。仍攜得殘酒。沿水程中斟酌。船人固已醉益以新酒。則漸生狂謬。多怒語。耐兒本與舟人同坐舵次。已而酒臭惡聲。

逐漸迫人乃攜其大父至蓬外露坐舟人狂喊之聲已足生怖而猶時時招手令入耐兒此時追悔宜露宿不應附此醉人之舟舟人既羸率無禮衷且又乘醉於是互毆其一人初欲以酒飲耐兒其一不以爲可因而致鬩繼乃互鬪互鬪之外尙益以詞林之妙品此語幸耐兒不之解果解者將益震懾耐兒私慶此二人憤爭幸不遷怒其身良佳運也俄而爭息所以息爭之故蓋一人已四張其手足睡於艙中其一入無聊亦止而弗喊且天已曠黑耐兒衣袖單薄顧乃無覺尙極力圖爲老人禦寒則終無力衛老人但有中熱之心煥其大父老人此時已沈睡耐兒注視老人自念竊金之事幸未著手尙爲完全無玷之身此足慶也耐兒一身處萬寂中往事如潮一一上其心坎沈吟中忽引目見彼未睡之醉人方執煙斗以麻線縛其桿令牢實弗遽碎且以手中積垢膠粘此線縫令堅附如漆既見耐兒卽曰汝試歌以悅我我聞爾聲甚柔婉則爾之記性或佳蓋柔婉之聲我聞而知之記性之妙我又揣而得之也吾一生度事初無一失今請爾爲我歌之耐兒曰歌詞久忘之矣醉人曰汝何

嘗忘。吾知爾識得四十七齣。此四十七齣者。爾職之所應識。爾今在此四十七齣中。擇其尤者。歌而媚我。耐兒思此醉人。真性已漓。脫弗如其意。當得奇辱。不得已。力憶其少時所得者。發聲而歌。歌時。醉人大悅。則麾手命耐兒更歌。及耐兒發聲更唱。醉人亦發聲而和。有聲無詞。極力大喊。似以聲響之高。彌其空枵之失。大聲既發。臥者已醒。遂出艙外。與喊者接手。言曰。歌者。吾嗜也。但得聞歌。百事都廢。於是二喉同喊。仍無詞曲。但聞吠聲。此時耐兒尙歌未已。卽道上御馬。引纜之。夫亦迴首打掌。而和耐兒。將原曲往復不已。至於達曉。遲明。大雨如注。耐兒本欲入艙少避。顧艙卑。溼重。爲雨力所遏。遂發奇臭。中人欲噦。遂不敢入。醉人以夜中勞耐兒。自以爲歉。遂出油障。無數。爲耐兒障雨。雨脚如線。直至中午。尙懸。縣弗止。舟亦將至岸。水趨河。帶泥沙。而下。河身爲渾。煤屑零星。乘流夾舫。而過。復見溼煙。爲雨勢所遏。彌天下。垂知舟近。製造巨廠矣。始聞輪軸錘鍊之聲。了了可辨。已而四合爲巨聲。作洪響。知舟近城下矣。舟既近岸。舟人各執其事。以去。耐兒欲與致謝。並問以道之所出。顧乃不能應。一

人遂登石步。道狹而垢。直至衢心。人集如蟻。雨聲。機械之聲。合人聲。爲一喧聒。震耳。此二人者。立於道左。不知所嚮。

第四十四章

衢上行人。分爲左右行。續續無復斷絕。車行。馬蹶。雨聲。敲窗。拉雜。作響。此爲一閔市。中極盛時矣。二窮人。目接繁華。顧乃與身一無所涉。立於此地。猶隻隻於沙漠間。大類小舟航於巨海。飄泊無所附麗。又如未死之舵工。抱木趨大海而流。口燥。乃不止。其渴然四面皆水。顧不能得其涓滴。以潤枯舌。此時避雨穹門之下。觀來去人之面目。冀得良善之夫。向其陳乞。卽行人或憂或喜。爲狀不一。亦有口中喁喁。引手作勢。似有所謀。尤有蹙眉斂目。似布算爲牟利計。或緩或急。萬態具覩。此二人卓立雨中。凡屬過往之人。已一一呈其心緒。耐兒觀之神思。飛越竟忘己身之處。何地。顧一身既寒且溼。復飢不可忍。達曉未睡。目力昏耗。雖馳神外。越卽復歸。舍闕盡來。人都無一人仁藹。足以乞援者。少須雨勢止。遂出行街心。垂及黃昏。尙無止宿之處。心中淒

惻無依。所遇之人均如無覩。迨人家都已上燈。二人徘徊廣衢中。益形淒寂。耐兒首眩腹飢身疲。雖作獸行者。尚須努力。若趨步而趨。則萬無能力矣。耐兒自咎。胡以入此鬧市。果在村間。卽餒凍。尚含清氣。且村間逢人。尚足陳乞。今在汪洋人海中。胡從覓得一錢。耐兒內外交困。固已成病。而老人尚絮絮咎其短言。居加列家。至樂。胡乃宵中趨吾行。奔越無歸。一至於此。今惟復歸彼家。以圖安飽。耐兒吞聲不能答。但念今夕胡以自聊。思欲更歸石步。請舟人更圖一宿。以夜深柵閉不聽人前。柵旁獾狗見人卽噬。二人遂支其殘息力奔而去。耐兒遂告老人曰。大父。今日但露宿耳。明日更圖一僻靜之地行乞。或以力博取糲食。老人怒曰。汝胡引我至是。此等混濁之衢。吾安能息。且吾所來處。旣安且飽。汝何以偪我如星火。耐兒曰。孺子欲避彼噩夢。故趣大父。過行。今宜長與窮人相處。或幸無事。不爾噩夢之兆。將立應。且大父年高體罷。莫經此苦。孺子固已知之矣。亦當試爲我思。我已帶病累日。果大父能安貧者。孺子亦努力奉侍。言次。淚如泉湧。老人見耐兒哭。始悟其有萬不得已之苦。心且見其

脛腫人疲。則大戚曰。哀哉。吾無家。無母。流蕩之孤兒。吾一生費無盡苦心。今乃置爾於無告之地。耶。然余前此亦爲有家人爲汝之故。所謀弗遂。淪至於今日。耐兒見老人悲梗。則又僞爲欣悅之狀。以釋老人之憂。行時言曰。吾今夕得至村間。獲大樹之陰。卽在樹蔭之中。一庇風雨。不其足耶。今求天必乞得其地。或天鑒在上。去此未遠。今日弗達。明日必且獲當。今日之局。亦非上帝示罰所及。以吾輩雜於稠人。卽遇惡人尋迹。亦不能覓。此事足以自慰。忽曰。是間有門洞。幸乾而弗溼。風雨莫及。方入時。則大呼而避。蓋此門洞中有黑影突出。耐兒因而大呼。其人見狀立止。卽曰。爾止。爾聲我似熟聞之。何也。耐兒曰。客必不能識我。遠方至此。無錢赴逆旅。故卽是間求宿處耳。時去門洞未遠。有燈桿。澹淡如無光力。此人卽招手引二人至燈下。其人先行入燈光園內。似示二人以善狀。令彼自顯。處識別其無他。耐兒卽燈影中觀其人。煤屑被其頰。頰間有數處出其膚色。爲煤屑所映發。乃益覺其慘白。其人本瘦削。顴高。頤縮。眼深。音吐雖枵。幸非豺聲。髮雖四垂。卻非鼻相。耐兒旣前。其人卽曰。爾似良。

家子。胡乃野宿。老人曰。吾祖孫身交蹇運。無地自容。因至此耳。其人復詳視耐兒。謂老人曰。孺子衣溼矣。似此澀濁之地。詎玉雪之兒。能堪者。老人歎曰。吾亦知之。固無如何。其人細視耐兒。試引其衣。衣上之水。乃下同簷溜。乃曰。吾固有取煖之地。足以容君。惟我亦窮人。舍贈煖外。他無所贈也。吾地固濁穢。但較諸是間。爲適爾果。信我不以我爲宵小者。則足令君度此一宵。汝不見彼間有火光耶。二人引首而望。見有紅光一道。出諸洞黑之中。其人曰。爲地非遠。君亦思適是間乎。君所擇處。蓋凍石舍。霽。吾地雖非佳。尙爲熱灰。時見二人。雖未答。而目中似已承諾。則力抱耐兒。呼老人隨之而去。其人抱持耐兒。如舉匹雛。行此泥垢之地。舉步至穩。所經均陋巷。多窮人居。簷溜下垂。泥溼滑履。其人均弗之恤。前此遠瞭。尙見紅光。少邇轉弗之見。彼此無言行次。火光復見。則一絕巨之煙囪。其人旣至。卽慰耐兒曰。汝勿驚怖。是中人必不苦汝。其地爲耐兒生平所未寓目。觸之果中懾。地爲極巨之工廠。樑柱均鐵所製。爐中火光烘烘。鐘聲四震。直觸屋頂。落其迴聲。其聲益厲。且時時以受烙之鐵。納之水。

中。蚩。然。作。聲。震。人。其。在。煙。燄。湧。中。無。數。工。人。來。去。黔。黑。均。如。魑。魅。憩。息。之。工。則。仰。臥。於。煤。渣。中。張。口。仰。面。而。寢。厥。狀。甚。酣。尙。有。數。人。斗。發。鑪。門。礮。然。作。奇。響。火。舌。突。伸。此。數。人。卽。以。長。杓。探。入。火。中。火。勢。忽。作。旋。渦。形。倒。卷。而。入。種。種。奇。險。之。事。均。足。驚。魂。落。魄。耐。兒。心。慄。不。可。止。此。人。遂。引。二。人。別。至。一。爐。火。之。次。此。人。似。云。是。爐。長。夜。然。煤。弗。熄。語。時。爲。萬。聲。所。雜。但。見。其。脣。吻。翕。闔。不。聞。其。聲。特。以。意。悟。之。如。是。也。此。人。旣。至。而。前。此。司。火。者。則。受。代。而。退。此。人。爲。耐。兒。卽。煤。灰。上。取。耐。兒。篋。中。衣。作。鋪。牀。狀。且。令。去。其。溼。衣。就。火。而。熏。後。乃。令。寢。已。則。以。手。承。頤。蹲。而。伺。火。牀。爲。煤。灰。所。疊。顧。二。人。力。疲。身。餒。一。無。所。擇。前。此。所。聞。之。巨。聲。似。漸。縮。漸。微。爲。其。催。眠。之。具。老。人。卽。臥。耐。兒。之。側。耐。兒。以。手。挽。老。人。之。頸。俄。頃。間。已。入。夢。矣。迨。醒。而。天。尙。沈。黑。耐。兒。亦。不。自。審。其。時。但。覺。肌。革。皆。溫。溼。衣。亦。乾。且。工。人。之。衣。當。爐。而。熏。擋。此。烈。燄。不。致。灼。人。更。視。同。來。之。人。尙。抱。膝。向。火。而。坐。初。無。聲。息。耐。兒。初。疑。其。死。乃。試。以。手。引。之。其。人。忽。四。顧。覓。人。已。而。覺。爲。耐。兒。所。引。耐。兒。曰。吾。疑。君。患。作。不。爾。他。人。皆。動。君。胡。獨。靜。默。無。語。其。人。曰。彼。

人。咸。萃。其。羣。知。我。孤。介。故。不。相。招。因。指。火。曰。吾。友。此。烘。烘。者。也。耐。兒。曰。火。耶。其。人。曰。然。此。物。之。命。與。我。同。絲。吾。每。夜。中。輒。與。談。心。耐。兒。聞。言。駭。視。其。人。其。人。弗。視。仍。以。目。向。火。言。曰。吾。觀。火。乃。如。觀。書。吾。生。平。能。讀。者。僅。有。是。書。其。中。有。無。數。故。實。咸。得。書。中。詔。我。吾。聞。其。烘。烘。之。聲。如。聞。雅。樂。在。萬。千。聲。響。中。吾。能。獨。辨。其。聲。且。觀。火。如。觀。畫。爾。殆。未。知。此。紅。煤。之。狀。令。余。撩。起。無。窮。世。態。卽。吾。一。生。列。傳。亦。在。其。中。耐。兒。聞。言。莫。解。但。曰。客。目。中。胡。以。光。線。射。出。其。人。無。言。但。曰。吾。少。時。火。狀。已。如。是。以。吾。父。亦。正。業。此。耐。兒。曰。足。下。有。母。乎。其。人。曰。逝。矣。是。間。女。子。苦。工。有。同。男。子。戚。曉。告。我。曰。吾。母。蓋。以。力。作。死。也。吾。味。人。言。深。以。爲。確。耐。兒。曰。然。則。足。下。生。長。於。是。矣。其。人。曰。匪。冬。匪。夏。咸。就。火。而。居。吾。父。司。火。時。吾。已。至。是。似。此。火。爲。余。保。傅。之。屬。且。是。火。從。無。熄。滅。之。期。耐。兒。曰。足。下。嗜。是。業。乎。其。人。曰。然。吾。父。死。於。是。吾。曾。觀。其。撲。吾。少。不。知。所。爲。亦。不。審。力。趨。而。救。護。耐。兒。曰。尊。甫。逝。後。足。下。襲。其。業。矣。其。人。曰。吾。年。尙。小。迨。能。勝。物。始。至。是。間。嗟。夫。吾。直。得。是。業。方。稱。幸。事。當。日。老。人。見。背。吾。苦。蓋。萬。狀。矣。當。日。吾。之。楚。況。亦。正。如。

汝故今日見汝斗觸前事。因延爾祖孫。至是。今汝且更睡。勿作語。汝罷矣。耐兒臥。其人復以衣蓋其軀。已仍鷓鴣勿動。耐兒臥視此人。尋亦入夢。方欲寐時。覺此地直等。皇宮而煤渣直等。鷓鴣之茵褥。更醒已遲明。窗格至高。陽光直射牆心。而屋中仍黑。而物中機器之聲。仍隆隆然鳴。其人出糲麪包。三人共之。食時言曰。今日安適。耐兒言將赴村間。去城市必遠。始遂所適。且言何嚮足適村中。其人曰。村路吾不之審。吾生舍火罏外。初無假息之期。但聞城外固有村居。耐兒曰。遠近如何。其人曰。以理卜之。當非近果。近於此。胡以不見綠意。汝今更行。所見亦正類此。苟夜行者。尙足令爾震懼。耐兒見老人聞言。似趑趄不敢往。乃佯爲膽幹曰。既至此。當努力自進。其人曰。然似此枯瘠之區。汝輩似不宜至。是詎爾無回頭路耶。耐兒曰。無之。果足下示我。以前途者。忝示之。但勿言歸路。令我心癢。足下尙未知吾爲何事而來。知之必不勸余歸去。其人曰。傷哉。吾今導汝出行。即我所稔者。導汝。於是且行且示。以闊綽之路。耐兒既致謝。且爲之祝福。遂上道。剛至市上。此人復力追而前。置一小物於耐兒掌中。

則兩辨士尙爲煙屑所積。其人已奔馳而去。諸君須知此兩辨士較諸兩金鏐者如何也。

第四十五章

耐兒此時適野之心。乃醜擊無倫。前此自家夜逸。已嗜空曠之地自怡。至是乃益篤。以城中塵氣鄙穢。萬聲雜動。大類生人之地獄。萬不可堪。忽爾思及火工言。由此適野。須以兩日夜之力始至。則又大惑。念此溷濁之地。度兩日夜。何如死。諸山水清寂之區。之爲得也。然去城之心既決。奮其殿後之力。肆力極奔。行時語老人曰。大父聽我。度今日道里。必不能遠。吾足已繭。且四肢受寒。溼蒸入骨。骨爲之痛。彼火工語我。必二日二夜始至野次。意殆謂我頸腫。故不卽達耳。老人曰。火工所示路。胡由淒涼寂寞。至是。詎無他道足達彼間。今爾且以問道示我。耐兒曰。行路固難。而水木清淑之區。卽在前道。吾二人至彼。得爲田家分勞。卽可駐吾足。吾今所希望者。正屬彼間。卽使行道之難。難於上天。吾亦奮力前趨。大父試思吾言中乎。老人曰。然。顧口雖如

是而心滋不懌。特強語以慰耐兒。二人遂銳進。耐兒億極。每行似骨節珊然。作聲乃發。奇痛顧未敢言疲。雖行步踽旅而志仍前嚮。已而去繁夥之區及蕭閒之地。城外多小屋。均城中工人居。有時似拓空圃。而所積疊者。又均煤灰。屋宇爲煤所熏。亦成黔黑。時見細草。受熏於煙燄。亦乾枯無復綠意。以眼界論。較諸城中。尤淒黯無歡。人居以外地多窪。陷積水成湫。湫上仍重結厚障。皆慘綠之油垢。二旅人目覩此狀。益無聊賴。悲梗愈甚。偶一舉頭。仍煙燄蔽天空氣之中。皆含煤腥。尙有垂圯之屋。以朽木支柱。此朽木卽已圯之屋材也。尤有屋坍無頂。窗陷無扉。而其中隱隱尙有居人。男婦老幼。咸有飢色。所業無他。均以司火搗煤爲職。三尺之兒不能執業。則行乞道中。舌亦半露。其體倚窗。閒望左右前後。一望皆同。夜中火光尤熊熊。可懼。機聲隆隆。雖遠咸至。並見路人執炬。百十成羣。與廠主人爲難。顧此類之人。但能自損其業。而廠主究無所耗。折家中女人。知男子逐羣劫主人。令增其值。防爲官府所困。沿路追止。秉炬者則咆勃如狂。人力斥其妻不聽。從車過。大車多載死人之櫬。以是間方大。

瘦。故。出。車。累。載。死。人。車。後。寡。婦。孤。兒。盤。散。行。哭。其。中。有。飢。而。求。食。喝。而。思。酒。者。不。一。而。足。亦。間。見。醉。人。顛。頓。覓。路。夜。中。景。物。似。非。上。帝。之。所。以。處。衆。生。者。以。耐。兒。弱。小。之。年。觀。此。慘。狀。中。心。之。悲。懼。讀。者。能。度。其。萬。一。耶。顧。已。至。是。則。不。能。不。露。宿。於。此。此。間。人。心。以。上。卽。爲。天。心。諸。無。所。閱。扶。頭。立。睡。亦。不。知。所。懼。但。乞。天。心。全。其。祖。父。而。已。此。一。日。二。人。同。食。一。小。麪。包。耐。兒。萬。愁。填。塞。胸。際。亦。不。覺。餒。睡。時。但。覺。朦。朧。實。不。名。爲。睡。至。於。竟。夜。明。日。更。無。氣。力。耳。塞。目。昏。手。足。不。能。自。舉。心。念。大。父。初。不。言。勞。仍。努。力。上。道。明。知。去。死。至。近。乃。亦。無。畏。是。日。侵。晨。始。覺。其。飢。尙。有。乾。麪。包。一。小。方。本。留。以。餉。老。人。至。是。不。能。不。少。落。其。角。自。咽。奉。其。巨。者。上。之。老。人。老。人。大。咽。如。虎。啖。耐。兒。觀。之。殊。適。而。日。中。所。歷。狀。一。如。昨。日。仍。行。煙。燄。灰。墨。之。中。似。天。色。深。沈。石。道。礮。礮。時。時。摸。索。欲。跌。實。皆。虛。象。凡。天。色。之。深。沈。則。日。昏。無。覩。石。道。之。礮。礮。則。脚。力。頽。敝。耳。午。後。老。人。呼。飢。不。止。耐。兒。遂。及。一。小。屋。中。叩。扉。求。食。忽。見。一。病。人。啟。關。問。耐。兒。何。作。耐。兒。曰。幸。主。人。賜。福。予。我。麪。包。病。人。指。地。上。一。小。榻。示。耐。兒。曰。汝。見。之。耶。是。爲。殤。兒。吾。同。數。

百之工人於數月以前罷業矣。此殤者爲最幼之兒。吾尙能以餘食貸耶。耐兒趣奔扉亦遂闔。然憐念老人不堪更餒。則又至一家款其扉。扉亦旋啟。環堵之中已居二姓。婦人將子各占一隅。有黑衣人中立手攜一小兒。神宇間亦類乍入此門者。耐兒推扉聞此人謂婦人曰。此爲爾聾啞之兒。我出之監中。爾當謝我。今日侵晨爲役人所執。言彼竊物。若在他入竊物有刑。惟我憐其殘疾。心頗哀之。想彼不能力爭。上流罪尙可恕。故以此兒授汝。不加以刑。後此汝當慎之。北隅之婦卽進曰。然則吾兒亦乞省釋。彼亦小竊。胡以定以充軍。官人曰。若子聾耶啞耶。女曰。吾謂亦聾啞之流。官人曰。汝乃讐言彼耳。目完好如恆人。婦人曰。彼自少至長。無善狀。足式直與聾啞無別。汝云彼子不能力爭。上流則吾子亦何上流之足爭者。官人曰。止勿聲。若子五官皆備。殆有心爲惡。律不可恕。婦人曰。然正惟備五官而無知識。故卽刑爲易。此子既聾且啞。雖目覩壞狀所習非易。若完人而鮮教育。則力足助其爲惡。去聾啞之爲惡勢更易。易此間無數男婦老幼入汝囹圄。問試問曾皆聾啞否耶。爾高踞皋比者。

但責民生以無竊顧不思先以教育竊立可止請公出公道之心賜還我子官人從容出鼻煙壺吸之。言曰婦人狂易發耶婦曰我固狂也汝實偏我請公還我長男彼尙能以力佐我活我諸兒公旣施慈祥於彼家胡不以餘波及諸吾家耐兒見狀遂退不敢有請四顧更無伸掌之地復忍飢行希望旣餒力亦增疲但以壯志助其孝思力疾前行不敢復息且以疾步補其餘趨時天已垂黑復經一市鎮間耐兒試往陳乞均爲所攢耐兒語老人曰急去此間或可得生乃軀重不前竟如行尸首暈眼昏知覺且泯正於此時忽見有一徒步之人背行囊執行杖貿貿而行手中尙把書而觀耐兒思欲就乞顧此人雖徐行以耐兒盛餒之軀亦追逐莫及而已此人忽止而詳審其書耐兒見止步則勉近其次與之言飢其人甫迴首耐兒卽大叫立暈於地。

第四十六章

其人卽前此村中學究耐兒信宿其家者也一見耐兒至此且暈則大震而木立不

能將耐兒起。已而精神少復。力擲其書杖。半踞於地。力摩擦耐兒。令醒。老人則愕立。自握其指。格格作聲。呼耐兒曰。兒但呼我一字。亦可。學究引首謂老人曰。孺子疲極。而昏爾胡。呶呶不止。老人曰。飢耳。非病。吾乃不知其困。一至於此。學究且怒且憐。引目視老人。無語。遂抱耐兒於懷。令老人擡筐及書杖。同赴一小逆旅中。先生本欲赴是間。道中不期而遇耐兒。力抱耐兒入諸廚次。見羣人攢集。學究麾斥諸人。卽罏次。置耐兒於小榻之上。繞廚之人。見學究抱死女入。則大震。人人咸言宜用藥。顧乃無一人出藥者。人人咸言趣開讓。空氣入蘇病女。然已爭集榻次。如重圍密裹。亂雜中互咎不爭。取藥而胥忘己身之弗行。居停夫婦。則少有閱歷。立時出白蘭地和沸瀋。身後從一女傭執醋及亞蒙利亞。用醒耐兒。酒入。醋噴。鼻竅受藥。耐兒少醒。微微作謝。以手引學究。主婦則立止不令多言。且抱置榻上。重衾暖其軀。溫水濯其足。復以荷蘭絨裹之。令延醫生。醫生立至。黷鼻而佩印章。無數既至。切脈觀舌。引目忽見空杯。卽曰。以吾觀之。宜時時少灌。以白蘭地及溫水居停夫婦大喜曰。吾已先入此矣。

醫生方入門時已見濯足之盆。忽沈吟言曰。宜以溫水滌其足。滌後裹以荷蘭絨。晚中食物勿進。腥厚宜予以清淡之品。以吾思之。鴨肝爲良。居停夫婦喜曰。吾已前購得鴨肝矣。醫生之言。此時廚中鴨肝之味固已久聞。又言曰。病者若思酒。則宜投以葡萄之釀。主婦曰。火炙之麪包。宜乎醫生感額。言曰。麪包受烤可也。他物則忌。醫生號令既止。徜徉而言。衆皆大悅。謂先生所言事事如人意。人人咸言此先生能洞悉人之體質。以理卜之。似知一二也。當治餐時。耐兒之睡甚熟。飯熟居停主婦趣醒。臨食耐兒既醒。見老人在則不懼。學究知旨。亦延老人登樓同食。耐兒意不去其大父。學究遂令老人與耐兒同一樓居而寢。是夜學究獨坐爐次。吸煙心中自慶。能遇此孝女不爾。不知野死何方矣。居停主婦者。好事人也。必欲究先生以耐兒之行狀。先生初不了了。則漫應之曰。吾亦未深審。主婦不悅曰。先生弗宣。是或有故實。則吾亦何與人事。特吾意竭誠來問。初意人之以誠。既我先生如不見告者。何妨質直而言。尙爲磊落。且此事吾何敢怪。公先生曰。主婦老夫無妄言。主婦曰。吾亦審先生非。

妄吾言。冒昧殊快。快於中。惟吾輩女人喜聞軼事。此巾幘通病。不足深怪。時主人亦欲竊聞其事。至先生莫答。則搔首無言。先生曰。明晨尙希主婦視此病女如何。用以詔我。此二人旅費。我自承之。少須。先生歸寢。主人主婦亦息。遲明。主婦告先生。耐兒已愈。惟力罷耳。欲上道者。勢當將息一日。先生曰。吾尙有二日之暇。在此少須亦佳。事先生無事。挾書出門。意午後耐兒能立者。則更叩以別來之事。逾午先生歸視耐兒。耐兒見先生。即縱聲哭。先生見耐兒慘酷之狀。老淚亦涔涔下。乃力麾之曰。我奈何作此態。以動孺子。耐兒曰。先生家亦非豐。乃萍水之間。累及有德長者。孺子胡安。今孺子之感長者。莫知所報。今日若非戀我。大父則漫漫將入長夜。惟念父心凝故。結齋於靈魂間。因而復蘇。先生曰。孺子勿言不祥。所云累我者。實告汝。吾狀與前異矣。自爾別後。吾運乃大佳。勝耐兒大悅。曰。確耶。先生曰。然。吾今爲遠村人。延爲書記官。並授蒙學。一年可三十五鎊。耐兒歎曰。孺子聞言。天下無更適於此者。先生曰。今茲將赴彼間。彼固授我以車費。坐於車外。其待我可云無惜巨資。惟吾去受事之期。

尙遠故徐行以前不期中道遇爾滋大幸也耐兒曰亦吾祖孫幸耳先生何幸先生曰汝今安適且從胡來別後汝又何爲幸一一見告吾昧於世故或得爾詳示增我閱歷且爾我相見有緣前此喪我高足余已移其所愛於孺子之身矣耐兒見先生至誠遂一一傾吐無隱先語以居倫敦時熒熒無告祖孫相依爲命已久後此大父爲債主所偪棄業而旅行且自夜中逃越並密述大父嗜博之故意逃遯是間庶有以斷其嗜慾先生聞言大駭曰奇孝哉吾以爲生人操行安有敦懇如是者盡余書中所見孝義之人萬無及汝意里巷間固有其人特正史佚而不載耳後此所言吾書亦不累敘先生遂約耐兒同居到時請爲耐兒圖一瞰飯地用活其大父先生且得意言曰孺子奇孝動天安至飢餒遂定以明日午後赴前村耐兒羸困遂坐公車二人隨尾其後明日公車既至遂與御者言求坐耐兒於廂其費則仍如坐車外者御者憐耐兒孝亦慨然應諾先生既臥耐兒於車中老人先生夾車而行主人主婦至是亦聞耐兒孝則大感動送之門外頌其平安車徐徐行耐兒臥於其中夜中開

窗見星而馬鈴聲如催其眠。有時晨過田間蒼綠照眼。更入鎮市。則又人聲喧。豚雜豬狗之聲。同發覺在公車中。旅行亦不爲無樂。耐兒坐車久。亦間出車與先生同行。延老人入坐數里。已而入巨城。車遂息於城中。明日更發。復出城適野。去先生所適處良邇。顧路近而車緩。復延一日之久。先生之意以新蒞事。不欲以野服入村。且攜此老幼二人。亦非便。故少停逆旅中。略修治其服。以備明日入面村之父老子弟。是日爲蕭晨。天清氣爽。村景如畫。先生臨村。則四顧村中景物。先生曰。此卽禮拜堂也。堂次老屋。卽爲學堂。嗟夫。如此水木清華。成余老福。一年又得三十五鎊。足以了此。餘生且人遠地偏。茅屋均作深赭之色。疏疏落落人家。隱約出諸樹罅。小水淙淙。環確而流。遠遠見威而士山。空青隱於雲際。耐兒目中所接無遠無近。均村莊老屋。陳陳入古。心中滋悅。前此居濁垢之城。宿於煙煤之窟。心目中所懸盼者。卽在是間。今日果至其地。已出所期之外。且中道又遇故人耐兒。幾於不勝其樂。方其領略山容水態之時。三人悉皆無語。至是先生曰。爾二人且小駐是間。吾將以書授牧師。卽

爾祖孫位置。余卽將於牧師圖之。今爾於何處遲我。汝意欲得小逆旅。延於其中否。耐兒曰。勿須逆旅。孺子侍吾大父。於禮拜堂穹門之下。遲先生。可爾。先生曰。此地良佳。足以游眺。於是引至穹門。先生卸其所背之巨囊於其次。卽曰。孺子勿懼。老夫歸時。必將得佳消息授汝。且爲時必亦弗濡。先生出衣囊中新購之手套著之。昂然自行。耐兒目送先生。至爲綠陰所隱。而止。乃緩步。及於叢塚之間。地至幽僻。草韉觸於枯膏之上。皆縮縮有聲。地多太古之景物。卽以禮拜堂論。已數百年矣。舊牆旣圯。圯處亂草叢生。其上近塚之次。有小屋兩楹。雖凋敝不堪。似近經修葺。待以居人者。此兩楹之屋。一入耐兒目中。不期根觸萬狀。自亦不知其所以然。蓋在平日閱叢塚及禮拜堂無數。今日目此頽廢之老屋。乃肅然震其心神。亦頗以爲異。遊歷一周。復卽穹門之下。遲先生。而二目耿耿尙注此屋也。

第四十七章

吾書此時宜急。如星火。斂胖客及克忒之母。車中事矣。彼二人讀吾書者。不嘗目覩。

其登車乎。車行輪鐵觸石。石火暴發。克忒母以生平第一次坐此廣車。狀至踉蹌。益之二雛在室。心中極形懸盼。此時心中忽作無窮幻相。似雅各及其幼兒墜之河心。或高樓顛跌。每思則肺葉震震。然又恐雅各燥渴。就飲誤捧沸瀋立爛。其喉雖安居車中。而心際焦悚。俄頃萬態。沿途所經。竟一如無見。且恆人與此胖客同其茵憑。而能弗懼者。則腦筋殆鐵絲所成。婦人中尤不恆見。蓋胖客燥急。非常在此廣車中。不能作二分鐘之久。坐必起而易位。非斜弛其身。卽遠伸其足。有時憂然引下其軒。繼而復上。有時引首出窗。如龜繫之弩頸。繼而復縮。更卽他窗。小囊儲取燈及表。方克忒母交眸欲寐時。而客則劃然發其火。視表甫視立闕。其蓋納諸囊中。又四擲其焦桿。無恤焚灼。當御人易馬時。車乃少停。停時必以小梯當車門。始得下客。乃無待置梯立踴而下。旣下奔入。逆旅東墮。西突。大類兒童所燃之小爆。不擇地而四竄。有時開其表。蓋仰借燈光諦視。乃不視而旋闔之。納諸囊中。種種暴烈之形。克忒母見之滋慄。殆新馬旣駕。客卽突出。竄入車中行。未一英里。客之取燈復劃然鳴。表蓋復。

作聲而闔。克忒母驚而醒。醒復交睫而取燈之聲。復發一次。方然取燈。斗見克忒母作不懌狀。則疑其爲病。卽問曰。密昔斯安乎。克忒母謝曰。幸無恙。胖客曰。確乎寒也。克忒母曰。微覺單寒。幸未慄肌。胖客曰。汝當進白蘭地。吾何爲忘之。因開軒仰謂御者曰。車到第二逆旅時。汝憶之。吾欲得和水之白蘭地一巨觥。克忒母曰。謝貴人。吾不嗜飲。然此胖客至抗烈。堅不之許。久久復語克忒母曰。汝必得酒。始可已寒。夜午至逆旅。下赴夜餐。胖客傳呼。凡廚間所夙具者。盡列之筵上。食時。客見克忒母不能備嘗諸物。又未嘗同時遍進諸饌。卽曰。胃弱如是。必患作矣。密昔司我決爾必病。無他疑義。克忒母曰。吾實無病。客曰。我辨色較爾爲詳。吾倉卒中引爾出門。道中遇疾。此責誰任。且爾約幾兒者。克忒母曰。舍克忒外。尙存二雛。客曰。皆男耶。克忒母曰。然。客曰。皆定名乎。克忒母曰。家中私行洗禮。尙不爲定名。客曰。我請爲保證之。假父二子。均我承之。汝今須飲酒。克忒母曰。吾不勝其涓滴。客曰。胃病宜酒。不能屏也。此酒禮宜夙備。因掣鈴招傭保。傭保甫入。客卽曰。趣取白蘭地及溫水前。酒至。客以酒灌。

克忒母既沸。且赫其喉。克忒母淚幾湧出。已復匆匆登車。克忒母中酒登車立睡。此酒頗有功。不爾復將爲取燈所擾。不復交睫。迨醒已遲明。且入城中。胖客盡開其軒。言曰。至矣。至矣。趣引此車。至蠟人戲陳列之所。前引之導者。引手於冠簷爲禮。鞭馬立前。車馳於廣衢中。輪聲至巨。市人皆領首面車。而市鐘已打八點有半。爲輪聲所雜。竟不之聞。車至一門。門外人羣攢聚。公車遂止。胖客自車中言曰。羣人集此何爲者。車外有人言曰。此中有人行婚禮。胖客聞言下車。且引克忒母同下。羣人咸曰。又得一新婚之人。同至矣。衆皆大呼稱頌。胖人怒曰。汝輩癩作耶。胡口不擇言。至是輒避。吾將叩關。此閒散之人。但聞有織芥之事。卽侈爲奇觀。聞客將入。卽有十餘之手同叩。此扉其聲雷動。叩已立退。聽客同此婦人受屋中人之呵譴。時有簪花之人出而啟關。曰。何事交關。胖客曰。敢問孰行婚禮於此。門中人曰。我也。胖客曰。汝娶何人者。門中人曰。干卿甚事。胖客曰。胖客曰。何事不能干我。此時克忒母驚駭欲遽。胖客力引其手。言曰。是中大有關屬。汝何待問。復面門外人曰。諸公爲我左證。彼人

不。應。娶。十。餘。齡。未。笄。之。幼。女。已。復。自。解。曰。弗。至。是。弗。至。是。復。鞠。躬。問。門。中。人。曰。冒。昧。惟。此。中。有。童。娃。者。今。且。安。往。汝。輩。中。呼。之。爲。耐。兒。今。又。安。往。者。方。其。問。時。門。中。有。女。人。大。聲。高。呼。而。出。則。周。身。白。衣。爲。一。胖。婦。問。胖。客。曰。耐。兒。又。安。往。客。將。得。何。消。息。來。今。其。人。如。何。者。胖。客。見。問。則。大。驚。而。卻。步。瞠。目。視。前。此。所。稱。之。密。昔。斯。加。列。以。是。人。今。日。已。嫁。喬。治。此。事。乃。大。傷。詩。人。司。倫。木。之。心。此。時。胖。客。聞。言。大。疑。加。列。之。故。匿。此。女。久。乃。言。曰。我。此。來。方。問。密。昔。司。耐。兒。蹤。跡。胡。爲。轉。以。叩。我。新。嫁。娘。曰。尊。客。欲。覓。是。女。加。以。恩。貺。胡。不。先。一。禮。拜。來。胖。客。聞。言。顏。色。頓。變。言。曰。死。耶。新。嫁。娘。曰。耗。尙。不。如。是。之。惡。胖。客。始。喘。息。言。曰。謝。上。帝。請。密。昔。斯。延。我。中。庭。一。坐。於。是。新。夫。婦。遂。讓。二。客。入。入。時。卽。閉。其。關。客。卽。語。此。新。夫。婦。曰。鄙。人。此。來。覓。此。一。老。一。少。較。吾。性。命。尤。重。彼。二。人。與。我。相。隔。久。幾。忘。其。面。容。故。同。此。女。友。並。來。果。此。二。人。有。一。人。在。者。請。密。昔。斯。攜。我。女。友。往。面。當。識。其。人。且。請。密。昔。斯。勿。疑。我。爲。暴。客。但。引。此。女。友。接。見。自。審。其。歡。悅。之。狀。新。嫁。娘。曰。吾。曾。預。言。此。孺。子。非。常。童。也。顧。乃。無。術。奉。佐。先。生。當。此。二。人。無。

因。而。遁。吾。久。久。尋。覓。乃。不。可。得。言。次。遂。敍。祖。孫。之。蹤。跡。自。車。下。相。逢。至。於。夜。中。遠。遁。一。一。舉。示。胖。客。且。云。防。落。奸。人。之。手。四。嚮。追。覓。並。防。有。親。屬。見。尋。無。以。自。明。故。極。力。求。迹。終。不。可。得。遂。及。老。人。之。惡。劣。狀。耐。兒。竭。力。侍。奉。已。懷。疾。於。身。此。老。復。往。往。夜。中。始。歸。耐。兒。憂。抑。至。於。廢。其。眠。食。且。二。人。之。遁。不。審。耐。兒。往。覓。其。祖。父。道。中。相。失。耶。抑。有。約。同。遁。則。不。可。前。知。綜。言。邏。偵。俱。窮。而。聲。迹。都。渺。加。列。言。次。胖。客。憂。鬱。悲。梗。面。無。人。色。及。語。至。老。人。狂。愚。無。狀。胖。客。淚。續。續。落。不。已。今。吾。書。亦。不。煩。敍。其。事。防。以。淺。小。之。事。乃。費。其。浮。煙。浪。墨。以。取。厭。於。讀。者。綜。言。之。胖。客。聞。言。知。爲。精。實。無。妄。遂。出。金。表。其。恩。待。之。情。加。列。夫。婦。堅。卻。弗。受。此。時。新。夫。婦。已。呼。車。將。遊。蜜。月。胖。客。及。克。忒。母。乃。興。辭。御。者。請。胖。客。所。適。胖。客。曰。今。且。赴。客。寓。其。始。初。不。適。是。因。防。克。忒。母。亂。故。轉。計。如。是。此。時。謠。詠。四。起。謂。此。蠟。人。戲。場。幼。女。係。出。貴。胄。爲。人。誘。至。外。出。今。爲。其。家。人。所。偵。故。蹤。跡。及。此。萬。衆。所。議。皆。同。所。不。同。者。或。云。公。爵。或。云。伯。爵。或。云。子。男。此。微。不。同。耳。所。云。貴。人。者。卽。胖。客。以。微。服。至。是。人。乃。莫。審。其。華。胄。當。車。過。時。人。人。爭。從。車。軒。中。

觀其風采。顧車速軒。暗或但見其鼻尖而已。此時果能有人告以耐兒祖孫方隅。坐於禮拜堂穹門之下。恭候先生。則黃金不難立致。即此胖客亦省無數憂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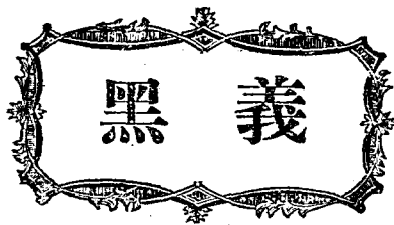
新義俠
小說



林紓譯

書中主人翁爲一黑奴女也。於英國西方殖民地某島猝遇民變。一家人逃難相失。黑奴挈其主家之一子一女。閒關跋涉而至紐約。仰給於苦工者六年。流離顛沛。極人世所難堪。卒能堅持到底。厥後無意中其主人忽與相值。竟得骨肉團聚。而黑奴以勞瘁已甚。負擔纒馳。竟長眠矣。以一不識不知之黑種婦人。而任重致遠如此。視程嬰存趙尤奇。諡之曰義。疇曰不宜譯者以淵雅之筆。狀沈痛之情。其文。都成神品。尤爲得未曾有。

定價二角



●最近出版●

完全
華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中



新偵探
小說

林紓譯

書中言俄皇遊歷歐洲。虛無黨人。乘時起事。一時風起雲湧。荆軻聶政之徒。無慮數十百輩。而黨中主要多貴族名媛。以金枝玉葉之尊。行燕市狗屠之事。尤爲駭人聽聞。與之對壘者爲皇家偵探。於行在複壁。發見機關。玫瑰花莖。偵知毒藥。如公輸之善攻。墨子之善禦。談奇詭譎。匪夷所思。譯筆之佳。更不待贅。

定價三角半



新 譯 社 會 小 說

俠 女 破 奸 記

劉 幼 新 譯 二 角 五 分

有貧女某。備於書記待聘
 公司。久之。知該公司為亂黨機
 關。利用貧女以濟惡。非能介紹
 書記者。乃設種種方法。破其奸
 謀。鉤心鬪角。爾詐我虞。有五花
 八門之妙。譯筆亦文從字順。書
 凡八節。每節一事。自具首尾。合
 之為長篇。分之為短篇。於閱者
 尤便利焉。

新 譯 偵 探 小 說

假 跛 人

汪 德 禕 編 一 角 五 分

書記紐約盜黨賄
 通富商之僕。喬裝
 跛人。竊富商珠寶
 鉅萬。旋以分贓不
 均。自相衝突。偵探
 利用之。乃得破獲。
 情節頗曲折。亦偵
 探案之佳者。

完 全 華 商

上海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一編

倫理小說

卷下

孝女耐兒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1155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東 方 雜 誌
 法 政 雜 誌
 教 育 雜 誌
 學 生 雜 誌
 少 年 雜 誌
 婦 女 雜 誌
 英 文 雜 誌
 英 語 週 刊
 小 說 月 報
 兒 童 教 育 畫

每册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三元郵費每册洋三分

〔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以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

每册角半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半郵費每册分半

〔本誌內載論說譯叢雜錄名著專件及判例批評等十門專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

每册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郵費每册一分半

〔本雜誌屢加改良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材料注重實用主義門類共分二十〕

每册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郵費每册一分半

〔本誌為全國學生界互相聯絡之機關以輔助學業交換智識為趣旨每册有四五萬字〕

八分預定六册四角四分全年八角郵費每册一分

〔四卷一號起大加刷新趣旨在發揚小學生精神統一少年界思想精選材料增加頁數〕

每册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半

〔提倡女子學問增進女子智識內容完備體例謹嚴封面用三色版精印并插各種圖畫〕

每册一角半預定全年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一分半

〔推廣英文知識為宗旨務期適合普通程度俾學生可資課外補習仕商得於公暇自修〕

每册四分預定全年共一元六角郵費每册洋分

〔內分讀本會話文法作文翻譯尺牘故事新聞等材料豐富註釋詳明每逢星期六出版〕

每册二角半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半

〔自五卷起放大版本擴充篇幅精選材料每號字數約在十萬左右較原有增五分之二〕

七分預定六册三角八分全年七角郵費每册分

〔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為圖畫用簡單文字說明俾兒童閱是圖讀其文即知大概〕

孝女耐兒傳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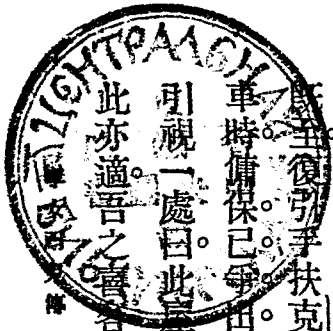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原著

閩縣林
仁和魏

紆同譯

第四十八章

胖客之謠言既動。村村相踵。立時傳布。謠言者猶童子之拋雪球於積雪之中。經球滾處。雪屑卽粘附。毳身立時增大。當此謠言發時。胖客車至逆旅。而鄉人已飽塞逆旅之門。爭觀勳爵風標。此等人均蠟人戲場供奉之人。因彼夫婦密月。故散而四出。益之觀禮之人。自遠而集。故厚擁門次。如重圍。胖客心懷隱憂。卽見多人。亦若無親。既至。復引手扶克忒母下車。又扶之入內。觀者爭言。此侯家儀節。令人肅然。二人下車時。傭保已爭出。驅間人。延貴人入室。胖客曰。無擇華好。但便於起居足矣。傭保卽引視一處曰。此處佳乎。方欲登樓。而梯下有小門。頓闢。其中有人出口。客可留居於此。亦適吾之喜。客如逢五月之花。及耶穌生辰時之煤炭。請客寵賤入此。克忒母一



見其人卽赫然大驚。蓋門中人卽圭而伯也。引首足恭。停於門外。其狀至醜。樓下既陰沈。而圭而伯兇醜無倫。大類白晝暴見鬼物。圭而伯尙絮絮語。胖客曰。我好獨居。圭而伯曰。諾。斗然闔其扉立隱。克忒母微語胖客曰。彼前夕與我同在禮拜堂聽講。胡今日猝及於是。胖客大疑。卽問傭保曰。此中人以何時戾止。傭保曰。彼宵來以夜車行。凌晨始至。胖客曰。彼以何時行者。傭保曰。未定也。今日女傭問彼需榻與否。彼立時作醜怪之狀。至欲抱提女傭。傭者大駭。逃出。胖客曰。汝往招彼至吾室。吾尙有語問訊。第迅勿緩。傭保聞言。自言貴人胡爲語此怪物。諾後遂行。少須。引圭而伯入門。既見胖客。卽曰。公之奴僕。圭而伯。吾固知公欲調我。已預謁公。特遇使者於半道。想公邇來無恙。語時垂目下手。如待使令。及胖客無言。圭而伯忽語克忒母曰。密昔比乃大有福。生此克家之兒。沿路來時。定多佳勝。家中雛孺。想皆勝常。人人均胖碩否。噫。後來悉皆偉人。此足賀也。語後。復張口伸舌。作狗渴形。胖客觀之。乃不審其喜怒。但知爲污鄙濁穢之人而已。胖客久乃言曰。密司忒圭而伯。圭而伯立以手近其

耳際。鞠躬以聽。胖客曰。吾曾一面足下。圭而伯曰。然此等寵貶。死且弗忘。胖客曰。吾第一日至倫敦時。見吾家扉鑰人非。鄰右咸言欲知其故。必詢足下。故喘息未定。卽造君家。圭而伯曰。此等事足見行事之迅。出手之辣。胖客曰。我聞人言足下咄嗟之間。將此老人屋產席卷而去。聞之令人莫審由來。似近闇昧。且彼人方於足下未收其產之前。鄰右咸知其有資。足下驅之外。遞此何意耶。其中得毋有隱祕之事。圭而伯曰。收彼人之產。吾已取得公家之據。且吾非驅之外。出彼二人之出。實逃自夜中。胖客曰。茲事吾皆無問。綜言之。去鄉井遠矣。圭而伯曰。然今日欲得其詳。但一求其蹤跡所在足矣。胖客忽變色視圭而伯曰。前此叩彼二人蹤跡。汝特不吾告。且語至迴隱。今日吾至是間。汝乃尾我至此。又何以故。圭而伯曰。我躡公耶。胖客大怒曰。汝不躡我。誰躡者。汝前夕不同。此密昔司在禮拜堂耶。以六十英里之遠。追蹤而至。非躡我而何。圭而伯曰。此女人似與我同蒞講堂。客無怪我無狀。又安知非公躡我者。我之居禮拜堂。誠有之。以聖經中有言。欲遠行。先祈禱。須知求天者。行客之常事。身

居車外。安知不遇馬逸而車翻。故吾行時必先禱告。往往百物備後。方入講堂。一出講堂。卽爾上道。圭而伯此言僞言也。雖神情無動。然以平日之行爲。決之克忒之母。早知其狙詐。胖客曰。天下如此類人。其多如蝨。聚而嘍我。又勢將令我發狂。汝但問心。此來非躡我耶。汝詎不知我來何爲者。旣已知之。吾亦無怪。但問爾能否示我以彼祖孫之行迹。圭而伯縮頸聳肩笑曰。客殆以我長巫術。能前知乎。我果能是。應自布算其命運。早履富貴之途。胖客愈怒。仰臥榻上。麾手斥圭而伯曰。汝行汝行。圭而伯諾諾。復面克忒母曰。與媪行再相見。願歸途平善。語已。復作醜態。徐徐下樓而去。旣入室中。則以兩手承頤。自語曰。吾友今寓此矣。復格格而笑。動搖身不已。沈吟如有所思。至讀吾書者。必欲知其所思之故。及其至此之由。則不能不爲一敘。以醒讀者之目。圭而伯前日以事訪律師白拉司。兄妹均外出。僅司威佛拉一人調酒而飲。司威佛拉之爲人。混沌不留積物於胸。遇人輒吐悃悃。前此見胖客及克忒聚於威塞登門外。本不以之告人。今日適中酒。又無事足言。遂以所見者語圭而伯。圭而伯

聞言。因憶及樓上胖客。必前此見枉之人。遂一一證其風貌。乃若合符節。知與克忒附耳言。亦必爲彼祖孫之故。此事與己滋切。思此人誠求必或可得。吾當追捕其後。深思克忒之母誠慤無僞。以語探之。將和盤而出。遂別司威佛拉赴克忒家。既至。則克忒之母已他出。鄰右告語以赴禮拜堂。遂亦至堂。意待其歸。將要之於路。乃至未移時。仰屋自思。吾身何由入此。正隱笑間。而克忒已至。一見克忒。已知此豎子之來。必不爲聽講。乃僞爲無見。而彼母子之行動。已一一收之眼中。後此克忒侍母同歸。乃潛躡其後。至於威塞登家。又自門外問御者。審其所嚮。亦立附公車行。道中前後追逐。圭而伯知爲胖客之車。而胖客初未知爲圭而伯也。侵晨兩車同賁。圭而伯則神注此車。且在人叢中觀胖客舉動。凡胖客所爲。則一一審之。因先卽逆旅坐候胖客。及無心相遇。書中固已詳敘。今則尋思智計。謂汝得克忒。似大事已成。乃屏我弗親耶。此克忒行蹤詭祕。能得人憐。吾必以計中之。苟非彼母子二子中梗。則此富而傲兀之人。可以入我掌握。恣我烹剝。今事機萬不可失。當先得彼祖孫二人。然後此

富人之囊金。或可入我篋筒。惟克忒小子。當借。狂獄。爲彼。偃息之地。庶吾謀。不爲中梗。凡世上。稱爲。忠厚。誠懇。人者。無一。非吾仇敵。凡此。黨人均。吾所腐心。而切齒者。語後。狂飲不已。飲後。復出。而四探。祖孫之消息。人皆。無知。以彼二人。以夜中。行人。乃不知其所嚮。則又。問諸御者。百問。皆虛。因思。留屯於此。必且。無獲。遂集。無賴子。數人。示以己意。言得。彼老人。及幼女。無吝。重酬。遂以。明日之公車。歸倫敦。既至。車頂。俯瞰。箱中之客。克忒之母。赫然。獨坐。乃不見。胖客。則大喜。以爲。得所藉手。時時。攀闌。俯首。內瞰。箱中。故輪轉。其兇。睛以震。克忒之母。媪見。狀而恐。左右。易坐。圭而伯。亦時。易其嚮。而俯。瞰之。克忒母。恍然。悟其非人。以爲。遇鬼。則躬。自怨。艾以爲。前數日。不應。食蠖。觀劇。種無。窮罪孽。而牧。師曾言。人不自。修。往往。遇鬼。今其。驗矣。克忒家中。預領。母言。以時。至車站。奉迎。忽見。車頂。有人。瞬其。怪眼。實爲。圭而伯。則大。驚以爲。其母。何爲。與彼同。歸。圭而伯。見克忒。卽曰。克忒無恙。若母。亦在。車中。克忒往。面其母。卽曰。彼何。爲與母。同至。媪扶。其子。私語。曰。吾何。由知。爾同。來。惟今日。車中。爲彼。所驚。幾於。成癩。克忒

曰。彼作態驚老母耶。媪曰。汝勿與言。吾觀其人必非人。且勿迴首視彼。令彼測我私議。吾爲所懾。驚悸亡魂矣。試觀彼尙立遠處作醜態。克忒雖爲母所諄戒。然猶弩目迴顧。圭而伯。圭而伯。知狀則仰首覘空。一如無見。媪見其子將與圭而伯尋仇。急趣之行。克忒曰。吾決與伸辨。彼詭祕極矣。因麾手指。圭而伯曰。先生。圭而伯僞爲驚覺。佯笑視克忒。克忒曰。先生能勿驚吾母以先生丈夫乃欺凌一獨行之老媪。此甯非辱以狀度之。汝殆魑魅一流也。圭而伯笑曰。吾魅也。爾殆謂吾爲侏儒。令人以一辨士看我耶。克忒曰。爾後此更無禮於吾母者。吾決不汝容。吾輩何罪於爾。乃苦苦無釋。且爾之開罪於我爲事。非一後更如是者。吾將肆其武力矣。圭而伯不答。張目握拳。兇視克忒。勢將用武。克忒亦卓立而嚴備之。已見圭而伯特僞爲此狀。未敢進撲。則疊兩指向其面。作小響。徜徉扶母而行。意矚之也。媪力掣克忒。趨走極疾。而心中則懸念雅各及雛兒。道中問克忒二弟作何狀者。而時時尙迴首望圭而伯。防其追躡。

第四十九章

實則媪亦無待防圭而伯也。媪既行，圭而伯亦自歸。且行且隨口噫氣，別成曲調。心中自思歸後，其妻驟見，必畏懾無人狀。且吾行時不示以行蹤，二日二夜弗歸，度彼之思我，玉容瘦損深矣。此等思想，亦自知其不然。然故設此念，以自娛樂。且大笑。至於下淚，仍弗已。偶至僻處，則向空作怪聲，如瘦狗道旁之人，無心驚震而圭而伯轉用之，以爲樂。已而至塔山，經家門外，火光乃勝於往日。因就門竊聽，舍其岳氏及其妻二人外，尙雜以男子之聲。圭而伯大怒曰：吾外出，彼乃敢夜中張燕燕，男客耶？推扉已鑰，而鑰匙又寘之石步板屋。計惟叩關一叩關，則爲所聞。又防他逸，因自鑰塞內覷見甬道中有微光，乃輕叩其關。屋中無聞，更叩之。始有一人啓關，則石渠中倒立之童子。圭而伯防其發聲，則立掩其口，引之道上。童子大呼曰：吾氣閉矣！且脫爾手。圭而伯曰：狗試告我樓上何人不爾？且扼爾吭而死。童子大笑，以手上，指不能答。圭而伯大怒，復閉其口。童子力逃避於燈桿之後。圭而伯力躍而前，將握其髮。童子

健跳。竟不能得。圭而伯乃低聲求和。問以樓中客果何人。童子曰：汝乃不容。吾告復大笑。引手上指曰：彼以爲若道死矣。圭而伯亦笑曰：彼以我爲道死耶。狗宜告我。勿僞。童子曰：彼以爾爲溺斃。汝久不歸。問之水濱。濱人咸言見汝徘徊於河次。久乃不見。以爲溺也。言已。復大笑不已。圭而伯大悅。以爲家人盼吾死。吾今全軀以入。令彼失望。此時心滿意得。如獲重金。立致富厚者。主僕二人各距燈桿之前後。互笑互爲醜態。至於半刻鐘之久。堅約童子勿聲。自言曰：彼乃謂溺死耶。遂吹滅樓下之火。去其革履。令童子守戶。躡足摸索而登。既登。即近寢室。潛入室中。寢室有扉隔。客座圭而伯隱於扉後。竊聽。且卽縫中觀客座中人。見白拉司上坐。置筆墨其前。且具陳釀杯。罍琳琅。檣檬及糖霜。燦列左右。白拉司一手秉筆。一手調酒。沈寂大有所思。實則對酒而樂。律師之旁有老嫗。以肘加案。自承其頤。密昔司幾尼温也。今日飲酒不復行竊。亦發其獨立之氣。概行其自由之飲。啖密昔司圭而伯髻上。既不頂灰。背上亦未加麻布。以首枕榻。加足於小櫬。提小杯酒用滌其喪夫之慘。其旁則類小舵工。

二人挾撈尸之網，隅坐此。二人亦皆撐杯酒於手中。舵工皆絳鼻而善飲。今夕得錢而復得酒，家人都無新喪之戚。屋中竟如俱樂部。此時密昔司幾尼温大悅，將進其杯。圭而伯在扉後微頓其足曰：「吾果能納毒藥於彼杯者，卽死亦樂。」白拉司忽曰：「圭而伯雖死，安知其陰靈不在是間？」陰瞞吾曹所爲語已。晉其半觴視其餘酒曰：「吾似於酒中隱隱見吾死友，嗟夫！人身直幻夢耳。」咄嗟而死。後此乃無更見之期。誰知吾今日手把其杯而杯之主人已逝，語已盡其餘杯，推其空杯近幾尼温，似令其更斟。迴語二舵工曰：「汝乃久撈不獲尸乎？」二人咸曰：「無之。」果使腐而載浮，或在明日潮落以後，今茲水滿勢無可得語。其同伴曰：「然乎？」同伴點首稱是。白拉司曰：「今茲吾力已罷，但有久俟必得主人之尸。吾心方慰。」幾尼温曰：「但得尸身死耗始確，吾心亦釋。」白拉司曰：「吾今須作招貼，叙其身材服飾。彼二股應如何書者？」幾尼温曰：「但書二股外弩而內彎足矣。」白拉司曰：「媪確見其如是耶？」然吾亦覺其行路時其股甚曠張密昔司圭而伯忽歛歔言曰：「厥狀頗類此。」白拉司遂書曰：「顛巨身短，腰曲。幾尼温曰：「勿但。」

言曲當言甚。曲白拉司曰：人既強死，勿更侮辱。但一曲字足盡之矣。幾尼温曰：先生既書招貼，何妨曲繪其真形？圭而伯在扉後，隱指曰：汝乃惡極，必欲繪我真形。今又飲矣。此毒媪酒量，乃不可以升斗計。白拉司面牆言曰：其人雖死，吾何爲如見其真？彼生平不潔，其衣喜爲無稽之談。乃一朝上吾心，何也？幾尼温曰：先生胡不竟書。乃絮絮作語。白拉司曰：吾不應心傷亡友，至忘其正事。惟吾尙欲有問其鼻作如何書者。幾尼温曰：扁而陷，圭而伯立，啟扉出，就幾尼温，自指其鼻曰：尖也，非扁也。汝乃謂吾鼻爲陷。耶白拉司見狀，躍起曰：趣極矣。公之精力，乃無尙片語，足令人笑。復能乘人不備，因而嚇人，神妙乃至於不可思議。圭而伯不答，亦不計其岳母之逃。其妻之暈，乃巡案行，盡取案上深杯，吸之，復挈取酒，瓷脅之。此時律師欲行，圭而伯曰：須之。律師諂笑曰：亦佳事。公如何實酒，瓷於脅，失落者碎矣。用此蓋見公之神力。圭而伯忽曰：汝行。律師曰：請公晚安。今日之聚，可云至樂。且言且退，行至於梯級口，中則稱頌無已。時白拉司之聲，既遠，圭而伯兇視撈尸之人，二舵工大震作癡迷狀。圭而

伯曰。汝今撈吾尸。至竟日矣。厥狀甚恭。乃開門示之。出二舵。工曰。昨尙窮一日之力。圭而伯曰。如是勞神至矣。果得尸者。恣身上所挈金錢。恣爾取之。以酬巨勞。二人相視。無語。相將而下。羣人既散。圭而伯嚴扃其扉。嚮其妻立以待之。甦。

第五十章

恆人夫婦之爭。大抵彼此互駁已耳。獨圭而伯夫婦。則不類是。密昔司圭而伯。則靜坐以待其夫之罵詈。但有搵淚而已。圭而伯辱詈之時。備萬種醜態。雖密昔司見。慣然以今夕變相。至亦毛戴不可止。後此氣伸。醉解。怒氣亦息。則嘲訕交集。爲語益毒。面其妻曰。汝以我爲死矣。身爲孀。雌矣。則大笑。妻曰。圭而伯。吾心滋悲。梗圭而伯曰。爾焉能不悲。吾又何嘗斥爾。無悲者。妻曰。吾非於爾生。還佯爲此態。蓋當僞耗。至時。吾已涕泗滂沱。今見爾面中心滋適。讀吾書者。須知此婦人之心。果盼圭而伯生。還受獷虐之威。仍加以親附之意。此事亦著書者所不能深解。顧圭而伯已決不之信。突進其前。疊二指近其妻眉睫之前。作聲曰。汝果念我。我果信汝。妻且哭且言曰。汝

堂。竟。行。至。兩。日。夜。不。歸。胡。不。先。示。我。以。所。嚮。汝。生。平。行。事。胡。爲。變。幻。刻。毒。如。是。令。人。悲。念。圭。而。伯。曰。我。刻。毒。耶。然。性。情。耳。吾。欲。行。其。刻。毒。時。即。縱。其。刻。毒。中。心。滋。慰。今。茲。又。欲。行。毒。矣。妻。曰。勿。更。出。圭。而。伯。曰。吾。立。行。吾。心。欲。何。嚮。者。即。何。嚮。今。欲。久。居。石。步。中。小。屋。爲。無。罣。礙。之。老。鰥。亦。令。爾。爲。豫。凶。之。寡。婦。吾。並。欲。爲。實。踐。之。鰥。夫。妻。曰。汝。果。如。是。耶。圭。而。伯。曰。然。吾。將。於。石。步。中。小。屋。命。之。曰。鰥。夫。堂。汝。敢。放。膽。跡。我。者。亦。聽。汝。所。爲。雖。然。吾。後。來。之。歸。家。非。復。於。日。中。排。闥。入。視。從。雨。昏。月。黑。中。無。聲。掩。入。如。鼠。狼。之。搏。物。汝。當。慎。之。因。開。窗。呼。樓。下。童。子。曰。湯。姆。司。各。得。童。子。徐。答。曰。我。固。在。此。圭。而。伯。曰。狗。汝。仍。侍。立。於。下。爲。我。負。鰥。夫。行。具。復。顧。其。妻。曰。密。昔。司。圭。而。伯。爲。我。摒。擋。汝。力。弗。勝。者。趣。若。媪。爲。我。助。理。即。趣。之。醒。勿。緩。勿。緩。因。取。撥。煤。之。鐵。直。奔。幾。尼。温。寢。室。之。外。以。鐵。搗。其。扉。幾。尼。温。醒。以。爲。圭。而。伯。將。致。之。死。因。大。呼。鄰。援。欲。開。窗。直。躍。而。下。適。幸。其。女。臨。門。謂。圭。而。伯。但。求。助。理。行。具。非。有。異。圖。幾。尼。温。始。自。慶。不。死。即。衣。荷。蘭。絨。之。褻。衣。戰。慄。助。理。時。夜。深。天。寒。復。中。懾。圭。而。伯。之。威。故。成。此。狀。圭。而。伯。抗。聲。發。

令。母。子。噤。不。敢。語。圭。而。伯。自。臨。檢。察。既。發。復。納。既。摑。復。解。作。種。種。困。難。之。命。令。迨。百。物。俱。備。復。令。取。小。槃。及。刀。叉。羹。匙。並。茶。杯。及。茶。船。之。屬。一。一。納。之。行。李。中。荷。之。出。門。不。復。留。語。既。下。樓。取。其。重。者。令。童。子。負。之。已。則。取。酒。飲。之。以。避。寒。氣。並。奮。取。其。瓷。甕。叩。童。子。之。首。作。響。賜。以。餘。酒。緩。步。引。童。子。至。石。步。時。天。甫。遲。明。啟。戶。入。室。卽。曰。是。間。大。溫。暖。團。結。狗。聽。之。八。點。鐘。時。來。醒。我。勿。緩。遂。取。行。李。驅。童。子。於。門。外。力。闔。其。扉。直。躍。登。案。伏。身。如。蝟。鼬。聲。發。矣。至。八。點。鐘。時。湯。姆。叩。扉。倦。極。遲。遲。始。起。命。童。子。取。腐。木。生。火。得。瀋。熟。咖。啡。而。飲。復。與。童。子。少。錢。令。市。麪。包。牛。油。乾。魚。白。糖。之。屬。俄。頃。間。豐。盛。之。晨。餐。已。登。諸。案。上。圭。而。伯。放。懷。而。啖。自。云。今。日。忽。開。新。世。界。此。爲。極。樂。國。土。矣。既。罷。則。念。此。屋。行。且。久。居。當。糞。除。之。令。清。潔。便。於。食。息。卽。至。小。市。購。取。舵。工。棄。置。之。舊。物。遂。得。弔。牀。一。懸。之。梁。上。又。購。得。半。鑪。之。火。爐。置。於。壁。間。左。右。徘徊。審。視。爲。意。至。得。自。言。曰。是。間。大。類。魯。濱。孫。別。墅。爲。安。靜。寂。寞。之。島。居。吾。治。事。於。此。當。無。人。擾。亦。無。窺。偵。之。虞。此。間。舍。鼠。穴。外。無。鄰。家。鼠。亦。善。類。吾。不。之。備。尤。妙。者。能。引。克。忒。至。是。以。藥。死。

之則樂趣當無窮。因縱聲而笑。已而曰：行樂失時，忘正業矣。正業又安可忘？視日曰：爲時非早。遂著衣取冠，行命湯姆曰：汝勿爲虎跳，勿翻滾，斗違吾令者，當寸寸磔汝。遂以小舟渡河，赴對岸。至司威佛拉，平日飲肆，見司威佛拉一人坐而調酒。方欲進飯。圭而伯自窗外言曰：吾心愛之物無恙乎？司威佛拉曰：汝來耶？晨來納福。圭而伯呼其名曰：迭克。汝近狀何似？爲書記人，牛油滋味佳耶？司威佛拉曰：恨微酸。且逐漸成醇，且臭腐矣。圭而伯曰：詎沙雷惡汝耶？司威佛拉曰：未也。天下女人無更溫柔似彼者。語時甚快。快。圭而伯曰：爾日來精神似罷。且鬱伊不少。司威佛拉曰：然。法律一道與吾性忤。此物寡滋潤氣，且縛人如束溼。吾意將逃。圭而伯曰：汝又安適？司威佛拉曰：吾蹤跡靡常。且安知一出，不卽交佳運。吾意頗不欲貓。貓來家者，則吾意良安。圭而伯莫明其旨，攢眉擠目，以待竟其說。司威佛拉亦弗加詮釋。但徐徐而食。食已，推其家具，以背就榻，加手於腹，以目斜睨火爐。少須言曰：汝思餅耶？此餅爲爾所製。宜嗜是物。圭而伯弗解。卽曰：汝何言者？司威佛拉弗答。卽從囊中出小裹，裹中之油。

已。漬。紙。外。發。視。則。李。醬。之。餅。覘。之。似。足。忤。胃。餅。上。加。以。白。糖。高。可。一。寸。有。半。司。威。佛。拉。曰。汝。視。此。餅。何。名。圭。而。伯。曰。似。新。嫁。娘。所。分。惠。戚。畹。者。司。威。佛。拉。曰。然。汝。知。誰。嫁。者。圭。而。伯。曰。曾。否。司。威。佛。拉。曰。止。彼。之。名。字。汝。勿。更。言。彼。今。姓。蘇。飛。赤。極。司。矣。因。背。誦。古。詩。曰。吾。之。愛。心。醜。於。酒。兮。今。爲。蘇。飛。碎。之。如。破。缶。兮。誦。已。以。兩。手。撲。其。餅。令。扁。納。之。囊。中。復。悵。然。坐。逾。時。始。言。曰。汝。今。當。滿。意。卽。弗。勒。得。亦。然。汝。二。人。合。而。謀。我。謂。我。後。來。必。且。得。意。此。卽。我。得。意。時。矣。嗚。呼。殆。吾。命。也。圭。而。伯。見。狀。大。悅。然。猶。僞。爲。慰。勉。之。狀。卽。掣。鈴。取。酒。款。司。威。佛。拉。酒。至。逐。杯。勸。進。言。不。娶。之。人。樂。也。語。次。痛。詈。赤。格。司。不。止。司。威。佛。拉。旣。得。酒。且。以。喪。志。之。事。一。委。諸。命。不。期。亦。生。其。歡。樂。遂。以。得。餅。之。故。一。一。告。圭。而。伯。曰。此。爲。蘇。飛。之。二。妹。將。之。而。來。一。擲。卽。大。笑。而。去。圭。而。伯。曰。彼。固。哂。爾。行。且。哂。彼。矣。雖。然。汝。言。佛。勒。得。今。佛。勒。得。果。安。在。者。司。威。佛。拉。曰。今。有。博。局。中。人。招。之。爲。徒。行。且。周。流。大。英。國。土。矣。圭。而。伯。曰。吾。今。日。之。來。正。復。爲。彼。奈。何。相。左。我。日。來。忽。憶。及。爾。友。司。威。佛。拉。曰。誰。歟。圭。而。伯。曰。爾。家。樓。中。客。非。耶。司。威。佛。拉。曰。何。

如圭而伯曰。樓中客曾否識得佛勒得。司威佛拉曰。否否。圭而伯曰。是必未見。故不之識。果能介紹見此二人。則佛勒得安知不立致巨資。司威佛拉曰。彼已面樓中富客矣。圭而伯大疑曰。孰爲之介。司威佛拉曰。我也。我不嘗語汝乎。圭而伯曰。妄哉。何有是言。司威佛拉曰。憶之憶之。汝行後吾方爲介以見是客。固未言也。以佛勒得丐我爲之。吾不復拒。圭而伯曰。見後如何。司威佛拉曰。彼二人晤面。大不類戚畹所爲。胖客大肆狂詈痛斥其不肖。致耐兒祖孫流離於外。均汝之過。是日相見。竟不命酒力驅吾二人於門外。圭而伯垂首凝思曰。此大怪事。司威佛拉曰。當日見逐時。吾已語佛勒得以怪事矣。胡待汝言。此事直出圭而伯之意外。百思不得解。遂凝思決策。且時時以目視司威佛拉。防其僞言。顧司威佛拉一無罅隙。但時時歎喟。圭而伯知其心。追惜蘇飛也。圭而伯此時無言自行。既出自念此人已引見胖客。固先我而爲。乃不得當。亦無梗吾事。惟其居心殊可恨耳。且彼已失蘇飛。此事亦滋愜吾心。彼自云將舍律師而去。吾決不聽其縱恣。且吾之安插是人。正所以密監白拉司。白拉司

果貧我者。吾但以酒杯叩司威佛拉。百隱盡吐。良資吾用。愚哉司威佛拉。汝當貼耳聽我。呼叱。且汝不足破吾鈔。但時時醉汝足矣。且思且行。復渡河入諸精舍。顧新購之罏。鑪而多縫。煤煙不出。箒上彌滿屋中。然圭而伯不以爲苦。時時引嗅煤馨。自以爲適。是日飯於莊上歸。出大菸斗坐而吸之。殆屋中煤煙四塞。益以巨斗之菸。燄室中幾不見人。但餘圭而伯二目閃閃出之。霧中令人兇怖。設恆人處此。行且爲毒煙壅咽而死。而圭而伯竟完好如恆。左菸而右酒。得意時作狂喊。意殆作歌。然曲譜笛家百索。實無此調。迨樂至夜午。遂登弔牀。四體舒適。無倫明日醒視。則已鼻已近樑間。半睡中自疑。夜來化身爲蠅矣。忽聞有人作累歛聲。引目自綱牀下。盼則其妻以手掩目而哭。因而大悅。凝視久之。忽作鬼聲。雙戟其兩手之指。下嚮其妻。妻大呼曰。圭而伯。胡爲窘我。圭而伯曰。美人我固欲窘汝也。汝來何爲。我不久死於水耶。妻且哭。且言曰。吾夫請早歸。請誓天決不如是。卽前此之爲。亦以懷疑故。始令人撈之水。次圭而伯曰。汝之懷疑。疑我弗死耳。我已詔汝欲歸者。不時當自歸。乃類不飲之鬼。

去來無跡。然其鬼靈常踞爾側。令人時時備我。無有甯居。雖然。汝胡弗行。妻不敢言。但合手作哀鳴狀。圭而伯曰。吾決不歸。後此非我命。令汝敢突至者。將購惡犬。喫爾。且於門下挖地。窖汝來。弗慎。卽陷其中。且作伏弩。汝一臨陷。弩發。令爾粉身爲屑。汝今復未行。耶妻復婉求。乞赦與之同歸。圭而伯忽變聲爲昵昵之音。曰。不可。我意緒不生。則歸家之期尙遠。汝不見吾門耶。不行。何待語後。立變爲兇猛之狀。將下牀取棒。棒其妻。妻始大懼。奪門而奔。圭而伯引領見其妻奔。越復大笑。笑已復睡。

第五十一章

是日圭而伯屋外大雨泥滓沒髀。霉氣中人。鼠聲四塞。圭而伯卽安睡其上。至於傍晚始起。呼湯姆治飯。食已。刷髮著衣。訪白拉司。此去特訪白拉司。白拉司並沙雷均出。掣鈴處有司威佛拉書小紙。言主人於一點鐘後必歸。顧莫知此一點爲何時。圭而伯曰。家固無人。尙有女傭。得傭亦佳。遂叩其扁。久久始啓。有至小之聲。應曰。來客留名紙足矣。圭而伯下視曰。汝乞我名紙耶。小女傭曰。願留此紙。圭而伯曰。吾當留。

賤於几。俟爾主人歸時予之。於是圭而伯直蹲白拉司座上作書。小女傭則張目注視。蓋豫承其主人之教。謂偶有人竊取其小物者。卽出呼巡警取賊。書竟將糊其緘。忽見此女傭注目仰視圭而伯曰。汝何爲者。近無恙乎。小女傭見狀而愕。但覺微動其唇。初無音吐。圭而伯曰。爾主母處爾何如。且主母非韃韃耶。小女傭翕唇而點首。圭而伯無意中。忽注意此女傭。則以手承頰注目此傭至久。復曰。汝從何來。女傭曰。吾不之知。圭而伯曰。汝何名。女傭曰。無之。圭而伯曰。爾主母呼爾何名。對曰。主母以小鬼呼我。女傭防圭而伯問不已。卽曰。趣以書見授。此在他人聞言。必且根究女傭何由並姓名而沒之。乃圭而伯之性直與人殊。聞之殊不介。遂擲書與女傭。取冠而出。旣出。且以手翳目觀此女傭。愁狀因復大笑。已至臨河酒肆中。令傭保傭三人。茶酒以待來客。客卽白拉司及沙雷。以書中招之至此。故坐候之。是日雨盛。他客必不近瀕河茅亭之上。茗飲。且面對泥濘之河灘。溼氣中人欲噁。而圭而伯獨心賞其地。抑別有所寓。吾書且不詳書。旣而白拉司兄妹同賁。圭而伯曰。吾之招邀。二俊知

爾嗜是間風景者也。汝試觀雨中山水處處皆屬天然。卽此茅亭亦奇古。可人。白拉司曰：眞所謂賞心樂事者。圭而伯曰：汝畏寒乎？白拉司震齒對曰：似不覺冷。圭而伯曰：溼乎？白拉司曰：然。惟得此亦足已。吾燥潮溼無傷也。圭而伯曰：沙雷適否？沙雷曰：吾意較爾尤適。勿多詞費。趣以茗至。圭而伯張手作欲抱狀曰：沙雷乃知趣。至是可愛也。白拉司見二人語時卽自言曰：斯人太高雅。乃吾所未見。方其極力頌揚。殆出之常例。實則衣溼肌寒。頭顱岑岑。然但思就爐而取煖。並以烘衣。而圭而伯者素好苦人。見人被苦。則中心滋適。如饗盛饌。其尤奇者沙雷素亦弗悅此地。惟見其兄作忍寒聲。心亦舒適。雨淋其衣溼透。腠理亦不言寒。尙時時爲二人淪茗不已。圭而伯坐於啤酒簫上。飲茗無數。言曰：是間風物殊佳。若論英倫三島之中。百覓當不得此。後此三人多暇尙須臨謁。白拉司倔強雨中則力支精力。勿令見譏於圭而伯。而湯姆則擁破蓋立於亭外。足凍欲僵。圭而伯見之愈樂。大笑幾裂其吻。沙雷若不審有雨。挺然坐於漏點之下。初若弗覺。似長坐至曉。窻觀彼二人之被雨。堅不爲動。此時

圭而伯在狂笑之中。忽斂其容。自酒簫下。引白拉司之袖曰。吾有正事相語。沙雷汝亦與之。沙雷移榻傾耳。向圭而伯。圭而伯曰。若二人頭顱直聚一處。勿釋。吾計甚祕。當與若謀之。白拉司出日記本。並鉛筆言曰。吾且一一識之。令勿遺落。蓋爾之談吐。卽好公牘。蓋爾之論事。該簡無倫。要非精明之人。亦不易了。吾覺議員之發議。其詞旨。咸不汝若。圭而伯曰。汝更作詔語者。吾卽不與爾謀。汝趣收日記。須此何爲者。汝聽之。有童子名曰克忒。沙雷卽點首曰。我識其人。白拉司曰。克忒耶。似吾曾聞其名。但一時不復省記。圭而伯曰。爾之疲緩。如龜腦毬之厚。乃逾犀牛。白拉司曰。汝大能作雅謔。而又精於動物學。何也。汝殆爲第一等之小丑。英文 Buffoon 滑稽也。 Briton 癩蟆也。白拉司本稱圭而伯爲滑稽。音吐模糊。遂成癩蟆。方欲改正。而圭而伯以己傘跌力叩其顛。沙雷起引圭而伯手曰。勿喧。歷以亂人意。且言吾事。吾已告君。識得是人矣。圭而伯起拊沙雷之背曰。汝隨地咸占先著。汝須知克忒之爲人。頗觸吾忌。沙雷曰。吾亦憾之。白拉司曰。吾於其人亦頗鞅鞅。圭而伯曰。三人同心。則此事已成。

其半實告汝。其人名爲誠懇。然能狡獪爲奸欺事。殆爲惡狗。惟善飼之。則帖耳。觸餘人皆噬。白拉司曰。爾詞令至善。令人傾倒。沙雷曰。勿多詞費。且訖吾事。圭而伯曰。但論此著。爾又強似阿兄矣。沙雷汝聽之。克忒既好噬人。噬我尤烈。我深恨之。將寘之於刑。白拉司曰。但得罪公。其人已足死矣。圭而伯曰。吾言尙未畢。汝能否竟受吾言。嗷嗷何爲者。須知吾匪特痛恨其人。且爲吾事之窒礙。非彼格我。我足以立成巨富。乃彼人往往敗吾事。汝輩咸知其惡矣。若能以計下之。獄纒首而死。則吾意始釋。若兄弟能之。耶白拉司曰。可圭而伯曰。然則汝以手授我。沙雷汝亦出其手。我信汝較信於若兄。忽曰。湯姆司各得歸矣。攜燈並菸斗及酒皆至。然則足以消此良夜矣。三人語既。遂不更論克忒之事。圭而伯仍復其笑樂之態。叫喊無常。如野人。至十句鐘後。白拉司大醉。扶沙雷自歸。圭而伯數日以來。亦甚憊。既歸巢窟。立上弔牀入夢矣。今且讓彼醺睡。吾書當迴叙禮拜堂門外耐兒祖孫矣。

第五十二章

逾半句鐘。先生至禮拜堂門外。來時至匆匆。執鑰匙。琅琅作聲。既至。喘息弗定。然爲狀至樂。以手指破屋。久不能言。既而始止。喘言曰。汝見此兩楹老屋乎。耐兒曰。見之。先生去後。吾乃與此屋相嚮久。先生曰。汝果聞吾言則更當審諦此屋。此兩楹中一爲吾居。一居汝也。語已。未及耐兒之答。卽引其手赴此老屋。既至。則見一小穹門。先生擇羣匙均。莫入已而得一匙。則鎖竅已鏽。格格久之始啟。既入。則屋爲圓頂。前此必雕鏤秀雅。今卽殘敗之餘。尙能隱隱辨其藻績之迹。牆上所籍白石。鐫樹葉。彷彿如生。顧眞葉時時彫謝。而室中婆婆之綠意。乃歷萬古而長。春火鱸次有兩石象。雖肢體殘缺。然尙辨形。鱸空無煙。而此二象相嚮。若同悲其寂寞。屋隅乃以木板界爲斗室。穴牆通牖。厥狀如龕。屋中列二舊榻。此外更無長物。屋後有小門通他處。似積疊陳物之所。小窗爲蒼藤所翳。陰沈如晦。中有一案。並破爛小檯數具。巨積一藏。儲地誌。尙有殘薪數積。以狀觀之。似夙有人居。遷去未久者。耐兒語先生曰。地甚清幽可愛。先生曰。吾初以爲岑寂。觀爾入時。似毛髮森竦。狀不審汝。乃嗜此也。耐兒曰。

吾初不爲此。然心中殊莫名其所以。在禮拜堂望此門宇時。卽覺毛戴大抵地久。無人故慘。慘長陰氣耳。先生曰。居此頗平安。汝以爲然否。耐兒曰。地旣幽僻。旣可以生。尤可以死。兩皆佳致。更欲有言。先生卽止之曰。地偏心遠。久居亦足云。適尤可長養其智慧。耐兒此屋爾居之矣。耐兒駭曰。此授我耶。先生曰。然。汝居永永受清閑之福。吾居卽在隔鄰。先生此時始告耐兒。以往面牧師之言。據會堂吏言。屋前此爲老嫗所居。此嫗可一百歲。專司禮拜堂之鑰。專其啟閉。果有人游歷者。亦此嫗引之。此嫗卒於前數禮拜。受代尙未有人。會堂吏所言蓋如此。吾遂以爾祖孫二人荐司此役。吏悅。商之牧師。牧師立可其議。故以老夫至此告爾祖孫實司此役矣。惟薪俸未多。在此窮泊之區。良不致餒。且老夫所得。與若并之。或可免於飢寒。耐兒感極而哭曰。如此見。旣吾無以報。但乞上帝降福先生耳。先生曰。亞孟須知天心固已厚我。出之難中入諸樂土。尙何求者。今當往相吾宅矣。於是出屋。更入毗舍。啟其腐扉。屋亦圓頂。如耐兒所居。但規制略小。毗舍有斗室。及積物之空舍。此斗室但一區。並一附屬。

之屋。會堂更本擬以耐兒所居者。居先生。先生見彼祖孫二人。故推其大者。讓耐兒。而先生屋中亦無所有。有之亦不能逾耐兒屋中所陳列者。但地上積薪備生火者。則與耐兒室中無異。三人既至。初無他圖。但汎掃此兩屋。令之淨潔。遂納薪於罏然之少須。覺此老屋中已有生氣。耐兒以針縫其窗。窗裂處。地毳破者。亦聯合而緝之。先生執帚掃去門外枯葉。牆上翠藤脫而下。偃者則以釘箝合而上之。自外觀之。隱然已類人居。老人時助先生。時助耐兒。清理家具。頗以爲適。村中男婦聞先生新至。亦頗有趨助者。或以家具遺饋。用爲儀贄。是日頗忽遽。至晚但覺事集而日短。夜中先生與二人共飯。三人同坐罏次。劃治家之策。言極和平。樂極幾於莫舉其詞。臨睡先生唱祈禱文。別而歸寢。耐兒侍老人寐後。移榻仍坐罏次。守此半明半滅之餘。薪思及往事。如墜夢中。今茲始醒者。時罏中餘火。映射壁間。幻爲怪影。而門外荒冢。纍纍。覺胸中有無窮感觸。亦不關畏鬼。而然蓋自經家難。奔馳於外。久經磨鍊。已更童子性質。成爲觀空之眼力。此時開軒外望。胸中廓然。覺己身爲不生不死之身。一無。

恐。怖。時。鐘。聲。已。過。十。二。點。落。葉。隨。風。撼。撼。作。聲。萬。籟。都。寂。耐。兒。面。對。荒。墳。遂。生。無。窮。慨。歎。倚。窗。久。久。始。捫。索。歸。寢。夢。中。卽。見。學。堂。之。姊。妹。又。似。屋。頂。大。開。羣。仙。鼓。翼。凝。立。雲。端。下。視。後。此。乃。昏。沈。不。復。可。記。明。日。侵。晨。遂。起。續。治。昨。日。未。竟。之。役。半。日。紛。紛。始。位。置。安。宅。三。人。同。約。往。謁。牧。師。牧。師。者。馴。善。枯。瘦。之。老。人。也。獨。居。既。久。門。外。事。不。之。聞。且。不。之。問。方。隱。居。是。間。竟。似。與。世。人。離。別。其。妻。先。隕。於。是。牧。師。一。身。之。後。但。有。一。屋。屋。外。則。一。切。弗。動。其。心。三。人。入。見。牧。師。一。一。加。禮。乍。見。耐。兒。卽。樂。不。可。支。問。名。問。地。問。其。生。長。之。區。且。叩。其。胡。爲。至。此。耐。兒。不。能。竟。對。一。一。均。先。生。爲。述。且。云。家。下。無。人。故。樂。茲。清。淨。與。牧。師。同。度。時。光。牧。師。點。首。稱。可。然。其。愛。耐。兒。乃。如。其。女。語。先。生。曰。適。君。所。論。列。悉。遵。所。命。惟。此。兒。年。幼。耳。先。生。曰。年。幼。而。閱。歷。滋。深。老。人。曰。上。帝。佑。彼。能。至。是。間。當。盡。忘。其。前。事。惟。啟。閉。之。事。令。此。兒。司。之。似。太。枯。寂。耐。兒。曰。我。固。樂。之。牧。師。呼。之。使。前。手。拊。其。髮。作。笑。悅。狀。曰。以。汝。芳。年。正。宜。行。樂。乃。處。爾。清。涼。寂。寞。之。區。固。非。其。分。先。生。爲。我。善。撫。此。兒。勿。令。其。憂。煩。摧。挫。可。爾。少。須。皆。出。歸。於。耐。兒。室。中。論。

彼此均交佳運。此時忽有生客入門。其人黃耆。與牧師友。牧師十五年前悼亡後。至與同居。未嘗一日離索。其人本牧師同學。今乃成爲密友。其始本爲慰唁牧師而來。已而亦厭謝城市。屏居於此。爲人居間。故村人咸禮重以爲長者。村中儲公款。用以恤人。均是人爲之宰。至公無私。凡民有疾病之事。此老則至而慰解。佳時令節。村人爲樂。此老復爲之倡率。而村人咸無知其名姓。或當時一問輒忘。然皆呼之爲畸零生。畸零生亦卽用是爲名。後此吾書亦但稱之。以是矣。生旣款戶。卽引首內視。遂徐步入室。語先生曰。先生爲密司忒馬而登。卽是間新蒙師乎。先生曰。然。生曰。吾固知君垂至。昨將迎君於半道。以村中有老媪新病。吾爲將書至十里外寓其女兒。至是始歸。復指耐兒曰。是卽爲吾村司講堂之鑰者耶。然則先生者。匪惟教人以學。且能以仁慈爲心。滋足感也。生遂抱耐兒親吻。細觀其色。若疑駭。不卽發問者。先生知旨。卽曰。女郎大病新愈。耳生曰。知之幼年茹苦心。安得甯受病。宜也。先生曰。如畸零生言。生復引耐兒之手言曰。女郎至此。可以自由。老夫必令爾無苦。因四顧曰。屋中良。

潔淨窗奩地。衣均爾縫。耶耐兒曰。然。生曰。吾尙能助爾以家具。今且相爾室中需何物者。因挽耐兒之手。徧囑屋中。遂行逾十分鐘。生引二童子負家具。已則佩一巨囊。既至陳之屋。纖悉皆備。於是室中人復忙碌度置。生亦助之爲理。且急迨訖事。卽謂童子曰。爾率同學來謁先生。二童去後。生謂先生曰。學生良佳。然吾不能面譽其人。以長驕惰。少須見雁行童子。高下錯雜而至。生卽奔赴門外。引之入堂。學生一見師長。均脫帽握之手中。或鞠躬。或點頭。爲狀參差弗一。畸零生旁矚。則點頭稱可。向先生作私語。然其聲甚洪。衆皆悉之。生曰。第一人爲約翰倭文。此兒至聰明而謹願。惟好嬉戲。吾防其死於非命。每逐野兔。至無憚峭壁。幾隕其身。或遇溝輒跳越而過。顧觀之頗有天趣。此時生已痛斥一人矣。又指一人曰。此爲李卻伊梵。善讀而能識。音吐嘹亮。歌聲高出羣輩。惟一至禮拜堂輒睡。然吾當少時。亦正如是。蓋恆性然也。復指一人曰。先生。此子不當姑息。此兒蓋睛而好游水。前此有瞽人引道之狗。墜諸水中。彼不脫衣。入水八尺。竟起其狗。吾聞言。卽與二鎊之錢。彼乃不知爲我。以後

歷歷指每人之性質。咸凜然抵其病根。語已。曰。今日經予痛斥。後或知勉。遂每人予以小物遺之。且曰。行須勿凌越。勿叫囂。勿趨斜徑。語後。復私語先生曰。吾少年時人苟語我以此。我必怫然報之。以怒已而畸零生告歸。先生則目送之。自慶爲老福。是日。兩老屋中。鑪火騰。上人咸溫煖。而畸零生及牧師。晚中閒步。尙引目窺耐兒之窗。戚憐其嬌小太息而去。

第五十三章

明日侵晨。耐兒早起理其家具。復趨毗舍。爲先生理之。自牆上取鑰匙。則禮拜堂匙也。耐兒取匙。擬往觀禮拜堂。是日晨氣良佳。空中草香。林氣中人。疎爽環確之。河淙淙。作聲。草梢尙含露氣。晶瑩欲顫。塚上有羣兒作戲。爭捉迷藏。人人咸有笑容。羣兒中有一人抱雛兒鋪以林葉。睡此兒於葉茵之上。墳爲新瘞。大抵爲羣兒中之游侶。故羣兒爭向此墳爲禮。且累置花圍其上。耐兒進問曰。此爲誰氏之塋。一兒曰。此爲吾兄睡宮。非墳也。特園林耳。且汝不觀此園較他處爲青翠耶。羣雀亦樂居於此。以

此睡人醒時好飼雀耳。語後以身撲此小墳。引首向耐兒而笑。少須同伴遙呼。此兒卽紛馳而去。耐兒徐行及堂次。規制極古。其旁爲會堂吏所居。方倚杖向陽。一見耐兒。卽道吉語。耐兒聞先生言。吏多風痺之病。卽曰。晨來瘥乎。吏曰。謝天帝。吾愈多矣。耐兒曰。以理度之。行且全愈。吏曰。病人能忍耐者。當無不愈。今孺子且入吾室。於是跛行先入。且示耐兒曰。爾當下視勿爲苔痕所滑。旣入。謂耐兒曰。此特斗室。其上有樓。今以痺故。不便樓居。故未之用。吾策。明年仍遷樓上。耐兒聞言甚異。以爲此吏年耄。又司死人之域。乃貪生忘年。如久久不死者。何也。耐兒見吏牆上均掛鐵鏟。吏曰。吾知爾意矣。此皆治墳器也。耐兒曰。何爲多其數。吏曰。且用以植蔬種樹。令其增長。且吾生所治。初非易腐之物。汝觀當中之巨鏟。方爲治墳之用。今已鈍矣。果此鏟能言者。足以告爾。至至修之。史事。今余年老。腦力衰。不復懷矣。耐兒曰。先生於治墳外。尙課園種樹耶。吏曰。然。此大樹均吾手植。以我每治一墳。卽植一樹。歲月久忘。但視樹之尋丈。增高辨墳中人死期之遠近。此鏟久不能用。明年當易其新者。耐兒以

爲吏作笑語者。既觀其貌。則沈寂莊肅。仍非調詼。逾時復言曰。吾乃不解天下之人。何以不審其有死期。吾業窳窳之業。於生死關頭。頗了了。且爾非從禮拜堂來。耶耐兒曰。方欲入堂瞻仰耳。吏曰。堂中有古井。至深黑。就而發聲。回響至烈。四十年前。轆轤引繩。繩皆作結。但觀第一結脫。轆轤時。箭已及水。逾十年。水落須更益。以繩又十年。水乃更落。繩結復增。今又十年。涸矣。雖盡下其繩。至於手倦而箭。乃落諸枯壤之上。耐兒聞言。肅然如臨深井之側。語吏曰。茲大足竦人。吏曰。此井直同世人。吾觀水之落。猶人精力之日退。顧乃無人悟此盈虧之理。耐兒忽曰。先生年齡如何。吏曰。明年夏中。老夫七十九歲矣。耐兒曰。適聞先生言健。王時尙能治生。非歟。吏曰。然汝試至吾窗外。觀余籬落中樹藝。均余手所經營者。明年此日。綠陰如織。萬葉積疊。不見天光矣。且余於冬夜不眠。尙治夜工。語次。開小櫺。出木製小籠。雕鏤玲瓏。言曰。大人先生。咸言此村絕舊。吾故以老木之材爲此。作紀念物。用稱博古者之雅懷。今所餘無多。用待今冬一過。則交春時。吾櫺滿矣。耐兒執而觀之。盛稱其工。少須與別。自念

斯人大怪。謂人壽無幾而一身。乃不覺其去死爲近。既而悟曰。人心明於觀人。闇於觀己。果人人自虞死。期近者何有生氣。此殆天心故。愚其人以成世界。此老吏常憶明年。此足爲人類貪生之標本。耐兒此時至禮拜堂。視鑰匙。咸有標識。遂一一發扇而入。匙動鑰開。回音已震震。耐兒赫然。耐兒觀堂外景物。與沿道所見已別。同天壤。既入堂中。則以弱小之女兒入此。隆高幽寂之所。視當日廁身煙溷中。相反尤多。堂中高窗深竇。射光甚微。屋中如居影裏。觸目均古物。覺空氣都無暴烈之性。地上石板爲革履所觸。咸成光滑。然履此之人。則化灰久矣。棟樑久爛。圓頂欲坍。牆根泥土剝落。貴人之塚。葬於堂中者。墓碑咸成沒字。勿論金鐵木石。咸淪塵土之中。綜名之曰毀壞之命。運屋中雕刻。無論精粗藻飾。無論濃淡制作。無論高卑。或人力或天工。統付灰墨之中。成一平等之歷史。堂中數塚爲封建時代諸侯之塋。兆塋上咸有臥象。臥白石之牀。拱手向天。亦有十字軍壯士。擐甲於身。凜凜如生。且懸其生平之刀械。均久鏽成灰。仍撲壁上。雖然。生人事業所貽。較壽命修也。而殺人之器械。雖英雄

之骨成灰而矛盾固依然留其形迹耐兒觀已覓地而坐而一身已處於萬死之中環顧堂中生氣都盡似人生至此爲息影之第一地因卽書架上取聖經誦至數章復歸書於原處思及明年春夏萬綠萌芽則村景當別有異大抵窗外藤陰交織探枝入於室內陽光一燭則扶疏之影幻龍蛇於室中亦雅觀也又復憶及鳥語花香繁華觸目時序循環初無變易人固死也而春夏秋冬復何曾死卽此長眠之人果有靈者亦可領略花鳥江山之滋味而又何戚者倦極思歸行輒回首作婉戀忽至一處有梯上仰心念此梯必赴高樓遂躡足扶闌干而上至於最上之層一望無際高林平田漫無涯涘幾與蔚藍之天相接其中牛牲就牧厯厯可數炊煙縷縷出地竟不見人家以樓高目力弗接也墮地之中羣兒之捉迷藏如故種種所見皆勃勃有生氣從地中上衝一屏死氣矣耐兒憑高久望見羣兒盡歸耐兒始下鑰其扉過先生門外屋中已瓏瓏聞書聲此爲第一日開學是日晚中耐兒復至禮拜堂獨賞靜中滋味至於暮色漸起尙不思歸亦無怖恐之狀已而先生及畸零生至是尋覓

始引之歸。然顏色慘白。人皆駭異。而耐兒心中。則海闊天空。無有滯澀之想。先生歸時。與彼親吻。覺頰有淚漬之痕。似感逝也。

第五十四章

畸零生者。精熟於禮拜堂左右之掌故。每當夏日。嘗至堂中披覽藏書。至於冬月。墜戶。則就牧師爐旁。讀是間風土之誌。凡故事流傳。凡人欲斥駁其非。則力加將護。勿令成爲墜典。且舊物陳陳。初不移易。指爲天然位置。時有石槨一具。相傳爲男爵存骨之櫬。男爵生時。居外國爲羣盜。晚年懺悔於此堂。故即置槨於堂中。時有考古家。謂男爵不死於家。而死於鬪。畸零生則力言其歸。且歷陳其改行爲善。棲神於天上矣。尙有斷塚一堆。衆言爲老嫗在伊里莎白王后時。以食蘇一道人。因是得罪。纒首而死。考古者斥爲非是。畸零生則又力主其然。謂此嫗生爲善人。瘞此卽爲吾堂之光靈。且引嫗死後。有人私載其尸至此。瘞之。門次有白石之墳。人言爲錢虜家。以亂齋之故。力逐其子。畸零生則曰。堂中葬骨者。無是殘人。既能納棺堂中。且有墓表。僉

壬又胡能入。綜言之。畸零生之意。保全善類。掩蓋惡迹。蓋忠厚之長者也。耐兒恆聞生稱述是間故事。遂亦重視此堂。謂爲萬善所歸。非等閒也。自覺逐日與先覺先知同處。可云永享安樂之福。一日。畸零生引耐兒至禮拜堂地窖中。入時至洞黑。畸零生謂當日全盛之時。以香油爲燈。長照道人修省於此。今則久枵無人。故荒悄至是。復引至堂上廊廡。循視一周。謂爲當日女冠聽經之所。復一指夜臺人之歷史。每於牆上武器。則指實某人死此刀下。死此矛鋒。耐兒亦一一識之。逾數日。老吏病瘳。能出遊於外。自其口中。又得無窮掌故。時有下窆之人。吏老不能舉錘。則立而監之。耐兒隨行。坐於織草上。共吏深談。其下錘之工人。年鬢較老。吏爲邁。然膂力甚壯。王兩耳久聵。耐兒見吏與語。則怒氣勃勃。然怒其重聽。且憐其衰耄。耐兒曰。今日觀掘此墳。心殊忘志。乃吾未聞村間有喪。而治此墳何也。吏曰。此爲婦人。居三英里外。非我村人。耐兒曰。年壽如何。得毋歿耶。吏曰。少耳。以數計之。不能出六十四歲以外。又大聲呼工人曰。大隈汝聞死者逾六十四歲外耶。大隈如不之聞。老吏大怒。以杖引。

之不能及足麻木復不卽起則拾小石擲大隈冠大隈愕視曰何也老吏曰汝知伯格摩爾甘爲年何若大隈攢眉翳目其視茫茫然應曰伯格摩爾甘耶老吏且怒且憐其蠢言曰然汝聾聵極矣大隈凝思停鏟以石去其泥土似憶死者之年曰吾昨日觀其前和所書得母七十九歲耶吏曰安有是者大隈曰然吾憶其年頗與吾埒必七十九歲耶吏曰汝殆誤讀其署年之數大隈曰汝何言更言以語我吏大怒曰汝聾乃至是我蓋問爾曾誤讀其數目否大隈曰否吏曰此人大愚且錮耐兒自念此吏何由知其不然以精力論之此工人較吏爲清醒已而吏亦無言耐兒乃雜問以他語曰剛先生語我喜植花木曾否至此下其鋤鍤吏曰墳也蒔花何爲耐兒曰彼墳胡爲有之吾初以爲花皆先生手植乃有萎墮欲僵者吏曰天意殆不欲名葩肥茁於是耐兒曰是語吾弗省吏曰弗省耶誠告汝凡蒔花之墳必有至親之骨肉爲之植此耐兒曰此亦至情所發吏曰且勿言此汝試觀此花胡爲作乾枯狀汝亦悉其理乎耐兒曰未也吏曰記憶死者之心淡故灌溉之力慵前此晨夕咸戾至是

來省既稀。易日而星期。易星期而月後。此則參差無準。又久則並此無矣。故記念死者之據。是安能久。但如一年一生死之鳳仙花。較此墳花之壽命。尙永耐兒曰。嗟夫。聞之令人懷喪。吏曰。人之蒞此者。其語殆與爾同。而吾意獨否。人言是間風氣。厚死者之親。恆蒔花於此。顧既栽之。胡不培之。老夫則答言。此花之萎。正爲生人之地。果此花長榮者。則死者之骨肉。或常卽此典。視其悲甯復可堪。正惟天意。令生者漸殺其悲。亦正所以全生人也。耐兒曰。我知之矣。生者之心。晝見白日。夜見繁星。以爲死者上升。不復淪諸窀穸。故不以修墓栽花爲盡生者之職。吏曰。容或有之。吏答時。意似他屬。耐兒則思無論如何。吾明日必種花於此。易荒墟爲花田矣。不期悲從中來。淚盈於睫。老吏亦不之覺。尙欲與大隈辨此死婦之歲年。乃連呼大隈不已。大隈聞呼。至三度始愕。然有聞一手扶鏟。一手引其耳。言曰。汝呼我耶。吏曰。我思死者較爾我歲年爲高。大隈曰。我已言之。蓋七十九耳。且吾目親矚其前。和何爲有誤。吏曰。爾見之耶。須知女人好掩飾其年。大隈曰。此理似確。安知其不年長於我。吏曰。汝觀吾

輩至其旁不猶童子者。蓋吏之意死大隈曰以狀卜之似較我爲老吏曰我思其貌決其年必不同於我輩大隈曰或高我五年耳吏曰豈特五年直十年也綜計之必八十九歲。已吏意欲更延壽至十年汝憶否彼女逝時彼年何若明明八十九歲乃詐少十歲足知生人之詐往往如是大隈亦悟乃極推死者以長年意與老吏合此時吏欲歸舍大隈力引之起吏曰是間涼吾當自攝至於明年夏中吾體當健於是執杖自歸大隈見吏口動以爲語已尙啾啾問弗止吏曰傷哉大隈聾聵至是爲日當弗久遂偃僕歸大隈亦歎曰此人龍鍾至是爲日無多吾喪老友矣綜言之人人惜其年命好盛推人以先死而二人心尤冀此女長我十年始死今則胡憂待十年後更言耳於是心皆安樂而去耐兒尙坐觀大隈挖地每下數鏟輒止而嗽嗽已復笑言曰此老友不久人世矣耐兒悵然亦行見先生距一斷墳之上讀書先生見耐兒卽掩其書曰耐兒宜就光中行吸空氣勿入禮拜堂中耐兒曰堂中亦善地先生胡防我不聽入先生曰地固佳也然以爾芳齡宜動勿靜若寂寞無歡良非少女所爲耐兒曰先生

若審吾心樂者。或不言此。幸勿以貌爲斷。蓋世界中無更樂如我者。言次。以二手捧先生之手。久坐。已而言曰。此天意也。先生大愕曰。汝何言。耐兒曰。據我四鄰之長眠。人觀之。孰非天意者。先生斥吾憂。吾不大樂耶。獨先生憂耳。先生曰。吾爲樂笑之翁。思及後。此與爾長聚。故不禁開口而笑。汝適不與會堂吏語耶。耐兒曰。然。先生曰。女聞彼言。殆有根觸。因而成感。耐兒無言。先生拊肩曰。試告我。勿吝。耐兒掩淚言曰。我悲人死而親屬久不之憶。殊難恕也。語時。目接枯花。不勝浩歎。先生知狀。言曰。汝謂花枯而典墓者。稀爲生人忘死者之據。且死人入墳後。遂不能感動生人爲善之心。耐兒汝聽之。方今多人力行善於人間。其原因均本之死者之意。耐兒曰。然。以先生待我之厚。移死者之愛付之吾身。此理正復不謬。指學生死者也先生曰。凡人人生有美行。即死亦難淹沒。耐兒曰。如先生言。先生今日之待我。卽無異前此之待首座之生。吾感先生至於沒齒。先生萬感交集。不能卽答。少須。老人亦至。乃三人聚談。談未已。鐘動。先生入堂。老人目送先生。語耐兒曰。此真善人。彼必不至害我。耐兒聽之後。此勿

更奔涉矣。耐兒搖首而笑。老人撫其頰曰。汝乃尖容不類。前此之有華色。耐兒曰。所謂前此者。何時耶。老人曰。前此又幾禮拜者。久乃曰。聽之。勿問。耐兒曰。然哉。即使憶之。正可勿問。但如夢幻可也。老人聞夢復思及前事。乃急止之曰。是間安有噩夢。汝可勿憂。勿提前跡。夢且復來。奈何忘之。忘之。耐兒知大父悔過。自念曰。敬謝上帝。此懺悔何可及者。老人曰。吾後此當敬慎不敗。常謝上帝。特爾勿去我可也。且勿獨行。遺我於是。吾意常欲與汝共其甘苦。耐兒曰。吾焉能一人獨行。舍大父而去。大父殆戲我耳。今茲當以此地爲林園。明日加以樹藝。孺子與大父合力。老人曰。可。卽明日。起當恣治之。於是祖孫二人拔草去棘。崎者平之。翳者薙之。老人手足靈敏。竟視此地。果爲林園。不憶其爲墳也。方薙草時。忽見崎零生坐於斷欄之上。靜觀壅治。見耐兒力作。卽曰。汝良有心。爲此自破曉。肆力至是未怠耶。耐兒曰。此區區者。胡名爲善。惟吾心有欲。故頗不惜其力。崎零生曰。良哉。良哉。惟孺子去草。胡爲專注。殫逝之。穢耐兒爽然回首言曰。吾力有先後。非有意也。此事固出無心。以耐兒年稚。故惜其穢。

年不壽之人。蓋偶然心動。而然老人聞之。則大有感觸。既視墓。碣復視耐兒。忽擁抱耐兒。令其蘇息。似老人久久未經念及之一事。斗然奔湊。腦中此爲老人憂耐兒之心緒。一生中潮上之第一次矣。在草場中耐兒見其祖父。偷眼視已似有所追憶。而莫得耐兒。卽問老人。老人曰。無之。因以手撫其髮。私祝曰。汝精神倍長。咄嗟可以成人矣。

第五十五章

自此一日始。老人顧惜耐兒之念益深。時時爲之憂慮。凡人心緒如弦。故挑之或不卽動。若無心。槎觸鏘然鳴矣。耐兒自破家逃難以來。茹千辛萬苦。身命幾殆。老人尙鞅鞅不以爲適。今日爲少年墳臺一語。乃立發其天良。自是以來。一身苦樂都不之計。乃一準之耐兒。每值耐兒外出。已必躡跡。其後迨耐兒少困。則力擁之。懷晚中耐兒據壚。老人則移榻與面。必待耐兒笑悅。心始釋然。凡耐兒應執之役。老人則竊爲任之。不予耐兒以勞苦。有時夜半私起。至耐兒之旁。聽其呼吸。此時老人無知無覺。

之腦筋竟戴耐兒於中無須斯之釋耐兒每當困倦必側身榻上蘇息至於經時而先生則以書瑯誦與聽畸零生亦無日不至當先生倦時畸零生則續任其役老人亦隅坐相對耳若無聞目則有覩所覩者耐兒也設耐兒盛道典故佳者老人不審所由亦從而稱羨或夜來畸零生陳說舊事爲耐兒所悅懌者老人則肆力記之迨生去後老人則默隨其後請其明日更來更舉此故實其意蓋欲力博耐兒之歡以釋其憾顧此事不必爲耐兒所悅耐兒之嗜恆喜徜徉於叢塚之間而旅行之人攬古者恆至是憑弔然一見耐兒咸悅又歸告其侶故來者益衆雖候屆深秋較之平時已無人跡乃自耐兒居此則蕭寥之境亦續續有人此時老人必隨耐兒伴客游覽客去則潛跡其後聽客之贊耐兒則欣悅不可止而客亦實憐耐兒卽村人亦漸與耐兒稔咸述其賢孝而學生見耐兒亦加敬禮雖蠻野無識對耐兒亦歛手改其容果一日不見耐兒者放學時亦必經其門內覩禮拜之日耐兒職司啟閉聽講之人必環視耐兒或贈以物事勿論老幼男婦無不關注至於三四英里外村人至

亦贈以微物。物微而心則甚誠。耐兒居久。與一村童漸稔。童言墳中是其懷兒。因之與耐兒談論甚契。無間。二人常至講堂。或登高臺。無地不屈。一日耐兒方居堂中讀書。此童子忽喘息入。淚滿其眶。執耐兒之手。詳視者久。復以手抱耐兒之頸。耐兒曰。汝胡爲汎瀾者。童子之抱愈擊。言曰。汝非其人也。決爾非。是決爾非。是耐兒愕然。以手拂其髮。披之腦後。曰。汝適何言。童子且哭。且言曰。吾決不能令爾爲彼。彼固清虛。我乃不見。且不與吾言。以我決之。不如其仍爲汝佳也。耐兒曰。汝言我乃無覺。今且質實言之。童子曰。彼人言爾不待明年春花發。春鳥鳴時。汝爲安琪兒矣。今願爾勿遽仙去。耐兒汝當留此。天上固佳。留此人間伴。我亦復佳。事耐兒聞言。以手扶頭。梗不能語。童子曰。我知之。汝不能遽行。且不忍舍我。今請爾許我勿行。語時。童子長踞於地。以首伏耐兒膝。曰。耐兒且視我。面必許我。勿遽仙去。如是者。吾方信。彼人爲靈言。則我亦不愴。楚耐兒但有嗚咽。仍不能答。少須童子欲摩卻耐兒皓腕。曰。即使安琪兒以羽葆招爾上升。願念我精誠。或不下。調吾兄。威廉已往。侍安琪兒。果知我一

人獨宿伏枕而悲。則阿兄長行亦必悔而念我。耐兒仍無言。悲極欲碎。其肺童子復曰。耐兒胡爲必行。果行苟聞我哭於心。亦將怔忡無復甯謐。彼人謂我威廉身居天上。四季長春花木盈眸。其樂無匹。顧吾每日至彼園中。榻上顛倒呼喚。乃不能起。而與吾親吻。吾何樂者。爾今決行者。當與吾兄聯爲小友。且以我之故推愛。及於吾兄。並告吾兄。吾愛至今耿耿。並述爾我之交誼。聯爲通家。吾果知爾與威廉聯袂同遊者。則我心尙復能忍。誓不爲惡以傷爾心。耐兒少須引目視童子曰。我決不行。永永伴爾。天果許我以時爲爾良友者。吾必儘此時光。伴爾遊行。童子拍手大悅。且致謝忱。耐兒曰。適我所言。勿洩於人。童子許諾。自是以後。二人雖同行。童子亦不更言是事。以乍發是語。耐兒恻哭。童子悲不自勝。故禁口不復言。然此童子尙懷疑慮。每至晚涼。輒卽門外問訊。耐兒呼入。則距小櫬而坐。近耐兒之膝。待其家人擁抱始歸。而明日復在門外延候。耐兒同遊。一日老吏語耐兒曰。爾小友良佳。當日彼兄七歲死時。此子悲戚萬狀。天性之厚。至可矜憫。耐兒因思先生言人死之後。必有影響。及於

生人。因念此童子天性之厚。或因阿兄傷逝而然。耐兒此時自歸。既歸。則倚窗而思。此童子言我交春。將爲安琪兒。豔陽之時。仙去亦不惡也。

第五十六章

自圭而伯飲客於茅亭之二日。司威佛拉先至治事之所。寥閔無人。一人枯坐。則除冠於几。卽囊中出黑紗蒙之冠簷。既畢。詳視其冠。復加之首。納手衣囊。徘徊於室中。自念吾自少。迨今均交張角之運。一花一木。經余目。接旋卽彫零。卽此小鹿。飛比蘇二目流盼。至佳。吾以術近之。方爲飛鳥之依人。今則偶花匠矣。懊濃已極。遂偃臥於罽邊破榻。此榻本以待客者。司威佛拉則僭踞之。復脫其緇冠。審視曰。人生遭際。大都似此。吾亦匪怨。今日之凶飾。非服凶也。蓋追弔女人之無信。如楊花之飄瞥。故用緇爲識。思已乾笑。笑聲未畢。忽聞掣鈴。啟門則卻克司忒入。彼此引手爲禮。卻克司忒曰。爾今日胡早臨。茲才九點有半耳。司威佛拉曰。且入少坐。二人遂至治事之房。卻克司忒曰。晨來無恙。吾今日本以己事入城。過此時以吾友所蒞。不能不入而視汝。

不期汝竟先在。司威佛拉曰：日來爾何所聞？卻克司忒曰：城中事至無奇足語。惟爾樓中之客，乃大殊衆。司威佛拉曰：彼近何作？卻克司忒隨出鼻煙壺吸之，曰：事本無奇。然吾百度其人之心，乃不能悉。今與吾居停之門徒爲良友矣。果使覓友者，胡爲友？此未經閱歷之人。吾非自譽，較此少年殊更事也。司威佛拉點首稱可。卻克司忒曰：匪特交此小友，並此小友之父母亦漸漸過從爲樂。自邇日歸後，長駐加蘭得家中，與小克忒亦致其莫逆。惟見我時，數言以外，冷如冰雪。此等狀，吾殊不謂然。非爲吾居停者，直與之絕矣。司威佛拉方以鐵筋撩煤，心尤其友之言，顧未及答。此時復有叩扉聲。司威佛拉方撥火防居，停歸斥其費煤，則立擲其器，曰：進之門啓，則克忒入。卻克司忒見爲克忒，頗不悅。克忒曰：此間先生在家耶？司威佛拉未答。卻克司忒即大怒曰：爾幼穉，發語乃無禮。吾屋中二人，獨非先生耶？乃故問此間先生，甯非媿我？且安知爾之所問者，流品未必卽爲先生。胡不直舉其名待我，論斷足爲先生否？耶實告汝，吾輩初非易瀆。汝發語當留意，不爾且得奇窘。克忒問司威佛拉曰：吾所

問者樓上先生耳。司威佛拉曰：汝問何爲？克忒曰：果在者，吾當授之以書。司威佛拉曰：書自奚至？克忒曰：自吾主人密司忒加蘭得來。司威佛拉曰：以書授我。且俟諸甬道中待報書。克忒曰：此書須面投長者。卻克司忒復大怒曰：汝太嫫媿貴人，我非在人家者，其力足以死汝。以英國法律而論，卽毆死亦無抵償之條。時樓客已聞，卽憑欄呼曰：樓下人非詢我耶？司威佛拉曰：然。有書上公。胖客曰：安在？司威佛拉斥克忒曰：聾耶？胡不趣登？克忒遂奔。司威佛拉及卻克司忒互視，卻克司忒曰：試觀此奴，不越禮耶？司威佛拉不審所謂，乃不能答。此時白拉司及沙雷歸，卻克司忒見二人，卽遁。兄妹二人於早飯時必商密事，且今日淹留至半點鐘後始入治事之所。司威佛拉知此二人必有所謀，平日餐後恆欣悅，今日乃尤樂。沙雷玉貌至沁沁，出油白拉司則雙搓二掌，幾欲生電。語司威佛拉曰：密司忒司威佛拉，今日天氣滋佳，人亦無倦。司威佛拉曰：然。白拉司曰：當此佳時，吾輩之樂宜如雲雀。汝當知此世界未嘗壞也。惟世界中頗有僉王，顧無僉王者，安得有好事律師？今日有人以書至，乎？司威佛

拉。曰。未也。白拉司曰。今日果無貿易者。明日必且增多。天下人不知足者。則入世殊無意味。雖然。晨來曾有人至。是否。司威佛拉曰。但有吾友一至耳。白拉司曰。若友非威塞登家書記耶。此外無人矣。司威佛拉曰。尙有一人。寄書樓上之客。白拉司曰。有人造樓居者耶。復曰。乃有人造樓居者。司威佛拉自念。今日斯人胡爲悅豫。至是口中言曰。其人尙在樓上。白拉司曰。尙在樓上耶。乃以手反抵其膝。口中作聲曰。多多老哩。且吟且繙。案牘曰。造樓居者爲何等。人得毋少女。司威佛拉曰。亦近此爲威塞登家人。名曰克忒。白拉司曰。此人之名。至奇。胡琴亦號克忒。今克忒在樓上矣。往曰。白拉司偶多言者。沙雷必斥其妄。今日乃默然。作許可狀。司威佛拉慙疑以爲今日必得佳貿易。又將出謀害人。或故漲其帳目。以索取重酬。不爾必不如是。少須言曰。案上有書。爾爲賚送。白坎鋪中。書詞甚祕密。汝必以車往。令供車載。勿爲市僧省費。吾告爾。凡爲書記。向人索錢。以多爲貴。此書記祕訣也。司威佛拉慨然取冠。納書於囊。卽出。旣出。沙雷亦微笑而行。此時白拉司開窗面樓梯。凡有人下樓。咸一一屬

目。僞以筆作書。且書且歌。歌爲晚禱之詞。歌已復傾耳。仰聽樓上。載歌載寫。忽聞樓扉已闢。旋闔。梯上有人徐下。白拉司遂止其書。仍歌不已。似一心悉屬歌中。克忒行。次引扉將出。偶一回首面內。白拉司忽呼曰。克忒安往。汝無恙乎。克忒漫應之。且出。白拉司止之曰。汝勿行。且至吾許少坐。因下榻近克忒。言曰。吾不審何以與爾有緣。一見卽悅。爾於是間不三四。至耶吾輩治此事。長日倥傯。竟無片晷與爾作間語。蓋吾業忙。逼殊無足慕者。克忒不悅與言。乃寥寥報之以寒暄語。白拉司言曰。近有人曰。圭而伯與之治事良難。其人負奇癖。吾特吞聲忍之前此。值爾舊主人事。吾幾與之角力。蓋吾力沮其人。勿過谿刻。顧乃弗聽。彼幾與吾絕。然吾一心向善。不能聽吾。故交陷人於死。克忒自念其人殊未負心。白拉司曰。克忒。吾自邇時見爾。卽以爾爲忠篤。須知天下人善惡不尙。服飾居處。但恃天良。克忒聞白拉司言。忽思舊主大爲感動。白拉司復取兩半克郎。授克忒曰。汝將去。克忒視此錢。初不卽受。白拉司曰。此吾贈爾者。汝第受之。克忒曰。誰贈我者。白拉司曰。勿聞其他。但吾贈爾。亦可樓客爲。

冷癡人聞之。滋多事。汝但受之。何喋喋爲爾。我之交。此尙非其最後者。克忒汝更至者。當訪我。於是克忒稱謝。乃自悔不應以彼爲壬人。遂復致謝而行。白拉司見克忒行。則復歌且笑。沙雷忽探首於門。曰。行耶。吾可以入矣。白拉司曰。入之。沙雷微咳。作聲。意中似有所問。白拉司會意曰。事獲當矣。

第五十七章

時胖客與加蘭得交誼。果如卻克司忒所言。蓋至密也。相見未久。交期日深。如草木之暴長。且過從日益親稔。胖客一次外出。覓彼祖孫。交臂而失。鬱鬱成病。加蘭得亦時至延候。情愫乃如戚畹。至於無間晷刻。此時加蘭得劣馬。舍克忒外。竟無能調之者。以故加蘭得父子來省胖客。必克忒爲之御。方胖客病時。克忒必御主人至門。如郵人之致書。如期無爽。白拉司有意欲陷克忒。至於輪蹄之聲。皆到耳而辨。每日聞鱗鱗之聲。卽擱筆。搓手鳴寫。得意謂克忒來矣。因曰。司威佛拉。汝見此馬乎。調良無匹。可云神駿。語次。啟窗引領外望。曰。丈人復蒞此門矣。此人善氣彌綸。面顏令人欽。

仰迨加蘭得既登白拉司必至門外與克忒閒話大致贊其調馬之善毛沃而膚肥黑色乃如加髻克忒則以手近冠稱謝且拊馬頸言曰密司忒白拉司如此馬者匪易遇也白拉司曰馬性良近人克忒曰卽密司忒所言馬亦能覺白拉司僞爲得意狀曰馬乃通靈至是耶克忒曰吾乍見亦不省其能今則相親如密友矣白拉司曰此尤足表爾能似爾誠慤何事不能感格者諺曰忠愿爲入世之良法是語吾嘗引以自矜卽如今晨遺失金錢四十七鎊在人當重惜吾謂此物亦得諸力作又卽亡自吾手何復苛尋克忒自念此人遺其四十七鎊之金錢乃夷然若無事局量之恢豈恆人所及初相其貌以爲擲豎小人今乃覺其謬也自是克忒之視白拉司益親無復疑駭少須加蘭得下樓白拉司敬謹佐之登車克忒磨鞭風馳而去每次白拉司見克忒後其視沙雷必以眉語彼此神會無言然克忒每至白拉司必以書授司威佛拉外出司威佛拉既出必三點鐘空此晷刻可以恣彼兄妹所爲司威佛拉既行沙雷亦必匿入復室白拉司則當門而坐且笑且歌克忒下樓白拉司卽招致與

談倫理及於閱歷。有時或他出令之守戶。少須卽歸。歸時必以半克耶勞克忒遺歸。如是者亦非一次。克忒疑爲胖客。所酬特託白拉司爲之紹。旣得此意外之錢。卽小市糕餌奉母。至於巴爾巴拉亦沾漑其餘潤。當此之時。司威佛拉旣無所事。自以爲非策。日怏怏然。一日出門購得葉子。每至靜中。則出葉子設虛位與之對博。博進輒以千萬計。博局恆在夜間。乘彼兄妹外出時始大用。其博一夕似聞門口有喘息氣。如人之冒寒而顫。司威佛拉知必女傭處於地窖。觸冷而病。乃留意伺之。果於一夕見女傭伏門外。卽掩出。啟扉擒之。女傭狂言曰。我非行竊。以地窖沈悶。出此吸取空氣。幸勿告我。主母司威佛拉曰。汝得毋出尋伴侶耶。女傭曰。然。司威佛拉曰。汝以目向鑰竇乘涼。幾時矣。女傭曰。自爾廣開博局。吾已偷眼於此。司威佛拉自念獨居之醜。爲傭所窺。心滋內愧。顧胸無宿物。旋亦忘之。因曰。汝且入吾授以葉子戲之法。女傭曰。是烏敢設密斯。歸見吾狀。罪且生。瘞。司威佛拉曰。若所居得火乎。女傭曰。微星也。司威佛拉曰。爾冒昧至此。其罪固死。我若蒞爾所居。或且無罪。乃納葉子於衣。

囊忽視此女傭曰。汝胡瘦損。至是女傭曰。非我之罪。司威佛拉曰。汝能進肉及麪包乎。女傭曰。能之。司威佛拉曰。是固能也。亦能啤酒乎。女傭曰。前此微領其馨。司威佛拉大驚曰。啤酒非狂吸何。濟領其馨。又烏足醉汝幾歲矣。女傭曰。我莫之知。司威佛拉復愕少頃。言曰。汝且少須。我行即歸。遂出隨飯肆。廝走將牛肉麪包。手中提壺酒。香撲人。司威佛拉納之地。窖閉其扉。且下鎖。遂同女傭下陳麪包牛肉於案。曰。汝先盡此。吾文尙有徐波。女傭無待更請。咄嗟間。盤心面天矣。司威佛拉復進酒曰。汝先微吸如何者。女傭曰。佳絕。司威佛拉大悅。遂浮一白。出葉子教之。博女傭頗了了。斯須即能。司威佛拉出兩六辨士置之局中。曰。此即博進汝勝者。汝得之。吾勝則吾自得。今當易其名。稱尊爾。曰。公爵夫人。女傭點首。司威佛拉即曰。夫人入局。夫人果雙捧葉子。審其去。留司威佛拉一手舉觴。專候夫人下葉子。

第五十八章

司威佛拉與爵夫人鬪葉子。互有勝負。後此司威佛拉輸三枚六辨士。酒瓶已罄。鐘

亦十點。計白拉司且歸。遂罷鬪。言曰。夫人。此酒我飲之。汝以葉子納我衣囊。且曰。夫人。須知人生處世。有同流澌。吾初不計時之迅。但覺有酒百憂都解。夫人聽之。吾爲夫人飲壽。汝須恕我不去。巍冠以夫人宮中陰溼。中人白石之地。板膩滑。無倫白拉素男爵及其大翁。主方居劇場。故久久未歸。遂爲伶人之狀。長號曰。飲哉。作勢銜杯於口。女傭初未觀劇。則大駭。以爲狂易。司威佛拉卽爲恆狀。問曰。此男爵及翁主曾否常赴燕會。故經夕未歸。時女傭已醉。則作膠膠之聲。曰。不在家也。音吐至不可辨。析司威佛拉曰。汝何言者。旣而自思。酒後牙膠。故弗了了。女傭帶醉言曰。夜中恆赴圭而伯家。司威佛拉曰。彼兄弟遇事咸密謀乎。女傭曰。主人。事無不與密斯言者。密斯若不之助。事且立敗。司威佛拉曰。彼二人曾言及我乎。女傭點首。司威佛拉曰。譽耶女傭搖首。司威佛拉曰。彼何言能見告否。女傭曰。密斯沙雷斥汝爲歡樂之人。司威佛拉曰。此未甚毀。史記中言。庫而王長日飲劇無間。卽我輩也。第未知史官所言之真僞。女傭曰。匪特如是。尙言爾爲不足恃之人。司威佛拉曰。近有羣婦人均貿易。

中。人。亦。斥。我。如。是。卽。如。今。夕。爲。夫。人。置。酒。時。肆。中。當。爐。之。女。言。亦。如。是。吾。乃。不。審。此。等。人。胡。爲。見。鄙。實。則。我。殊。信。人。不。能。必。人。之。必。皆。信。我。彼。白。拉。司。者。亦。謂。我。如。是。耶。女。備。復。點。首。且。視。司。威。佛。拉。意。作。白。拉。司。見。鄙。狀。甚。於。沙。雷。也。忽。憶。及。身。履。危。地。卽。再。三。言。曰。勿。告。主。人。我。至。恐。死。司。威。佛。拉。曰。勿。恐。凡。信。人。出。口。卽。同。盟。誓。吾。後。此。尙。欲。與。爾。行。樂。胡。爲。舉。發。爾。事。惟。夫。人。所。以。能。知。是。狀。者。是。必。常。至。鑰。竇。中。窺。覷。故。得。此。耳。女。備。曰。我。但。更。得。開。食。櫥。之。門。則。吾。事。當。更。臧。但。得。少。啟。此。櫥。勿。求。多。得。不。餒。足。矣。司。威。佛。拉。曰。是。胡。可。得。得。之。亦。不。羸。瘦。至。是。明。夕。更。見。語。已。遂。出。自。審。酒。醉。宜。寐。卽。歸。已。寓。旣。至。先。去。一。鞵。醉。中。尙。留。其。一。立。偃。榻。上。尋。迹。心。緒。自。思。此。爵。夫。人。乃。大。奇。不。審。啤。酒。之。馨。且。不。自。知。其。名。縱。觀。社。會。乃。在。此。鑰。竇。之。中。此。亦。命。宮。所。定。乎。自。視。尙。留。一。鞵。乃。並。脫。之。遂。起。脫。衣。且。歎。息。世。事。自。念。今。日。之。博。葉。子。愈。懷。當。日。之。美。人。赤。格。司。之。妻。不。審。吾。之。與。博。凡。幾。度。矣。竟。爾。背。我。而。事。花。匠。悲。極。而。呻。竟。赤。足。行。於。屋。中。怒。極。欲。拔。其。髮。而。又。自。憐。但。去。其。冠。纓。而。已。少。須。已。登。榻。此。在。他。人。或。以。

酒滌之。司威佛拉又已微醺而愁未解。則思吹笛以蕩其愁。尙令旁人聞之。知我心緒。遂在簾中出笛陳譜於案。然燭按譜以吹。調曰。祛愁。顧司威佛拉初不善笛。每遇一腔。輒作數疊。鄰右聞之。皆笑。而司威佛拉性至沈篤。直吹至半夜。板拍少忘。卽復檢譜。旣週復始。往還無已。有時少止。卽稱公爵夫人之奇癖。稱已復吹。至於酒力都解。同寓者怒不可遏。而司威佛拉始息燈寢。明日精神來復。取笛更吹。居停卽至叩扉請於今日遷居。司威佛拉本無長物。遂大挾其五官四肢遷徙。白拉司家旣至。沙雷已起。其色甚豫。司威佛拉與之鞠躬。遂去外衣。易其附身之衣。此附身衣至堅狹。力與之格。始能納入。二臂甫坐。沙雷曰。汝曾見吾今日案上銀製鉛筆之合否。司威佛拉曰。吾自道中至此所見無多。但見一銀製之鉛筆。合極胖。滿臉作富貴之相。尙有二同伴一爲割紙之刀。老矣。其一爲牙杖。尙年少。三人同聚深談。吾遂未卽與言。沙雷頓足曰。我方與爾作誠語。何爲見戲。司威佛拉曰。儂狗乃以此問我耶。我適入門。何爲知此。沙雷曰。我惟不得此故。問尙憶留物於此。未審亡於何時。司威佛拉自

疑得母爵。夫人行竊耶。沙雷曰：與此合同。置者尙有一刀。今均無見。此二物尙爲先。君留遺者。滋可憫惜。復問司威佛拉曰：汝失何物者。司威佛拉顧視其衣。一在壁間。一附身上。卽謝曰：吾乃無物。沙雷曰：此物旣失。吾滋無樂。遂出其煙壺。聞之。且曰：此事吾不告之。三昧。三昧。聞之。復嗷嗷責我。我滋不堪。聞彼亦累失銀物。司威佛拉大駭曰：確耶。汝當知茲事至重要。不能草草疑人。沙雷曰：決不能誤喪失。至夥。司威佛拉自疑此遭爵夫人。必無倖愈思。愈類此奴。且此奴身處地窖。旣寡衣食。復寡教育。而容止詭隨。必能行竊。然頗憐其無知。身陷刑戮。此時白拉司已至。狀至欣悅。言曰：司威佛拉。晨來無恙。夜來穩睡。精神完好。隨此陽光。治我今日。應治之事。且當效法。太陽。兼以益人。不第益己。白拉司語時。持五鎊之票。且言且檢視。見司威佛拉。言如不著意。且又不樂。則曰：汝今日胡爲如是。須知生人以樂爲度。勿鬱鬱作恨人也。此時沙雷忽發聲而歎。白拉司曰：汝何歎。趣言之。沙雷不答。白拉司令司威佛拉語。狀司威佛拉以目視沙雷。沙雷示意。似令司威佛拉言之。司威佛拉念此物。烏有於

己有嫌則一。一言失物事。沙雷亦從旁證實其言。白拉司忽爾變色似著惶怖之狀。然亦不爲失資之故。生其鬱怒。乃啟扉向外四顧。復下其扉。遂附耳微語司威佛拉曰。余近來於案上失餘鈔無數。吾乃未遽宣者。將不動聲色間取此竊賊語時。卽寘此五鎊之鈔於亂紙堆中。若有意。又若無意。司威佛拉曰。主人旣失多金。則此鈔詎可勿慎。白拉司曰。否。若在爾前卽藏此鈔。則余不幾疑汝爲盜耶。以爾清白。吾何爲疑爾。今必寘此決不收藏語時。拊司威佛拉之背。似與爲親交。無復疑駭者。司威佛拉亦舍之弗視。此時白拉司及沙雷咸忽忽如有所思。司威佛拉則專爲公爵夫人憂鬱。心防其行竊。至爲煩懣。迨此兄弟二人沈思旣久。沙雷忽拍案言曰。我徵得賊處矣。白拉司曰。趣言之竊此果伊誰者。沙雷曰。近三四禮拜來。吾家出入者不煩雜耶。中有一人。逐日恆至吾門。甚至爲我司空屋。一小時其人必爲此不肖之行。白拉司曰。汝語太模糊。是人果爲誰者。沙雷沈思曰。汝不呼其人爲克忒耶。白拉司駭然曰。汝得毋言密司忒加蘭得家之僮厮。沙雷曰。然舍彼尙言誰。白拉司搖首以手外。

拒曰。讐言哉。我決不信爾。此人安屑爲此。沙雷雍容以鼻煙徐納之。鼻竅曰。吾決爲其人。白拉司大怒曰。吾決不謂然。且汝太狂悖。人之清白。汝乃於彈指間毀敗之。如灰土。汝詎不知其人生平。謹愿爲衆所知。忽曰。誰敲門者。進之。語旣而扉啟。則克忒入矣。問曰。請問先生居樓上否。白拉司曰。然。此時尙含怒容。視其妹。卽曰。克忒。吾見爾。良慰。下樓時。更就吾室。少坐。克忒旣出。復面沙雷曰。汝試觀其人之忠謹。能行竊耶。密司忒司威佛拉。此有書試爲我。賈問拉司。迫問彼事。以何時舉辦者。復頓足曰。此等善人。亦可蒙以盜乎。吾非聾聵。乃不審人善惡。天下謂克忒爲盜。甯非異聞。復以目鄙視其妹。他嚮而坐。

第五十九章

克忒旣致主人之命。延可一刻鐘。下樓。白拉司則一人獨立。今日不歌。亦不臨窗面外。且不歸座。但開戶面火而立。容色至怏怏。克忒以白拉司成約。徐徐入戶。謂白拉司曰。先生得毋病耶。白拉司曰。無之。汝乃謂吾病耶。克忒曰。吾觀先生失容。觀面幾

不相識。白拉司曰。我殊無覺。但覺較往日爲佳。今樓居客無恙乎。克忒曰。大有起色矣。白拉司曰。此佳消息。其人殊善類。疎財而宏量。慤而善下。人居吾家久。初未爲不情之舉。動卽爾。主人亦佳。駿馬。邇更調良矣。是皆吾之良友。克忒曰。良如先生言。白拉司此時忽歸座。招克忒至其旁。引其衣裾曰。吾此時欲圖一生活。令若母任之。汝前此不嘗告我家。尙有母耶。克忒曰。然。白拉司曰。媼矣。且貞靜守義。克忒曰。婦人中能如吾母之慈惠。乃不見有第二人。白拉司曰。吾乃欽佩。無似汝試思。天下一窮媼。仗此十指。育其三孤。眞足稱女宗矣。克忒汝且脫冠。坐。克忒曰。我將覆命。勿須更脫冠矣。白拉司曰。今尙少坐。何妨去。此行更戴之。未爲晚也。語時卽代下其冠。卽案上紛亂紙堆中。寘之言曰。克忒。吾爲人經營屋產事。或空室無人。須人司之。惟司屋之人。必謹飭無過者。今人心日趨於下流。吾滋弗信。吾意必以若母司之。旣至是間。可以勿費房金。卽以此剩款。贖取家具。不爲無補。茲事汝如何者。吾惟重爾爲人。故爲爾劃策。可否爾爲決之。語時累移其冠。似卽亂紙中覓物者。克忒中感。卽謝曰。惠

及寡母此尙何言獨恨無以報先生耳白拉司忽曰此事成矣隱指納紗於冠中也克忒莫名其所以然心茲駭愕白拉司忽搓手曰此事成矣汝少須當自知之忽曰司威佛拉此去胡久久不歸此人好淹滯乃無可藥其患然則我當自行克忒汝且爲我司此屋少須即歸且言且行俄而果返司威佛拉亦與同入克忒既見其來即急趨而出沙雷亦出一見白拉司即曰若良友復至矣白拉司曰汝言善即善其人之謹愿乃無其匹沙雷作不屑狀默然無言白拉司怒曰汝太陰毒陷人我今將以性命保其非盜汝平日譏我乃無了期人之邪正乃毫無所覺汝平日疑人我即所疑者遷而疑爾沙雷不語但聞鼻煙怒目直注其兄司威佛拉則力勸沙雷曰恣阿兄言說胡必抗辯白拉司曰彼長於侮我如出性成乃如飢之思啗不且生病雖然我固信之至深吾今日復令之司屋沙雷仍怒目聞其鼻煙少須納壺於囊中白拉司歸座且檢破紙言曰吾今日又屬彼司屋信之至深後此仍爾徐曰彼物安在司威佛拉曰何物者白拉司捫索絕忙碌四檢其身且捧亂紙篩之問司威佛拉曰吾五鎊之鈔

稟安往不明。明置此耶。沙雷張目言曰。又失物矣。然則吾言妄耶。抑爾計疏也。彼爲
愿人。汝何疑爲。汝言彼盜物天下安有是事。汝且勿追。愿人必不行竊。司威佛拉曰。
果失鈔乎。白拉司尙摸索衣囊曰。今日之事頗非佳。吾果被盜。咎實在己。今以爾覘
之作何策者。沙雷作冷澀之狀曰。勿追。勿追。俟彼費盡。乃更言之。果使近賊得贓。又
將何以處。愿人白拉司媿極。無復有言。立取冠外。犇司威佛拉亦疾尾。其後至於衢
上。奔越直前。今日克忒以延誤。故趣行。且先出數分鐘。去二人已遠。然克忒於道恆
少息。竟爲所及。白拉司忽拊克忒之肩曰。汝勿行。司威佛拉亦至。搥其胸。白拉司曰。
爾胡趣趣。至是克忒大驚曰。我趣歸耳。白拉司曰。茲事吾亦弗信。今吾室中遺落一
物。汝知之否。克忒怒極而顛曰。我焉知者。汝乃以我爲白拉司曰。否。吾初不疑爾。請
爾更歸吾家。一表心迹。克忒曰。何爲。弗前。白拉司曰。以我卜之。汝前亦無所患。吾今
日爲汝之故。爲吾妹所斥。家中骨肉無復甯狀。克忒曰。爾旣疑我。則剖白之後。汝悔
晚矣。趣行勿遲。白拉司曰。早歸。逾妙。司威佛拉曰。汝引彼左手。我將其右手。然三人

駢行不適行道。今既至是。尙復何術。克忒此時面色絳縹不一。先欲抵拒。復念抵之不勝。將把吾領爲辱。更甚怒極。淚溢言曰。爾不義至是。行且取悔。遂聽之。引去道中。司威佛拉曰。汝果得者。試微點其首。我將以法出爾。克忒大怒曰。安有是者。於是無言。堅執其手。至白拉司家。既入沙雷力闔其扉。下鑰。白拉司曰。克忒今日延汝。特明其心。無是者。更足表爾之潔。今當聽我搜括。果無者。甯非幸事。克忒伸手曰。趣行。爾事爾悔不旋踵矣。白拉司曰。吾之爲此不得已也。語時。入手衣囊中。出零星物事。曰。司威佛拉。是間無之。更易一囊。曰。是亦毋有。半臂囊中亦無有。衣後之囊均無佳哉。佳哉。司威佛拉方執克忒之冠立觀。白拉司搜檢此時。白拉司引克忒之袖內觀。咸言無有。顧司威佛拉曰。汝爲我略檢其冠。司威佛拉曰。是中有白巾一。白拉司曰。是何傷。白巾者。冬以取煖。且日中資以格光。然衛生家言。納白巾於冠中。腦煖逾恆。度非法也。復曰。白巾無礙。然則此鈔非竊自克忒明矣。語未已。司威佛拉忽大呼曰。物在是矣。白拉司迴顧。則司威佛拉方高持五鎊之鈔票。白拉司大驚曰。竟有是耶。司

威佛拉曰。卽在白巾之底。冠沿之中。白拉司此時既視。司威佛拉復視沙雷。更視承塵狀。至慌。忽竟不面克忒。克忒愕立如亡。其魂白拉司忽曰。此地球卽我輩所居之地球。且有月光照臨之地球耶。此詎爲人之天性耶。嗟夫。是人爲我生平欽佩之人。竟至此田地。吾誠不敢加之。以此名當縱其去。已復正色言曰。我身旣爲律師。安能自枉其法。沙雷汝爲我執其手。司威佛拉汝出呼巡警。吾心此時無有仁恕之心。但有執法行吾本分之事。趣呼巡警至前。

第六十章

克忒此時如白晝。遇普張其二目。視地無言。白拉司執其左手。亦自顛不已。沙雷則堅執其臂。並誦五指抵其喉。令噎。克忒昏昏如不省人。並弗抵拒。迨司威佛拉及巡警同入。巡警者閱歷久。初若無事。其視小竊及穴牆之盜。如其貿易之商家。特大小殊耳。旣聞白拉司言如店人聞買主言旣無意味。亦不愕駭。語已遂從容言曰。當以車來。今日適有堂期。立行尙及密司忒。白拉司及此語至此。乃不能出口。以沙雷旣

不類。男復不肖。女竟無稱。謂白拉司即代表。曰：此爲密斯沙雷。巡警卽曰：卽同小姐。及此得鈔之人同趣。訊鞫白拉司曰：密司忒司威佛拉。明知其弗樂。然國法所在。不能不爾。此時克忒遽爾舉首。謂諸人曰：請諸君聽我一言。我實無罪。與諸君同。儘足剖心自明。其無他。我平日如何。密司忒白拉司。汝當諒我。胡得冒昧如是。白拉司曰：巡警我實告爾。巡警曰：何名實告。我乃弗聞。天下所云實語者。特語小兒耳。若長大。人者非立誓不可。白拉司誓之。因曰：前數分中。吾信託克忒。無有異心。復曰：司威佛拉。爾爲我將車至。克忒乘此時言曰：凡知我者。無有不信。我請爾試問吾所識者。曾蒙昧人以一錢否。詎我困頓時。不爲盜。今得煖衣飽食。反爲盜耶。汝輩以重罪加我。後此。我將何面以見人。類白拉司曰：汝既有此心。胡不於前數分鐘思及之。方更有言。樓上胖客忽曰：樓下胡鬻競者。克忒卽大呼欲出。巡警已堅持之。白拉司自登樓。語胖客。少須。白拉司下曰：客亦弗信。實則吾亦不之信耳。吾但願今日非吾目親。矚者。旣親矚之。尙復何辭。汝今勿視我言時。亦自以手拭目。勿視。但曰：沙雷車至矣。取

冠行天下之躬行此事者尙復何樂直送人名譽入窰窰耳。克忒曰：請君先引我至律師威塞登家一行。白拉司不可。克忒尙曰：吾主人亦在是。君視上帝之面，讓我一行。白拉司曰：吾亦無敢自主。顧巡警曰：於庭訊之時，相向如何？巡警以手引克忒，右手取一稻草，卽口中節節嚙之，曰：苟不濡滯者，尙能適時。若啾啾不已，逾晷刻耶？此時車停門外。衆曰：行也。於是巡警引克忒納之車中，立尾而登車。次則沙雷司、威佛拉先據車中。白拉司但能與御者同坐。克忒在車中，天地旋轉，心思潮沸，不知其所以然。自車窗中外望，但期見怪物觸目，方能證實其爲入夢。顧明明日中，非夢。蓋世界中之光天化日也。自念我果爲盜矣，而鈔納冠中，我胡弗知此去公堂卽爲罪人。而吾母及雅各二弟，又奈何者？顧吾母卽諒吾爲冤，然真贓具在，吾將何詞以辨？愈思乃愈悲。梗時已垂至威塞登家，引目近窗而過，目均若無覩。忽見圭而伯帶笑，張吻在一酒肆窗中，以手承頤外望，以大笑之。故兩頤較前廣至一倍。白拉司見圭而伯卽停其車，圭而伯脫冠行齷齪之禮，言曰：汝安往者？沙雷亦在其中。美哉沙雷也。

此中有迭克耶。是爲歡樂之迭克。有克忒耶。又爲謹愿之克忒。白拉司曰。公乃至樂吾則身觸弗樂事矣。公後此萬勿信人謹愿矣。圭而伯曰。爾任誕之律師胡爲言此。白拉司曰。吾室失五鎊之鈔。竟在克忒冠中得之。前此囑其司屋。乃居然行此真賊具。在獄非疑獄。圭而伯大駭。竟引身出窗。言曰。克忒盜耶。此媿較之一辨士。進觀之。侏儒爲尤醜矣。以克忒前此曾置以是音且克忒曾欲毆我者。今居之獄中不能毆我矣。復大笑。御者爲之駭然。左次有染坊。色絹下垂。大類纒首之架。圭而伯指示此垂絹曰。克忒其登此乎。然則其母其弟聞之。將安處者。白拉司爾當彼臨刑。必延牧師爲之懺悔行矣。行矣。母多詞費。克忒汝見密司忒加蘭得夫婦爲我問訊。我爲彼一家求福。且爲世界人求福也。數語如温故書。脫口而出。車亦遂行。圭而伯直盼此車。至於不見。始入卽地上打滾。其樂無極。迨車至威塞登家。白拉司先下。引沙雷助其伸辨。亦命司威佛拉同入。威塞登方立於火爐之次。與加蘭得父子間語。卻克司忒則伏案作書。時時亦傾耳而聽緒論。白拉司卽窗外已見其狀。方欲款扉。而威塞登眼光已及。

白拉司則僞爲搖首不懌之狀。迨入脫冠爲禮曰。鄙人爲三木森白拉司。先生尙憶一遺囑之案。曾與先生晤對於公堂。至今尙以爲幸。今先生無恙乎。威塞登不爲禮。但曰。若有事。可與吾書記言之。白拉司曰。敬謝先生。遂曰。謹介紹吾女弟。謁見先生。雖爲巾幗。亦我同業。凡鄙人之事。均得吾女弟之力。爲多。復曰。司威佛拉。汝亦進此。威塞登愠。將翻然入室。白拉司橫身門次。言曰。尙有微言奉瀆。幸少留玉趾。威塞登正色語曰。密司忒白拉司。君乃不見吾方商略重事耶。鄙人方與此二貴客言。足下何言。儘告吾書記可爾。白拉司卽面加蘭得父子言曰。二貴客。吾今日尙有所干謁。吾亦法律中人。非冒昧者。若以憲法論。吾亦非賤。年蠲十二鎊於政府。已得文憑。非同沒沒無聞者。而尤非優伶著書作畫之流。似此三等。人。方不能名以貴客。爲法律所弗許。果使涉訟公庭。狀中宜書爲上等人。否則違格。官亦弗納。今請兩貴客評。屋主人之見待。果合禮耶。威塞登曰。然則足下何語。請趣言之。白拉司曰。可想密司忒威塞登尙未審吾來爲何事者。今則簡約其詞。此二貴客中有一人曰。密司忒加

蘭得者乎。威塞登曰：二客喬梓也。白拉司曰：我乃憤憤。二公貌固相類。今日大幸。邂逅竟逢二彥。顧心雖至樂。而事乃非樂。二公中有綱紀曰：克忒否。威塞登曰：克忒實侍此喬梓者。白拉司曰：然則兩克忒耶。威塞登曰：克忒一耳。彼父子公用之。侍人克忒。今何事者。白拉司曰：此少年吾殊加禮敬。且信其誠懇。處之如平等。人此少年。今日乃在吾辦公室中竊物。立時爲鄙人所發覺。威塞登曰：必無其事。僞也。愛伯爾曰：萬萬無之。加蘭得曰：吾一字亦不之信。安有克忒行竊者。白拉司曰：密司忒威塞登聽之。他人所言。非法律中人可恕也。君則知法者。乃言我爲妄。此事當卽官中伸理。果吾聲望非佳。則必訟君償我名譽。顧吾負盛名。亦不慮此。然茲事亦非吾所樂。本欲不懇之。君惟此。少年至再求我。故將之至此。密司忒卻克司忒請君至窗延巡警及克忒入面。三人聞巡警偕來。始相顧。愕眙。卻克司忒立出。引克忒入。克忒一見主人。則冤氣填咽。竟欲騰擲而死。但喑鳴而不能出話。久久斷續。僅能成句。言鈔在帽中。已未嘗覺也。語後。三人均無語。但有疑駭。威塞登曰：此鈔必無意在亂紙中。屢入

冠內。白拉司曰。萬不至此。君但問司威佛拉。便知此鈔藏於冠中白巾之下。甯非有意。茲事亦非樂。一至公堂。能以吾力寬縱之。亦足原其前此之謹。愿且吾前此亦屢有所失。特未必盡屬其人。然以此日之事觀之。則前此之事。又不能不加疑慮。巡警曰。前此尙遺金耶。諸公與彼相習。曾否見此人充裕之時。加蘭得曰。錢固常有。咸言爲白拉司所賜。克忒曰。有之。試問密司忒。白拉司曾否賜我以錢者。白拉司駭然。環視諸人。僞爲不解。克忒曰。汝有時。予以半克郎。或兩半克郎。非歟。白拉司變色曰。此事壞矣。汝乃如是汚我。克忒大怒曰。汝云不予我以錢耶。白拉司曰。汝乃白晝作妄語。巡警請速將此囚而去。克忒曰。諸公請叩。以果否賜我以錢者。威塞登曰。此錢果出足下之賜否。白拉司曰。諸公勿聽彼言。彼云我予以錢。希圖自脫。此安可得。果諸公實心爲彼當飭之。勿爲妄言。諸公試思我何爲予之以錢。克忒大哭曰。我覺之矣。主人與密司忒威塞登聽奴子言前此之克郎予我確也。此次必以術陷我。此爲彼之毒謀。勿論後。此加我以何律。我臨死必執言以詐術陷我。實鈔於吾冠。諸公但

觀其面變色矣。試驗吾之顏色。孰曲孰直。孰真孰僞。當能知之。白拉司僞笑曰。諸公欲信其言者。恣信之。吾見證俱在。可以證之。天日語已無聲。沙雷見狀。以爲墜其家聲。則大怒如牝虎之哮。怒往撲克忒。巡警立引克忒避之。而卻克司忒適立克忒之後。沙雷之狂恣往撲克忒。既不可得。直取卻克司忒。掀其領。脫緣而出。髮亦零亂。屋中人咸前引曰。誤矣。沙雷初若夢醒。巡警見沙雷兇獍。自念以罪人赴公堂。其狀宜完。安能以斷肢零體就質。既登車。乃令沙雷與白拉司易位。沙雷此時與御者同坐矣。先猶不可巡警。則決不之聽。車行而加蘭得父子及律師亦以車隨之。既至。則胖客已前在彼。聞樓下喧。慙則先以車至。久俟至不能耐。顧今日之事。即合五十胖客亦不能遽脫克忒於罪。半句鐘後。警官臨問。卽入禁。臨行時言曰。入禁後勿戚戚。不數日卽臨質。更半月者。汝平安上道矣。

第六十一章

克忒入禁後。明知其無罪而較之有罪者尤慘。自念吾心清白。而愛我者又何由

知之。且吾主翁主母見吾行竊。甯不悲梗。卽巴爾巴拉亦將謂與罪人同役。良奇辱也。勿論其他。卽此善馬亦將謂吾無因決去其身。不加芻秣。卽吾母恩深如天。亦將謂我爲不肖。種種心緒起落。幾欲自殊。直至怒氣少抑。而尤心痛不可止。思及耐兒。苟知我爲此者。將何顏對此女。公子旣思耐兒。卽如見耐兒。及老主人踞鑪而談笑。耐兒尤髣髴對之狂劇。於是一潮上於心。乃萬感交集。臥於石榻。號咷而哭。是夜尤懸長。幾不見天曉之期。卽夢中亦斷續成夢。似已得自由。然猶時時顧慮。更入獄中。迨天明則一身困於冷慘森肅之地。幸無人臨問。尙足自慰。時禁外有荒園。可以展步。吸取空氣。少須禁卒啓扉。令往洗滌。且曰。每日咸有罪人家眷接見之期。果爾家人至者。吾必引爾至於鐵柵之下相見。語已授以一器之食物。復鑰其扉。禁卒留言。汝爲第一次冒犯。故置是間。較積賊爲輕。克忒味其言。尙自慰藉。此禁中本有教門格言。蓋爲善者留此以戒罪人。此書克忒少時已飽讀之。今茲無聊。特借以排遣。已而禁卒復至。言曰。爾隨吾行。克忒曰。安適。禁卒曰。有候爾者。堅引其膊。出無數曲。

折之路。並過鐵葉包裹之門。至於鐵柵之下。鐵柵之外。復有鐵柵。相距可數尺之遠。其間有禁卒坐而披閱報紙。迎面鐵闌之外。則其母抱其幼弟及巴爾巴拉之母。攜其兩具。仍前物也。克忒肺葉相擊作聲。而雅各則張望柵中。如觀野獸。乃不審其兄之見。囚及見克忒身隱柵中。則伸其小手於柵外。意將抱提。既不得當。則縱聲而哭。母及巴爾巴拉之母。本力止其哭。及雅各一哭。二母則皆哭。母弟既哭。則克忒亦不能不哭。數人相對。乃無一言。此禁卒之觀報紙。方色飛眉舞觀。已又復凝思。初不聞兩柵之哭聲。忽爾舉首。乃始見狀。言曰。兩貴婦是間。見客固有晷刻。汝胡不言恣哭。何益。且此童子。勿令恣喊。以亂公門。禁律。克忒母與之起居。言曰。吾爲彼母。此童子爲彼之幼弟。天乎。復哭。禁卒疊其報章。言曰。爾雖骨肉。爲法所制。亦何益者。且人。人咸有骨肉。胡能作爾許。囂喊語。已復取報章。讀之。禁卒者。亦非天生。忍人不令彼骨肉作密語。然役此年久。視犴獄。乃如病院。病固有殊。而禁卒所見。則概目爲恆狀。此時克忒母授兒於巴爾巴拉之母。以手攀闌。言曰。吾心愛之。克忒。吾鳥知身在是間。

面。吾。愛。子。克。忒。曰。吾。親。愛。之。娘。親。能。否。信。我。不。爲。不。肖。行。母。曰。我。何。由。信。彼。之。讐。言。
爾。自。少。及。長。初。未。有。妄。言。墮。行。使。我。心。瘳。卽。吾。爲。爾。一。身。初。未。嘗。擔。一。隱。憂。但。見。爾。
糲。食。自。甘。吾。方。自。咎。爲。母。無。狀。汝。並。未。出。怨。言。足。知。爾。孝。爾。之。爲。人。卽。母。心。寄。託。之。
重。胡。忍。以。盜。疑。汝。克。忒。堅。執。鐵。柵。言。曰。嗟。夫。敬。謝。上。天。吾。母。幸。不。以。我。爲。墮。行。以。累。
母。賢。聲。吾。卽。百。死。甘。也。語。已。二。母。復。哭。雅。各。方。念。今。日。之。來。非。觀。檻。獸。直。就。檻。中。觀。
其。兄。耳。始。大。悟。而。哭。克。忒。母。則。力。拭。其。淚。旣。拭。復。流。較。前。愈。溼。就。地。下。取。筐。筐。中。實。
飯。則。下。氣。柔。聲。與。禁。卒。語。禁。卒。此。時。方。注。目。紙。上。以。手。抵。此。婦。人。令。勿。聲。以。亂。其。思。
引。手。作。虛。抵。狀。直。至。畢。此。數。行。後。尙。凝。目。而。思。作。微笑。狀。自。思。此。小。說。乃。大。奇。忽。搆。
此。異。想。尋。味。旣。久。始。面。闌。外。曰。汝。何。語。者。克。忒。母。曰。此。中。有。食。物。致。吾。兒。不。審。官。人。
能。爲。軀。轉。致。否。禁。卒。曰。可。此。律。所。不。禁。汝。恣。行。吾。轉。授。若。子。可。也。克。忒。母。曰。吾。更。有。
非。分。之。求。乞。官。人。勿。慍。吾。爲。彼。母。想。官。人。亦。上。有。慈。親。能。否。容。吾。觀。其。少。食。不。爾。吾。
歸。亦。快。快。不。自。聊。賴。克。忒。母。語。已。復。哭。衆。亦。皆。哭。乳。兒。在。抱。則。或。叫。或。笑。似。作。弄。與。

之爲笑悅者。禁卒聞言似頗駭愕。則置紙受筐。檢視無違禁之物。始授克忒。復歸己座。克忒對食不能咽。以老母自外內窺。則努力自進。克忒每食其母必哭。然但嗚咽不爲號咷。克忒食時詳問主人。主母作何語者。母但云小主人已達之主母。初未言爾罪。云何克忒方欲更問。巴爾巴拉於巴爾巴拉之母所司之禁卒。已至柵外。亦有禁卒引出。母外出讀報者曰。鐘點已到。讓第二班眷屬入面。語已復自讀其報。克忒所司之禁卒已引克忒行其母之禱告聲。雅各之哭聲。克忒一一鑄之耳中。而入克忒攜筐於手。過一小門。有司獄之吏呼之令止。言曰。此非克忒耐白而司。昨日入禁者耶。禁卒曰。然吏曰。此爲朋友送爾之啤酒。克忒面酒不審所自來。吏曰。是中無毒。克忒曰。敢問官人。此酒誰見貺者。吏曰。此爲若友言。每日必與爾。以此彼承其值。吾胡不授克忒曰。吾友誰也。吏曰。是問尙有書在。克忒受書至陰房中。啟而讀之。書云。汝第飲此。可以解憂。古書云海倫酒清冽無比。願彼酒僞也。吾酒則醇。果有人盜酒。但與爾以空瓶者。儘愬之官可也。下署名曰。P. S. 克忒曰。此李卻司威佛拉也。謝彼惠。

愛。

第六十二章

圭而伯石步中小屋。燈光自窗外射。然大霧迷漫。門外燈光轉爲之成一巨暈。白拉司則躡步近窗。見燈。知圭而伯在也。地既沮洳。白拉司曰。此間行道至艱。剛出話時。已爲橫樑所梗。立躡起而自摩其墳。起處因曰。此頑童日積。疊其腐木以梗。道人施其狡獪。或其主人惡作劇。亦未遽定。然吾之至此。不同沙雷。吾計良左。以沙雷之衛我。較諸十人之衛爲尤力。因面紅光言曰。彼中何作。良不可解。因跣足內窺。顧乃不見。則思其方飲酒。狀態幾同野人。自念吾未嘗獨行至此。果吾帳少增。則嗒悍之狀令人兇怖。且此人於無人中儘足死我。其死我直死鼠耳。彼之躬置吾死。尙以爲樂。復曰。彼方歌耶。圭而伯此時果力用其咽。非歌也。直僮人之謳。一句之後。作嫚聲引之極長。且所唱者。非言情。亦非言戰。聽之均非曲材。意言警官聞罪人語。不之信。以第二次再行庭訊。在例須俟一禮拜後。聽人訴冤。卻用此冤字作漫聲引之。竟爲白。

拉司所聞迨漫聲歇時始復更念白拉司曰斯人太疎闊此何可念者吾意頗願其殘廢不能作聲或能橫死者則尤無禍此時已近門次則立變爲詔容作柔順態迨圭而伯聲已始叩其關圭而伯曰入之白拉司探首門中問訊曰公興采甚高烈圭而伯曰傻人入室胡踞我門外作蹇態汝乃大惡故入人罪敢爲僞左證耶白拉司曰公乃好作戲且天趣橫生惟稍近疏忽耳圭而伯大怒曰猶大汝何言白拉司強笑曰奈何呼我猶大然公之精神殊不可及能發一字令人胡盧白拉司語時雖搓手而笑目中則注一大半身之木象象圓眼而陷鼻挺於火爐之次冠水師之武冠身上懸寶星二膊有金飾之徽章大類當時水軍提督之紀念象假無徽章寶星則觀者將直斥之爲水魍當日蓋全身購得以屋卑象高腰斬而陳之卽此半身之象然已以頂承梁驟觀之不能無懼圭而伯見白拉司作恐狀卽曰汝觀其狀類何人者白拉司仰首審視則曰吾意似復曰觀其笑容又似第吾不能以專斷之識謂肖凡三言皆不竟其說實恐冒昧開罪圭而伯意圭而伯購此自況或指爲其

仇用識。永憾。乃不敢質言。尙左右審顧。不已。忽見圭而伯置其報章。取已鏽之鐵棒。力擊木象之鼻。象搖搖作欲仆狀。圭而伯復累下其棒。曰：此非克忒耶？其貌誠肖此狗。於是復累擊。每擊輒曰：肖乎？時木象髹漆之甲裳片片鱗起。而圭而伯亦汗淋其頰。此等狀若從遠處觀之。亦非寡趣厥狀。大類鬪牛。復如觀燒較之演劇。爲佳。顧屋小不能容人。而圭而伯之鐵棒起落縱橫。白拉司律師已身處險地。乃逃身屋隅。顫聲而贊時圭而伯雄威少殺。白拉司方蹶歸坐。尙大贊曰：勇哉公也。誠天下之奇男子。圭而伯色霽曰：汝坐。此狗吾昨日始購得者。吾無事以錐刺其目。以刀鐫吾名於其身。終局則付之一炬。白拉司齎肩笑曰：趣哉。趣哉。圭而伯忽招手曰：汝前。汝適言老子爲疏。忽此二字作何解。白拉司曰：吾言何足憑。請公勿更擲矣。吾意謂公所歌。歌聲佳也。惟近乎圭而伯曰：何所近而怪。白拉司嚶嚶言曰：微微近於疏。忽之界線。語時則聳身如狗。微仰圭而伯。圭而伯不舉首。但曰：何爲近於疏。忽白拉司見圭而伯霽威。膽乃少壯。言曰：吾輩合辦之事。其事滋佳。然在法律上之名詞。則曰同謀。

此等機關似宜保衛嚴密爲佳。圭而伯似不之解。但曰：汝究何言？吾不之悉。白拉司曰：請公慎密。卽在此間，亦不能快意而露其迹。兆吾意，但此別無他求。圭而伯曰：汝乃云與爾合辦耶？且汝所爲事，我何嘗與聞者？白拉司曰：然公固不與我同謀者。圭而伯曰：汝更如是伸眉擠眼，累點其頷者，吾將取爾獼猴之臉，以拳碎之。白拉司曰：請公勿怒。公言一一當理在法。吾固不宜語公。今請試他題可乎？沙雷告我公問樓居客之蹤跡，今尙淹滯未歸也。圭而伯此時出小缶，卽火中煮酒，二目注此酒中，防其沸發。且言曰：彼胡未歸。白拉司曰：爲何語未畢，忽大呼曰：公何爲如是？圭而伯迴顧曰：汝愕駭何爲者？蓋圭而伯將引酒而吸，聞言驟止，遂發此問。白拉司曰：公飲酒胡忘加水？且酒已沸，又安可作狂飲？圭而伯大笑，卽取沸烈之酒，仰吸立盡。一缶缶中儲酒可半斗，且騰沸無倫，而圭而伯吸訖若無事，伸其二拳向木人，復謂白拉司曰：適云樓居之客未竟，今且竟。汝言復曰忘之，吾當先延爾飲。焦沸之烈釀，白拉司曰：良釀，公自藏之以杯水，見貽足矣。圭而伯曰：水安可以飲？律師律師之宜飲者爲

鉛汁爲琉璃二物而已。又不然則宜飲百沸之柏油。白拉司復脅肩笑曰：「其味焦辣入喉，大忤肝胃，則又類以手搔人人，固難忍而風趣亦不惡。」圭而伯此時又煮得一缶熟酒，曰：「汝試飲此，必乾之，勿令餘其涓滴，待咽均沸，方始爲樂。」白拉司此時少飲而眼淚已紛落如線，眼眶雙頰均絳，嗽不可遏，喘息中尙極贊佳。釀白拉司顛頓焦竦，問圭而伯曰：「樓居之客何狀？」白拉司曰：「彼尙句乃大嗽一聲，復言曰：「居加蘭得家且嗽，且言始畢，其說曰：自罪人第一次質訊後始一歸，卽出語司威佛拉曰：自有此案，彼云罪實爲己，而肇不更居吾樓矣。此客良佳，果因此弗至者，則吾之所失良多。」圭而伯曰：「汝能省費，則可以羨補其不足。」白拉司曰：「沙雷之司家政其儉，無外卽吾亦錙銖必較。」圭而伯曰：「汝姑飲此，汝用此書記實爲我，而留白拉司曰：然卽使爲公然以公故，吾匪不竭誠加禮。」圭而伯曰：「此人可以驅矣。」此人旣行，不更省費。耶白拉司曰：「公令我發遣司威佛拉耶。」圭而伯曰：「此何待問？汝安有兩書記者？」白拉司曰：「此命令乃出我意外。」圭而伯曰：「我未宣令，旨汝胡知之？」吾不嘗云以此人授爾特羈。

摩其人令知其蹤跡所在吾實告汝吾與人固有夙仇將圖報以快吾意白拉司曰吾常語沙雷是人殊不便我且至無信不能任屬以事有時吾堅囑其無洩吾事彼乃洩之吾忍之至無可忍以公之故乃蓄而弗發白拉司之言此本圖所以媚圭而伯顧一發吻卽滔滔弗絕此下尙欲有言圭而伯忽起以煮酒之缶叩其顛曰汝胡不趣閉爾口白拉司痛絕摩其頂曰此公謔浪之實驗也其趣甚長圭而伯曰汝勿多言否則仍將令爾生趣實告汝司威佛拉之友弗勒得又以罪長流大抵死於配所其人吾亦恨之發端蓋在吾家非是則吾尙需恃其人至司威佛拉既無所事行且餒死吾心快矣汝至即麾其人白拉司曰此易了耳請公發遣之期圭而伯曰待此獄定後斥去之白拉司曰如命此事或爲吾沙雷所不悅必顧惜其人之輒美惟沙雷善於克己無復拖泥帶水之累密司忒圭而伯果天心仁愛能以公妻我沙雷則結果當更可觀且公顧未面吾亡父耶吾父亦幹才無復能及生平但悅沙雷一人脫吾父尙生以沙雷妻公則吾父老狐狸之眼亦當永瞑而無憾公平日固禮

重吾妹。圭而伯曰：豈但禮重且摯愛之。白拉司曰：此足覘公之仁愛。今日舍公命發遣，司威佛拉外尚有何教。圭而伯曰：無之。復舉巨缶曰：此爲沙雷飲。壽白拉司曰：能否。少去其沸烈者。卽沙雷知我所飲者爲醇和之品，非復暴烈。則益感公於無地。圭而伯如無所聞。白拉司此時已醉，更益以沸酒。但見天旋地轉，昏然竟不省人。少須而醒，覺半身處於案下，半身距火罏之次。於是強力而起，倚木象立，四覓乃不見圭而伯。白拉司初以爲主人出也，苟反鑰其扉，又將奈何。忽又見雪茄之煙自上而下。始見圭而伯高臥弔牀，吸煙。白拉司曰：容再相見。吾行矣。圭而伯曰：汝胡不稍留。消此良夜。此時白拉司欲嘔，懷懷不可止。但曰：吾不能更居矣。能否借公餘光，出此朽櫬以外。圭而伯立下。圭而伯之下不先以足，但見周身作巨團，瞥然疾落。手一燈言曰：汝行須留意。此朽櫬中鏽釘恆銳，上觸之血且立沸。左次尚有獠狗，前夕噬人。更前更噬一女人欲死，更前則死一童子。汝行勿近此物。白拉司曰：狗踞何嚮。圭而伯曰：彼恆右處，時復左旋。所居乃無定嚮。汝非當心不可。汝爲吾友，苟不自慎，身膏狗

吻吾萬不怨汝。吾燈在此。汝直前合官道矣。以手將燈。復以手翳其光。聞白拉司顛。跌呼痛。則匿笑不可止。至於不聞。始閉戶登牀而息。

第六十三章

一禮拜後。庭訊已屆。聽斷之員定克忒情實。更延二日。引罪人問以呼冤與否。果冤者。許彼上控。至是克忒登堂呼枉。其聲甚危。讀吾書者。須知克忒理直。何由自危。蓋以不經入獄之愿人。寘之陰房中。將涉旬日。正詞直氣。銷歸無有。且見無數戴髮之問官。較諸閻摩爲尤怖。又見主人胖客及威塞登旁聽。皆面無人色。乃愈踉蹌不能自甯。克忒自邇日受擒後。初不面此數人。後有人語以胖客諸客已爲延辨護之士。時果有一人挺立與問官言。身佐罪人伸理。克忒與之鞠躬。復有一人問問官曰。身代原訟之人辨奸。克忒自念。已雖不能自伸。或助己之律師能伸吾枉也。在法原訟之律師先發。則神采飛揚。一往無前。以此律師善於詞令。曾爲殺父之逆子辨論。幾臻勝著。脫逆子於大辟。今日之對聽審諸員言曰。果今日免此罪人。則諸公之錯。尤

甚於前。此陷誤殺親父之罪。人於刑網。乃歷歷言其盜鈔之狀。且云。或與吾對質。宿學之先生。必曰。此鈔。或原告有意實之罪人。冠中果有是言者。吾將敬告此先生。當慎重原告人之名譽。以原告者之爲人。在吾輩同業中。爲最有學術之彥。且原告人所居爲馬克司街。須知馬克司街之陳迹。榮乃不翅。豈有密司忒白拉司身居馬克司街。乃行其狙詐之術。實則此事。毋待爲辨護。但人言其詐已屬非是。語已遂坐。趣原告上白拉司。遂登與問官鞠躬。如問官爲己良友然者。以手叉胸。挺然植立。以面嚮其辨護之士。用示坦懷。而律師逐節考問。俾衆聞之。克忒之律師欲辨駁之。乃不能爲詞。白拉司復挺然而出。爲意至得。其次沙雷繼登。亦衍衍而談。克忒之律師問之。則抗不遽答。克忒之律師乃無間可乘。沙雷亦下。白拉司之律師復引司威佛拉。司威佛拉亦立前。白拉司曾預告己之律師。謂此證人。防有所偏毗。不足深信。今律師以語恫喝之。司威佛拉既登。律師厲色言曰。汝言須證實無妄。司威佛拉語頗躊躇。律師曰。汝昨夕在何地晚餐。司威佛拉沈吟不能答。律師曰。爾夜來是否飲於鄰

毗間。司威佛拉曰。卽在鄰肆。律師曰。獨酌耶。司威佛拉似未之聞。卽曰。律師何言。律師大聲曰。汝曾延客否耶。司威佛拉但曰。然。律師曰。汝勿笑。此非兒戲之地。汝當謹慎。置對。吾知爾昨夕在此延候。竟夕故飲於鄰肆。又延客飲。此客得勿爲罪人親屬。汝但一言而決。司威佛拉曰。吾尙有言。曾否可以。律師曰。但問爾有無勿復支厲。其說。司威佛拉曰。是惟。律師曰。下此勿煩言。但用一是字足矣。汝爲人左證。固宜如是行矣。於是原告律師歸坐。而克忒所延之律師。莫悉獄之所由。伸辨之力。遂窮而莫試。問官乃問白拉司及克忒。平日之操行。白拉司身爲律師。咸有薦據。而加蘭得之用。克忒乃憑其孀母一言。無復據執。且舊主無因。麾斥而出。衆莫之悉。原告律師乃謂加蘭得曰。以先生之年。不爲少。胡匆遽。問授人以事。乃不加以審問。問官亦曰。獄定矣。遂斷。克忒以情實。飭克忒入禁。克忒行次。尙呼枉不已。堂訊遂罷。時第二次爲風月之案。而律師卽爲白拉司辨護之人。故觀者仍聚而弗散。克忒之母伺於樓下柵門之外。巴爾巴拉之母。爲將其兒相對坐哭。少須。禁卒告克忒母。謂獄定流。

配此爲第一次犯罪。嘗獄非死於配所者。第吾不審胡爲盜此五金。克忒母泣曰。無之。獄卒曰。吾非詰駁之人。第有是均須發遣。少須。克忒入禁。過柵門之下。克忒母以手攀鐵柵而哭。克忒曰。老母勿悲。我與此幼弟接吻。因私語。巴爾巴拉母曰。趣引吾母歸家。必有善類爲吾伸理。卽不在此爲期。亦非緩。吾母後此當詔。雅各及吾穉弟。吾行枉也不爾。二弟長成。將以我爲行竊。則兒雖長流。天未聞爲二弟所鄙夷。亦將心碎。母恚哭不能答。克忒哀呼曰。此間曾否有善良之士。能照料吾母。勿令悲梗者。克忒之母方握鐵柵。旣爲人引。遂暈於地。而司威佛拉適出。見克忒母暈於柵外。則抱提之。與克忒點首示意。遂引巴爾巴拉之母。令將乳兒及雅各同出。登車。賫送至克忒家。旣至。則坐伺其醒。顧乃無車值。卽以原車至。白拉司取勞金付車值。以今日爲禮拜六。適爲俵散工值之期。旣至門。遂入面。白拉司。白拉司一見司威佛拉。似至喜悅。顧司威佛拉見堂訊之時。頗疑。白拉司有意陷克忒於科網。旣見白拉司默然無言。但向取值。白拉司曰。汝有需耶。立出小錢篋。言曰。人人咸欲飼養其家。今余有

五。鎊。之。鈔。不。能。割。裂。以。與。汝。汝。能。以。錢。彌。其。缺。以。授。我。否。司。威。佛。拉。曰。無。之。白。拉。司。復。捫。索。其。囊。曰。有。之。適。如。若。數。後。此。汝。有。暇。者。可。恆。至。吾。家。傾。談。司。威。佛。拉。已。至。門。愕。然。回。顧。白。拉。司。曰。後。此。汝。可。勿。來。司。威。佛。拉。弗。解。白。拉。司。納。手。囊。中。左。右。搖。聳。曰。吾。地。促。屋。狹。不。足。迴。旋。足。下。之。幹。材。且。此。間。事。集。不。能。以。瑣。瑣。屈。足。下。於。隸。圍。以。君。之。才。苟。入。諸。劇。場。及。軍。隊。咸。當。且。足。自。立。惟。得。間。者。可。以。常。賁。吾。家。沙。雷。頗。願。與。君。酬。接。君。行。沙。雷。頗。不。適。復。曰。所。授。資。乃。不。誤。謬。耶。前。此。碎。吾。玻。璃。一。片。吾。尙。未。索。償。吾。意。朋。友。分。袂。時。當。落。落。示。其。氣。概。此。類。實。自。命。爲。余。隱。德。司。威。佛。拉。初。不。一。答。疾。入。取。其。衣。捲。之。張。目。飽。視。白。拉。司。無。言。自。出。既。出。門。闔。復。面。內。而。觀。始。行。既。授。車。值。思。卽。此。數。錢。往。賑。克。忒。之。母。並。以。餘。錢。贈。克。忒。司。威。佛。拉。平。日。沈。湎。於。酒。元。氣。已。殘。又。以。日。來。奔。走。公。堂。是。夕。卽。大。病。全。體。熱。矣。

第六十四章

司。威。佛。拉。輾。轉。病。榻。之。中。無。片。晷。之。甯。貼。母。論。何。聲。中。皆。焦。竦。激。烈。願。在。惛。惚。中。胸。

次似虛懸一應爲之事。初未得當病眼。或開或闔。咸覺有應爲之事。未嘗爲者。如是者可二十四句鐘已而立。暈夢與幻象皆渺。既醒覺稍清冷。因憶發熱之時爲狀。至寤而長夜。胡乃漫漫不能遽思。忽欲舉手。乃不能動。自以爲腫視之。則枯瘦如柴。臥而不動。即亦無苦。昏沈中忽聞有歎聲。自念詎昨日未闔其扉。胡爲有人入室。心固如是。竟未能別其爲誰。幻想中見帷幔作綠條形。竟以爲林影。似遊身花圃之中。已而漸忘。歎聲仍爲園遊。少須歎聲復作。神情復爲之斂。而林影仍化爲綠條之布。乃半坐掀其幔。外望則有小蠟然於几上。藥瓶盃器及衣服雜陳。果類病房衰狀。惟汎掃頗淨。潔地上以水灑之。微聞有醋及香草之味。司威佛拉自呻曰。坐者非公。爵夫人乎。復曰。果此人也。方踞案自戲。葉子以手掩口而歎。防觸病人。乃復下其幔。以首就枕。自念得毋夢耶。彼人何爲在此。方吾睡時。腕尙健碩。一睡之工。乃瘦削至此。何也。果使非夢。甯非入天方夜談界中。非復倫敦人境矣。噫。吾身必未出夢。此時小女傭復歎。司威佛拉曰。吾夢人歎斷無清冷入耳。如此之切。且吾未嘗夢人。噫。及歎者。

今又歎矣。吾夢之迅，乃復如是。乃思自掐其肉，令痛果弗痛者，則夢爲眞。旣掐果痛，復顧視吾肉，安適因思，且披其幔。苟公爵夫人仍在者，則吾夢醒矣。已見屋中物事，仍如前狀。遂曰：是爾復念己身果入天方夜談中耶？吾大致不在大馬士革，卽在開羅。此公爵夫人殆爲鬼物，與他鬼博孰勝者，當與中國固倫公主爲偶。司威佛拉雖自排遣，仍不自信，思與彼接談以驗誠僞。殆捺幔見小女傭分葉子短其一，卽發聲曰：踞爾上座者，缺一葉矣。小女傭大驚自撲其手。司威佛拉曰：是必天方夜談中人物矣。天方夜談言苟一打掌，卽有三千黑奴肩寶石明珠而至。顧此女傭之拍手，非復震驚。蓋見司威佛拉清醒，能言喜悅，始爲此狀。旣笑遂哭，其人操英語，非復亞刺伯言。如天方夜談中所言，乃大聲問司威佛拉曰：汝醒耶？司威佛拉曰：公爵夫人，汝前吾聲安往？吾肌肉又安往者？小女傭不能答，但搖首而哭。司威佛拉曰：我知之矣。以屋中情況而言，吾其病乎？女傭曰：然。適所言者，正爲狂囈。司威佛拉曰：吾劇病耶？確歟？女傭曰：厥狀如死，但有屬絲之氣。吾謂汝決不再起。今汝幸醒，敬謝上帝。樂乃

無藝。司威佛拉聞言。久不答。少須。問曰。吾在此幾時矣。女傭曰。自始病。及於明日。可三禮拜矣。司威佛拉曰。汝云何者。女傭曰。悠悠。久久。之三禮拜。司威佛拉大駭。復不能答。女傭復以被加其身。握其手。頗凝冷。覺狂熱已退。中心滋適。乃往治茗。以焦麪包佐之。司威佛拉見狀。則心感其人。以爲此女胡爲見待之厚。迨治茗既。女傭以小槃承淡茗。疊焦麪包小許。進之。蓋承醫生所謂宜如此。且扶病軀。承之以枕。其慎密。雖弗若看護。歸而謹愨之心。則有過之。見司威佛拉進茗。頗能咀嚼。則喜溢顏色。既罷理其器。始自臨食。司威佛拉頗平貼。卽曰。公爵夫人。沙雷如何者。女傭搖首曰。我安知者。司威佛拉曰。日來汝乃弗面其人歟。女傭曰。我潛逃也。司威佛拉不語。可五分鐘。少須。強支而坐。曰。公爵夫人。汝安居。女傭曰。我卽居此。司威佛拉駭曰。何也。此時復偃息席上。弗動弗語。及此女傭飯已。始曰。爾試移榻近吾牀寢。汝迺逃耶。女傭曰。彼方四張其告白。司威佛拉曰。何也。女傭曰。彼在報上。以招貼覓我。司威佛拉曰。彼蓋欲邏偵汝耳。女傭點首。二睫上下。開闔不已。以失眠且哭。二睛腫耳。司威佛拉

曰。汝何由至此。女傭曰。汝行吾安有友。且樓上胖客。復久不至。吾乃不得爾迹。一日侵晨。吾在。旬久久不能出口。司威佛拉曰。汝不在。鑰竇中。內窺乎。女傭曰。然。吾方內窺時。聞主人言爾所居地。有一女人。爲爾之居停。述爾病良篤。白拉司曰。此事乃不涉我。沙雷曰。我亦弗與其事。後此女居停。負氣出。礮然闔其扉。是夜我卽奔逃至此。謂汝爲吾兄。居停見信。因留居於此。司威佛拉曰。汝不爲我而死耶。女傭曰。吾安得勞。汝勿患我。我恆不思睡。得一小榻。偃臥足矣。惟弗睡非苦。有時汝乃欲跳蕩出窗。歌哭無恆。此足患也。司威佛拉歎曰。無爾。吾其死矣。語已。執女傭之手。嗚咽。表已感激之心。淚隨聲下。女傭曰。汝勿如是。趣臥。醫生言。須靜攝勿勞。汝今且息。少須更論心緒。吾今且居爾側。爾但合睫。便入睡。鄉語已。卽移小几近牀。更爲之調藥。司威佛拉遂寐。可半句鐘。復醒。問曰。此何時矣。女傭曰。僅六點半。語時。遂扶之起。司威佛拉自拊其額。言曰。公爵夫人克忒如何。女傭曰。彼言數年充配矣。司威佛拉曰。行乎其母。又如何者。女傭搖首曰。吾未之知。果爾不煩瀆者。吾尙有言白爾。今茲則未能。

司威佛拉曰。汝第言之。吾病當立已。女傭曰。不可。必待爾健旺。始告汝以狀。司威佛拉急欲一聞。則張其病目。注視女傭。大震曰。汝幸勿念此。顧司威佛拉必欲一聞。謂汝必以壞消息語我。不爾病且增劇。女傭曰。消息非壞。特與若無涉。司威佛拉曰。得毋更聞他語乎。女傭曰。然。司威佛拉曰。得毋彼兄妹私語耶。女傭又曰。然。司威佛拉引手攀女傭之頸。至其枕畔。曰。汝趣言之。否則吾益焦煩。不可耐。將益其病。汝甘心乎。女傭見司威佛拉薄遽之狀。則曰。汝聽之。勿騰踴作態者。則我將爲汝言。不爾亦茹而不吐。司威佛拉呼曰。公爵夫人。又曰。妹妹。汝第言之。勿極我於死地。女傭見狀。即曰。汝憶當日廚次作菓子戲地。放入廚之鑰。則沙雷司之。每日必至吾許。滅火而息。此後則鑰吾於廚中。不聽出。明日侵晨。始來趣吾起。終年咸如是。吾心頗震恐。謂夜中火起者。吾焉得出。吾故留意。每得鑰匙。輒用以試吾扉。一日於土屑中得一匙。適如鑰。寶可以啟閉。司威佛拉聞言。大動其股肱。女傭立止其言。司威佛拉卽曰。我背合同矣。今且靜待爾言。女傭又曰。彼予吾食至約。吾餒不可支。旣得鑰匙。吾輒

出取君所遺餘餌啜之。荷拾得橘皮者，則糾取其汁和水代酒飲之。爾於橘皮之汁曾入口否？司威佛拉曰：吾安有福飲此酒？今且更言其詳。女傭曰：汝果以爲酒者，較之白水良有味也。有時於其未寢前，吾亦竊出前於厮走童子，未見捉之前一二日，吾聞彼二人發言極高厲，吾竊聽之，則白拉司及沙雷坐於火次，言論司威佛拉聞言聳然立，曲其股而羊毳之被竟高如饅頭。女傭引手作勢立止，其言饅頭亦平貼滿面，求言之狀仍殷渥切。摯女傭曰：二人言次，吾聞白拉司謂沙雷曰：此事滋險，安知後此不生風波？吾心亦滋不樂。此時沙雷語矣。沙雷生平氣概，汝當知之。沙雷曰：吾生平閱人，乃不見若爾之卑庸而無膽在勢。吾宜爲兄，汝宜爲弟，詎不知圭而伯爲吾家福星耶？白拉司曰：然。沙雷曰：吾以此術害人，正爾弗少。白拉司曰：有之。沙雷曰：恆出辣手，則前此既行之，豈惜區區一克忒？白拉司曰：汝言殊有見於是。附耳微笑語，細不可聞。但聞沙雷曰：謹慎庶不敗。白拉司出日記小本曰：此五鎊之票，爲圭而伯付我者。復語沙雷曰：克忒明日必來彼上樓時，汝趣出吾當更遣司威佛拉賣。

書引克忒深談。卽於此時。納此鈔於克忒帽中。且以術令司威佛拉檢取。用彼爲左證之人。則人萬不疑我矣。汝思此策如何。彼仇旣報。吾資亦得。沙雷深以爲然。曰。必如是行。吾見其欠伸欲起。乃急越歸宿。女傭語時。亦奮發其精神。言滔滔不絕。至司威起坐。竟亦無覺。且勿止之。司威佛拉曰。汝所言者。曾語之他人否。女傭曰。吾何能告人。吾後此聞此童子下獄。心以爲枉。而樓客旣遷。汝又辭席。吾更告何人者。卽使客在吾亦無敢孟浪而近其人。且吾隨至爾寓。汝又惜忽。胡能聽言。司威佛拉取其睡帽。力擲之地。曰。公爵夫人。汝爲我開窗。視有雨否。吾將出矣。女傭曰。是安可行。司威佛拉四顧曰。我決起吾衣。又安在。女傭笑曰。汝乃無衣。司威佛拉曰。吾衣故在。胡乃言無。女傭曰。吾爲汝病。一一鬻汝衣以治食。卽使衣在。亦萬無遽出之理。今汝試立其能支耶。司威佛拉歎曰。吾固難行。然事急。且奈何。少須曰。第一策之宜行。必令加蘭得父子知之。今日尙早。愛伯爾或未甯家。乃取鉛筆。書愛伯爾居處。並述愛伯爾父子儀觀。女傭亦力任其事。往請愛伯爾父子。女傭旣行。司威佛拉自念。吾衣盡。

矣。果火發者。奈何。雖然。非彼吾焉。得生。卽鬻吾衣於義。當也。

第六十五章

女傭之爲人雖少。乃聰慧可人意。不爾。司威佛拉所居。近白拉司家。甚邇。苟獨出。必爲弋獲。女亦知狀。旣出。卽取深洞之小巷行。不向孔道。去白拉司所居。可兩英里。然後問諸賣桔及蘋果之女人。向威塞登家徐行。大凡遞書之。鵠其初出。必迴翔久久。始至矧此小女。取徑甚紆。及至邏偵所不及。始縱步行。女頂上無冠。卽用沙雷所遺之敝冠。臃腫蒙之。而出履亦絕。巨偶一不慎。卽脫。扁出暗中。摸索而襲之。往往爲行人所擠。立卽顛跌。旣至威塞登家。則酸楚不自己。旣見窗中尙有燈。知主人尙未就寢。乃自拭其淚。潛窺窗中。此時卻克司忒公事旣畢。立於几旁。方自整領刷髮。且行。罽旁尙有二人。其一人似律師。其一人方襲外套。知爲愛伯爾少年。女傭默不敢進。意俟愛伯爾出時。要而告之。乃下階坐於對門。俟愛伯爾甫坐。忽見一劣馬左右顛頓。引一車。雖有駕馭之人。而或突。或跛。或進。或退。一如己意。初不受人羈勒。旣至門。

外馭者哀呼曰。汝其少駐乎。馬亦略止。立而復馳。可十數武。復退立。馬意似防爲馭者所抑。後此將據爲成例。伏聽號令。故力與之逆。馭者曰。劣產。後此必有所報於爾矣。時愛伯爾已出。且行且圍領巾曰。馬復顛癘矣。御者曰。此奇劣之畜。爲生平所未覩。愛伯爾登車自引其繮曰。此馬果如其意。制之亦易。自舊御者一去。吾未敢控送。此第一次上道耳。今夜不破吾車燈否。明日侵晨到此。汝解其繮勒。試爲調之。此時女傭宜與愛伯爾言矣。忽見卻克司忒立於門外。防爲所知。匿不敢進。此車旣行。則力馳而尾之。大呼密司忒愛伯爾。且住。旣及車旁。而車中人尙不聞其聲。馬又奮迅。女傭知必無及。則力追而踐車後。弩出之。鐵舌愛伯爾意專在馬。竟未知車後之有人。迨女傭喘息旣定。乃曰。先生愛伯爾勒馬愕顧曰。何人。女傭曰。公子勿驚。語後復喘。愛伯爾曰。爾何以躡吾車後。究何請者。女傭曰。我驚跳而上公子之車。但行勿停。請向城中行。且急。以事至匆遽。彼間有人方遲。公子相見其人。言公子苟至其家。克忒之冤可白也。尤能平反其獄。令出。愛伯爾曰。確乎。女傭曰。奇確。吾出久。彼人將以

我爲迷道。愛伯爾因而引馬。馬乃大奔。幸道中無梗。直至司威佛拉家。尤怪者。愛伯爾言止。卽止。此馬似有知覺。然者。旣下。女傭指燈光處。曰。彼人卽寓是間。愛伯爾未嘗出行。恆聞人言。有宵人引至僻處。爲劫質事。則沈吟不卽入。然心愛克忒。爲克忒故。則請路人伺其馬。放膽登樓。緣狹梯而上。入門。則燈昏於几。有人病於榻上。乃奇駭。女傭曰。此人愈矣。若在二禮拜前。則狂喊不復類人。愛伯爾不敢遽入。女傭乃翦燭。以手去其帷幔。病人赫然起坐。愛伯爾觀之。則司威佛拉也。驚曰。汝胡在此病耶。司威佛拉曰。大病幾死。若非他者。則足下覘吾出殯矣。因曰。密司忒愛伯爾。試坐。愛伯爾卽榻外坐。司威佛拉曰。吾事彼已詳語乎。愛伯爾曰。彼匆匆但言來意。吾心殊不之信。司威佛拉曰。確也。公爵夫人。汝前語此先生以狀。於是女傭卽以適所言者。一一語愛伯爾。無所添損其字。司威佛拉以目視愛伯爾。及女傭語已。卽曰。所言足下其盡得之矣。吾病中無策。足下朋友夥。當以術出。克忒於繯。繼爲時。旣久。今茲一刻。當視爲一年矣。請足下趣歸。決策果欲得見證者。女傭在此。隨時可以號召。若吾

者於此兩禮拜必守候於家。至吾之伏匿舍。負病外。尚有他故。公爵夫人汝移燈送客。又語愛伯爾曰。趣行勿滯。勿滯。愛伯爾果出。女傭送客後。復入語司威佛拉曰。汝宜少食。且進麥酒。吾縱不飲。見爾能飲。吾亦引以爲樂。飲食既竟。則以巨衫蒙頂。臥於小榻入夢矣。

第六十六章

明日侵晨。司威佛拉醒時。似有人處其室。私語引目外望。則威塞登父子。胖客。律師。團圍女傭作微語。似防病人斗醒者。司威佛拉曰。諸公勿爾。吾醒矣。四人見狀。則舍公爵夫人。爭集榻前。老加蘭得伸手問訊。司威佛拉方欲有言。女傭擠入以枕承其背。復取茗及麪包之屬。勸進。司威佛拉新愈而飢。夜來方入羊肉麪包之夢。此時尙忍飢。言曰。此時救克忒晚乎。加蘭得曰。汝第食。爲時未晚也。司威佛拉聞言。乃恣啖。既已。女傭下樓取水。爲之盥沐。及刷髮。手腕靈敏。以狀態觀之。司威佛拉孺穉。此女傭特保傅耳。司威佛拉俯首受令。而心中則感激萬狀。百凡皆畢。女傭始就屋隅進。

食聽四客與司威佛拉語。司威佛拉曰：吾今足與諸公語矣。列榻旣不足供，則但請客踞吾牀沿坐耳。吾無狀已甚，幸公勿罪。加蘭得曰：此事不關君，我意在拯人。胖客曰：少須更有人至，吾所以侵晨至此者，防足下不審吾輩作用，故必就告足下，以慰雅懷。司威佛拉曰：敬謝諸公。幸趣言之。胖客曰：吾所得之耗，必真誠無妄。克忒之赦，直在意中。惟有一事，不能卽有把握者，以發端實自圭而伯。在法當不令遁。顧是人之狙詐，或且脫唇而逃，以我決之。三奸之內，彼兄妹中漏其一於網外，勢尙可恕。斯人則萬不宜置之地上。司威佛拉曰：卽彼兄妹，罪亦無赦。胖客曰：吾亦甚言之耳。果有漏網之人，則圭而伯亦必不宜漏。吾今將以計誘沙雷，令緩其獄，歸獄於圭而伯。沙雷果畏罪，則必委其罪於圭而伯，與其兄。汝意謂何者？或沙雷之祕，已爲吾得，卽不吐實，亦無濟於實事。司威佛拉曰：諸公此著，殊左。沙雷之兇狡，甚於二憾，不易誘也。或逆探，或威脅，兩無所受。然鄙人亦無良策，聽諸公決之。以上所言，均胖客言之。實則衆議已成。胖客述示司威佛拉耳。且胖客意決，卽有他言，亦不之入。司威佛拉

亦將順無敢與語。加蘭得曰：自邇日定讞後，吾輩恆婉導克忒之母，卽克忒在禁。吾亦時時以物餉之，並欲告之官府，末減其辜。顧衆證堅鑿，無可置辨。忽得足下舉發。此大幸也。來客防司威佛拉，羸憊而瘦，遂與爲別而去。但有愛伯爾，未卽行時，時取表，且視其扉，如有所伺。忽聞門外有負重之人，卸巨籠於地，樓柱爲震。案上藥瓶亦鐺鐺作聲。愛伯爾聞聲，卽啟其關，見一胖人將巨籠，卸其籠中之物，茶也，咖啡也，酒也，水果也，已宰之雞，鴨，並爛煮牛腩之膏，藕粉，西米，及他補物。女傭生平初未見此。蹠其半足，張目哆口，不能發語。胖人及愛伯爾同發其籠中所有，陳陳滿於樓中。尙有一媪偕來，爲之部署，煮雞鶩，庋物事。每得可食之物，卽少予女傭食之。司威佛拉食兩桔，並一杯牛肉膏，自乃莫名其妙所以然。飽而立睡，而胖客加蘭得，威塞登三人既出，則同蒞一咖啡肆。既至，作箋至沙雷家，言有孤客將涉訟，延之商確。未十分鐘，肆人言密斯白拉司至。既入，見胖客一人在座。卽曰：密斯白拉司坐此。沙雷見胖客曰：胡爲見延，則大疑不可止。既坐，疑慮交臻。客曰：密斯初不意吾之在此。沙雷曰：此

亦○非○疑○駭○之○事○意○且○有○事○見○屬○果○客○爲○樓○居○而○來○者○更○居○則○聽○客○所○爲○否○則○亦○宜○以○書○辭○吾○兄○且○客○爲○獨○立○人○此○事○在○法○律○中○可○以○自○便○胖○客○曰○謝○密○斯○見○恕○吾○亦○知○之○惟○今○日○之○延○初○不○係○此○沙○雷○曰○然○則○關○於○詞○訟○矣○請○公○敘○略○吾○將○列○諸○日○記○胖○客○曰○事○固○詞○訟○沙○雷○曰○客○但○語○我○卽○如○語○吾○兄○請○歷○歷○敘○其○緣○起○凡○法○律○中○應○備○之○竅○竇○吾○亦○足○自○承○胖○客○曰○此○事○舍○我○外○尙○有○一○二○人○與○此○訟○相○涉○者○意○將○延○其○同○語○遂○起○敢○扉○言○曰○密○斯○白○拉○司○既○至○請○二○公○出○面○立○見○威○塞○登○及○加○蘭○得○同○前○容○態○岸○然○移○楊○歧○坐○似○裏○沙○雷○於○重○圍○中○果○白○拉○司○者○勢○且○失○據○沙○雷○則○斬○然○不○少○動○雍○容○中○出○鼻○煙○壺○吸○之○威○塞○登○曰○密○司○白○拉○司○爾○我○爲○同○業○之○人○今○日○議○論○無○復○多○費○口○語○密○斯○不○嘗○以○告○白○探○取○一○潛○逃○之○女○傭○乎○沙○雷○變○色○曰○然○其○人○如○何○者○威○塞○登○自○衣○囊○中○出○素○巾○揚○之○手○中○曰○得○之○矣○沙○雷○曰○孰○得○其○人○威○塞○登○曰○昨○晚○得○之○以○天○黑○未○及○馳○告○尊○府○沙○雷○叉○手○於○胸○言○曰○諸○公○誠○告○吾○已○聞○矣○此○外○尙○有○何○語○大○致○卽○此○女○傭○中○覓○生○活○耶○因○四○顧○曰○其○人○安○在○威○塞○登○曰○其○人○殊○不○在○此○然○亦○不○能○遽○沙○雷○復○

納鼻煙且以手自擗其鼻示辣。手意言曰：其人不在此耶？誠告諸公：既入吾手，如何能逃？威塞登曰：此亦良佳。惟此人之遜密斯能，否知尊府地窖之門有兩鑰匙？耶沙雷不答。更納鼻煙斜睨威塞登，作齧牙狀，似有所覺。威塞登曰：兩鑰匙中有一匙爲此女傭所得，並可夜出聞人家私語。私語中有一種祕計，不久將證之。官中密斯尙可與聞此計，卽與密司忒白拉司商定者。其期卽在頽運之童子克忒捉將官裏之前夕。沙雷又聞鼻煙雖容色如恆，乃不料律師之言，此竟出夢想之外。威塞登曰：密斯白拉司爾大能鎮靜，須知爾之密謀已洩。三人同謀中，以律均無解免。密斯亦精於法律者，誣人之罪應如何者？老夫亦無復評議。及此第吾意尙欲爲密斯解脫，須知密斯之身已爲官中待縲死囚之女弟。卽密斯生平與密司忒白拉司可云難兄難弟。此中有匪類圭而伯爲案中之首惡，其人較爾兄弟尤毒。老夫之意，爾能盡述圭而伯罪狀者，吾斷不波及於密斯之身。以爾兄弟鐵據已爲吾得，獨遺圭而伯未有真實柄握，不得已取輕罪之人探取首惡之罪狀，非夙重密斯而爲此寬網也。且

爲時至促。幸勿延誤。沙雷微哂。四盼座人。復納其鼻煙。至數次。壺中旣罄。則納指壺中。取其餘煙。吸之。及壺空。煙罄。始發聲曰。諸公適叩我。以然諾。與否。威塞登曰。然。趣決之。沙雷方欲語。時二扉忽闢。白拉司探首入門。曰。沙雷。汝且勿言。遂入闔其扉。與衆鞠躬。後言曰。沙雷。汝勿言待我。言之。因語三人曰。諸公運良佳。我實不幸。身爲罪人。然心中知覺。尙如恆人。我聞詩人言。人有善惡。而知覺則同。凡人苟蠢蠢如豕。但有知覺。身死而知覺固不死也。沙雷曰。汝苟名爲人者。切勿詞費。白拉司曰。吾愛弟。當聽吾言。吾今日之事。已了了於胸。不能不盡吐其隱。視威塞登曰。先生。爾素巾出衣囊外。吾將爲爾方欲引手。威塞登竦然避去之。如避惡物。白拉司者。平日面目已同蛇蝎。今日滿身皆創。而左眼復以紗蒙之。冠上咸沾泥滓。見威塞登。歛避。則作悲笑之容。面四座曰。吾爲盛意。先生乃避我矣。噫。吾運已去。卽鼠子亦當見避。况乃人耶。諸公適所云者。我已週悉。以道中適逢沙雷。故躡蹤至此。凡諸所言。已歷歷聞之。沙雷曰。汝非癩者。則可勿言。白拉司鞠躬曰。吾弟愛我。我寧弗知。然尙須一吐吾隱。

因曰。密司忒威塞登。鄙人與君同業。卽此君亦曾舍吾家。語時。見威塞登力沮。勿言。則哀鳴曰。勿爾。乞盡吾辭。威塞登不語。白拉司復曰。吾意欲請諸公視吾創處。於是去眼紗。則左目紅腫。無倫。謂三人曰。諸公見我。必將窮詰其狀。且二頰亦胡以有抓痕。而吾冠亦胡以如是。縑一言以蔽之。曰。圭而伯。三人相視駭然。無語。白拉司復發聲。語時。尙以目視沙雷。意令之傾聽。此時狀至憤烈。較諸平日作猥鄙之狀。判若兩人。卽曰。吾不言爲圭。而伯乎。圭而伯引我至其窟宅。以沸酒飲我。以木檟絆我。冠毀。目創。乃格格而笑。且平日與之同事。直視我如狗。吾至痛恨。今茲尤痛。至此事旣成。而陰毒。左計。悉推我。躬脫然。置身事外。其人吾殊省識。日防發洩。吾謀亦或故洩。吾謀用以刼我。見侮百端。中心滋痛。諸公亦知吾今日之來。何爲者。二人均無言。白拉司擬立。一小時復宣。言曰。我今誠告諸公。吾適在門外。知吾罪已暴烈。然猶恐諸公不知其所以。然則不能不傾筐倒篋。而出自念。聽圭而伯敗我之謀。無如吾直揭圭而伯之隱。且吾明知身陷罪戾。然亦不能聽此兇渠。徜徉於科網之外。旣諸公注意。

首要滅其從而寬其死不能不就諸公乞命沙雷汝勿憂怖吾苟免者汝亦無罪白拉司遂一一傾吐圭而伯逆謀加以鍛鍊而出並推卸己辜明爲萬不得已語已復曰諸公我生平無吞吐不盡者諸公果令我臨質我決無不往即使令我詳書吾亦無惜且吾亦深知羣公慈善必不至食言陷我須知我爲脅從初非元惡積威之下見偏而然卽今日之自首亦知其必出於此方始獲全匪惟求免已辜抑亦貢此大慙圭而伯者不可聽其令終彼當日以畜類待我語至此復鞠躬如隸人沙雷本垂首以聽至此乃弩目視其兄曰汝爲吾懷兄耶吾助爾幹事爲年已多初以兄爲丈夫耳白拉司曰沙雷汝勿爾亂諸公清聽汝殆自欲陳表爲我捷足先得故憤而言此沙雷曰爾無膽之鼠輩汝謂我將自吐誠款爲若所掩因而怒耶須知吾卽受詰至二十年之久亦斷不自承白拉司微笑曰汝言固爾特行與相違汝曾否憶及吾翁老狐狸遺訓謂萬萬勿輕信朋友雖信亦疑此爲生人之祕訣且我已言之汝則示其慨慷果吾未至則汝亦必自行檢舉矣吾故代爾蒙羞勿爲爾累諸公聽之天

下羞愧之事。甯男子當之。勿貽累。及於女子。迭更司曰。觀白拉司自陳。似衍衍丈夫。語且稱述祖訓。恪守家箴。究於處世爲上。著否讀者當爲我決。以我思之。疑人終非長策。且我爲是言。其開罪於世士爲多方。今袞袞羣公及富商大賈。生平操不信心之言。寶爲金書玉冊。然吾爲是言。亦非無據。但以白拉司兄弟論之。果白拉司非疑其女弟。躡足屬垣。聽沙雷與諸人籌畫善着。安知後此歸宿不較。白拉司所行爲當惟其懷疑。防及骨肉。至於傾囊。皆出無有留餘。轉貽一身之累。此一事能否爲多疑之戒乎。矧人生苟著疑心。則隨地設備。無有甯居若敦篤之人。與世無猜。甯非至樂。此三人聞彼兄妹語。則別至一室密商。少須復入。出楮墨請白拉司書之。且請同蒞公堂對簿。白拉司去手套。言曰。諸公。吾至此田地。想必不忍加罪吾身。密司忒威塞登。吾心寒顫。請以酒至。得酒尙可爲公飲壽。本欲延公飲於吾家。以事情發露。志憤心灰。無復及此矣。白拉司坐而待酒。酒入。始草其供詞。沙雷則徘徊屋中。二手或叉或背。或自酌煙壺之蓋。至於疲倦。則卽門次巨榻中沈睡。後此有人言。彼爲僞睡。乘

羣人聚觀。白拉司作書時。得間逃越。或清醒而逃。耶或在睡。囈中狂奔。威莫之決。而一逝不返。則爲沙雷之定案。白拉司供詞至修。逾一小時始竟。四人同車。至於公堂。官既問狀。恭謹納。白拉司於獄中。餘人飭歸。決明日以吏取圭。而伯克忒之獄。亦俟讞定。立釋。此時圭而伯末路至矣。大抵窮凶極惡之人。果報多徐徐而至。惡念稔者。報亦愈遲。今爲期已屆。凶耗則騰擲而前。圭而伯如蒙重霧。尙欣爲樂。三人既畢事。遂至司威佛拉家。見病者已健坐。能談笑。加蘭得先歸。其子及胖客尙留屋中。語以沙雷白拉司事。迨二人均行。所餘但威塞登女傭及病者而已。威塞登遂坐近榻際。言曰。爾病愈矣。我有法律中事。請以語爾。司威佛拉聞法律事。則大驚。以舉債既多。債主恆以書至。索逋。又出之律師之口。必且無倖。顏色陡變。歎曰。吾亦知之。必非得意之事。威塞登曰。事非得意者。吾何爲乘爾病中。爲爾言之。司威佛拉曰。謝公仁愛。威塞登曰。吾前數日。方欲覓爾不圖。卽此疑獄中。得接風采。茲有已故之媪。居多色德希亞。名曰呂佩筵。司威佛拉。爾非其姪耶。司威佛拉駭曰。吾姑逝耶。律師曰。逝

矣。惟遺囑中言爾平日太縱恣。彼二萬五千鎊家產。悉以予爾。防爾浮蕩。故每年但予爾一百五十鎊。以我思之。卽此區區。足爲爾賀。司威佛拉聞信。哭聲雜以笑聲。言曰。後此公爵夫人。可以成爲有學之人。吾將施之教育。加以衣飾。報此女於難中見拯之恩。有渝此盟。卽淪於病榻。永世不起。

第六十七章

上章之事。圭而伯一不之聞。尙閉門於別墅之中。正與債家索逋。作帳目。可二日勿出。至第三日。尙伏案而書。仍未出此日。正爲白拉司待質之。第二日。又爲圭而伯得耗之。第一日。日中尙未有聞。乃不計風雨。晚來之暴。彼亦自省衛生。知終日伏案爲非宜。則時時擲筆大叫。以舒其筋力。湯姆司各忒。隨侍其旁。蹲如癩蟻。迨主人他顧。則學主人之醜狀。彌妙彌肖。半身木象。尙未投諸兇燼。則時時以鐵入火。烙其面。愈焦灼。發奇醜。鼻上加以五寸之長釘。此象雖被極刑。而顏狀弗變。如忠臣受虐於暴君。初無乞憐之態。是日天氣雖城中高爽之地。亦生霉濕。圭而伯窪地之間。霧氣尤

濃一碼以外觸目無覩官中防人失足落水則沿灘然燈以照顧霧濃燈光亦隱苟無舵工呼於石步間行人竟若不見有水者天復奇寒霧氣均含冰質觸之砭肌此等天氣正人家圍爐團聚之時稱述旅行故事圭而伯亦命湯姆司各忒納巨煤爐中令火力四灼驅此童子於霧中閉戶猶享溫暖之福燒燭室中炙牛肉半熟加以沸酒執菸斗於手用以消寒忽聞有叩門之聲凡數次乃起推小窗問狀有女人言曰圭而伯我來矣圭而伯曰汝耶來此何爲汝子然一身胡冒險干我法令圭而伯妻曰汝勿怒吾將得消息來此圭而伯曰此消息能使人歡悅疊二指作響耶曾否彼嫗死耶妻曰吾乃不審其吉凶圭而伯曰非此嫗死者吾不樂聞汝第歸矣且趣歸汝好以惡消息授我妻曰我尙有書圭而伯曰爾納書窗中授我汝且自行不爾將搗毀爾面妻哭曰勿爾且聽吾言圭而伯曰汝趣言之宜速且簡妻顫聲曰此書爲今日午後一童子將至吾家言是中事至急問其所由乃云莫知圭而伯引手取書妻哀鳴曰吾在霧中迷路者數圭而伯乞假我餘熱五分鐘後卽行吾寒至於不

可。自。支。圭。而。伯。沈。吟。計。此。書。或。須。作。答。者。則。令。此。蠢。物。將。歸。亦。佳。事。乃。閉。窗。啟。戶。令。入。妻。踞。踏。入。伏。於。火。次。顛。不。可。止。圭。而。伯。卽。疊。二。指。向。其。妻。作。響。聲。曰。吾。觀。爾。作。此。態。樂。乃。無。藝。汝。偷。失。道。吾。亦。奇。樂。爾。鼻。凍。眶。紅。吾。痛。快。滋。甚。妻。曰。圭。而。伯。汝。胡。忍。心。至。是。因。復。大。哭。圭。而。伯。復。作。醜。狀。曰。汝。以。我。爲。死。悉。我。所。有。因。而。嫁。汝。所。歡。乎。乃。大。笑。弗。止。妻。不。能。答。仍。伏。地。哭。圭。而。伯。意。愈。得。此。時。迴。首。見。湯。姆。司。各。忒。方。張。目。聳。肩。效。其。狀。圭。而。伯。大。怒。禽。此。童。子。至。門。次。以。脚。蹴。之。令。仆。於。門。外。湯。姆。立。時。倒。立。以。革。履。之。尖。觸。窗。門。作。響。如。啄。木。圭。而。伯。取。鐵。棒。蛇。行。且。出。而。湯。姆。已。逃。歸。而。言。曰。吾。今。將。讀。此。書。矣。此。書。爲。沙。雷。美。人。所。寄。乃。折。而。視。之。書。曰。三。昧。已。爲。人。得。吐。實。矣。此。案。已。反。卽。有。人。禽。汝。汝。當。趣。行。仇。家。不。動。聲。色。乘。爾。不。備。而。至。萬。勿。自。誤。吾。此。時。已。翩。然。而。飛。莫。知。吾。處。下。書。沙。雷。白。拉。司。頓。首。圭。而。伯。讀。書。後。之。變。相。吾。筆。力。至。不。能。狀。意。或。得。新。名。詞。始。足。以。肖。其。萬。一。若。英。國。文。字。無。此。奇。詭。也。圭。而。伯。移。時。不。能。語。其。妻。見。狀。愈。震。少。須。切。齒。言。曰。果。白。拉。司。在。是。者。當。寸。磔。之。妻。曰。君。與。何。人。爲。仇。至。恨。

恨如是。圭而伯不答。但自言曰。不爾當溺斃之。第此死過易。非律也。惟河身與吾屋近。非此無死法。噫。白拉司果在此。吾將以禮延之入水。並與共飲。與之談笑。笑已力推之。河白沫四飛矣。人言溺死之人浮沈者三。其三次以面仰天。吾望之當樂不可止。妻不得已冒前。以手拊背曰。圭而伯。汝怒何人。又與何人爲仇。或事變亟耶。言時見圭而伯兇鋒。猛狀。慘如伍伯。心膽爲之悸落。圭而伯如無所聞。但搓其手。言曰。此涼血之狗。吾以爲此狗卑穢。委瑣必畏死。無自首之期。嗟夫。白拉司。汝爲我生。生至親。至愛。至忠。至媚。我之良友。胡不於此時與我相見。妻怖極。更欲有問。圭而伯忽啓關呼湯姆。湯姆既進。圭而伯曰。汝送此人歸也。明日勿來。吾將嚴扃此扉。後此非吾號令。可勿來前。湯姆點首。招密昔斯。圭而伯同行。圭而伯語妻曰。汝勿問我。且勿尋我。凡事屬於我者。萬勿答人研問。但諉弗知可爾。惟我尙未死。汝可勿喜。此後尙足筦爾行藏。妻曰。圭而伯。汝究何事。且安適。幸見告。圭而伯曰。以我觀之。不問爲佳。卽我亦不告爲得。妻曰。禍變安在。乞一言見慰。圭而伯曰。干爾何事。吾有號令。爾乃弗

承若更。嗷。嗷。者。汝。趣。死。地。矣。今。問。爾。行。耶。或。否。妻。曰。我。決。行。然。尙。有。一。言。此。書。關。耐。兒。否。茲。事。吾。至。死。猶。疑。故。不。期。而。喋。喋。前。此。爾。令。我。探。耐。兒。陰。事。吾。晝。夜。無。復。甯。謐。引。爲。陰。譴。想。吾。此。言。耐。兒。至。於。道。路。顛。頓。吾。皆。不。見。其。狀。今。無。問。禍。之。巨。細。吾。均。承。爾。風。旨。爲。之。圭。而。伯。今。且。告。我。此。書。果。爲。耐。兒。事。否。圭。而。伯。大。怒。遂。犇。取。日。用。之。軍。械。鐵。棒湯。姆。見。狀。卽。力。引。密。昔。司。圭。而。伯。風。馳。而。行。圭。而。伯。執。鐵。棒。舞。於。大。霧。之。中。直。追。出。小。巷。爲。霧。所。沮。始。止。弗。追。喘。息。甫。定。自。言。曰。在。此。大。霧。中。一。人。獨。行。殊。無。究。詰。之。者。今。當。備。豫。邏。騎。之。來。圭。而。伯。別。墅。原。有。柵。門。可。以。封。閉。泥。深。扉。陷。圭。而。伯。肆。其。大。力。始。堅。閉。之。且。以。堅。木。抵。之。牢。不。可。啟。自。計。吾。行。時。越。過。木。柵。繞。小。巷。而。出。今。日。邏。騎。之。來。霧。深。濶。厚。非。精。於。地。理。者。又。胡。窺。吾。樊。果。使。霧。不。卽。消。來。亦。無。濟。吾。且。雍。容。部。署。吾。事。遂。摸。索。入。巢。坐。於。罏。次。凝。思。忽。起。飭。行。具。口。中。仍。喃喃。作。語。曰。白。拉。司。吾。果。能。與。爾。行。抱。見。禮。者。於。事。尤。佳。吾。抱。爾。身。必。拉。爾。脅。嗟。夫。白。拉。司。果。有。相。見。之。期。必。爲。爾。留。一。紀。念。爾。心。大。能。念。我。眞。能。委。過。於。朋。友。者。遂。起。飲。沸。酒。如。吸。水。復。

言曰沙雷者有精神能剛斷彼睡熟耶或化爲頑石耶竟不能以刃刺其兄或以燒死之其兄反狀彼胡木木無聞至於決裂之後乃以書予我我何重此書者遂更飲沸酒向火言曰凡我之頹運實肇自一老一少吾將爲厲以搏其人而克忒者尤忠而有德今亦當更備我凡爲吾所恨者咸欲力較其人嗟夫童子克忒吾恨汝也今茲汝已意得而我亦尙有意得之時忽聞有叩柵聲其聲至厲少歇復叩尤厲於前圭而伯曰其來至迅汝力偉也幸吾亦夙爲汝備沙雷先生吾謝汝矣語次滅其燭爐中尙有餘火則力撲其鑪於地上屋中立變沈黑圭而伯出戶叩柵之聲已寂霧氣迷漫又當深夜前行數武忽云誤也復左轉又曰此亦非是果彼有叩柵聲我尙可尋聲辨其所向乃左右探終不得當又曰胡以不更叩吾柵凝立而聽萬響都寂但聞有狗吠聲然聲發霧中究莫得其定嚮自念果捫索得牆及木柵者則或得生路於是前其手而行曰今夜黑霧深乃來捕我其人良足死試問我尙不知所嚮矧彼生客吾但願此漫漫長夜無有明時彼衆又焉得我語方出口足滑猝落於水中

既在水中。卽復聞叩柵聲。至兇厲。且聞有呼囂者。以聲卜之。尙可辨認。圭而伯此時力與水爭命。而心中始悟前此之止。而弗叩者。蓋四出覓路。路不可得。因復至此。顧人聲停於柵外。爲柵所隔。不能趨河。不爾卽用叩柵者。爲拯己之人。亦佳。此時圭而伯在水中呼救。口張而水已奔入。水勢旣驟。力祛之下。流圭而伯以手分水。復浮水面。張目四顧。有黑物昂然。知爲巨舶。流急出手攀船。船身滑不可攀。復張口大喊。而急流猛撲。復驅下逝。圭而伯咽水。竟死於水中。流水作旋渦。引圭而伯之尸。如小兒之玩戲。具有時推至杙槩之上。尋復隨流而逝。或稍停之。水草之次。復徐徐推激而去。直至激流。弄此腐物。旣厭且倦。始寘之淺灘。聽其爛裂。以飽蠅蚋。此時圭而伯尸面仰天。而雅人別墅中。火勢亦漲。熊熊燭於大霧之中。圭而伯尸面亦爲火光所照。燦然露其風儀。地旣爲人迹所弗至。乃無人審其尸所。

第六十八章

是夕密司忒加蘭得家張燈備饌。凡爲克忒親稔之人。咸集以備歡迎。克忒蓋供張。

已竟日矣。先囑獄卒勿猝以吉語告克忒。獄卒但預言明日充配之囚。爾尙不在其數中。已復告之曰。爾獄尙有可疑。官中尙加密偵。果得朕兆者。汝無事矣。黃昏獄卒入引之行。至一廣廈。有數人集其中心。巍然首見主人。翁加蘭得立前。引手曰。官中知爾冤獄已平。反釋汝。克忒初不見人。但向人叢中立。仆暈不省。人衆集救之。始醒。語之曰。汝勿愒。宜定爾心思。爾母復見有人言曰。爾之含冤各報章中。已爲申辨。咸述爾忠。爾無懟矣。克忒此時初不較。此但曰。吾母知耶。母知之。作何語。此消息孰告吾母。其外則格格不能更言。衆爭進以酒。酒入。神少凝注。始吐感激之言。老加蘭得欲引之行。而獄吏咸至。與接手爲賀。送之出獄。克忒感激。乃默默不能置一詞。雖納手於老主人腕中。而足仍顛跛不前。一及門。次至己所監禁地。禁卒亦至。與伸賀。讀新報之。老卒亦在其中。但所伸賀之言。若循成例。非復精誠。意似憾。克忒爲不速之客。非復是中材。料胡乃冒入。且爾縱善人。與己胡益法以趣行。爲是。克忒既出獄。及於空曠之地。覺衢上道塗較平。日爲寬廓。卽行人亦多。逾往日。此夕雖霧重。天

沈克忒觀之如履極樂之國。加蘭得本預僱一車。遲於鄰市。乃抱克忒上車。直赴其家。霧重防觸。來車別以人列炬前導。克忒初恨車遲。迨至家。則又欲其緩。以喜極氣促。意少停頓。更語家人。亦佳事。顧車馳馬奔。俄至門外。既踰花園。及於堂外。頗聞堂中人聲。既夥。足音亦繁。門啟。克忒直奔而入。納首其母懷中。巴爾巴拉之母爲克忒母將兒。二目盡腫。巴爾巴拉亦立。其次色頗慘白。乃愈形其媚。立時作寒顫。如林葉受風。幸扶牆立。不爾且仆。主母密昔司加蘭得已暈。胖客左右奔走。其步至趣。雅各坐於扶梯之最下層。大呼。顧無人爲之將護。堂中人人咸疑惑。如入夢寐。迨餘人皆靜。能作笑語。巴爾巴拉忽爾不見。一人暈於複室之中。暈旣而醒。則大笑。笑已復暈。歷歷噴之以醋。灌之以酒。皆莫醒。克忒母入曰。勿傷吾以克忒來與之。語言定立。愈克忒聞聲奔入。附耳呼曰。巴爾巴拉。巴爾巴拉之母亦附左耳曰。克忒至矣。巴爾巴拉尙閉其目。言曰。彼果來耶。母曰。幸無事。汝勿爲之虞。克忒復言曰。吾平安無事。汝且放懷。巴爾巴拉忽爾痛哭。此時二母點首相顧。無言如各有會。巴爾巴拉亦漸

蘇醒。巴爾巴拉母語克忒曰。彼愈矣。汝且出。克忒既出。食具已陳。而克忒家人。竟爲是間上客。雅各則取李餅大嚼。口雖咀嚼。目光又注桔子。及無花果。讀吾書者。須知雅各之咀嚼。三物初無浪費。晷刻。胖客見克忒出。爭令座人舉觴爲壽。言曰。我在一日。汝不患。一日無朋友之樂。主翁主母。少主人。亦人人爲之頌禱。匪特引重。尙有厚錫。此時胖客自衣囊出巨表。表後則細鐫克忒之名。此表蓋胖客專誠購以惠賜克忒者。卽於羣客之中。出授克忒。主翁主母亦微示以意。謂將錫以重貺。愛伯爾脫口言曰。吾亦有物奉贈。此時克忒乃踞萬樂中。取其至樂。惟尙有良友顧。乃未面此友。有四足。咸著鐵鞋。乃不能入座。與衆客酬酢。克忒乘間趨入馬圈。克忒方啟柵。馬已狂嘶。迨克忒一入。而馬已跳舞於圈中。克忒趨抱其頸。與之親額。而馬亦引首微觸。克忒之懷。示其愛暱之狀。巴爾巴拉忽掩入馬圈。衣服鬢髮咸整整。蓋女自暈後。已臨鏡。晚粧。克忒自念。女入馬圈。又何事者。讀吾書者。須知此馬自克忒下獄。他人飼之。咸不承獨女。至則貼耳就芻秣。且女初非有意至此。一見克忒。遽絳其頰。克忒既

見巴爾巴拉遂釋其所愛之畜親其所愛之人顧一臨女前亦不過問候而已巴爾巴拉本已全愈見克忒忽爾生懼目視同類頰復大頰巴爾巴拉乃作解嘲之語曰吾愚矣克忒曰汝安得愚女聞言樂而作嗽聲然其聲甚微細但咯咯在喉吻之間卽此馬亦解事寂然無聲似有微覺克忒曰適相見竟不得一把握之罅巴爾巴拉卽出手授克忒手忽大顛其初本相距一臂之遠然一臂安得爲遠巴爾巴拉玉臂固短且未全伸故克忒把握時相距乃至近克忒細審巴爾巴拉雙睛中尙有一星之眼淚在例克忒必欲審睇卽巴爾巴拉亦據例引目視克忒特克忒遽爾親吻惜未問之律師與例合否顧克忒竟不審例竟接吻矣巴爾巴拉曰此大足羞然復許可至於二次克忒欲繼之以三而馬乃出而干與其事大肆騰驤巴爾巴拉立逃然亦不面其母防爲所問胡以雙頰咸絳迭更司曰狡哉巴爾巴拉也迨衆人歡闌膳罷而克忒家人及巴爾巴拉家人咸不告歸加蘭得引克忒之手至於複室加蘭得曰吾尙有消息告汝汝聞之當愈駭愕克忒赫然變色莫審吉凶加蘭得曰勿駭此

喜中之駭也。汝明日可否飭行事外出乎。克忒曰：安適。加蘭得曰：爾我及胖客同行。汝知旨乎。克忒尤疑。搖首莫答。加蘭得曰：汝當自知。姑爲我言。能中的否。克忒喁喁自語。不可曉。其得聞者。但有密斯耐兒四字。往復可三四次。然語時。輒搖首以爲無可希望。加蘭得點首曰：汝得之矣。今密斯所居地。吾已偵得。此行卽延其歸耳。克忒大驚曰：確耶。其人又安在。主人何由迹得其人。且此消息得自何時。吾女公子無恙耶。加蘭得曰：大抵平安。但吾尙聞其臥病。惟今晨所得書言已小愈。故冀望滋重。汝且靜坐。吾當告爾以實。克忒屏息隅坐。無敢少呻。靜候加蘭得言。加蘭得曰：汝曾憶否。吾有兄弟在耶客堂。尙有吾兄少時。拍照吾兄方同一牧師共處於僻壤間。牧師者舊同學也。吾兄弟雖異居而家。書則時達彼此。咸盼必有一日兄弟聯牀爲樂。乃未來者成爲現在。而現在者又將成爲過去。蓋吾兄性慈而心靜。所蒞之處無不見愛於人。咸稱之爲畸零生。彼間之人無不受其訓導。此等事兄咸不言。後此蓋得諸傳聞。兄生平喜延譽人。長不欲盛揚己。善近來言村間新至二人。一老一幼。幼爲少。

女人至。純善可喜。吾前於數日前得兄書詳述二人行道之慘而少女奇孝竭誠事其大父聽者咸爲淚瑩。吾一得是書卽疑爲邇來所必欲得之二人而二人適落吾兄之手。吾尙疑其誤更以書往詳詢此老幼行蹤。今晨書來詳叙無遺確爲是二人矣。余明日故欲首塗延之歸里。因拊克忒之背曰。汝今宜息且久處禁中已被勞苦。明日又當上道。卽使壯碩亦且難支。矧汝被難之後耶。但乞天相吾人。明日大功告藏。則吾願遂矣。

第六十九章

明日克忒起。則天甫辨色。以昨日得此意外之消息。終夕不能安貼而睡。輾轉反側。計不如趣起。尙省勞倦。雖然克忒以欲面其故主。勿論少任勤劬。卽更勞於此者亦甘心赴之。此時皇皇思出者亦匪克忒一人。克忒起一刻鐘而衆皆紛紛而出。摒擋絕忙。卽居者亦爲行者助力。胖客則一不著手。但檢察諸人所爲。往來驟突較衆爲勞。時尙然燈以照。迨及遲明。百事皆備矣。顧所倩之車。則期以九旬鐘。此時衆咸枯

坐以待。而克忒尤極焦煩。時尙須一句半鐘之久。其間應爲之事。但有晨餐而已。克忒忽悟。宜與巴爾巴拉少話別情。較諸無事坐候爲適。自昨日接吻後。克忒私謂巴爾巴拉固悅我。我亦深喜巴爾巴拉兩情至洽。惟有一事。吾不能不爲讀吾書者。表白之。此時盡室之人。思及耐兒。咸躍躍欲狂。巴爾巴拉清冷若無事。克忒初無城府。欣悅以告巴爾巴拉。意吾心旣悅。則巴爾巴拉亦必從而和之。詎巴爾巴拉益嚴冷如冰。雪言曰。吾見爾甫經出獄。甯家胡爲。又以逐逐於道路爲樂。克忒曰。此行迥異於常。吾行蓋迎取密斯耐兒耳。旣來則我可常與把晤。且吾常告爾。此來汝亦可面吾耐兒。顧不樂耶。巴爾巴拉聞言。雖未露不願見之意。然掉頭他顧。如有所怫。克忒深以爲異。謂此等佳事。乃落漠至此。百思不得其故。復曰。吾知汝旣見耐兒。必謂生平目中。以此美人爲創見。語已搓手自鳴得意。巴爾巴拉乃更掉其頭。克忒曰。汝何事。弗憚巴爾巴拉。弩其脣曰。吾安有事。顧此弩脣。初無醜狀。益顯其朱櫻之吻。以醉克忒之心。讀吾書者。須知童子之入學堂。學問之進斷不如少年體會情愛之。

速克忒昨日初履情界猶童子之乍入學堂恍然立悟巴爾巴拉之情慄因曰巴爾巴拉得毋怒我耶巴爾巴拉曰吾何怒爲且吾又何敢怒者卽吾怒與弗怒於痛癢亦不相涉且何人念我者克忒曰吾至念汝巴爾巴拉曰念我何爲克忒曰汝詎無目者耶今當澄心思之巴爾巴拉曰吾何待思且爾言吾一無所覺樓上傳呼吾行矣克忒竊引其裾曰卽小別亦須敦睦胡乃狠狠曾亦知吾在獄中卽極痛楚亦無時不念爾者果非爾置我腦中則陰房慘慄我將胡堪巴爾巴拉翕其脣轉其首他顧若許若不許者克忒曰吾乃誠語至云汝見密斯耐兒樂者蓋以我之所樂卽爾之所樂須知密斯耐兒之爲人卽代之死亦無所憾想汝見之意趣必與吾同巴爾巴拉聞言略動頗悔前此之孟浪克忒曰吾恆對爾述耐兒描寫其狀迨類飛仙今既往見則思其平日之一顰一笑咸如故交矧今日之來旣不虞貧乏足以葆其生少之嬌貴儕於搢紳閨秀之列我旣爲其舊僕感恩思報在義亦無可逃惟有一節耐兒閱歷旣深歸後甯能憐及蠢僕更思之則我之圖度又鄰於妄試思密斯耐兒

初非喜新厭故之人。吾但能於女公子既歸之後。純執其舊僕之分。事其主人以外。初無妄想。此爲肺肝誠語。敬以語君者。巴爾巴拉聞克忒言。知一心屬己。則不期而哭。至於後。此分手之離情。則讀吾書者。亦可以勿究。此時門外車聲已到。又聞有掣鈴之聲。似有客至。兩聲既發。屋中人復譁動。來客爲威塞登書記。卻克司忒。其來實將書與金。授胖客。既見案上尙陳殺酒。則卽而食之。坐觀羣客度置行李於車上。卽問愛伯爾曰。克忒亦同行耶。前此之弗行。謂此老特不欲目接其人。愛伯爾慍曰。孰爲老特。卻克司忒曰。卽彼老翁耳。愛伯爾曰。吾世父在彼。已爲克忒陳情。此行當無忤。卻克司忒者。妬克忒久。自念克忒不過未嘗盜此五鎊之金。而衆已器重至是。然則冥冥之中。未經人覺者。又當何限。復自念曰。此女郎殊有佳致。指巴爾巴拉也。人悉已登車。巴爾巴拉尙踟車外。目送克忒。卻克司忒亦稍近其旁。可數武。卻克司忒者。恆自命爲瀟灑。能事女郎。既至。則以手近袴。以右手掠鬢。脣中噫氣作聲。似此狀態。臨近女郎。平日恆蒙青睞。惟城中有效。而城外之姝。乃懵然無覺。衆方揚巾與

行者伸視。初不顧視。卻克司忒之翹然作態於女郎之側。胖客及加蘭得已登車。御者亦上馬背。克忒則加以外套。坐於車後。送行者爲密昔司加蘭得愛伯爾巴爾巴拉及其母。並克忒之母。小雅各諸人咸在。男者點首。女則鞠其半躬。咸頌平安。已而車馳馬奔。轉瞬無見。卻克司忒目注克忒。與巴爾巴拉揚巾爲禮。心愈愠怒。謂每逢禮拜園遊。城中女郎咸以目遙注。今此村女。乃不省我而眷克忒何也。怒極愕立。如木人。自言曰。克忒盜也。尙加以污蟻之言。實則與吾書毫無係屬。以吾書之筆直逐此行。旅三人馳驅上道。甯能撥冗爲閒筆。書是人耶。天寒風烈。震樹而葉上霜。華爲風所扇。片片飛落。如雪。克忒初不覺寒。但覺此嚴寒中大有新鮮自由之景象。雖矻矻。膚欲裂。克忒則欣悅無窮。但覺枯葉乾枝。旋舞風中。飄瞥如鳥。似此風葉之飄迅。亦類旅人之思。赴彼間。是日風驟。未嘗一停。迨晚星光滿天。而寒威仍未稍減。每及傳舍易馬。則克忒下車狂奔。以取暖氣。及更上車。覺奇暖之後。寒威潛趣指尖。而入時時。作麻木。克忒不以爲苦。隨輪聲之轉。轉作歌。與之相和。而車中二客。初不假寐。則

深談用爲道中消遣。二人注意耐兒。談次咸不離其宗旨。已而夜午矣。胖客語窮。心緒潮湧。忽謂加蘭得曰。君尙能聰聽否。加蘭得曰。吾耳乃類常人。惟吾有所關懷者。則耳聽逾悉。今足下胡爲問此者。胖客曰。吾有小歷史蘊之胸中。欲掬以相示。以輪聲。轆轤防君不能備聞。故用此爲問。實則事亦非長易了耳。語至此。不待加蘭得報言。卽引其袖曰。前此有兩兄弟甚友愛。其齒弟少於兄十二年也。顧年鬢雖殊。而二人乃同眷注一女。其弟頗慧。知己之所注者。兄已屬心。萬萬不能自全。又不忍斷骨肉之愛。於是恣恣迴轉。苦乃不翅。遂懨懨而病。其兄亦至友愛。生平好獵。至罷獵將護其弟。時述故典。或引至山水明媚中。領取空氣。其弟感激雖深。然終不能吐其誠款。此事若歷歷叙之。則講論將無窮期。綜言之。病瘳後。弟卽外出。聽其兄娶此所眷之人。臨行乃不言其所以然。自決客死於外。永不思鄉。後此其兄果娶其人。其人亦旋歸天上。所遺但有一女。女長成時。則酷肖其母。天下之爲人父者。旣憐死母。安能不愛孤雛。女旣長成。遂嫁一少年。其人多遺行。其父雖不之悅。顧以愛女之故。防其

致疾。遂嬪其人。迨既成禮。則終風之暴。無日無之。既忿且詈。女之窮蹙。至仰十指自度。其中瑣瑣之故。吾乃不忍質言。而此女賢而無怨。爲男子之所莫及。後乃遷居外氏之家。外氏之產。亦爲婿所蕩。幾於不能自活。匪特此也。且目擊其女爲婿所虐。則頗以爲憤。女非關心於父憤者。則亦沒齒無復怨言。迨窮婿以放蕩致疾。死。女於三禮拜後亦逝。所遺一子一女。子可十歲。其女之命。乃如其母生時之窮薄。女之外大父。身困窮愁。遂成龍鍾之狀。收合餘燼。行賈。初但賣畫。後此乃易售古玩。亦自適其所好而已。所遺二孫。男秉父性。女秉母性。一剛。一柔。一狂。一貞。此老人時抱其女孫。坐觀其姿致。則時時念及其妻。女故鍾愛此雛。至於極地。男既年壯。日與無賴爲伍。遂舍其外氏而去。自是以來。大父遂與女孫同居。大父嘗告女以爾死母生時。身被醜酷。而女兒復時至取資。祖孫幾於飢不得食。老人知無可自支。遂日思生財之道。求活此女。勿令窮餒而亡。如彼死母之不幸。此時老人之弟。方徧遊各國。執貿遷之業。頗有資積。惟與其通書殊難。恆不能至。間得數書。亦卽書中所叙及者。後此厥弟

甚念其兄之義。乃決計歸英。一一清其帳目。售其遺產。得金核之。似可資同懷之老計。一日。竟歸至老兄之門。胖客語及歸時。聲已淒咽。至此。乃不能發聲而言。加蘭得曰。餘言且勿叙。吾已了了於心。胖客曰。固也。須知吾百覓方知與蠟人戲者。伍已復失之。今茲之行。願天助我。勿再參差也。加蘭得曰。此遭胡至相左。胖客曰。吾亦云然。但不審吾心。胡爲怔忡不能已。加蘭得曰。此亦恆事。足下百覓不可得。鬱伊無窮。今垂得矣。復遇此寒洎之嚴冬。慘慘於心。不能不成此狀。君試聽車外嚴風。方作虎吼也。

第七十章

遲明車仍在道。自上車後。舍易馬御食以外。咸極力趨程。其少濡者。易馬不時至。或

寸。蹄。輪。行。於。雪。上。滑。軟。無。聲。其。初。嚴。風。撼。樹。尙。有。生。機。至。是。萬。籟。都。寂。竟。成。死。象。克
忒。以。手。遮。目。不。令。雪。凍。睫。毛。迷。離。其。眼。遠。望。村。間。燈。火。冀。其。遄。臻。顧。百。物。均。隱。約。可
見。第。不。能。了。了。明。悉。有。時。見。禮。拜。堂。塔。尖。及。農。家。積。困。爲。雪。所。蒙。咸。卓。立。體。皚。作。白
色。不。待。燈。光。固。已。矚。之。少。須。繞。曲。徑。渡。板。橋。迴。盼。樹。林。已。落。車。後。已。而。車。至。傳。舍。但
孤。築。不。復。成。村。克。忒。足。僵。下。車。少。步。地。旣。冷。僻。舍。中。人。亦。盡。睡。克。忒。叩。扉。問。道。所。由
樓。窗。有。人。下。顧。曰。此。去。尙。十。英。里。十。分。鐘。後。舍。中。始。以。馬。出。克。忒。待。之。似。已。延。誤。至
一。句。鐘。者。舊。馬。旣。易。新。馬。受。繮。又。五。分。鐘。始。上。道。路。旣。鞏。確。馬。但。緩。行。夫。以。性。急。之
人。胡。能。趁。此。緩。車。亦。有。下。車。徒。步。者。但。覺。路。遙。如。天。久。行。終。不。能。至。人。人。咸。謂。御。者
失。道。不。爾。十。英。里。之。近。胡。不。遄。及。忽。聞。禮。拜。堂。鐘。鳴。十。二。點。車。亦。少。停。人。人。爭。拂。衣
上。之。雪。厥。聲。在。靜。中。歷。歷。遠。傳。御。者。至。客。寓。叩。扉。言。曰。至。矣。久。叩。乃。莫。應。御。者。怒。曰。
時。剛。十。二。點。此。中。人。渴。睡。死。耶。更。叩。則。仍。無。人。衆。望。樓。窗。黑。無。燈。燭。御。者。曰。是。中。無
人。耶。或。已。死。亡。都。盡。胖。客。曰。聽。御。者。叩。扉。我。仍。前。趣。少。坐。輒。不。自。聊。何。也。胖。客。旣。行。

克忒負物從之物則一鳥籠也。克忒以此鳥爲耐兒故物見之當生奇悅。行次尙聞御者叩門之聲。少須已見禮拜堂。顧不審牧師所居處。迎面一片荒墳。都隱雪中。毫無人跡。此外參差見數人家。嚴扃其扉。無復聲響。克忒微覺一小屋中尙有燈光。乃卽光中直趣問道。初一發聲卽聞一老人啟窗以領巾。嚴裹其頸。口中言曰。夜深雪重。胡在此荒僻之地。噍噍作聲問者果何事。耶克忒曰。幸恕吾悖。吾乃不審長者。年高抱恙。竟爲我勞頓而冒寒。老人曰。汝乃以我爲老耶。我何老之。云至云。有病。彼年少者病甚於我。我何病者。雖然。吾言過質。汝其爲生客問道於我者。克忒曰。嚴寒中驚動長者。吾所侍之二客亦生人。欲訪牧師。不審丈人能示我以處否。老人曰。我爲吏六十年於此。奚不知者。汝右轉卽牧師家。詎半夜之來。無惡消息示牧師乎。克忒曰。敬謝長者。吾來非將得惡消息也。方欲行時。陡見有童子引首於別窗之外。曰。吾夢眞耶。勿論問路爲何人。請爾告我。克忒未答。老人曰。傷哉孺子。汝如何者。童子曰。吾夢確耶。又安能確以理度之。似萬不至。老人曰。吾知汝意矣。汝且歸寢。童子怏怏。

言曰。吾亦知其非確。然吾宵來與昨夕夢均如是。但二睫一交。夢境已幻。吾前老人曰。汝但甯睡久。則便矣。童子曰。此夢雖惡。然甚欲卽迷離中把晤其人。且吾亦非懼。但傷心耳。老人因爲之祝福。童子稱謝。閉窗入。克忒大疑。深以爲怪。遂以老人所指者。果近牧師家。旣見一家。老屋中尙有微光。胖客曰。此何光耶。加蘭得曰。此大似耐兒家。以他屋傾頽。似無人氣。胖客曰。果爲老兄祖孫所寓。胡久未睡。克忒曰。主人款牧師扉。奴子試往觀之。遂向燈光而趨。仍負鳥籠於背。時亂墳叢雜。取徑非易。克忒狂奔已近窗下。自枯藤中內窺。顧乃無聲。萬籟俱寂。中至肺葉微震。亦咸有聞。自念此時。胡以有燈。燈在而人無聲。此又何理。窗中有奩。外蔽窺之。無見。奩上受燈。亦不見人影。欲攀窗內瞰。防作聲。以驚耐兒。乃沿窗數武。竟得一扉。微叩之。雖無人。鑿然似有人作呻楚聲。而聲續續。弗斷。較之哀痛疾病諸聲。均弗類。克忒爲之毛戴。仍叩關。而仍弗答。此異聲尙微微達諸戶外。克忒乃力挽其浮釘。以足抵扉。鑰鑰且爛。扉遂大啟。克忒身入門中矣。

第七十一章

室中之火。燼火也。垂垂且滅。見一人嚮火背門。僂而坐。其意大類取煖於火中。而又不伸其手握拳於胸。次屈其二足內。趣榻下身搖搖。時作此聲。雙扉既闔。其人驚。怛亦不迴顧。如無聞。見髮星星白。以此殘年對此垂滅之火。居頽敝之屋。其狀至稱大有死灰不燃之象。克忒張吻不能爲詞。而老人尙作異聲不止。克忒趨趨入。已見老人之面。雖枯瘠黃瘦。克忒固已別之。卽長跽。老人之前。執其手。呼曰。親主人。試語我以狀。老人徐徐迴其首。言曰。又一人矣。今日見鬼。胡乃纍纍不絕。克忒曰。吾乃非鬼。爲主舊僕。想主人當必識我。今密司耐兒。又安在者。老人曰。今日之來。人均作此語。非鬼云。何者。克忒曰。密斯耐兒果安在。但乞示一言足矣。老人曰。睡於彼中。克忒曰。謝上。帝幸無恙。老人亦曰。謝上。帝自彼濃睡。吾祈禱可數夕矣。今彼呼我乎。克忒曰。未聞有聲。老人曰。此聲汝亦未聞耶。立起聳耳而聽。曰。汝亦不之聞乎。彼聲吾自能聞之。他人焉得聞。汝當寂俟。勿欸。勿欸。遂入小室之中。微微作小語。出時攜燈。言曰。

彼尙濃睡。未有聲也。先生須知吾常侍其睡。又常見其唇吻微動。卽無聲響。吾知其時與我語也。吾防此燈光灼其眼。故攜之以出。老人之言殆自語如狂。囁非語人也。旣釋燈。復舉如有所思。旋復忘之。乃更置其燈。曰：彼睡甚濃。天特下雪。令步者無聲。俾勿驚擾其人。卽鳥喉亦噤不爾。且醒好夢。先生須知彼常飼鳥。故鳥亦忘機不避其人。語旣復引耳內聽。旣而無聲。發故麓出舊衣刷而疊之。狀至恭謹。獨坐時言曰：耐兒。汝胡久睡。外間冬青樹上紅果。候爾采擷多時。卽汝小友。輒問耐兒安在。久睡弗磨。彼卽大哭而去。汝胡坐聽之行。先生尙未知是童子。咸與之友。雖頑鈍者亦代之效力。無惜克忒。知非佳兆。二眶中已含酸淚。老人遂取其故衣。置之胸際。曰：此爲彼珍惜之物。醒當御之。復取舊履。曰：此履穿矣。藏之笥中。爲此次旅行之紀念。汝觀穿處。耐兒竟以膚著地。人言穿處爲石所磨。而耐兒則祕不示我。噫。吾憶之矣。彼行道恆處。吾後殆防。吾見其跛蹙之形。遂取其敝履。親之以口。復納笥中。時時引目望斗室中。耐兒臥處。曰：彼平日恆不嗜睡。已復曰：邇時無病。故亦清醒。今吾當平心靜。

氣以俟。其蘇。彼必外出。閒行以取空氣。然平日於其行時。必躡其後。顧行步如煙。初無足印。吾又從何處追躡其人。今何人至者。趣閉此關。勿爲酸風所礙。令彼起慄。此時二扉果闢。加蘭得胖客。外尙有二人。同入一爲先生。一爲畸零生。先生執燈似久。在是間。克忒至時。先生適歸取油。老人見先生似相識。乃不見異。復歸。鱸次仍搖動其軀。作前聲。此二生客。老人亦已見之。顧亦不問。且不怪胖客。及加蘭得遙立。畸零生則以榻坐近老人之次。少須語。老人曰。汝今夕復不睡矣。汝不允我以歸寢耶。老人曰。我焉得睡。容睡矣。畸零生曰。彼知爾弗睡。卽亦弗甯。老人曰。我但欲其醒。彼睡過濃。非法也。實則能如是。沈酣於病勢。當銳減。汝以爲如何者。畸零生曰。此爲至平安之睡法。老人語已。復潛入夾室之中。衆咸聞其微語。室中人彼此互視。咸搵淚於睫。老人出曰。尙爾沈睡。惟手微動耳。大致欲引吾乎。前此睡狀亦然。語已扶頭而哭。先生及畸零生咸自抓其髮。二人夾坐其旁。各執老人一手。先生曰。汝宜聽吾言。耐兒平日亦甚悅吾言。汝旣愛耐兒。尤當聽我。老人曰。凡耐兒所悅者。我亦悅之。耐兒

所愛者我亦愛之。先生曰：然汝宜思彼與汝同出難中，同其辛楚。老人曰：吾但思此他無所思。先生曰：今日但令爾心中少舒，但思前事，勿念目前。卽耐兒亦喜與爾論。此老人曰：汝勿高言，防觸其醒。吾甚欲其展眉而笑，然此時固笑，乃終不斂其容。何也？先生曰：彼旣安睡，汝勿遽面汝，但思及彼在家欣悅之狀。老人曰：耐兒一生和藹，初無悲憤之容，其樂似出之天性。先生曰：吾亦云然。聞彼幼時亦如其母，其母汝尙憶之乎？老人張目不能答。畸零生曰：彼母之母，汝仍憶之否？事固懸久，在勢汝必未忘其人。汝當日少年時尙有一少年與爾同居者，繫何人耶？其人爲爾至愛之人，爲爾兄弟。久久睽違，在爾千悲萬窘之間，適歸慰汝，汝亦知之否？胖客立前長跼其側，曰：懷弟今日歸來，卽報我同胞老兄。當時於病中扶攜抑搔之恩，意須知吾心之念兄。雖遠隔巨浸，寸衷初未舍兄，而馳阿兄尙識我乎？吾兄弟相愛於少年時，復從久別之餘，重獲團聚，則此情當無藝極。老人忽四顧座人，脣吻時動，竟不能聲。胖客曰：阿兄試思幼年友愛，今皆老大，其愛又當何如？天下於少年時咸出圖名，迨及暮年

則反本歸源自尋家庭之樂即使身逢惶怖悲梗之事則爾我老年兄弟相處又甯患寂寞老人聞至末語則逐步趣近耐兒之屋面外言曰爾輩同謀乃欲奪我耐兒之愛而愛汝此何可者我一身孤子初無骨肉骨肉只有耐兒汝輩安能離間吾耐兒之愛舉手四磨微微呼耐兒不已竟趣入耐兒屋中此四五人者咸喁喁而語有時爲歛歔之聲咸尾老人入室不聞足音但聞嗚咽耐兒死矣僵臥小榻之上迭更司曰耐兒死耶若云睡者天下之睡安有如是之和平面上初無痛苦之容蓋似上帝已造之人胚尙待一吹噓之力遽然而生非類病深而死者牀上列名花及果無數耐兒臨終時曾言吾死之後必采向陽過露之植物寘之吾側他無所需於是死矣而世間之溫柔忍耐抱奇孝之行之耐兒死矣籠鳥尙爾跳躍耐兒之靈魂則靜如止水無復一動且盡掃其憂煩苦痛之容消歸無有靜睡此間但有飽滿之平和飽滿之安樂印於耐兒臉際臥狀仍一耐兒也想像在草際間行鑪邊小坐或微步過先生之門悲梗臨學生之榻卽此耐兒耳老人此時執耐兒之手俛於胸前令煖

此手卽臨終時引出其祖父之襟亦其旅行時把其祖父之臂者老人時時出而親之。又溫熨於懷而煖之。謂人曰。此手較前爲溫語時作憂戚之容求諸人助醒耐兒。顧耐兒死矣。助無可助。且亦無須於助。此地爲耐兒親藝之花生發於禮拜堂之外。今茲乃一瞑不視。先生俯首親耐兒之頰。淚如潮落。言曰。上帝公道不能止於生人之身。吾輩試思此等濁世較諸耐兒飛升之地甘苦何如。吾輩安忍發聲呼號招之復下耶。

第七十二章

明日侵晨。諸人咸少抒悲懷。坐論耐兒之事。胖客及加蘭得方聞耐兒死狀。耐兒死經二日矣。死時其友咸集其側。氣絕時適當遲明前一夕。畸零生及先生咸與坐語。讀書娛之。迨夜深耐兒已沈睡。睡中尙作語。似夢中與人追述祖父旅行時事。顧所言均非苦趣。咸言上帝保佑似爲恩人祝福者。醒時亦不言離魂事。但言時聞空中仙樂之聲。此事又似實也。一日睡醒招引諸人與之親吻。親吻後復面其大父微笑。

笑容之娟妙極人間之所無。乃以兩手抱其大父頸上。人人咸不審其將逝。但聞彼言學堂中兩姊妹爲不相把握之女友。仍言能以人語。此二人言每夕陽西落。必躡足步之河壩。尙有一人曰克忒。言逝後當傳語溫慰其人。言甚愛其忠實。此外別無剩語。神儀一如平時。但覺遇人益加親愛。此略異耳。蓋耐兒死狀非復暴變。但似夏中落日漸滅紅光而已。遲明時耐兒所愛之四歲童子已至。采乾花無數。寘其衾上。克忒夜來聞探窗話夢者。卽屬此童。而窗外雪中足印重重。卽此童子探窺耐兒尸寢。深防無人坐侍其尸者。入時言夢見上帝許飭耐兒更生。語已必欲一謁靈寢。誓言不噪。且曰。當日吾兄逝時。吾坐侍終夜。亦無一言。衆見童子謹慝。亦咸允之。童子入時。果慘默無聲。衆皆大愕。老人木然如石象。注視耐兒。坐其牀際。不言亦不哭。及見童子入時。則心動。令近其膝。指此尸身始哭。此第一次下淚矣。衆見老人哭。知稍有悟。乃靜退而出。此童子力勸老人休息。凡童子所言。老人則皆聽之。迨將舉耐兒之尸入構。此童子則引老人外出。勿令老人見構而暈。但曰。吾且往采新葉及紅果。

賓諸耐兒之榻。是日爲禮拜。日出雪融。出時村人皆與爲禮。尙有數人進與握手。亦有人脫冠致敬。間有行道之人知之。則默祝曰。上帝保佑其人。童子引老人至其母家。老人曰。馬丹不見村中人人咸加以黑紗。何也。童子之母不敢吐實。但曰。吾亦不知其所以然。老人曰。馬丹亦然。是又何故。胡以人家均閉其窗。大異往日。嫗曰。吾亦弗省。老人忽引童子之手曰。吾當歸視家中。其必有變。童子曰。丈不允我至。密司耐兒園中游涉。耶。是何必歸。老人曰。汝言密司耐兒。密司耐兒又安在者。童子曰。剛出門時。密司耐兒不嘗酣睡耶。老人曰。然。睡者其耐兒矣。因以手拊額。四矚。忽有所思。奔至老吏之家。老吏與聾役咸坐。鱸次見老人至。各起爲禮。童子搖手示之。勿聲。二人見老人狀及童子。以手作勢。咸覺。老人問聾。叟曰。汝今日治墳乎。老吏曰。村間無死人。安治墳。老人曰。善。吏曰。今日爲安息日。幸無事。老人謂童子曰。然則汝引我安適者。吾卽從汝。汝幸勿愚我。汝覘我未有凶晦之狀乎。老吏曰。汝但隨此孺子行。亦大佳事。老人曰。行於是隨此童子。竟出老吏之門。此時耐兒已下窆。村間無論老幼。

男婦及乳抱之兒咸扶攜而至。老嫗則偃僕其躬。臨穴間有最老者。若在十年以前逝去。已成大耋。乃不死而亦臨覘。或老病衰頹。亦扶杖而至。少須。見人移柩至禮拜堂。擇耐兒生前所最悅懌之地瘞之。柩至。童子爭以花圈擲其墓。人人作歎歎聲。牧師演禮既畢。衆爭集穴次覘之。然後下土。有人言吾前此曾見其人。以書坐此仰面覘空。尤有人言此幼女胡敢於夜中蒞此。且身臨高塔。不攜燈燭。而老人則言是必與仙人晤語。故樂幽靜。但覘臨命所言決與天通。於是人人爭集而覘續續不斷。已而人散。但餘老吏及胖客諸人尙留其次。土穴既封。爲時已暮。月輪初上。射光小墓之上。景愈淒清。親屬數人低頭太息而歸。聽此孤雛靈魂上依帝側。老人歸時亦已曠黑。所以遲歸之故。童子蓋引此老人四出。既疲復引之至己家。延之小睡。老人宵來久不睡。睡乃沈酣。衆亦無敢驚擾。迨醒。月明如晝。胖客則於門外遲其兄及遠。遠見老人至。遂疾出半道迎之。扶攜歸此老屋。老人疾趣耐兒病榻。及不得耐兒。則狀類顛癩。遂過先生家。且行且呼耐兒之名。胖客及先生加蘭得畸零生尾。追老人既

不得耐兒則爭扶老人以歸百端慰撫力延之坐曲曲折折言人生必死死後直趣天堂久久乃述及耐兒歿逝之耗老人聞耐兒死如中巨彈立仰於地可數句鐘衆咸以老人爲死已而漸漸蘇醒醒後癡如木人不言不食可數日厥狀似思耐兒竟似忘己身有同懷之弟竟置胖客於弗顧胖客縷縷道少時事老人一不之省長日顛跛四出如有所覓無論何人與言甫一二語卽爾勿聽旋又出覓耐兒顧人人不敢更言耐兒死狀一云其死行且復暈此數人者遂議遷地以殺其悲胖客乃廣延老人平日之友與之閒語探取老人之意老人曰勿論誰適吾歸宿必在此間惟禁我如囚者我始勿出不爾千山萬水必赴此間卽道死毋懟此時並耐兒故友四齡童子所言老人亦屏勿聽童子來時老人亦或加以撫弄顧心緒騰湧時亦麾之行雖百計解免而老人終不顧似心房碎矣一日侵晨起負旅行之篋引耐兒之筐筐中貯耐兒舊冠破履慨然出門衆皆無覺胖客著人四出追逐竟不能得後此有學生奔馳而至告先生言老人方在禮拜堂耐兒小墓之上衆爭集視見老人坐而私

禱衆戢足不敢入羣駐門外。至於竟日日晚始歸。口中言曰：耐兒明日至矣。明日又赴墓上，仍至晚歸。則又言曰：耐兒明日至矣。長日如是，而心中所念歷歷皆旅行。情狀至一絲一髮皆潮上，其心久而久之，時已交春一日去而忘返。衆爭赴視，則老人已僵於墓上。衆卽瘞老人於耐兒墳次。祖孫二人至是同臥一穴矣。

末章結束

迭更司曰：吾書記載之筆已昏昏沈沈，隨此二人臻於極地，更前則無可復記矣。惟書中人物當予以歸宿，醒觀者之目亦以釋觀者之懷。白拉司者方待質於獄所，問官爲彼居，停主人則擇一精嚴之地處此良友窗外，僅一弓之地予彼。蕭閒在例可以取保證人外出，顧問官責保證三人，每人必擔任一千五百鎊。白拉司在交遊中百覓果得二人緣其家產可十五辨士，尙短其半。官乃弗許。白拉司無術，但有甯居是間，用待訊鞫。後此法司公斷白拉司污陷善良情實，堂上聞者皆怒，遂定五年監禁。出時人爭以腐卵及死貓擲之。前此本定流配，白拉司力辨爲自行檢舉，法當從

輕問官原之。遂議監禁。白拉司遂髡其髮。易囚服。與三數貴紳命婦同居。一公家資。給之廣廈。長日飲清湯。啜饘粥。習輕便之體操。二脛加以鐵器。使之運動。以講衛生之術。方白拉司入此廣廈時。皇家備公車。合九貴紳。兩命婦。同徙沙雷者。人之傳聞。尤嘖嘖。有人言事發之日。易男裝爲舵工於海上。尤有人言在步軍第二聯隊中爲健兒。尙有人見沙雷衣軍人之衣。守期門。荷槍健立。此等語莫衷一是。惟五年以後。卻得確耗。每當天暮時。有兩乞兒。覓取地上拋擲之食物。人言是二丐者。卽白拉司及其精於法律之女弟。至圭而伯之尸。續亦得之。官中驗其尸。定爲自盡。且焚屋閉柵。爲狀至肖。遂以自裁立案。官惡其行惡。乃殮之十字小衢之中。揭藥書其罪狀。以警行客。人言揭糞署惡。其下乃無尸。尸已爲湯姆司各得竊而易葬他處。顧人言如是。特亦臆度之詞。以檢尸時。湯姆居尸次而哭。故造爲此辭耳。湯姆者。自主人死後。飄泊無依。惟生平有以手代足之長技。則賣此爲生。用餬其口。湯姆賣技時。冒爲意大利人。後此遂享大名。每湯姆出場。座客常滿。密昔司圭而伯者。生平無過。乃爲圭

而伯偃而偵取耐兒陰事。則大悔恨。以爲喪心。每言及此。必大哭。自承耐兒實死其手。圭而伯旣死。無期功之親。遺產悉歸掌握。圭而伯邂逅而死。遺囑弗立。果遺囑者。則密昔司不有其產矣。第一次以母命嫁夫。遂摧挫幾瀕於死。今日再醮。則自斷之。不復稟承其母。旣而擇一清俊之少年。立約與母分居。月資母以金。俾足衣食。夫婦相處。間有勃谿。亦普通夫婦中之勃谿。餘日則安富尊榮。享侏儒遺產矣。加蘭得夫婦及其子豐碩如前狀。未有衰落。後此愛伯爾與威塞登。夥爲律家。署約時。則大張筵席。廣招賓從。是日會中有娟好之女郎。邂逅中。竟與愛伯爾訂成婚約。而座客乃不審其所自來。未幾卽成婚禮。伉儷至篤。後此子孫乃林立。吾書蓋預書於此者。殆亦爲善之報。人類中喜慶之事。至加蘭得之劣馬。自由獨立之性。至老弗衰。壽命頗永。在羣馬中可云耆宿。來往於加蘭得威塞登家。歲月至久。威塞登前此未有槽櫪。旣而關之。馬至威塞登家。則落落自入廄中。至愛伯爾諸子長成。馬亦與習如良友。有時童子撩其蹄。攀其尾。馬皆弗怒。惟不能跨越其背。令之御馬。馬之畛域至嚴。無

令兒童冒昧。崎零生於牧師死後。亦歸就其弟。時時御馬。馬亦馴狎無忤。當其未死之前二年。則屏車勿御。但飽首蓓而已。其最後之性質。當馬醫至時。尙加蹄齧。則馬之忤爽然也。司威佛拉既得姑氏之遺產。稱小康。先爲公爵夫人。易衣送之學堂中。讀書。蓋欲克踐病榻之誓言。惟公爵夫人無名。則名之曰蘇勿魯尼亞司。芬克斯。此名之聲響至柔。長亦寓斯人。係出渺茫之意。司芬克斯者即埃及人首獅身之象公爵夫人將入學堂。則與司威佛拉敘別。公爵夫人天資穎邁。每考屢列前茅。未幾遂入高級女學堂。司威佛拉供夫人學費。至於六年。雖支絀中。仍力酬其志。每月必至堂中顧視。先生力稱夫人之慧。司威佛拉益用自慶。公爵夫人居此學堂中。以年度之。可十九歲。貌既清美。性情亦高邁。畢業時。司威佛拉自念無以處置其人。一日。司威佛拉至堂延候。夫人獨至。司威佛拉望色較前逾美。司威佛拉自念若聯而爲偶於夫人。身世亦不患飄泊。於是語夫人以意。夫人報言至多。特無怫忤之詞。此一禮拜後成婚矣。以此之故。司威佛拉恆語人。當與蘇飛判決時。曾言尙有少女待年。以字我。今日不其應。

耶在漢迫司忒中有小精舍出賃中有小園及小小吸菸之室夫婦遂移居是間卻克司忒每於禮拜之期必至是爲長日之歡至於晨餐亦處其家卻克司忒飽述新聞令人解頤惟言克忒果眞盜五鎊之金者吾尙重之至云冤枉吾轉弗信其人迨逾年眼光始巨頗與克忒接談然尙以改行爲善之心處克忒也司威佛拉者好幻想有時於吸菸時恆思其妻家世妻云孤露無復父母司威佛拉合衆證質之似沙雷能審其所由來且聞其妻言沙雷與圭而伯有祕密之交誼因是又思圭而伯亦能知其列傳特未及辨而死耳司威佛拉亦不因是而輕其妻以公爵夫人事司威佛拉至忠謹又能司其家政司威佛拉又爲善於熨貼之丈夫自成婚後葉子之戲勝負幾至數千兆之巨幸皆屬於子虛此外尤有一節亦表司威佛拉之深於篤舊其妻固已改名然司威佛拉自始至終咸尊爲公爵夫人以身在病榻中遇夫人每年遂以此日爲紀念日此日卻克司忒必臨餐餐時咸暢滿至二博徒伊撒逐而及於逆旅主人雅各尙朋比爲奸利後此弗勒得亦從而入夥弗勒得以事捉將官裏

牽連及此三人。遂皆入獄。弗勒得越獄出亡異國。仍恣其奸欺。果此才能出之正道。則較諸禽獸爲高。今乃倒行而逆施。則轉出禽獸下矣。後此有人歸自巴黎。在溺尸招引親屬堆中。見弗勒得尸。頤頰負創。似與人格鬪同溺於水者。及歸與人言。則爲時已久。無復領取其尸者。胖客自老人耐兒並逝之後。心感先生。遂力延先生與之同居。先生惡讐。不之許。仍處寂寞之鄉。胖客每年資先生以金。先生遂變易其窮相。不爲酸腐。胖客經是傷心。亦不爲孤憤而厭世。乃益矜恤孤寡。凡老人耐兒所經歷地。皆周歷無遺。凡老人露宿之地。則亦歷歷留戀。用識亡兄及耐兒當時之苦趣。並訪問而周恤之。及學堂中姊妹。密昔司加列湯美侏儒。下及燒煤之夫。咸酬以金。克忒一生忠直。被枉報章。旣播富貴者咸加青睞。恆欲招引其人。克忒戀主情篤。不忍遽別。加蘭得憐之。趣其易處善地。於是羣富人集而薦之。巨富之家。爲克忒生平所不經歷之豪華。而其母暮年。亦安受克忒之享。克忒恆語人。吾生至不幸事。轉成大幸。乃爲夢想所不及。讀吾書者。頗憶及克忒曾娶妻乎。是安有弗娶者。其人即巴爾。

巴拉耳。其尤奇者。雅各尙未及易長。袴已爲人叔父。卽被懷抱之兒。亦見從子矣。當克忒成婚時。克忒之母及巴爾巴拉樂至無極。二嫗謂所遇同所處同。而性情復同。遂合二姓同居。聯爲至友。此一段因緣。非發軔於食蠓覘劇之時。生此恢奇院本乎。克忒母恆語巴爾巴拉之母曰。吾乃不知劇場主人。及蠓肆傭保。苟過吾門。見吾小康。能否憶及當年涉足彼間。尙第一次耳。克忒生二子。一六歲。一七歲。女則名曰巴爾巴拉。女蓋與其母毫髮無少異者。男曰雅各。此兒乃大類雅各第一次食蠓狀態。因以爲名。愛伯爾之子。亦曰愛伯爾。司威佛拉之子。亦曰迭克。中年得此歡娛。已極。此數家頗如戚畹。過從且平居無事。咸泥克忒語。當日耐兒故事。克忒之語滔滔不絕。童子聞之。咸哭。哭後復更聞之。克忒言曰。耐兒已登清虛之府。汝輩能極力爲善。後此亦當同履是間。則當與耐兒相見。如我年少與耐兒相處之時。克忒言次。又自述其窮。不能嚮學。均出耐兒口授。且吾幼時魯鈍。耐兒見恆挪揄。語至此。則童子復破涕爲笑。有時引此羣兒。及故主人荒樓之址。今則夷平爲廣衢矣。克忒尙能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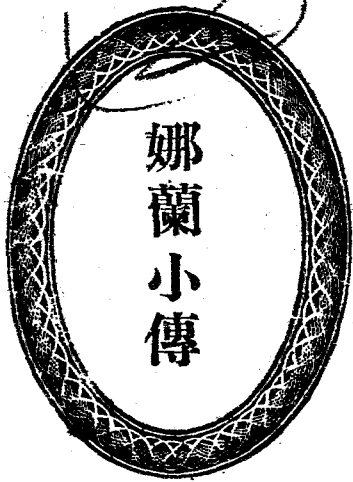
杖。劃。取。其。界。後。此。則。但。憶。其。大。略。而。已。迭。更。司。曰。數。稔。以。來。世。事。變。易。如。是。之。迅。實。則。凡。人。之。事。狀。皆。如。是。述。之。皆。足。成。爲。故。實。資。小。說。家。筆。墨。也。



87



新譯



新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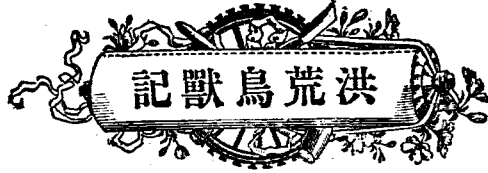


一册 二角五分

本書兼貞姬美人俠女
 合一爐而冶之。言情則
 矢志不二。言俠則視死
 如歸。言武藝則巾幗而
 英雄。言意氣則胡越而
 肝膽。讀之覺可泣可悲
 亦復可喜可慕。

本書述一極貧僑邸。却
 富女。婚貧女。閱盡艱難。
 終成美滿良緣。種種阻
 力。不期均為種種種助
 力。原著體物繪情。純用
 白描。其負有盛名也固

科學小說



李薇香譯

二册
五角



書言南美腹地。人迹不到處。有靈境。上古生物久絕迹於人世者。咸窟宅其中。更有兩種蠻人。聚族而居。入其中者。為英國探險遠征隊。計四人。皆博學。取所見飛潛動植。一一討論。其說理之明瞭。引證之贍博。可以益人神智。全書八萬字。而緯以愛情。點染生動。能令讀者百回不厭。譯筆亦雅馴暢達。洵為情文並茂之作。

完全華商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壬(1116)

丁未年十一月十九日印刷
丁未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四版發行

（孝女耐兒傳三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著原著作
人譯述者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
閩侯魏林
杭縣魏林
上海棋盤街中
市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中
市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市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市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